

秘密方程式

（國際特警故事）馬雲・新著

食水的方程式連小學生也知道，有沒有新的方程式可以代替？答案肯定是有的，而且已由一名西德工程師發明了。是期的國際特警故事將有驚人的透露。

$3.00

1015

編者話 國際特警故事「秘密方程式」是今期選刊的巨型小說，本故事題材背景，新穎別創，情節曲折，緊張刺激，內容描述一個西德的工程師，自詡發明了一條有關食水的秘密方程式，準備以二億美元之價值賣給沙地阿拉伯王子費沙爾，眼看成交在即，突然發生了一連串難以想像的事情！揭開了秘密，原來是……？請各位猜猜吧！

**　　**　　**

司馬洛故事「鐵黃蜂」與隆中客的俠情中篇「艷鳳狂龍」今期同時推出。前者是充滿詭秘刺激性的鬥智鬥力的動作小說，萬人喜愛，搶先閱讀。而「艷鳳狂龍」則是一部描寫細膩，俠情兼具的中篇連載，作者隆中客君之作品，早已深入一般讀者所好，是篇為他近期來嘔心瀝血不朽之巨著，編者敢以保証各位閱讀之下，愛不釋卷，先睹為快吧！

**　　**　　**

青年作家龍乘風君下期又有他的作品發表了。巨型小說雪刀浪子故事「五絕追魂殺」是由他担綱撰寫，且看看浪子龍城璧、司馬血、唐竹權、衛空空……等人，在故事中所有際遇、奇逢驚險好了。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72.00
一年港幣	$14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77.00
一年港幣	$15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90.00
一年港幣	$1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侠世界

第1015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三元・
H.K.$3.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中華偉人畫像



轉載國父紀念館珍藏

秋瑾（清德宗光緒元年－三十三年，西元一八七五－一九〇七年）

秋瑾，字璿卿，號競雄，浙江紹興人。性情豪爽，思慮敏銳，因目覩清末國勢積弱，決心獻身革命，並力倡振興女權。加入同盟會，受推為浙省主盟人。回國後在上海創設中國公學，以便利黨人活動。又刊行中國女報，鼓吹女子奮發自立，以爭平等。及督辦大通學校，運動會黨及軍學兩界，組成光復軍，與安慶徐錫麟相互呼應，佈署起事。不幸消息走洩，為清吏所執。於就義前，堅忍不語，勉成「秋風秋雨愁煞人」一句，以明巾幗英雄慷慨成仁時之心境。

閻沁恒敬撰　林慓拜書

國際特警傳奇故事

秘密方程式

馬雲·文　子成·圖

賭場出命案

在蒙地卡羅賭場之內，有個阿拉伯人輸掉了超過一百萬美元。他立刻成爲衆所觸目的人物。

此人年約四十許，典型的阿拉伯貴族打扮，身旁有另外二名阿拉伯人陪伴。

一百萬元絕對不是一個小數目，何況那還是美元單位呢！

相信世界上絕大多數的人，一生之中也從未見過這麼大的一筆數目。更不要說是自己賺回來的了！

毫無疑問，今日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就是阿拉伯人，尤其是統治着沙地阿拉伯的沙特皇室家族中人；他們擁有的財富，實在難以估計。

花都苦相纏

眼前這個輸掉一百萬美元的阿拉伯人，正是沙特家族中的一員，他就是法克王子。

雖然已輸掉了那麼多錢，他却面不改容。

他甚至還想再賭下去，但給身邊的隨從耳語幾句之後，終於收手了。

賭場中不少賭徒亦變成觀衆，滿以爲好戲會上演下去！

然而那三個阿拉伯人終於走了。

他們走後賭場內才恢復正常，因爲較早時他們像舞台上的明星，賭徒就是觀衆——每個賭徒都注視着一擲萬金的過程。

正當賭場內各賭客紛紛自那張賭桌散開之際，賭場內外突然傳來人聲吵鬧。

於是，喜歡看熱鬧的賭客又一窩蜂的，湧到了門外去。

在一般賭徒心目中，當時有一種不約而同，也是想當然的想法。

那就是：剛才那一個豪賭客在門外被刦。

但是，當各人湧到門外觀看時，才發覺法克王子倒斃門前。

二名隨從急忙施救，賭場裏也有人出來帮忙，賭客們則議論紛紛。

有人說：他可能受不起刺激，所以心臟病突然發作。

又有人說：可能被歹徒暗算。

突然之間有兩名美國人自人羣中趨前，他們非常關心這件事。

「他是否有心臟病？」其中一個美國人問道。

一名隨從搖搖頭：「不！他一向很健康！」

另一名美國人伸手替死者翻了一下眼皮，再撥開頸後的頭巾，立刻對他的同伴道：「他是被毒針所射殺的。」

二名阿拉伯隨從怔了一怔：「什麼？毒針？」

「是的。」剛才說話的美國人又問：「有誰接近過你們？」

阿拉伯隨從回答道：「我們並未有留意。」

另一人也伸手揭開那塊白色的頭巾，發覺法克王子的耳後瘀黑了一塊，一枚不足一吋長的毒針，仍插在那隆起的紫色肌肉之上。

一名美國人對二名隨從道：「不要隨便讓別人移動他，讓我們立刻通知國際特警。」

原來那二名美國人都是「CIA」人員，他們都曉得死者的身份，却不知兇手是誰。

他們二人分工合作，一人去撥電話，另一人趁着這時候向二名隨從表示身份。

× × ×

阿生帶同法籍特警貝蒙，兼程飛往尼斯。

國際特警組織巴黎總部接獲報告，知道蒙地卡羅賭場發生了一宗神秘謀殺案，死者是阿拉伯一名富有的王子。

向國際特警組織提示請求的，並非管轄該賭場的摩納哥。而且美國中央情報局派到海外的「CIA」人員。

摩納哥是個小國，以前很少人知道它的存在，自從美國電影明星嘉麗絲姬莉嫁給該國國王爲王妃之後，連蒙地卡羅賭場也沾了光彩。

然而那裏既無碼頭，也沒有機場；到該處的外地賭客，必須先到尼斯，再經半小時的車程才可以到達該處銷金窩。

阿生和他的同事貝蒙此來也只好用同樣的方法。

當他們到達尼斯的時候，二名美國「CIA」人員，和一名國際特警組織派駐尼斯的特警，早已經開車在那機場外面等候。

一名「CIA」人員波洛向阿生交代說：「根據我們CIA方面的情報，知道法克王子將與一名歐洲人會面。他們將談一宗秘密買賣，可惜我們不知道那是什麼交易。」

阿生加入國際特警組織多年，處理過不少國際性的案件，自然更了解美國「CIA」的工作是什麼。

他說：「爲了探討法克王子的秘密，所以你們便跟踪他到蒙地卡羅賭場去，是不？」

波洛和他的同事只交換了一個眼色，默然無語。

爲了爭取時間，車子立刻直駛蒙地卡羅。

阿生在途中忍不住又問波洛：「你們可知道法克王子的眞正任務是什麼？」

波洛苦笑搖頭：「我們一點也查不出來，否則一定告訴你。」

「你們連法克先生即將會晤的歐洲人的身份也不知道？」阿生以懷疑的口吻質問。

波洛說道：「他們根本未會面，只是我們情報中指出，法克王子負有特殊的任務。」

「根據你們所獲得的情報，他們將在何處會面？」阿生反問。

「根據法克王子一行人的行程表，他們將在尼斯逗留至明天，然後再飛巴黎。」波洛回答道。

波洛的同事萊殊插嘴對阿生說：「坦白告訴你，我們截獲的情報十分模糊，絕不明確，所以我們才要監視他們。但想不到未有結果之前，就發生了這種意外。」

阿生道：「有沒有跟法克先生的二名助手談過？」

「有是有的。」波洛道：「我們只可以旁敲側擊，不能引起對方的懷疑，否則會發展成爲國際外交問題。」

萊殊補充說：「根據他們守口如瓶的神秘態度忖測，這項秘密會晤，顯得更加重要。相信閣下也明白，阿拉伯王對我們自由世界的重要性，事實不到我們不關心的。」

阿生當然明白，沙特家族擁有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原油儲藏。

這個家族所儲存於各國銀行的存欵，高達八百億美元。

如此龐大的數目，稍有調動，亦足以影响各國的經濟情況；再加上目前世界各國對石油的重視。所以，沙特家族的重要性是不難想像的。

阿生不禁奇怪地問：「既然你們如此關心法克王子，爲什麼還會讓兇手有機可乘？」

「嗯——」波洛支吾着說：「到底我們不是他的保鏢。」

波洛的意思是：他只可以離遠監視，不可能步步跟住死者。

阿生知道波洛的意思；美國「CIA」不想直接介入此事，但是又非常渴望知道法克王子的任務，以及殺死他的兇手是誰。

× × ×

車子到了蒙地卡羅，阿生從賭場的門僮口中，知道當時的情形的確防不勝防。

根據門僮說，當時三個阿拉伯人正想步出賭場大門登車之際，後面亦有數名賭客正離開了賭場。

這原是不足爲奇的事。

賭場裏每一分鐘都有人出入，尤其是在此旅遊季節。

有些人本早已輸光了，想走，但剛好法克王子在賭場下巨注，因此許多人都被他的豪賭吸引下來。

等到法克王子要離去時，那些留下來看熱鬧的人自然也想走。

門僮因爲當時忙於替王子開車門，所以並未留意到其他人。

就在那時候，王子渾身一抖，彷彿觸了電似的，怔了一怔，便倒了下去。

二名隨從立即過來攙扶住他，門僮和司機都嚇得忙了手脚。

過程就是這麼簡單。

阿生和他的同事——特警貝蒙，會晤了法克王子的二名隨從。

在二名隨從的心目中，當時由於聽不到任何槍聲，更沒有人走近死者的身邊，所以他們只以爲法克王子一時暈眩。

雖然王子過去未試過這情形，但事實上當日他在賭場輸了很多錢。

由於二名隨從的錯覺，所以他們當時並未留意到四周的人！

也許兇手就在不足一丈以外的地方，從容地逃去，但他們未有注意到。

毫無疑問，這對偵查工作更覺困難。

阿生等人此行似乎並無帮助，唯一的收獲大概是賭場門僮的一句話——其實那只不過是一個單字。

然而這句話含意十分模糊，也可能是死者死前的一種自然的生理反應。

根據門僮憶述當時的情形時說：死者死前曾說過一句：「水……找……」

這究竟是什麼意思？

根據查案的警方人員的意見，認爲這是死者中了毒針之後，感到口乾舌燥，所以才會叫出最後的呼聲，目的是希望喝到一口水。

但是阿生就覺得其中可能另有含意，因爲「水」字後面還有「找」，他究竟要找一些什麼？

一個人之將死，往往會把自己未了的心事吐露，這可能就是死者未了的心事亦未可料。

死者提及「水」，會不會此事與水有關？

他又說「找」，是否要找什麼人？還是叫二名助手去找「水」？

阿生心裏忽然想起一些關於阿拉伯的事情來，那是關於「水」的。

阿拉伯是沙漠地帶，缺乏水源，此乃舉世皆知的事。

他喃喃地對「CIA」人員波洛說道：「會不會『水』就是死者此次出國的任務？」

「嗯——」波洛道，「你的意思是：『水』是此行任務的一個代號吧！」

阿生解釋道：「不！我的意思是：他們眞眞正正就是爲了水。阿拉伯一直以來，就爲水的問題而傷腦筋。」

「這要找費沙爾王子才可以解開了這個謎。」波洛道。

阿生問：「你也準備到沙地阿拉伯去一次麼？」

「是的。」波洛又說：「美國十分關心這件事，但我們不想別人誤會我們干涉他國內政，所以最好還是由你們出面。」

「你們眞够聰明！」阿生會心地笑了笑。

× × ×

當汽車開返尼斯的途中，阿生已感到有些不妙。

後面一直有一輛汽車如影隨形地，跟踪着他們！

阿生也分不出對方的目標是他們還是美國人。

美國「CIA」在世界各地都有人，同樣地，在世界各地都有他們的對頭人。

回到酒店，那神秘汽車彷彿就停在附近街道，離遠監視他們。

阿生就住在這間酒店裏，房間是由他這裏的同事代訂的。

阿生剛回到房間，電話就响了起來。

他以爲是波洛撥來的，因爲波洛和萊殊只送他到門口，沒有進入酒店就離去。

但以常理來說，波洛他們也不該這麼快便有電話來找阿生。

阿生執起聽筒，問道：「誰？」

「不要問我是誰。」對方是個男子的聲音，很不客氣，「我也不管你是誰，我只要你知道一件事，你最好少管閒事。」

「這是什麼意思？」

「我們最好不要繞圈子了，我知道你曾到過蒙地卡羅。」

「是的，我也知道你是一名殺人兇手，可以告訴我嗎？爲什麼要殺他？」

「政治是不講理由的，你再多事，我們也一樣可以殺你。」

「你是什麼人？職業兇手還是阿拉伯人？」阿生問。

「你這笨蛋！你在找話題拖延時間麼，你的身旁可能有人。但我不會上當！」

「你太多疑了！」

「嘿！我給你的忠告已說完了，你自己好自爲之！」

電話迅速掛斷。

阿生獃在電話機旁，呆住了好一陣。

當然，他並非害怕，像剛才那樣情形，阿生這一生人之中，也不知經歷過多少次。

更嚴厲的警告詞語，更殘暴的對手，阿生都遇上過。

他現在要想的問題却是：剛才那個人，那個電話的眞正含意何在？

目的是要國際特警不插手這件事嗎？那麼，還有警方，美國「CIA」人員以及沙地阿拉伯當局。

以上的這些單位，一定不會就此放過的。

兇手自然也明白到，殺死的是一名王子，而且還是具有代表資格的人物。

因此，剛才那個電話對阿生來說，根本就沒有作用。

然則剛才那個電話的眞正作用又何在呢？

阿生一時之間也想不明白。

他却記憶得很清楚，連對方說過的每一句，每一個字都十分之清楚。

阿生再一次拿起床頭的電話聽筒，用內綫電話把他的同事貝蒙，自隣房召了過來。

豈料貝蒙事後也告訴他：貝蒙也接到同樣的警告電話。

貝蒙道：「他的語氣很認眞，可能是沙地阿拉伯國內的恐怖份子。」

阿生道：「更可怕的恐怖份子我也見過了，我當然不會怕。不過，沙地阿拉伯國內，似乎還未聽過有恐怖組織。」

貝蒙道：「蘇聯KGB無孔不入，誰敢保證這不是一個開始而已！」

阿生笑道：「然則，我你二人，可能就是首當其衝的受害者！」

「別開玩笑了，現在我們究竟要怎麼辦？」

「我想，我應該馬上到沙地阿拉伯去一次。」

「找費沙爾王子？」

「是的。」阿生道：「除了他之外，似乎只有死者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担心他未必肯告訴我們。」

「但是，他派出的人已遭殺害，誰曉得幾時輪到他呢。」

「我想，我們應該先向總部作一次報告。」

「好吧！回頭我們先去找維達。」

維達就是國際特警組織派駐尼斯的代表。

貝蒙回到他自己的房間裏去。

阿生更衣洗澡，他們約好二十分鐘之後會合，然後外出。

× × ×

阿生正在洗澡，外面忽然有人叩門。

門聲敲得很急，阿生來不及穿衣服，只圍上一條大毛巾。

門開處，進來的是波洛。

波洛神色張惶地，抱住一個包裹衝入來，第一句就問阿生：「你沒有事吧？朋友。」

阿生出奇地瞪住他，反問道：「什麼事？」

「我剛接到電話，說你在這兒出了事。」波洛打量着阿生，「你眞的沒事？」

阿生被他瞪着，他反而注意波洛手中的包裹：「這是什麼東西？」

波洛聳聳肩：「我不知道，我在房門口檢起來的……」

阿生也不等他說完，忙着去看包裹上的一張字條；那像是禮物品的紙，上面寫着：——

「送給呂阿生先生笑納！」

阿生在這一刹那間，彷彿想起了什麼，急忙自波洛手中搶過那包裝得相當美觀的「禮物」，附耳細聽，嘴裏却嚷着：「快把窗門打開！」

波洛就像聽了上司的命令一樣，更似戰場上的士兵衝鋒陷陣。

他衝到了窗前，迅速將窗門推開。

阿生捧住那包「禮物」走到窗前，只往下面瞧了一眼，便將那神秘包裹拋出窗外。

包裹剛接觸地面，便發出了「轟隆」一聲大响！震耳欲聾。

阿生和波洛二人差不多在同一時間伏在地板上，也來不及把窗門關上。

這是六樓，離地只有六七丈過外。

飛揚的塵土由窗外射入屋內。

酒店的玻璃窗門，有不少被震碎。

相信暫時除了阿生和波洛二人之外，沒有人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阿生甚至無法估計有沒有人死傷！不過在剛才那危急的一刹那，他似乎沒有選擇的餘地。

幸好他老早知道窗外下面是什麼地方，這也是一種常識和習慣，每一個受過訓練的國際特警人員，都必須牢記：在他們入住任何地方之前，先了解那兒四周的環境。

萬一有什麼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就可以爭取在第一時間採取行動。

就像剛才那樣，要不是阿生老早知道下面是一片草地，要不是他在那一瞥之間發覺下面剛好沒有人的話，他是不會胡亂把那包裹扔下去的。

然而那數方丈的草地範圍之內儘管見不到人影，炸彈的威力如此强大，誰敢保證它的殺傷力不超過那範圍以外。

阿生俯視着那一股未散去的濃烟，問波洛：「這包東西放在何處？」

「門口。」波洛驚魂甫定，回頭指示着說：「我以爲是你朋友送來的禮物，所以順手拿了入來，想不到……」

阿生心裏道：身爲美國中央情報局海外特務，竟會如此糊塗。

但他到底與波洛混得不大熟，這只是他們第二次見面而已，所以他並未責怪波洛。事實上，波洛差些兒也跟他一齊同歸於盡。假如不是阿生及時採取行動的話。

× × ×

大批警方人員封鎖了現場。

初步的傷亡報告應該屬於不幸中之大幸了，只有一名酒店住客被玻璃碎片割傷，另一名酒店工人需送院治傷。

沒有人死亡，已經是奇蹟！

報界形容這是恐怖份子的所爲，警方決定不公佈眞相。

× × ×

阿生突然飛返巴黎。

他不辭而別，令到波洛等人也頗感意外。

阿生的同事貝蒙却奉命留下來，協助「CIA」人員調查法克王子的死亡眞相，及查明兇手是誰。

波洛聽過阿生的大名，却想不到他「如此懦弱」，只給一枚炸彈，就嚇得退縮了。

於是有人譏諷地說：「眞是聞名不如見面！世間事許多是名大於實的！」

阿生當然不會向他們解釋。

他的同事也不可能有任何解釋。

阿生只佯稱總部要把他召回去。

× × ×

阿生離開尼斯之前，曾經致電總部——巴黎國際特警總部。

他與范梅力通過一次電話。

范梅力是國際特警組織總監，他是阿生的上司，也是最賞識阿生的人。

因此，他對阿生的話，一向是言聽計從的。

那一次具有「請示」性質的長途電話，內容也只有阿生和范梅力二人知道，連阿生的拍檔貝蒙也不知道他們說了一些什麼。

事後范梅力才親自對貝蒙吩咐下去，

叫他和維達二人負責與「CIA」合作處理此事。

因此，貝蒙和維達也只以爲阿生可能在總部方面另有任務。

而在美國「CIA」人員波洛等人的心目中，却以爲阿生這一次眞的被那枚炸彈所嚇倒。

其實，阿生這一次返回巴黎，目的有三：——

第一：故意示人以弱。

第二：他初步已有了一個概念，所以乘機返回總部將他的觀感，向他上司先行報告。

第三：這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他準備去見的人，剛好就在巴黎。

阿生本來打算飛到沙地阿拉伯去，會見費沙爾王子。

但是，根據國際特警組織方面的情報指出：費沙爾王子剛於較早時秘密到了巴黎。

阿生自從由范梅力口中證實了是項「內幕情報」之後，便決定趕到巴黎去。

阿生也知道波洛很想找費沙爾王子一談，但他沒有將此消息轉告美國人。

× × ×

飛機降落巴黎機場之後，阿生沒有跟隨其他乘客一齊經由海關檢查站出去。

他的上司范梅力與他早有了默契。

一輛有特殊標誌的汽車，經由特別閘口開入機場跑道旁邊，將阿生接走。

那特別閘口，只許持有「特別通行證」的汽車通過。

通常只有享有外交特權，以及政府要員的車輛才可以由此閘通過，但范梅力是國際特警組織中坐第二把交椅的首腦，比起一般外交官更加有超然之感。

他的汽車一直都享有這種特權。

范梅力所以急於要見阿生，當然是由於那個長途電話。

在長途電話中他知道有人要取阿生的性命。

偏偏阿生又是范梅力手中一張皇牌。

在任何情況下阿生也不會「退縮」。

同樣在任何情況下，范梅力也不想失去了這一張皇牌。

在長途電話中范梅力只知一些大概情形；現在知得更爲詳細。

他同意阿生的見解，國際特警組織只爲和平而努力，只爲自由而奮鬥。

這組織決不會單純爲某一個國家工作，也決不會被大國所左右。

阿生的意思十分明顯：這次表面上是美國「CIA」發現了一宗太不尋常的命案，於是以第一時間通知了國際特警。

但是，經阿生實地了解之後，他覺得美國「CIA」人員竟然把他們看成「附屬品」。這也是最令阿生感到反感的。

阿生向來對「CIA」沒有什麼好感，雖然他們經常爲勢所迫，非合作不可。

這一次，阿生也覺得美國「CIA」人員太過自大狂，而且還有些狡猾。

「CIA」人員常常向阿生討取資料，但他們巳查到的，却不肯向國際特警坦白提供、交換，所以阿生有些生氣。

正如這次阿生溜返巴黎，却沒有向波洛等人辭行，就是一個例子。

現在范梅力巳初步了解那宗謀殺案的情形，他對阿生說：「我知道費沙爾王子秘密到了巴黎，所以我才叫你回來。」

「他爲什麼要鬼鬼祟祟？」

「値得我們細心研究的地方就在這裏。產油國的富有王子們，年來有如暴發戶，他們最喜歡出風頭，爲什麼會偷偷摸摸呢？」

「在那裏可以找到費沙爾？」

「聽說他在巴黎有個秘密情婦。」

「會不會就在情婦那裏？」

「極有可能。」

「然則，我們應該怎樣做？」

范梅力側過頭來問阿生：「我想先聽聽你的。」

阿生道：「我覺得：我們必須弄清楚費沙爾王子正在玩什麼把戲。」

范梅力道：「老實說，目前我們最關心的，就是蘇聯KGB人員插手其間。」

「是的，我也這樣想。」阿生道，「所以我們先要向費沙爾身上想想辦法。」

「嗯——」范梅力一邊拿起汽車上的無綫電話，一邊說道：「讓我叫人立刻查出費沙爾王子的地址。」

范梅力的座駕車裏有兩具電話，一具可以直通巴黎國際特警總部，另一具通往電話機樓，可以隨意接通任何號碼。

剛才范梅力所用的是那具直通總部的無綫電話。

汽車直駛市區。

范梅力不打算將阿生帶回總部，却安排他住到一間市區樓宇去，目的是避過所有人的注意，方便以後的行動。

× × ×

國際特警人員也查出了費沙爾王子那位情婦的秘密住址。

那是巴黎一幢豪華的公寓式住宅。

那情婦年約三十，風情萬種，據稱是個「星運不佳」的女明星。

國際特警人員從一家電影公司那兒，弄到了一幀照片。

從照片上看狄芬妮，她應該是個十分迷人的性感明星才對。

爲什麼她老是紅不起來？也許正如前面所說「星運不佳」有關。

不過無論如何，她也是一個令男人心動的，性感迷人的情婦。

阿生現在就召集了一班國際特警人員，目的是要對狄芬妮採取一項行動。

狄芬妮未必知道費沙爾王子的秘密，但是阿生却希望她肯合作。

阿生安排了二名特警，在那幢公寓式大厦外面，小心監視。

他們用無綫電對講機與阿生保持連絡。他們的任務就是：隨時留意費沙爾王子和狄芬妮二人的行踪，向阿生報告。

阿生覺得：費沙爾王子秘密到巴黎來，並不單純是爲了幽會狄芬妮那麼簡單。

根據國際特警組織方面的資料，費沙爾是個頗具權勢的皇族。

沙特皇族之中，費沙爾王子很有代表性，許多重要事務均由他處理。

就憑着這些資料可以看出：費沙爾這次秘密出國，一定有些十分重要的事務，須要他親自去處理。

假如一切正常的話，費沙爾王子這時

候不應該出現在巴黎，他應該出現在尼斯，或者蒙地卡羅才對。因爲他派去的親信——法克王子，在蒙地卡羅賭場被殺害。

現在看來一點也不正常，而且顯得非常神秘。

費沙爾王子私會情婦不出奇，奇在他這次秘密到了巴黎之後，一直帶同近身保鏢們，住在那裏，足不出門。

因此阿生越想越奇。

唯一最易下手的，自然就是他的情婦狄芬妮了。

× × ×

狄芬妮由她的寓所出來，立刻就引起在附近監視的二名國際特警人員的注意。

他們一邊以無綫電對講機通知阿生，一邊開車跟踪狄芬妮的汽車。

但是很奇怪，二名特警不知有沒有看錯了，還是眼花。

狄芬妮的汽車之內，竟然有兩個人影出現！

這是怎麼一回事？

「明明只有狄芬妮一人上車。」

「是的，她上了車之後，我們也只見她一個人駕車離開那裏，怎麼現在……」

「現在裏面竟然出現了兩個人影。另一個究竟是誰？」

「嗯！事情可能有些不對！」

「不錯，也許你得猜對了，那個人好像……」

「那人爲什麼坐在後面？」

「狄芬妮可能被人威脅住。」

「對了，快些通知他們……」

豈料話猶未完，狄芬妮的車子突然之間在前面拐了彎。

負責開車的特警也急忙改變了行車的方向。

就當他們的車子在路上急促拐彎時，一輛大卡車，也在那時候閃了出來。

「轟隆」一聲！

兩車相撞的結果，自然是較小體積的特警汽車吃了虧。

車內兩名特警迅速昏迷過去。

× × ×

「小姐，你現在可以安心開車了！」坐在後面，用手槍指住狄芬妮頸後的一名大漢，從望後鏡中看見了剛才的情形。

狄芬妮事前絕未料到她的汽車後面躲着一個人，而且還是個槍手。

那人突然出現在背後，用手槍要脅她繼續開車。

後來他發覺有人跟踪，於是令狄芬妮把車子加快，而且在冷不提防的情況下拐了彎。

現在看來一切都非常之順利。

狄芬妮也舒了一口氣地問道：「你究竟是什麼人？先生，我看你可能找錯對象了！」

「你叫狄芬妮，怎麼會錯？」那大漢冷冷地一笑。

「然則，你到底想怎麼樣？」

「只要你照我吩咐，將車子開往一個地方。我會保證妳安全。」

「你不要浪費時間，我根本沒有錢。」狄芬妮一邊開車，一邊說話。

「誰要你的錢？」那大漢一邊指示行車路綫，一邊說道。

「那麼，你爲什麼要這樣對付我？」

「別嚕嗦，到時你自會知道了。」

狄芬妮無可奈何地，只有默默地開着車。

× × ×

負責控制無綫電通訊的一名特警告訴阿生，監視狄芬妮的二名特警，他們手上的無綫電通話機突然中斷了。

阿生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只有急忙帶同一名助手到狄芬妮的住所去。

另一方面阿生又吩咐下屬通知總部。

當時他們正在市中心區一幢大厦之內，這兒被阿生用作臨時指揮部。

他率領一隊特警，專責對付狄芬妮和費沙爾王子。

阿生對於這一類任務向有經驗，二名特警在跟踪狄芬妮之際，無綫電突然中斷，極有可能是「交通意外」。

所以阿生沒有浪費時間去追查這件事的眞相，只叫人通知國際特警總部。

阿生知道總部裏的人一定會與巴黎警方先取得連絡。

阿生帶了一名助手，匆匆登上了一輛小卡車。

那是一輛漆上了電話公司標記的卡車，就像修理人員所用的一樣。

阿生和助手這時也都穿上了修理電話的工人服裝。

阿生的目的是要看看費沙爾王子是否已經出了事；因爲從一切佈局看，狄芬妮既然被人要脅住，相信歹徒的目標必在費沙爾王子車身上。

然而阿生早巳知道狄芬妮的住所之內，有如「禁宮」一般。

要進入裏面，只有假裝成修理電話的工人。

× × ×

在狄芬妮的豪華寓所之內。

女主人暫時不在這裏。屋子裏這時候只有五個阿拉伯人。

五個阿拉伯人之中，三名彪形大漢都是保鏢，一個戴眼鏡的，另一個長滿了鬍子的。

毫無疑問，五個阿拉伯人之中，只有一個最重要。

根據一連串的演變，以及各方面的情報顯示，此人應該就是阿拉伯王子——費沙爾。

從資料中顯示，費沙爾王子是長滿了鬍子的。

那個戴眼鏡的，是他的秘書。

那三名大漢自然就是隨從保鏢。

屋內的電話突然响起來！

阿拉伯人以爲是狄芬妮撥回來的電話，秘書急忙接聽。

但是，他只聽了第一句，就知道對方不是狄芬妮，那是一個陌生男子的聲音。

「你找誰？」秘書問道。

「我要找你的波士。」對方說。

秘書怔了一怔：「你是誰？」

「凌保根的助手。」

「你等一等。」

秘書很審愼地，將講筒用手掌按住，回頭對王子道：「對方自稱是凌保根的助手。」

「那個西德工程師？」

王子喃喃自語地怔了一怔，然後過去將聽筒接過了。

他只「喂」了一聲，對方立即就說道：「我是凌保根的同事，相信你正在等他的電話，可不是嗎？不過，你最好不要等了。」

「爲什麼？」

「他出了事。」

「你再說一次！」

「凌保根是個自私鬼，他和我們一班同事研究出一條食水方程式。你可知道一向以來人們所公認的『水的方程式』是什麼？」

「對不起，我現在沒有時間和你討論什麼化學方程式。究竟你想說些什麼？」

「我這麼嚕嗦，目的無非要閣下了解一些來龍去脈。」那人又說：「舊的食水方程式爲『H_2O』，新的却不是這樣；也就是說：我們突破了『水就是氫氧化學物』這個既定的理論。它的眞正價值也在這裏。」

費沙爾王子忍不住問：「你的意思是：你已擁有這新的方程式？」

「不錯。」那人直言不諱，「我知道你即將會晤我的同事凌保根。其實，這並非他個人的事，他竟據爲已有。」

「然則，你想怎麼樣？」

「我想，我們最好見面一次。」那人又說，「我知道你出價高達二億美元，但我們一班同事保證以低過這數目的價錢賣給你。」

「你可以先留下姓名、住址和電話號碼麼，先讓我考慮一下，然後再與你連絡吧！……」

費沙爾剛剛說到這裏，電話突然中斷了！

他一連「喂」了幾聲，電話聽筒中全無反應；甚至連電流的聲音也沒有。

聽慣了電話的人一定明白，剛才的情形絕對不是由於對方將電話掛斷了，而是電話突然之間發生故障，綫路眞眞正正的完全截斷了。

爲什麼會這樣？

費沙爾王子呆呆地想了一會兒，回頭對他的秘書說：「我們與凌保根博士的秘密交易，怎麼會洩漏出去了？」

秘書怔了一怔：「剛才那人是誰？」

「我也不知道他是誰。」費沙爾道，「他自稱是凌保根的同事。」

「會不會就是凌保根自己洩漏出去的？」秘書反問道。

費沙爾沒有回答他。

× × ×

門鈴响了。

費沙爾王子的三名保鏢小心翼翼地，從門眼窺望了一下！

是二名身穿工人服裝的電話修理員。

保鏢將情形告訴了費沙爾王子。

王子也知道電話壞了，示意保鏢開門讓他們入來，那兩個人果然帶了修理工具來。

保鏢還沒有開口問他們，他們巳出示了證件。

保鏢檢驗過證件，一點也沒有假，於是讓二人入內。

其實，這兩個並非電話公司派來的修理員，他們只是國際特警人員，其中一個是阿生，另一個是阿生的助手。

他們終於發現了費沙爾王子，證明較早時國際特警所得的情報不會假。

費沙爾王子等人看來沒有什麼不對，那三個保鏢反而對他們虎視眈眈。

阿生和助手煞有介事在室內分頭檢查電話綫路，以及電話機等處。

電話根本就沒有壞。

阿生較早時悄悄將接駁街綫的綫頭拔開了，所以費沙爾王子和神秘人的話還沒有說完，電話即告中斷。

阿生當然心知肚明，他進來的目的亦已達到了，現在看見費沙爾王子不但確實在這屋內，而且平安無事，也放心得下。

豈料就在這時候，阿生和助手都不約而同地感覺得到，有人用手槍指住他們！

他們抬起頭來，瞪住那二名保鏢：「這是什麼意思？」

另一名顯然是領班的保鏢却冷冷地一笑，道：「我想問你：這是什麼意思？」

阿生和助手聳肩苦笑，互相對望了一眼：「有什麼不對嗎？」

那保鏢示意二名槍手，於是有人吆喝着說：「把雙手擧高，千萬不可亂動！」

有人走過去，小心地搜查阿生和他的助手。

他們身上根本就沒有任何武器。

戴着眼鏡的秘書過來問：「你兩個究竟是什麼人？」

阿生仍然堅持着說道：「電話修理技工。」

阿拉伯人冷冷地笑道：「電話根本就沒有壞，我們早巳想到是你搗鬼的。」

秘書於是命令一名保鏢開門出去，他們顯然也了解到電話綫路的一些關鍵。

那名保鏢是奉命去將掛在後梯附近的一個塑膠盒子打開，那兒有一組電話綫路——是街綫與入屋綫頭接駁的地方。

所謂「接駁」，只是憑一個金屬夾子，將綫路接上。

阿生不久之前，就是在該處下了手，令到電話突然中斷了。

只要有人去將盒子打開，將綫路重新接上，電話即可復通。

阿生本來也打算在屋內「循例檢查一遍」之後，到那兒去將綫路重新接回原狀；想不到阿拉伯人也想到了。

阿生看着那保鏢開門出去。

但是，不到幾秒鐘光景，他却折了回來。

屋內各人均表驚愕！尤其是看見背後那二名手持衝鋒槍的槍手！

此外還有好幾名大漢，每個人都握住手槍，顯然是有備而來。

剛才出去的一名阿拉伯保鏢做了擋箭牌！

他們之中有人叫了過來：「高擧雙手，放下武器，否則格殺勿論！」

於是有一名阿拉伯保鏢首先棄提地上，高擧雙手。

另一名有所猶豫之際，一支手槍輕機槍的槍管巳朝他擺了過來。

費沙爾王子急忙叫道：「依他的話，放下手槍投降吧！」

保鏢只好放棄他的手槍！

局面稍爲鬆弛下來。

費沙爾王子望望阿生和他助手，又回頭望望剛剛衝進來的一帮人，意思十分明顯，他正懷疑他們究竟是否同黨？

然而回頭再看看，阿生雙手仍然高擧着，剛才那班有手提輕機槍的人，對他們亦一視同仁，一點兒也不客氣。

這班人顯然是有備而來，他們派人在門外放哨，進來的人却分頭行動。

有人衝到裏面去，有人將大門掩上，更有人負責監視客廳裏面的人。

事情似乎來得太過突然，令阿生也無法忖測這班人的來龍去脈。

爲首一人道：「我們只爲求財而來，請大家合作切勿反抗，否則格殺勿論。」

阿生心裏道：「這班人這一次揀中一頭肥羊了。」

儘管如此，阿生對這班人的目的仍然有點懷疑。

假如他們眞的爲了錢，那麼，他們最多是歹徒而已；萬一他們另有目的，那麼，後果就難以想像。

槍手們命令各人離開那間屋。

這是一間豪華的公寓式住宅，下面有看更，這班人如何能順利混入來？

阿生心裏正感驚奇之際，他們巳被押到樓下，原來樓下另外有人把守，看更亦被看管起來。

從一切佈局看，這班人的確是有備而來。

門外停了幾輛汽車，各人被推進車廂裏去。

看更只有眼巴巴地看着他們離去，一些辦法也沒有。

× × ×

另一方面，狄芬妮被人帶到一幢樓宇之內。

用手槍指嚇她的人早巳聲明，如果她敢反抗，他就開槍殺死她！

她只有乖乖的開車。

車子開入一間車房之後，那扇大門便自動關上了。

狄芬妮被押到一間房去。

那兒有幾個人，態度十分嚴肅。

「坐吧！」其中一人說。

狄芬妮在辦公桌前一把椅上坐下來。

有人遞了一支香烟給她。

狄芬妮道：「對不起，我不抽烟。」

「我們把你請到這裏來，是爲了你好。」那人不像法國人。

狄芬妮苦笑聳肩：「我眞不知這話從何說起，爲我好？我好在何處？」

那人笑道：「你以爲你發現了一個金鑛，是不？其實阿拉伯人只會玩弄你，所給予你的代價是十分有限的。除非你和我們合作，否則你會得不償失！」

狄芬妮彷彿聽出了絃外之音。

她問道：「你想要我怎樣做？」

那人拉開辦公桌的抽屜道：「我們合作去做一件事，你可以得到一筆代價。」

轉眼間，放在桌上的，是一些間諜用的電子儀器，非常小巧。

那人道：「我們要知道費沙爾此行到巴黎來的眞正企圖。」

狄芬妮反問道：「換句話說，你想收買我做間諜，是不？」

那人含笑點頭：「不錯，我們早巳查出你和王子的關係。」

「你們是什麼人？」

「你猜猜吧！」

「蘇聯人？」

那人點點頭。又向狄芬妮說：「他可曾對你講過什麼？」

「沒有。」狄芬妮很市儈地說：「不要問我太多好嗎？我們還未談妥價錢。」

「你要多少？」

「別忘記了，是你請我，不是我找你。應該你告訴我，你準備出價若干？」

「一萬美元。」

「你以爲我是什麼人？」狄芬妮冷冷一笑，「王子賞給看更也不祇這數目。」

「那麼，十萬吧！」蘇聯人道，「這是最高數目。你的任務也很簡單，當我們了解王子的任務是什麼之後，你也完成了責任。」

他又將桌上的儀器推向狄芬妮面前：「你沒有選擇的餘地。由現在開始，你必須與我們保持連絡。否則，我們也沒有選擇之餘地，這世界，不是朋友便是敵人。你可明白我意思？」

「我當然明白。」狄芬妮又說：「我如何保證可以收到十萬美元的報酬？」

「我們可以先付你一萬元……」

狄芬妮不等他說完，就道：「不！定金最少過半。」

「嗯——」蘇聯人怔了一怔，終於也只好說道：「好！就先給你五萬！但這工作你必須小心保密，不能對別人提及。」

「放心！這十萬美元，應該是一個保證！」

「祝我們合作成功！」蘇聯人伸出手來，跟狄芬妮握了一下。

然後，他開始教她使用桌面上那些間諜用的儀器。

狄芬妮也很聰明，她表現得十分馴服，也非常之貪婪。

最後她收了蘇聯人五萬美元，離開了那裏。

× × ×

費沙爾王子和他的隨從們一齊被帶走，阿生和助手也被順手牽羊地擄去。

阿生對這班人的來龍去脈，感到十分有興趣，所以也樂得被他們帶走，當然，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啊！

他們一干人等，被關進一間房子裏面去。

不久，有人來將費沙爾王子一個人帶了出去，其他人則留在房內。

費沙爾王子早巳料到這是怎麼一回事了。

果然，那人對他說：「你很富有，你這條命，究竟值多少錢？」

「你到底要幾多？請你爽爽快快的告訴我吧！」費沙爾王子很不耐煩地說：「我有重要的事情待辦，根本沒有時間跟你多談！」

豈料那人面色一沉：「你以爲你是什麼東西？你在這裏也敢使出你的王子脾氣嗎？」

費沙爾王子道：「你不過要錢而巳！你可不可以爽快一些？」

那人很不高興：「你以爲這世界上有

錢就可以支配一切，是不？你錯了。你要不要我證明給你看？」

費沙爾王心裏也在生氣。

他說：「你們太過蠻不講理，我只問你要多少錢，我並未開罪你。」

「好吧！」那人強作冷靜下來，道：「我就要你一千萬美元！」

這分明是賭氣的說話，本來在他們的預算中，只要一百萬美元而已。

但是，想不到費沙爾王子却一口答應了：「一千萬元美金，好，我給你！」

那人大感意外地怔了一怔。

是的，一千萬美元的確不是一個小數目，何況還大大地超出了勒索者本來要求的數額達十倍之多呢。

那人就是綁架勒索集團的首領，看外表，是個地道的法國人。

他幾乎不敢相信，反問道：「你眞的肯付我們一千萬美元？」

「你要怎樣才相信？」費沙爾王子伸手探到外衣的口袋裏，忽然又「嗯」的一聲頓住了。

那歹徒首領早已叫人搜過所有人的口袋等處，知道他們沒有携帶任何武器。

費沙爾王子剛才的動作也不可能是準備取出現鈔來。

當然，一千萬美元這麼大的數目，又怎可以隨身携帶呢？

看樣子，費沙爾最有可能是打算簽支票。

歹徒首領因此問道：「你怎麼啦？」

「對不起，我的支票簿忘記帶在身邊。」費沙爾王子道。

歹徒首領道：「你的支票簿在那裏？讓我替你叫人取來。」

費沙爾道：「就在我居住的地方。」

「你等一等吧！」歹徒首領召來一名大漢，回頭又對費沙爾道：「你把存放支票簿的地方告訴我的人，他很快就會替你取來。」

費沙爾說道：「就在我的保險衣箱之內。那衣箱放在狄芬妮小姐的香閨衣櫥之內。」

那大漢道：「既是保險衣箱，一定很不容易把它開啓。」

「是的，我給你一組號碼，你依此號碼即可把箱子開啓。不過，你切不可將我箱內衣物翻亂，支票簿就在夾層上面。打開箱子，很容易就可以見到了。」費沙爾王子說着，隨即取過紙筆，寫下了一組號碼交給那大漢。

那首領再三吩咐道：「你帶多一個人一齊去，千萬記住，不要翻亂王子的衣物。你可明白我的意思？我們已有一千萬美元，任何東西都可以購買。做人要知足，不可貪婪，明白麼？」

那大漢點點頭。

費沙爾王子被押回隣室去。

× × ×

阿生終於有了一個機會，可以接近費沙爾王子。

在此之前，那四個與費沙爾王子在一齊的阿拉伯人，步步爲營地，監視着阿生和他的助手，不准他們接近王子。

然而，現在，反而是王子自動要接近阿生。

「你到底是什麼人？朋友。」王子很友善地問阿生。

王子故意放低了聲調，顯然是担心外面看守的人聽見。

阿生輕輕一笑，也放低了聲音反問：「你以爲我是什麼人？」

費沙爾王子瞥了阿生一眼：「相信你總不會是電話修理員吧？」

阿生道：「然則，你以爲我是幹什麼的？」

「我想，你可能是他們的行家。」王子忖測着說道，「本來你們行先一步，可惜到頭來還是棋差一着呢！」

阿生笑道：「你猜錯了。」

「猜錯了？」王子怔了怔。

「是的。絕對是猜錯了。」阿生說道，「我本來不是賊，更加不是遇上了賊阿爸！」

「然則，你究竟是什麼人？」

「國際特警。」

「什麼？」王子像是聽不到，也像不大相信的，瞪住阿生。

「聽過這名堂麼？」

「似乎聽過了。」

「那好極了。相信閣下也了解到我們的工作範圍是什麼吧？」

「嗯——」

「本來我們打算從閣下的口中獲悉一些事情的眞相，可惜目的未達，就要陪伴你到這兒來。可眞倒霉！」

「你想知道一些什麼。」

「聽說閣下此來巴黎，負有特別任務，是否有一宗大交易？」

「這算得是什麼？算是干涉我們沙地阿拉伯的內政吧？」

「秘密交易是內政，那麼，在蒙地卡羅賭場有人被謀殺，又算是什麼？」

「你是指法克王子？」

「不錯，聽說他是你的親信。」

「是的，那的確是一宗國際性的謀殺案件。」費沙爾道。

阿生笑了笑：「那麼，我們有權追查下去了吧？王子先生。」

「嗯——」費沙爾有些尷尬地笑了笑，「是的，你們的確有辦法，竟然知道我來了巴黎，還知道我有一宗秘密交易。」

「其實，這也算不了什麼，最少有幾帮人知道閣下的行踪。」

「誰？還有誰知道？」

「除了我們之外，最少還有兩帮人，其一，就是這一個綁架勒索集團，其二，就是較早時將狄芬妮小姐擄走的人。」

「什麼？」王子又是一次更大的驚奇！「你說，狄芬妮小姐也被人綁去了？」

「是的，坦白告訴你，在她寓所外面，我們一直有派人監視，若非發覺她有事，我也不會在這裏與你一齊。」

「嗯——這麼說來，他們又是何方神聖？」

「我也想知道他們是何方神聖。」阿生又說，「除非你肯合作，否則，吃虧最大的，相信決不會是我們國際特警。」

「你要我怎樣合作？」王子又說，「老實說吧，我們現在也算得上是患難與共。有什麼話不妨坦白說。」

「先談談那宗秘密交易好不好？」

「那是價值二億美元的大交易！」

「關於水的？」阿生試猜着說。

「你怎麼知道？」王子再來一次驚奇，睜大了雙眼望住阿生。

其實阿生也並非神仙，更不會未卜先知，只是回憶起法克王子死前提及過「水」，又似乎暗示要「找」什麼人。

阿生一向聰明，他懂得利用機會，所以費沙爾王子未正式透露那宗交易的性質之前，他便先令對方感到意外和驚奇。

果然，費沙爾王子現在就感到萬二分的驚奇。

阿生事實上比較王子還更驚奇，他雖然憑一句「遺言」猜中了與「水」有關，却想不透何故會弄出人命？

當時阿生沒有回答王子，只說道：「國際特警的宗旨很簡單，我們不想讓你死掉。所以當狄芬妮出了事之後，我便偕同我的同事入屋看看閣下是否安全，眞想不到……」

王子不待阿生說完，便說道：「趁他們未有進一步行動之前，告訴我，你想怎麼樣？」

阿生道：「我想知道這一次的交易，是否牽涉到政治？」

「不會牽涉到政治。」王子說，「但交易的代價高達二億，所以因此可能引起一些人的垂涎。本來這件事我們保密得很好，消息不知怎的洩漏了出去，於是多事了。」

阿生反問道：「然則，你要我怎樣帮你？」

「設法救我們出去！」王子低聲道，「我要在他們未回來之前離開這裏。」

「嗯！」阿生道，「你先作出保證，當我們離開這裏之後你要和我們合作。」

「如果我早知你是國際特警，我當然會跟你們合作。」

「好吧！」阿生說，「讓我來想個辦法。」

阿生於是把助手拉過一旁。

費沙爾王子不知道他們談一些什麼。不過，他是眞的信任了阿生，希望他有辦法。

油國神財爺 慘變階下囚

狄芬妮獲釋返家之後，就感到有些不對勁。

入屋之後，她發覺王子和隨從們都不知所踪。

她在想：王子那班人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她知道蘇聯人一定在外面監視着她，但對方未必知道王子他們出了事。

她不想斷了這條財路，所以她先把窗簾拉上了。

她自問是個聰明的女人，但這一次却感到有些莫名其妙。

王子並未將此行的任務告訴過她，她也只以爲王子悄悄溜到巴黎來玩而已。

要不是蘇聯人將她擄去，她還活在夢中。

十萬元代價本來不算得太多，但她心中有數，蘇聯人一向吝嗇，肯出價十萬購買是項秘密，一定有其價值。

因此，她也希望知道其中秘密，那並非單單就是爲了向蘇聯人交代那麼簡單。

然而王子等人何故忽然不知所踪？

狄芬妮正感萬分迷惑之際，突然有人撬門。

狄芬妮非常機警，她急忙躲進房間裏去。

不久，有二名大漢摸了入來。

這兩個人彷彿走進自己的家裏一樣，逕自進入房間裏去。

這時候，狄芬妮正好躲在衣櫥之內。她可以從衣櫥門的夾縫中，看見那二名大漢正朝衣櫥這邊行來。

終於，有人將衣櫥的門拉開。

那二名大漢都同時驚愕了一下。

狄芬妮手中有一支點二二口徑的手槍，那是她一直收藏在衣櫥之內的自衞槍。

這時候，槍咀正好對準了二名大漢的胸膛，他們呆立着，雙手高舉。

狄芬妮由衣櫥之內出來，冷着面孔，直瞪住他們。

「你們是什麼人？」狄芬妮把二人迫着倒退了幾步。

二名大漢不作聲，因爲他不知道怎麼說才好。

狄芬妮想了想，道：「你們把王子帶走了，是不？」

那二名大漢仍不作聲。

狄芬妮生氣了。

她狠狠地說：「你們再不作聲，我會殺死其中一個！」

二名大漢看見她的手指將手槍的機掣扳得緊緊的，絕對相信她會開槍。

其中一個立刻說道：「我們只不過想進來發點橫財。」

「誰告訴你這裏有橫財？」狄芬妮似乎不大相信他們。

另一個說：「我們只知道這兒沒有人，又這麼豪華，一定很有錢。」

狄芬妮「嘿」一聲，道：「很會說謊！看來你們兩個之中，必須犧牲一個，然後才會講眞話。」

「你不要開槍！」其中一名大漢果然發抖起來，隨即跪倒地上。

狄芬妮的注意力分散，顧得脚下的一名大漢，却疏忽了另一名。

就在這一刹那之間，跪在地上的大漢撲向狄芬妮的脚下。

另一名大漢似乎跟他的同伴早已有了默契，立即動手奪槍。

奪槍的手法十分高明，顯示他是個很有經驗的打手，首先將槍管抬高。

「砰」的一聲，子彈射到天花板去。

兩個男人對付一個女人，自然是強弱分明的。所以狄芬妮一擊不中之後，立即處於下風。

手槍易了手。

二名大漢的態度也跟着轉變過來。

其中一個持着狄芬妮的手槍，指嚇着她。

另一個笑道：「你大概就是王子那個情婦吧？全巴黎最貴的高級妓女，果然是有胆有色！」

「給阿拉伯鬼玩過的女人，總是有一陣石油氣味，可不是嗎？哈哈……」

「好了，快些去做我們的事吧！」

於是有人去再次打開了衣橱，將一個有密碼保險衣箱，挽了出來。

那大漢正蹲在地上，依照王子寫下的一組密碼，企圖開啓那個保險衣箱之際，突然之間，外面傳來一些聲响。

二名大漢反應極之敏銳，急忙衝了出去。

豈料外面最少已有兩個人走了入來。

爲首一人揮動拳頭，把由房內衝出的第一名大漢打倒。

第二名大漢手中有槍，但是，他來不及開槍，已吃了一拳。

四個男人打作一團，沒有加入戰團的女人——狄芬妮，立刻就想溜出門外去。

但是，此時門外又有另外幾個人闖了入來。

狄芬妮當然認得他們是誰。

他們都是狄芬妮見過了的蘇聯人。

較早時衝入來的二名大漢也是蘇聯「KGB」特務。

他們正處於劣勢。

二名綁架集團的大漢同是黑社會打手，出手十分之兇狠。

然而更兇更狠也沒有用，「KGB」的人入來之後，形勢頓然改觀。

「KGB」特務把狄芬妮截回，一邊拔槍指嚇住各人。

正在毆鬥中的人都在驚呆中住了手。

他們都可以看得清楚，那些手槍絕非他們常見的普通手槍，而是特務用的滅聲手槍。

二名綁架集團派來的歹徒，被「KGB」特務制服後，加以搜身。

狄芬妮乘機告訴「KGB」特務：「王子失了踪。這班人一定知道內幕。」

「KGB」特務因爲狄芬妮收了他們五萬元美元，自然不會讓她獨自行動，所以一直悄悄跟踪而來，名爲「保護」，實則就是「暗中監視」。

他們聽了狄芬妮這麼說，立即對二名綁架歹徒施刑。

二名大漢被其中一名特務强行張開了咀巴，然後將一支滅聲手槍的槍管，塞入他的口腔之內。

那特務的指頭扣進了手槍的機掣中去，作勢就要扳動了。

大漢嚇得冷汗直冒。

呀呀地說：「放過我吧！我會告訴你一切！」

特務之中爲首一人打了一個眼色，持槍的把槍管拔了出來。

大漢吶吶地說：「是的，我們……我們的確……」

話未說完，另一名同伴却向他遞眼色，意思顯然是叫他別說下去。

一名特務突然把手槍朝向那歹徒的眼睛，狠狠地說：「你是不是只想留回一隻眼，做獨眼龍？」

那歹徒不敢作聲。

作供的繼續說：「我們的確擄走了王子。」

這班特務顯得十分有組織。

有人在門前放哨，有人俯視街上情形，也有人從旁小心監視一切。

爲首一人道：「你們是什麼人？」

「只不過想發點橫財而已！」那歹徒說道，「我們並非什麼組織中人。」

「綁架費沙爾王子，就是爲了錢麼？」那「KGB」頭目又問。

那歹徒點點頭。

「爲什麼你又回到這兒來？」

「替王子取回一本支票簿！」

「在那裏？」

「在一個箱子裏。」歹徒指指房間那邊。

二名歹徒被押返房間去。

只有狄芬妮獨自在想。

她忽然叫了入內：「大家不要亂動！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入了房的人都覺莫名其妙。

一名「KGB」特務把狄芬妮押回房內。

「KGB」頭目問狄芬妮：「你剛才說什麼？」

狄芬妮道：「據我所知，費沙爾王子不會輕易就範！」

頭目道：「這是什麼意思？」

「他這箱子裏載了一些什麼，連我也不大清楚，但他這種人，一向多疑，而且詭計多端，所以我担心裏面另有陰謀！」狄芬妮道。

「KGB」頭目自然相信狄芬妮的想法，因爲幹他們這一行業的人，也同樣多疑。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他們却是「專家」。

因此，他們並未因爲狄芬妮的警告而退縮，只不過較爲小心而已。

他們根據歹徒手上那一組號碼，用專家的手法，把那個保險衣箱弄開。

「KGB」特務都受過訓練，他們有方法知道箱內是否收藏有危險性的物品。

各人都屏息着，等待結果。

一名「KGB」特務用最方便的方法，試探箱內是否有炸彈。

狄芬妮的用意也在此，她担心費沙爾王子別有用心。

然而結果只是忖測而已。

衣箱之內，並無特殊裝置，更加沒有炸彈。只不過這是一種保險衣箱，可以盛載較貴重的物品而已。

衣箱沒有鎖匙，只須用一組一組的號碼扭盤，配合得恰到好處就可以打開。

衣箱打開了之後，裏面有一些十分名貴的衣物，也有王子口中講過的支票簿。

王子並沒有說謊。

二名歹徒見狀，眞不知是喜還是悲。

若非現在他們已變成「KGB」的俘虜，有此收獲，自感滿意。

然而現在，他們已身不由主！相信王子答允給予他們的錢，也未必可以兌現。

「KGB」頭目對二名歹徒道：「帶我們去找費沙爾王子，找到了還自可，否則，你們恐怕也活不成了。」

二名綁架歹徒在槍管之下，無從反抗。爲保性命，也惟有帶「KGB」特務到藏參地點去。

× × ×

阿生一直在沉思着。

他要想個辦法把費沙爾王子救出去。

費沙爾王子已將一宗交易的詳情告訴了阿生等人。

那是一宗價值二億美元的大交易。

據費沙爾王子說：有一位西德工程師，此人叫凌保根。

凌保根發明了一條新的方程式，可以「突破傳統」，用新的方法「製造」可供食用的水。

所謂「突破傳統」，也就是用其他化學方程式組成。

連小學生也知道，水的方程式一直是：H_2O。

但凌保根認爲有更新的組合方式，他可以像玩魔術一樣，用輕易獲得的物質，簡易的方法，弄得食用的水。

不但是沙地阿拉伯，時至今日，甚至全世界的人類，都爲「食水」問題而担心不已。

假如凌保根的「新的食水方程式」證明生效，的確是驚人的發明。

所以，費沙爾王子認爲二億美元的代價，實在值得。

問題却是：由最初的接觸開始，費沙爾王子已感到事不尋常。

凌保核第一次接觸費沙爾王子時，就表明了他的處境。

他說：他的處境十分危險。

主要還是他的發明，對任何人來說，都非常之有用。

本來他可以無條件公諸於世，但是，他很須要錢，所以他不得不作出這個自私的決定。

爲了讓費沙爾王子這個「買家」一開眼界，凌保根親自在沙漠地帶的沙地阿拉伯，做了一次實地試驗。

他用他的方法，輕易「製造了」沙漠地帶罕見的食水。

費沙爾王子給他吸引住了。也毫不懷疑地，相信了他的方法。

然而，詳細的方程式，却還是一個秘密。

凌保根爲了保證獲得那二億美元的收獲，他必須保持這秘密。

這次費沙爾王子本來不必到巴黎來，可惜他派出的代表——法克王子突然之間死了。

費沙爾王子早已感覺得到這是一場十分激烈的鬥爭。

他明白到凌保根的處境，更明白到他自己的處境，所以他才會秘密來了巴黎。

想不到即使如此秘密，仍有這許多人知道了他的行踪。

阿生目前雖然身處險境，他却因此而知道了「王子的秘密交易」是什麼。

他把助手召到身旁。

低聲對他說：「把我抬高，我們要把外面的人騙入來。」

助手蹲低了身子，讓阿生站上他的肩膊上面去。

他們很有默契，雖然這還是第一次合作。主要是因爲每一名國際特警人員都是經過特別訓練的。

阿生被抬高，可以伸手將天花板下面的燈泡除了下來。

電燈泡一經除去，室內頓然變得一片漆黑。

助手慢慢地將阿生放了下來。

阿拉伯人早已知道阿生即將施詭計，所以這時候都凑了過來，聽阿生再說計劃詳情。

阿生在未將電燈弄熄之前，他摸熟了室內每一角落的環境。

這時候，阿生又將牆角一根電綫扯了出來，再用牙齒當鉗，把綫頭弄斷。

這當然是十分危險的事，但熟悉電器，曾受過特殊訓練的阿生，却視作等閒。

他發出了一聲號令，阿拉伯人立刻一陣反應地，發出一陣鼓噪。

門外守衛聞訊，立刻開門入來看看發生了什麼事。

當其中一名守衛開門時，另一人持槍戒備。

門開處，只見裏面一片黑暗。

守衛以爲是電燈泡壞了，答應立即叫人入來爲他們換上一個新的燈泡。

由於室內各人只是鼓噪，沒有行動，所以守衛的戒備也較爲鬆弛。

就當那守衛剛要把門關上的一刹那間，全屋的電燈却同時熄滅，到處變成了一片黑暗。這房間外面當然也是一樣。

這當然也不是偶然的事。

一切由阿生控制。

阿生只要把電綫的兩極交併在一起，室內的電流便停止。

因爲電綫的兩極交併在一起，會令到屋內的保險掣發生停止供電的作用。這也是許多人都知道的常識。

由於事情來得十分突然，房門外二名武裝守衛也感愕然。

阿生的助手趁勢將房門强行拉開，及時衝了出去，把正擬將房門重新關上的一名守衛制住。

阿生放下手上的一條電綫，把放在懷中的燈泡取出，朝門外走廊扔了過去。

「砰」然一聲！

黑暗中聽起來，彷彿一枚手榴彈發生了爆炸！其實那只是眞空燈泡所造成的巨响而已。

阿生的目的是要騷亂另一名守衛的視綫，好讓室內各人能及時衝出去。

一方面是驚惶、錯愕、手足無措。

另一方面則是早有預謀。

毫無疑問，自然是前者吃虧。

阿生的助手孔武有力，在黑暗中制服了一名守衛，迅速奪得了他腰間的佩槍。

其他人趁勢湧了出去。

屋內到處可以聽到人聲哄動。

有人嚷着要找手電筒，有人叫拿洋燭來。混亂一團。

助手用槍押住守衛，在他耳畔低語道：「做得令我滿意的話，你可能拾回一命；做得不好，你立刻會成爲犧牲品。」

那守衛被助手勒住頸項，做了「擋箭牌」，萬一他那位同伴開槍的話，他便成爲最先死去的人。

因此，他揚聲招呼他的同伴：「喂！我在這裏守住，你快去找支手電筒來！」

他的同伴以爲他關上了房門——因爲剛才未熄燈之前，他確是正把房門拉上的，所以他並未懷疑到其他。

但外面却一片混亂，剛才那燈泡又造成了一聲巨响。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那武裝守衛正想問他同伴，黑暗中却

有人摸了過來。

那人是阿生。

阿生知道這班人擁有槍械，所以要離開這裏，必須有足够的條件。

條件之一是槍械。

條件之二是人質。

於是阿生趁勢將另一名守衛襲擊。

那守衛的確是有些驚愕，黑暗中吃了一拳。

他正想開槍，却被人推倒地上。

他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立即反抗！

混亂中，槍被擊去。

阿生和守衛扭作一團。

那守衛孔武有力，完全出乎阿生意料之外那麼頑强。

阿生知道時間對他非常重要，換句話說，拖得越久，對阿生越不利。

只要電燈一亮，他們這班人隨時有可能會變甕中之鼈。

糾纏中，走廊那邊果然有一陣步聲急急奔跑過來；一支手電筒的光圈，正在幌動。阿生情急之下，一股蠻勁將那守衛重重地摔向牆邊。

守衛頭部被撞了一下，差些兒昏倒過去。

阿生不但受過訓練，還精通國術、柔道、空手道等武功。但面對這傢伙仍然感到非常之吃力，幸好始終摔倒了他。

不過，另一方面，對方的援兵已到了眼前。阿生知道，這是生死關頭！他如果不能够出奇制勝的話，就會前功盡廢。

阿生急忙撲了過去。

他雙手揪住守衛的衣襟，將他扯了起來，迅速將他箍頸。

要不是那守衛跌得昏昏然，阿生未必會這麼輕易得手。

他只知道，他的另一名同伴已到了他們的面前不及五呎處。

那大漢亮起了手電筒，照射着他們，還在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被阿生制服的守衛早已被阿生警告，如果他敢動說話，阿生會活活把他勒死。

同時，假如他同伴開槍的話，他也做了一面「擋箭牌」。現在阿生却作勢道：「朋友，你乖乖的快放下手槍，否則我會先殺死你的同伴！」

由於光綫、位置和方向的影响，那大漢自然不可能見到他的同伴後面，阿生究竟是否持了一支手槍要脅住他的同伴。

當然但剛才阿生那麼一摔，那守衛已身不由主了。他被阿生箍住頸項，用手指指住腰間。

他不明白阿生這是什麼意思。

他正在猶疑。

他的同伴却拚死叫了出來：「不要上當！他手上沒有槍……」

阿生大吃一驚！

也不等他說完那句話，阿生已首先作出了第一時間的反應。

阿生用力一推！那守衛有如斷綫風箏，身不由主，往前直撲向他同伴的身上。

二人的距離只有數呎，加上阿生氣力相當，於是二人立即撞個滿懷。

持着手槍、電筒的大漢，首先在心理上已有了顧忌。

假如不是阿生用他的同伴做「擋箭牌」的話，他早已開槍。

但在這種情形底下，假如他開槍，他的同伴也肯定遭殃。

就在這種矛盾的情況下，他在猶疑中被他的同伴重重地撞了過來。

他正重新支持重心，打算撥開他那身不由主的同伴，準備開槍之際，阿生已奮不顧身的接踵而至。

一個是手忙脚亂、驚魂未定。

一個是生死關頭、志在必得。

阿生人到拳也到，持槍大漢吃了幾下重拳；持槍的手也被阿生緊緊地握着。

阿生在這方面勝於經驗。

他是玩慣槍的人，自然也知道子彈無情。

所以，阿生拚命將那支手槍的槍管托高，讓槍咀指向了天花板。

「砰」的一聲！

子彈射了出來。

走廊上一片混亂。

有人開始由外面衝入來，也有人嚷着：「快些走吧！由這邊走！」

黑暗中，各人彷彿置身於戰場上。

阿生無論在氣力、武功方面，都比對方高强，所以很快就奪得了那支手槍。

那名大漢被阿生制服。

他手上的電筒早已滾到走廊的地上去了。

突然之間，各處大放光明。

電燈亮了。

阿拉伯人正待衝過走廊，找尋出路逃出來；外面却有幾個持着槍械的人迎面而來。

有人示威地响了一槍！

也有人責備地叫道：「蠢才！我們不能殺死他們，那是我們的財神啊！」

阿拉伯人聽了更加有恃無恐，與歹徒們展開一場肉搏戰。

阿生和助手二人已找到了出路，他們手上也分別持有手槍。

阿生手上一支是剛剛奪得的，另一支是較早時得而復失，墮在走廊地上的；剛才由於黑暗關係，找不到。

燈光復亮之後，阿生和助手又找到了那另外一支手槍！

二人有了手槍之後，如虎添翼，先後鳴槍二响示威。

歹徒們苦纏不休，他們既不想放走費沙爾這位「財神爺」，又不想傷害他。

阿生看見他們不肯停手，先開槍傷了一名似是頭目的人。

對方也有槍，阿生就是揀了持槍的人作爲目標。

對方如夢初覺地，發覺阿生他們有槍，首領急忙下令還擊。

但是，助手先發制人，連開幾槍，又有二人倒地。

阿拉伯人十分機警，趁機衝出屋外。

歹徒們一方面要對付阿生和他的助手——雙方展開槍戰；另一方面又得小心翼翼地去追截費沙爾王子和其他阿拉伯人。

要不是有人受傷，他們也勉可支持，但八個人之中，先後已給阿生和助手槍傷了三人。

他們正忙個不了之際外面湧出一股人潮，槍聲連發，警方已有大隊人馬出現。

可能是槍聲驚動了巡警，也可能是有人報了警。

總之，眼前就出現大批武裝警員，街頭巷尾所見，盡是警車。

歹徒們腹背受敵，進退維谷；外面有大批的武裝警員包圍住，裏面是阿生和助手。

警方透過擴音器勸降。

費沙爾王子已在混亂中被幾個便衣人員推上一輛汽車中。

那些便衣人員並非警探。

他們原來都是國際特警人員。

當阿生和助手被人挾持到這兒來之後，國際特警人員立即跟踪而來。

阿生和助手身上都有電子儀器。國際特警方面因爲有兩個人出了事，所以對阿生和助手的行動，也採取預防措施。

只不過這項任務十分特殊，所以非到迫不得已，他們是不會出面的。

剛才槍聲連串自屋內傳出，加上燈光忽暗忽亮，守候在屋外的國際特警人員，立即通知了巴黎警方。

現在他們看見費沙爾王子處於險境，於是有理沒理，先救了他出去再說。

歹徒們見大勢已去，警方人員又重重包圍，首領惟有下令各人投降。

阿生和助手亦與他們的同事會合。

一干人等，最後被帶返警局去。

× × ×

「KGB」特務押住二名綁架歹徒，連同狄芬妮等，到了街口。

他們立即被警方示意「不准駛入」。

他們的車子停在街口，離遠看見那邊人頭湧湧，顯然出了事。

打聽之下，才知道警方已將綁架王子的匪黨一網打盡。

狄芬妮和「KGB」特務交換了一個眼色，隨即開車離去。

二名歹徒並未獲得釋放。

「KGB」特務將他們一齊帶走。

× × ×

費沙爾王子在巴黎警局的局長辦公室之內，接受貴賓式的欵待。

局長親自對他表示歉意，因爲警方不知他來了巴黎，以致保護不周，而令他受驚。

當然，這只不過是禮貌上的道歉，事實上一切與警方無關。

這時候，忽然有個電話撥到警局裏來，有人要找費沙爾王子。

局長把聽筒遞到王子的面前。

辦公室裏面的人，包括王子、局長等人在內，都以爲這是沙地阿拉伯大使館撥來問候王子的電話。

但是，電話聽筒中傳出來的，却是一個男子的聲音——王子耳中似曾相識的聲音。

那男子在電話中說：「王子，請你小心聽着，這件事對你十分重要。我是凌保根，我不想別人知道我撥這電話給你。」

「你在那裏？」王子問道。

「我居無定所，因爲有人要追殺我。」凌保根在電話中說。「我只想知道以後如何可以跟你連絡上。告訴我吧！」

王子道：「你想找我，以後可以撥電話到領事館去，他們一定知我行踪。不過，目前警方保護我，我正急於找你見面談談。」

「不！目前不是時機。」凌保根道，「你的生命固然重要，我的性命也十分要緊。」

「我可以代你要求，相信警方也可以答允保護你。」王子說。

「不！最好你還是尊重我的意見。」

「唉！到了目前這情况，我眞不明白，你到底還怕一些什麼？」

「我坦白告訴你，目前要跟我交易的，不祇你一個人。」

「你的意思是說：你還要跟別人交易嗎？」

「不是我自願的，請你不要誤會，以爲我食言。總之一言難盡啊！」

「難道你……」

「對不起，我不能跟你說下去了！」

「喂！喂……」

電話掛斷了。

費沙爾王子呆在一旁。

警察局長不知內裏，問道：「沒有什麼特別事情吧？」

王子苦笑搖頭：「沒有事。」

阿生在旁邊却看得清楚，只是他不作聲。

忽然有個警員入報，外面來了一個不速之客，是個女子。

那女郎要見費沙爾王子。

王子爲小心計，叫隨從先去看看來者是誰。

那女郎並非別人，正是狄芬妮。

狄芬妮被安排在會客室裏等待。

阿生對王子說道：「你那位女友曾被不明來歷的人捉去，我勸你還是小心一些好。」

「多謝你關心我的安全。不過我自己會小心的。」王子說着，由隨從陪他離開了局長的辦公室，到會客室去。

狄芬妮十分熱情，對王子表現一片關懷。

她對王子說：她是從收音機的廣播中知道王子消息的。

不過，她並未說出全部實情。

在王子面前，狄芬妮也說出被人綁架的經過。

她只說：那是一些黑社會人物，向她討了一些錢。

王子把隨從撤出了會客室，叫狄芬妮先返家等他。

狄芬妮却不願離去。

她一邊吻他，一邊說道：「我寧願留在這裏，等你。」

王子無可奈何，只好讓她留在這裏等着。

王子回到局長的辦公室，利用電話和沙地阿拉伯大使館連絡。

阿生感到這件事十分複雜，他担心王子的安全，更担心那位發明家——凌保根的安全。

可惜王子表現得並不合作。

王子與大使館的人員取得連絡之後，警方派人護送王子到大使私邸去。

狄芬妮竟然被帶在身邊。這令到阿生他們更加替王子担心不已。

可惜阿生却無權過問。他惟有先回去

向范梅力報告。

× × ×

國際特警方面最担心的是：王子的意志可能受到別人的影響。

此人正是狄芬妮。

狄芬妮曾被那一方面的人擄去，警方根本無從追查。

王子的意向對自由世界影响至大，因為他是沙地阿拉伯最有影响力的一位王子；他萬一改變了目前的態度和立場，自由世界的石油供應，可能出現問題。

這正是國際特警組織最担心的一件事情。

因此，范梅力聽了阿生的報告之後，決定主動偵查。

× × ×

巴黎的黑社會世界裏，連日以來，正有人出高價收買一個人的消息。

這個人並非王子。

而是發明家凌保根。

要收買凌保根下落的人，最少有兩三個人那麼多。

這些人都不允吐露身份。

不過，知道多少內幕的人，都不難想像得到：收買凌保根消息的人，目的只不過為了「食水的秘密新方程式」。

由於黑社會綫人的報告，現在連警方也開始為凌保根担心。

警方知道只有一個人可能知道凌保根的下落，此人就是費沙爾王子。

但是，費沙爾王子正在沙地阿拉伯大使的官邸之內。

由於外交特權關係，警方除了在四周保護王子之外，只可以用電話與他連絡。

然而王子在電話中，極力否認知道凌保根的下落。

王子甚至說：他也正在等着凌保根的電話連絡。目前他也萬二分焦急。

警方儘管担心，似乎毫無辦法。

× × ×

國際特警方面，自從決定「主動出擊」之後，先從巴黎警方手上，將綁架集團的一名歹徒首領帶回去問話。

這歹徒首領也知道獲得警方尊重的國際特警，決非泛泛之輩，所以他非常之合作。

他供出了綁架王子之後，曾派出兩個人去替王子取支票簿。

但至今為止，那兩個人仍然失踪。

也就是說：那兩個人一直都沒有再出現。

阿生也知道這件事，是王子告訴他的。但他不知道「KGB」在狄芬妮家中將二名歹徒抓住，還以為他們畏罪潛逃。

現在從這位首領口中，國際特警方面才知道，那二名歹徒分別叫「佛烈」和「奧士達」。

阿生於是一方面通知巴黎警方，一方面派人到巴黎下層社會去追尋佛烈和奧士達二人的下落。

阿生這樣做，目前來說，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知道狄芬妮的背景。

因為根據狄芬妮在警局時作供，她根本未見過那二名歹徒。

一千萬美元絕對不是一個小數目，所以阿生不相信二名歹徒自動失踪。

在正常的情況下，他們一定會依足首領的吩咐 到狄芬妮家中去。

為什麼狄芬妮未見過他們？是她說謊，還是另有別情？

為了澄清其中眞相，阿生覺得惟有找到他們才明白。

目前狄芬妮也在沙地阿拉伯大使官邸之內，跟王子一起。要找她出來問個清楚，當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國際特警人員一邊派人到大使館附近監視，一邊用警方的綫人，追查二名歹徒的下落。

自由世界社會裏面的矛盾現象，幾乎都是一致存在的。

警方既要對付黑社會，黑社會裏面的綫人也是警探們的好助手。

警方有不少案件就是依靠黑社會綫人帮助破案的。

大批黑社會綫人出動之後，果然有了初步的結果。那是一個壞消息！

被訪尋的佛烈與奧士達，這二名歹徒被找到時都已死亡。

他們的屍體被發現放置於一輛汽車之內。

那是一輛失車。

根據驗屍官報告，死者最少死去了三十多小時以上。

死者是給一種特務用的間諜滅聲手槍所殺。

每名死者的胸前只中一槍——這證明兇手是有經驗的殺人者。否則難以一槍就取去了死者的性命。

二人既曾奉了首領之命到狄芬妮家中去，那麼，會不會與狄芬妮有關？這又是國際特警急於會晤狄芬妮的原因之一。

然而狄芬妮却偏偏一直賴在沙地阿拉伯的大使官邸之內。

假如那兒不是大使館，阿生他們還有許多辦法，甚至可以偷聽電話等等。從中偵察一下內情。但是，那兒不但是大使館，還是十分重要的一間。萬一出了事，立即變成非常嚴重的國際問題。

因此，各方面都不敢過於輕舉妄動！

也正因為這樣，國際特警方面的「主動出擊」計劃，立即受到阻延。

他們既不能接觸狄芬妮，又不能再與費沙爾王子見面，惟有繼續在大使館門外監視。

× × ×

阿生開始有些納罕。

他猷在國際特警組織的巴黎總部之內，等待着他的上司范梅力回來開會。

有位同事經過阿生身邊，搭訕着問：「怎麼啦？難得見你回到總部來，可是這兩天見到你，老是不大開心似的。」

阿生苦笑一下，拉一把椅子讓諾頓在他身旁坐下來。

諾頓是一位科學官，在國際特警總部之內的化驗室工作。

阿生道：「有件事情想請教你，水的方程式是怎麼樣的？」

諾頓瞪住阿生苦笑：「考我麼？還是開玩笑？這是小學生也知道的。」

「不是開玩笑。」阿生說，「剛才你問我為什麼不開心，現在我就告訴你。」

「你就是因為忘記了水的方程式，所

以才不開心麼？」

「不！坦白說，水的方程式我不會忘記，尤其是這些日子以來，我一直重溫着。但是，有個問題困擾着我。」

「什麼問題可以困擾你？」

「一條新的方程式。」阿生又說：「是不是還有另一個方程式可以代替舊的『H_2O』？」

諾頓恍然道：「原來你正為最近一宗案子而煩惱。」

「是的，聽說有一位西德科學家發明了一條新的方程式。」

「坦白告訴你，我正在等范梅力副總監回來開會，相信也是為了這件事。」諾頓道，「你大概也在等他回來吧？」

阿生點點頭。

「在現有的科學理論上，水的方程式不可能有所改變。」諾頓說。

「但是，科學是日新月異的，以前被認為不可能的事，現在都成為事實了。例如人類飛到月球去啦，利用太陽能發電啦，利用太陽能發電啦，電子手錶啦……等等……以前同樣被人認為不可能。」

「所謂方程式，是根據化學成份擬成的。水的成份一直以來，就被認定了是一種氫氧化合物，也就是說，它的方程式早已被我們確定了就是：『H_2O』，超出了這個範圍，我們只能稱之謂『可以飲用的液體』而已，不應稱為『水』。」

阿生道：「那只不過是理論上的事，我要講的是：眞實情況下，有沒有可能以人工方法去製造水——可以飲用的水。」

「那當然有。例如海水化淡，便是最顯明的一個例子。」

「嗯！」阿生沉思着！

諾頓問：「你是否在想着凌保根所發明的方法？」

「是的。」阿生道，「我們必須先確定他的可能性。」

「我相信那西德工程師所指的，只是一種新的製造食水的方法，而不是什麼方程式。因為水的方程式，早就被我們確定下來了。」

「你可以想像得到，食水還有其他新的方法可以製造出來嗎？」

「以目前已知的科技知識而言，除了海水化淡之外，便是促使雨雲提早凝結，亦即所謂人造雨。但是，這辦法在沙地阿拉伯似乎又行不通。」

「為什麼？」

「那兒是沙漠地帶，長年乾旱，所以食水才會成為最頭痛的問題。」

「那麼，海水化淡應該是最實用的一種方法了？」

「是的。因為位於沙地阿拉伯的東面有阿拉伯海，西面則有紅海。」

「但是，這方法已經不是什麼秘密了。英國人也正在香港設海水化淡廠。聽說只屬試驗性質，假如成功的話，他們將在阿拉伯沿海地區設廠。製造食水售給阿拉伯人。」

「不錯，假如那位西德工程師用的是這種人所共知的方法，自然無法可以吸引費沙爾王子的興趣。」諾頓說。

阿生問：「然則，你以為他還有什麼新的方法？」

「為了應付今天這個會議，我也確實費了一番功夫去研究。」諾頓打開了一叠文件，「最簡易的方法當然是就地取材。但是在沙地阿拉伯，除了沙漠之外，便是油井。」

「當然，他大概不會用沙變成水吧？那麼，石油的剩餘物質，有沒有可能被利用去製造食水？」阿生問。

「說起來，上帝也的確很公平，阿拉伯處處可以鑽地取油，偏偏就是缺乏了食水。人類偏偏又不可能以石油代替食水，讓我們喝進肚子裏去！」諾頓又說道，「最古老取得食水的方法，就是從地上掘井，但在阿拉伯，這方法幾乎完全行不通，掘井的結果，湧出來的往往是石油，而不是水。因此，我也曾研究過你剛才提及的可能性。」

「有可能嗎？」

「照計是絕不可能的。」諾頓說，「石油的用途的確很多，由汽油、電油、火水、瀝青以至其他副產品，但沒有一樣是可供食用的，憑此推算，這可能性很難存在。」

阿生自問書讀得太少，對科技方面的知識也知得不多。

可能正是因為如此，所以諾頓根據科學理論推斷認為不可能發生的事情，他反而認為有可能。

不久，范梅力回來了。

阿生也被召到會議室裏去。

諾頓和好一些人，也被召去開會。

范梅力事先雖然未說明開會的目的，但從他吩咐各人準備的情形忖測，這次會議顯然是與費沙爾王子的事情有關。

× × ×

在沙地阿拉伯大使館之內。

費沙爾王子一直在等待着一個人的電話。這個人就是凌保根。

但是，找費沙爾王子的電話可多着，就是沒有凌保根撥來的。

費沙爾王子非常焦急。

他不會忘記凌保根的實地試驗——有關新方法取得食水的試驗。

他不會忘記最近的一次電話。

那次凌保根在電話中，告訴王子：有另一批人希望和他交易。

最低限度他也作過這樣的暗示：他的處境可能有危險！

但是凌保根又叫王子告訴他，以後與王子取得連絡的方法。

王子已清楚告訴他，就在這裏等他的電話。

然而現在，却有如石沉大海。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是凌保根等其他對手交易成功，還是他出了意外？

費沙爾王子有些後悔。假如當時他好好地把握時機的話，他們之間的交易可能早已完成，以後就不必多生枝節。

但是現在，消息却傳開了。

即使凌保根被另一帮人找着，也不是什麼出奇的事。

正當費沙爾王子苦無良策之時，大使館的電話終於又一次响了起來。

這一次，是一個自稱「凌保根」的人撥來的，所以王子急急接聽。

不但王子心情萬二分的緊張，就是他身畔的人也無不緊張。

「誰？」王子急急問道。

「我是凌保根。」對方是一個陌生男子。

王子不是頭一次接聽凌保根的電話，所以他很容易就可以聽得出，對方不是凌保根。

他對凌保根的印象如此深刻，自然是因爲他的發明！

他知道這件事對整個沙漠地帶的居民，非常之重要。

所以，王子對他的實地試驗固然印象難忘，就是他的形狀和聲音，也記得很清楚。

因此他很快便說：「你到底是誰？我知道你不是凌保根。」

「嗯！你果然厲害！」那男子嘿嘿地說，「告訴你，我當然不是凌保根。」

「那麼，你是誰？」

「我是綁走凌保根的人，如果我這個電話不自稱凌保根，相信很難令到你親自接聽。現在總算把你請來了。」

「你想怎麼樣？」

「我應該問你：你想怎麼樣？想我交出凌保根呢，還是殺了他？」

「你……你這是什麼意思？」

「凌保根在我手上，他有你所須要的東西。如果你不須要他，我可以把他交給別人，或者殺了他。」

王子想了想，說道：「你可以把凌保根叫過來，跟我談兩句麼？」

「嗯！讓我先過去看看他……」

電話沉寂了一會兒。

不久又可以再聽到那個男子的聲音：「對不起，我那位弟兄剛才可能出手太重了，打得凌保根昏了過去，現在還沒有醒過來。」

費沙爾王子道：「你不該如此對待他，假如他有什麼不測，你休想從我這兒得到一分一毫。」

「你放心！」那男子道，「我們無論如何也不會殺死他，他是我們的財神，因爲除了你們之外，還有許多人希望得到他。不過，我相信你出的價錢，一定令我們滿意。」

費沙爾道：「好吧！我們找一個機會接觸一下好嗎？」

「好極了，這樣總好過電話來、電話往！」那人又說：「我們如何見面？」

「你說個地址，我派人來。」

「你想報警？」

「保證不會。」

「那麼，你的人如何離開大使館？據我所知，大使館一直有人監視。」

「我有辦法瞞過他們，你說吧，我們如何找到你？」

「我在大使館附近預備一輛汽車。那是一輛罕見的方程式跑車，我們算好時間，你的人必須穿指定的衣服，只要上了我的跑車，保證他們無法可以追到我。」

「好吧，那麼，我的人就穿一套全白的阿拉伯傳統服裝。」

「不！這不大好！阿拉伯服裝太過惹人注目了。」

「嗯！然則，你有什麼提議？」

「這樣吧！你派來的人穿一套藍色的工人工作制服。手挽工作箱，我的車子就在大使館出門之後轉右邊的街口等他。方程式跑車，應該很易認的。」

「好吧！我先聲明，我要見到他！」

「你是指凌保根？」

「當然是他！」

「那是理所當然的事。」

「那麼，我們一言爲定！你的車子什麼時候來到？」

「三小時之後。」

「嗯！也就是下午三點半。」

「不錯啊！三點半。」那人又說，「記住：一定要準時！」

「我明白了！」

電話掛斷了。

王子呆在一旁，怔怔地想。

狄芬妮走過來問他發生了什麼事，他照實告訴她！

這些日子以來，費沙爾王子十分納悶。大使館內，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消遣的，所以費沙爾王子對狄芬妮更加恩愛纏綿。

狄芬妮心情也萬二分的矛盾，她是花都一名典型的職業女性；她希望手上有一大筆錢。

只要有一大筆錢，她以後就不必拋頭露面了。

她還有人要照顧，但那個人永不能公開，否則會影响到她的將來。

尤其是對費沙爾王子來說，更加不能讓他知道。

因爲，那是她的……

狄芬妮正在胡思亂想之際，床頭几上的電話响了起來！

這是費沙爾王子和她的臥室——沙地阿拉伯大使爲王子而設的豪華臥室。

這當然也是一間套房——有會客室與浴室等設備。

王子正在裏面洗澡。

狄芬妮以爲電話又是他的——有人可能又要找王子了！

但是出乎意料之外，那是找她的。

「你是誰？」狄芬妮發覺對方是個女人。

「我是莫洛夫先生叫我找你的。」對方那女人說。

莫洛夫就是「KGB」一名特務頭目，狄芬妮記得這個曾經見過的蘇聯人。

「什麼事？」狄芬妮既緊張，又小心，她生怕王子在裏面聽到。

「莫洛夫先生告訴你，你那小女兒在他那裏。叫你放心！」

「什麼？」狄芬妮一直壓低了聲音，但這刹那間，差些兒叫將起來。

她的確有個心愛的小女兒，但那是一個秘密——很少人知道的秘密。

除了她委託代爲看管的人之外，幾乎沒有別人知道。

「KGB」是什麼東西？

蘇聯特務！

狄芬妮也曉得蘇聯特務做事向來不擇手段，但她絕未想到自己的秘密，竟然也會被對方查出，用作要脅。

那女人又在電話中說：「莫洛夫先生又叫我轉告你，這秘密他一定爲你保守，但願你好自爲之！」

狄芬妮知道這並非「靠嚇」，莫洛夫那「KGB」特務頭子的確巳經知道了她的秘密。至於她那小女兒是否落入這班特務手中，反而是另一回事呢！

她靈機一觸，道：「莫洛夫先生在嗎？我想跟他說話。」

「你可以另行致電找他。相信你不是一個善忘的人，最少也記得他的連絡電話號碼，還有，你們之間的諾言啊！」

那女人說完，立刻將電話掛斷！

狄芬妮自然明白那女人口中所指的「諾言」究竟是指什麼。

那是因爲她曾答允爲他們刺探秘密——費沙爾王子的秘密。

然而，現在「王子的秘密」巳經不再成爲秘密了。

但是狄芬妮却收了人家的錢，自然要爲「KGB」工作到底。

假如不是剛才那個電話提醒她，她甚至可以不再理會蘇聯人。

狄芬妮趁王子還未由浴室出來，先撥了一個電話給莫洛夫。

電話接通了。

莫洛夫在電話中，聲音十分之冷峻：「你好吧？狄芬妮。」

「我的女兒怎麼樣了？」

「她在我這裏。我會替你好好的看管她。」莫洛夫道。

「我想知道，你到底還要我替你做些什麼？」狄芬妮道，「王子的秘密，你一定知道了，那是一紙秘密方程式。」

「對了，就是那方程式，我們要知道凌保根在什麼地方。」

「但是，我們從未提及這點，我只答允爲你查出王子此行的任務。」

「是的，你的責任完了，但我們提出新的要求，自然會另付代價。」莫洛夫又說，「同時你失踪了之後，我們不知你下落，所以才代你把小女兒抱回這裏來。」

狄芬妮正想問他，她的女兒何在。

莫洛夫這時又在電話中道：「我想，你一定很掛念小夢嬌吧。要不要聽聽她的聲音？」

電話中果然傳出一個小女孩的聲音，莫洛夫正在旁邊教她叫「媽媽」。

就只憑這兩句「媽媽」，狄芬妮巳心軟了！

她問道：「莫洛夫，你想我怎樣？」

「替我查出凌保根的下落。」

「然後呢？」

「然後我把夢嬌這小女孩還給你。」莫洛夫又說，「當然，另外你還有一筆代價，連同以前那五萬總數是十五萬元。」

「以後呢？」

「以後各不相欠。」

「如何保證？」

「我是個有口齒的人，否則，那五萬元我可以賴賬。」

「好吧！我們一言爲定！」狄芬妮道，「凌保根巳被人捉去！」

「誰捉了他？」

「我不知道。不過……」

狄芬妮遁即將王子被人勒索的事，匆匆告訴了對方。

莫洛夫半信半疑。

不過，最後他答允了狄芬妮，只要證明是事實，他一定把她的女兒釋放。

狄芬妮則表示；只要她女兒平安回來，她會衷心爲「KGB」做內綫。

他們想再談下去，費沙爾王子却在浴室揚聲叫狄芬妮拿毛巾入去！

一條方程式　幾帮人爭奪

一輛方程式跑車剛繞過大使館門前。沙地阿拉伯大使館之內，立即走出一名身穿藍色工人服裝的男子。

此人手挽工具箱，匆匆往街口那邊走了過去！

一直在大使館附近監視的國際特警人員，離遠見到有人出來，立刻以無綫電通知總部，一邊派人跟踪。

豈料那人三步併作二步，衝上了在街口停下來的跑車。

國際特警人員立刻開車追上去！

但是，那輛方程式跑車開得飛快，國際特警人員的車子無法追得上他們。

不過，國際特警人員有了上一次的經驗——中途有二名特警開車追踪狄芬妮時，被一輛大貨車攔腰撞來，以致令二人昏倒過去。

這一次他們學乖了。

國際特警人員爲防範於未然，分別在兩處必經之道，佈下「伏兵」。

當他們得到總部轉來的通知之後，立即作好了準備。

因此，在西面的一組「伏兵」巳知道「載有一名神秘人物」的，是一輛方程式跑車，於是他們立即升火待發。

一般而言，在市區之內行走的汽車，很少用方程式跑車。

只有賽車場之內才可以常見這種速度奇快的跑車。

所以，西面這一組「伏兵」，很有把握，可以及時認出這跑車。

同時他們亦巳準備好，使用二輛速度相當高的電單車，希望可以追上那跑車的速度。

這一組「伏兵」，一邊與總部用無綫電話連絡，一邊注視着那處路口。

照時間計算，那輛行踪詭秘的方程式跑車，應該以飛快的速度自街口那邊轉彎開出來了。

但是，出現在國際特警人員眼中的，却是他們所熟悉的汽車——停在大使館附近監視的特警人員駕駛的汽車。

兩組國際特警人員相會，第一組說：那輛方程式跑車較早時應該由此開過，因爲他們根本追不上對方，但根據交通當局規限的行車路綫，這却是唯一的出路。

但是第二組在此守候的國際特警人員却說：自接到報告之後，一直未見到任何跑車由這兒經過。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兩組特警立即想起了其中關鍵——可能對方早巳洞悉他們被人監視的情形，因此，中途施「詭計」，避過特警的視綫。

於是兩組特警人員立即循原路回去！

他們注意到沿途上較大型的汽車，例如大貨車貨櫃車，大卡車和旅行車等等。

因爲就憑他們過去的經驗，許多歹徒如果明知會被人用汽車追踪的話，都會施

「詭計」，把在逃的汽車開上較大的車子裏面躲藏起來，以避過追踪者的視綫。

所以現在他們小心巡視每一輛停在路邊的較大型汽車。

但是，幾乎連每一輛稍爲可以「收藏得下一輛方程式跑車的」汽車，他們都小心檢查過了，裏面根本沒有可疑之處。

那麼，那輛方程式跑車究竟何處去？國際特警的「佈局」已經十分周密，想不到對方仍比他們棋高一着。

× × ×

一架直升機由一處民居的天台升起，凌空飛去。

直升機之上，儼了國際特警人員要追踪的「藍衣人」。

「KGB」特務得意洋洋地大笑了起來。

這是值得他們笑的，因爲在記憶中，他們與國際特警人員鬥智過程中，勝利者很少會是他們，多數是國際特警高一着。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首先是「KGB」——蘇聯特務從狄芬妮口中知道：「藍衣人和方程式跑車」如何會合的秘密協定。

「KGB」爲了得到凌保根，不惜用盡一切手段。

他們在一處路口的拐彎處停了一輛特製的大貨車。

那貨車之尾部有一條機動的「活動斜坡」，方程式跑車當時明知有人跟踪而來，所以開得十分之快。

因此，就在「顧得尾時，顧不了頭」的情況下，身不由主的，衝上了大貨車之內。

大貨車是特別設計的「陷阱」——一個十全十美的自動陷阱。

當那輛方程式跑車「身不由主」地衝上那條「活動斜坡」時，立即撞向大貨車內一幅厚達數呎的「海綿體」。

當跑車回彈時，貨車車尾的「活動斜坡」已自動收起。

換句話說：開動跑車接應「藍衣人」的人，在匆匆逃避追踪者之際，疏忽了前面這「活動陷阱」。

因此，他不由自主的，讓跑車進了大貨車之內。

跑車撞着那厚厚的海綿體，再反彈時，車尾已收起那幅「活動斜坡」，整輛大貨車變了一個「大火柴盒」！

跑車上兩個人——開跑車的人和「藍衣人」，一齊昏迷過去。

大貨車以第一時間駛離現場。

距離那街口不到十碼遠的一幢大厦，門早已打開了。

大貨車很快便在那處「消失」。

因爲大貨車開了入去之後，大門迅速關閉，所以由後面追踪而來的國際特警，自然無法知道其中過程。

大貨車在屋內停下來，立刻把車卡打開。

「KGB」特務立刻登上車去，將二名昏倒在跑車的人帶走。

他們利用屋內的升降機，直上天台。

天台已有一架升火待發的直升機在等待着。

「藍衣人」和跑車司機，就是如此這般的被「KGB」帶走。

× × ×

跑車司機被人迎頭潑了一盆冷水。

他緩緩地從昏迷中甦醒過來。

「你叫什麼名字？」有人問道。

「占格烈。」跑車司機答了。

「什麼組織？」

「組織？」占格烈莫名其妙，「我並不屬於任何組織。」

「你可知道他是誰？」那負責問話的人是個蘇聯人。

他指指一個還未甦醒過來的「藍衣人」——那是一個阿拉伯人。

占格烈道：「他是王子的代表。」

占格烈十分乖巧，他看得出，眼前這班人絕非善類。

除了那個負責問話的人之外，還有許多携有槍械的人。

此等槍械絕對不是一般人可以擁有。

因此，占格烈表現得十分合作，以免吃苦頭。

「那麼，你又是誰的代表？」蘇聯人問占格烈道。

「我告訴你，我有什麼好處？」

「有賞有罰，你合作得令我們滿意，我會放你，還會給你一份獎金。」

蘇聯人說着，把一支配備滅聲筒的手槍，在占格烈面前揚了一下。

占格烈道：「他們捉了一個人——這是王子須要的人。」

「你指的是可是凌保根？」

「不錯，正是他。」

「王子打算怎麼樣？」

「費沙爾王子希望與我老闆談判，用重金贖回凌保根。」

「你老闆是誰？」

「霍勤。」

「什麼人？」

「我不知道你指什麼。」

「他是個什麼人？」蘇聯人提示道，「例如：他是特務，間諜或者歹徒首領？抑或是本地的流氓？」

「我眞不知道應該怎麼樣去形容他才好。」占格烈道：「他是個投機者。」

「你的意思是——」

「他只不過從黑社會幾人口中知道這條綫索——關於王子與凌保根二人之間的交易，於是派人把凌保根綁架。」

「然後就以此向王子勒索一筆，是不？」蘇聯人問道。

「大致情形就是這樣。」

「那麼，你老闆和凌保根在何處？」

「我可以帶你們去，」占格烈又說：「但有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我可以預測，這次帮了你們，我老闆他們一定不會放過我。」

「那你想怎麼樣？」

「我要你先將答允下來的事情辦妥再說。」

「我答允你什麼？」

「這麼快便忘記了嗎？——錢啊！」

占格烈道：「你付了錢給我，我帶你到藏參地點之後，我就要離去，否則，我老闆會先殺了我。」

「嗯——」蘇聯人審愼地想了想，「

好吧！你要多少錢？」

占格烈豎起了三隻手指：「三萬元美金。」

「太多了！」

「一點不多，你也知道，我以後不可能再留在法國國境之內。這只是逃亡外國的起碼代價，僅够旅費而已。」

「嗯——」蘇聯人又在思索着。

他終於答允下來：「好吧，三萬就三萬，我們立刻起程。」

但占格烈却賴着，不站起來。

蘇聯人問：「你幹嗎？」

占格烈道：「錢呢？」

蘇聯人恍然大悟地笑了笑：「你眞是太現實了。」

他一邊示意一名特務去取出三萬美元，一邊又吩咐另外的二人將「藍衣人」弄醒。

× × ×

「藍衣人」本來就是費沙爾王子一名心腹隨從，當然也是一名阿拉伯人。

他被人弄醒之後，立即帶上一輛大卡車之內。

大卡車立即開動！

「費沙爾王子要你怎麼樣？」蘇聯人在車內問道。

王子的隨從吶吶地說：「盡一切辦法，把凌保根救出來！」

這名隨從看見占格烈被蘇聯人監視住，也知道自己的處境。

那名特務頭目道：「現在我們一齊去找凌保根，只要你徹底合作，我一定給你一條生路。」

「謝謝你！」王子的隨從說。

車子在急馳中。

司機依照占格烈的「指示」，將車子開往一處目的地。

那是「囚禁」住凌保根之所在云。

× × ×

大卡車在「目的地」附近停了下來。

占格烈透過車窗玻璃，向蘇聯「KGB」人員指示着說：「就是前面那一幢紅色的兩層建築物。」

占格烈已經收了三萬美元的「應得報酬」，因此他以爲「交代」妥當後可以走了。

但是，那名蘇聯「KGB」特務頭子却把他留住了：「你怎麼可以走得這麼輕易？」

占格烈道：「你不是答允了我麼？」

「是的，我的確答允了你。可惜你的責任還未完啊？」

「我不是帶了你們到了目的地麼？我老闆霍勤和凌保根都在裏面。」

蘇聯人冷冷地笑了笑：「你的話如何可以作實？是眞是假，最好帶我進去，找到了他們，才知道你是否老實？」

占格烈回心想想，覺得也是道理。假如他是對方，他也有這種「提防被騙」的心情。

因此，他帶了蘇聯人到那間屋子前面去。

蘇聯人不離「KGB」特務的本色，紛紛作好準備。

有人趕往屋子後面去，有人悄悄把手槍放在口袋裏。

然後，他們才示意占格烈去叫門。

然而，很久也沒有人應門。

蘇聯人面色一沉：「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占格烈心裏也十分吃驚。

他自問沒有記錯，再三看個清楚，也肯定就是這一間。

他由窗口進去，將門開了。

屋內空空如也。

蘇聯人用懷疑的眼光瞪住他。

他當然也知道蘇聯人這時候會怎麼樣想。可惜他無法可以令對方相信。

從室內一切陳設，占格烈肯定自己不是個失憶者。

爲什麼人却不見了？

唯一的解釋只可能是：他的老闆霍勤有「先見之明」——也許他發覺勢色不對，帶住各人及時離去。

然而這只是他的忖測而已，實情根本也沒有人知道。

蘇聯人一邊加緊監視占格烈和阿拉伯人（王子的心腹隨從）。

另一方面，又派人在屋內樓上樓下等處展開搜索。

屋前屋後，樓上樓下，各處都搜過了，鬼影也沒有一個。

那頭目十分生氣，以手槍槍咀對準了占格烈的前額。

占格烈嚇得叫寃着說道：「請不要殺我，我老闆爲人很機靈，他一定是聞風先遁！」

「你有什麼方法可以證明你不是說謊？」蘇聯人問。

「我有辦法。」占格烈說：「讓我到處看看，我一定可以找到證據，證明他們曾留在這裏一個時期？」

蘇聯人互相望了一眼。

那「KGB」頭目想了想，叫人把占格烈帶到屋內各處。

占格烈並不是緩兵之計，而是情急智生。

他想像中以爲：霍勤等人在這兒一個時期，當然會留下多少遺物——例如吃過的，喝過的。

甚至烟蒂等等，也是證據。

可惜，屋子內，十分乾凈。

占格烈急得想哭。

蘇聯人生氣得想吃人。

那邊有一具電話。

占格烈靈機一觸，道：「我如果能說出那電話的號碼，你相信我的話嗎？」

蘇聯人被他的話吸引住，向電話遙望過去。

他們心裏想：屋角那電話離此頗遠，上面的電話號碼，占格烈在這邊很難見得到的。

那特務頭目道：「好吧，你說出來聽聽？」

占格烈於是說出了一組電話號碼。

那特務頭目過去俯首細看，果然無誤，但他却毫無表示。

占格烈正在萬分担心之際，電話却在這時候响了起來。

那特務頭目剛好在旁，他有點不由自主的，伸手過去，將聽筒取起。

一聽之下，那特務頭目却呆了一呆。

原來電話聽筒中傳來一個男子的聲音：「你是什麼人？」

特務頭目道：「是你找我，爲什麼問我是什麼人？應該由我問你才對。」

「你弄錯了，你所在的地方，並不屬於你，萬一這時警察來了，相信你也無從解釋。」

「難道你才是這裏的主人麼？」

「正是。」

「那麼，你該知道我正在找你？」

「我當然知道，否則我就不會撥電話來了。」

「你一定也知道，你有一個人在我手中。」

「他是占格烈。我也知道。」

「那麼，我們可否來一次交易？」

「什麼交易？」

「換人。」

「換人？」對方笑了笑。

他雖然沒有說明自己是什麼人，但從電話中的語氣，可以聽得出，他正是占格烈的「老闆」霍勳。

「KGB」頭目道：「是的，我用占格烈換凌保根。」

「你不是正在做夢吧？」

「你這是什麼意思？難道你連你的人也不要麼？」」特務頭目說。

「一個是歹徒，一個是天才，也是我手上價值連城的東西。」

「嗯——那麼——」特務頭目的語氣也開始軟化下來，他期期艾艾地說：「你眞的保有着凌保根？」

「如果你有懷疑，你當然不會跑到這裏來。可惜你太低能，我永不會讓你們找到凌保根，也決不會讓你佔上風。」

「嗯——我們可否談判一下？」

「我與你之間，有什麼好談？我看，你們決不會是阿拉伯人。」

「你見過我？」

「我們離開了那間屋子時，你剛入去。我們有過一面之緣。」

「你可是霍勳先生？」

「不錯，占格烈那笨蛋都告訴你了，是不？」

「是我們迫他合作，因爲我們希望和你好好的談談。」

「你想怎樣？」

「出價收購凌保根。」

「你肯出多少？」

「人在你手上，由你先講出價錢。」

「我怕嚇壞你。」霍勳在電話中說：「因爲它的數目太大。」

「你儘管說來聽聽，也許我們出得起呢。」

「一億美元。」

「你不是開玩笑吧。」

「所以我早說過，你無法出得起這個價錢。」霍勳又說：「這是只有阿拉伯人才拿得出的數目。」

「KGB」特務頭目想了想，又改變語氣，道：「如果你的確擁有凌保根，一億美元本來也不算太貴。不過，我還有懷疑。」

「你懷疑什麼？」

「我懷疑這只是一個假局。」

「什麼假局？」

「志在騙騙阿拉伯人，因爲他們太過須要像凌保根這一種人才。」

「你要怎樣才相信。」

「除非讓我見到。」

「哈哈……」霍勳在電話中忍不住狂笑了一陣，「你志在激將而已，可惜，我決不輕易上當。」

「你希望得到很多錢而已，我一定滿足你，問題却是，我如何能知道及保證那是眞正的凌保根？」蘇聯人說。

「算了，」霍勳又說：「反正我這次的交易對手並不預算就是你。最後，我告訴你一件事，眞正代表賣沙爾王子的人，已到了我這裏。占格烈只是被我們僱用的一名賽車手，我們利用他做餌，本來要引開國際特警的注意，想不到上當的，却是你們。」

電話說完就掛斷了。

那「KGB」頭目呆在一旁，氣得滿面通紅，又無處可以發洩。

最後，他把賣沙爾王子的代表召來：「我立刻就可以放你走，但你要答允我：回去對王子講幾句話。」

王子的代表一百個答應。

蘇聯人說道：「回去見到王子時，告訴他，我們手上也有這一類秘密方程式，凌保根那個傢伙可能胡扯，因爲我們的發明，從未外洩，但我們一定要查明白這件事。」

王子的代表怔了一怔：「你們也發明了一條製造食水的方程式？」

「是的。」蘇聯人又說：「我們奉命追查凌保根這個人，因爲他可能是一個曾到過莫斯科旅行的人。」

「你的意思是：他可能偷去了你們這方面的秘密？」

「不錯，所以，我們找他，是爲了證實，而不是爲了他手上的方程式，因爲這方程式，我們自己也有。」

「好吧，我答應你，回去照實告訴王子。」

蘇聯人打了一個眼色。

王子的代表立刻就可以恢復了他的自由。

然後，蘇聯人又將占格烈召來：「我想問你，你這條命值多少錢？」

占格烈早已感到非常不妙：「你這是什麼意思？」

「你已經沒有利用價值，無論對我或者對霍勳來說，都是一樣。因此，現在你有兩項抉擇，第一，給你三萬美元，因爲這是我答應付給你的。但我不保證你安全離開這裏。第二，我放你一條生路，讓你自由離去！」

占格烈當然也聽得明白他的話中的奧妙。

他心裏想：即使收了那三萬美元，也沒有命離開這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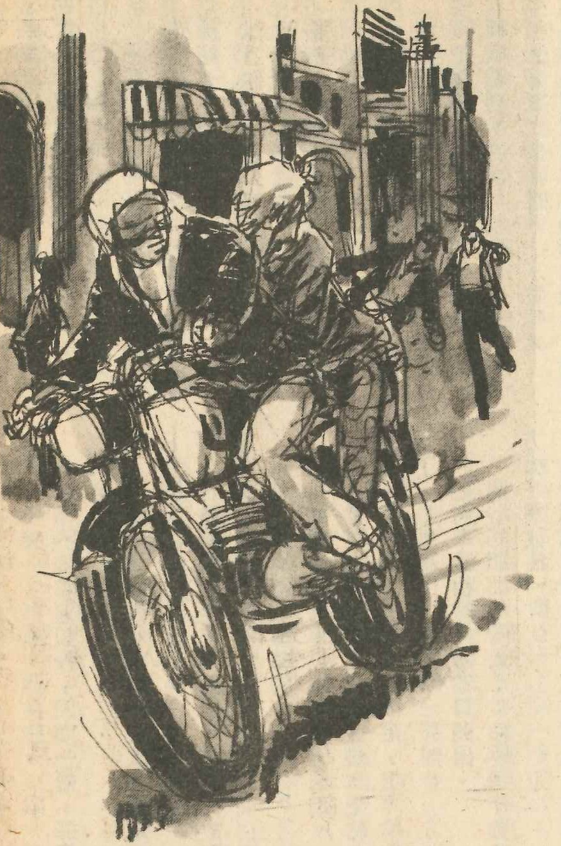
於是他對蘇聯人說：他選擇了後者。

蘇聯人果然讓他自由離去！但他收了人家的錢，却要全數留下。

那特務頭目爲什麼要作出這種一安排呢？

只有蘇聯人才會明白。

但在占格烈的心目中，却以爲蘇聯人另有打算，或者怕警方追究而已。



無論如何他總覺得自己逃過了大難。

他失去了本來已經到手的三萬美元，但卻檢回一條性命，總算得上是不幸中之大幸！

占格烈離開了那間屋之後，急急朝街口那邊走了過去。

他的態度十分閃縮。

他四下裏張望，目的無非希望找到一輛過路的街車。

但是，沿途並未見任何街車經過。

反而有一輛私家車從後面駛來，逐漸靠向了行人道。

他不由自主地，向那房車瞥了一眼！

豈料不看猶自可，一看之下，他立刻加速脚步，飛奔向前。

那房車的目標果然是他。

房車再次快開，越過了占格烈！

占格烈心感不妙，因爲那房車他不會不認得。

那是霍勳的汽車。

甚至車內那兩個打手的輪廓，占格烈也認得。

他情急智生，立即掉頭，往後跑。

那房車來不及，也沒有足够的位置讓它掉頭。

房車惟有急急後退。

會開車的人一定最明白，向前開總比後退容易得多。

因爲後退還要注意後面有沒有汽車開過來。同時還要保持一定的角度，否則就會開上行人道去。

房車的司機還要留意占格烈的動向，因爲當時他正追逐此人。

占格烈心裏有數，當然也明白到這班人找他幹什麼。

汽車的速度無論往前駛也好，往後退也好，一定比人的脚步快。

所以，占格烈很快就被他們追到。

車上那兩個人跳下車來，立刻分前後將占格烈包圍。

占格烈明知逃不了，只好面對現實，硬住頭皮道：「是否老闆叫你們找我？」

「是的，爲什麼你不去見老闆？」其中一名大漢說，「他很掛念你。」

「他在何處？」占格烈故意問。

「我帶你去！」大漢做了一個手勢，示意占格烈上車去。

占格烈左張右望，目的無非拖延一下，希望「救星」出現！

他心目中的「救星」，只是一些過路人。當然，最好是警察。

突然間有一輛電單車開過來。

占格烈看準機會，揚聲大叫。

二名大漢不擬有此一着，呆了一呆。

然而，他們只是感到有些意外而已，並不感到畏懼。

相反，二名大漢却因爲占格烈的態度而變得强硬起來。

他們立即動手要把占格烈挾持上汽車裏面去。

但是，占格烈絕對不是一個任從擺佈的人，他極力反抗。

三個人扭作一團。

以二名大漢對付一個占格烈，優劣之勢，十分明顯！

占格烈眼看就被人捉上車去。

突然間，一陣强烈的馬達聲，那輛電單車竟然直衝上行人道來。

二名正在佔盡優勢的大漢，覺得事出突然，欲待閃避，已來不及。

其中一人被撞倒地上。

另一人急急閃避。

駕駛電單車的人，頭戴鋼盔，占格烈根本看不清楚他是誰。

惟一可以知道的，就是此人似乎很年青，而且駕駛電單車的技術十分超卓。

他揚聲招呼占格烈：「快上來！我帶你離開這裏。」

占格烈正是求之不得。

儘管至今爲止，他還不知道對方是誰，但却感覺得到這人的俠義行徑，正是他所期待着的「救星」。

占格烈趁勢坐上電單車的後座去。

但是電單車還來不及開走，那大漢已一手把他扯倒地上。

占格烈知道這是生死關頭，再不逃走，只有死路一條。

他順勢翻身，飛起一脚，把那名正企圖撲過來的大漢踢了一脚。

大漢仰後倒退幾步，占格烈趁勢又想登上那人的電單車。

但是，另一名被電單車撞倒的大漢，這時却爬了起來。

他糾纏住占格烈，另外又看見街口那邊出現了一輛大型房車。

占格烈焦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

駕駛電單車的年青人，將車子停在道旁，急忙衝了過來。

占格烈心裏明白，這次他九死而無一生的機會。因爲另一輛房車，他也是認得

的——那是霍勤的汽車。

豈料那年青人一經出手，竟然如虎似狠，將二名大漢打得七顛八倒。

占格烈見機不可失，也不等那年青人過來，搶先登上了那輛電單車之上。

電單車只是停在道旁，未曾關熄馬達。所以隨時可以開走。

那年青人的拳脚功夫十分到家，二名大漢完全不是他對手。

占格烈趁住另一輛汽車未到之前，將電單車開動。

年青人立即回頭走。

二名大漢也明知不是年青人的對手，但却企圖把他拖住。因爲他們也知道，他們的人轉眼就到。

年青人以短跑的速度追上了電單車。

占格烈也沒有意思「過橋抽板」，他很遷就，讓年青人坐到他背後的座位之後，才將車子的速度加快！

二名大漢追到時，車子已開得飛快。

那輛汽車顯然也很「知機」，急急改變了主意——他們本來打算停車，讓車子上的人下來協助二名大漢，這時却再次加速，直追電單車。

占格烈很有把握似的，將電單車在街口拐了彎。

年青人在後面緊緊抱住他的腰部，高聲提醒他：「開往那邊後巷，否則我們會被他們追上了。」

占格烈果然轉了方向，將電單車開入一條後巷裏去。

年青人忽然又在後面叫道：「盡量開慢一些，讓我設法阻止他們追來。」

原來那條後巷很闊，汽車也隨時可以直開了入來。

占格烈把車速減慢，回頭一看，那汽車已追了上來。

年青人用脚將一些堆積的垃圾桶踢倒，幾個垃圾桶七顛八倒的，隨地翻滾。

占格烈當初也不明白這年青人何故要他把車子的速度減慢，現在他終於明白了。年青人表現得很有頭腦。

後面那輛大房車果然無法再前進。

占格烈回頭張望，看見大房車上的人已跳下了汽車，正在氣得頓足，這才悄悄舒了一口氣。

他將車子由另一邊巷口開出。

同時回頭問年青人：「你要到什麼地方去？朋友。」

後面那年青人道：「反正我已被你拖落水，到什麼地方還不是一樣？問題却是我們如何逃出這包圍網！」

占格烈說道：「我們不是已經過了關麼？」

「不！危機正在開始而已！」年青人又說：「讓我們一齊再渡難關吧！不過，這車子最好還是由我來控制！」

占格烈有些不明白年青人的意思。

年青人指指前面，另一輛汽車又出現在那邊街口。

那一輛正是第一輛由二名大漢所控制的汽車，這時正緩緩開來。

毫無疑問，當占格烈他們的電單車開入後巷之後，對方已是心裏有數，將車子繞道而來，目的無非要他們腹背受敵。

占格烈佩服年青人有先見之明，急忙將電單車交他控制。

那年青人重新整理一下頭上的鋼盔，對占格烈道：「小心摟實我，坐穩啊。」

然後，只見他們有如電單車賽車手出賽一樣，開足馬力向那輛汽車直衝過去。

眼看兩車即將撞作一團。

占格烈雖然在後面，也可以看得清楚，撞車似乎無可避免。

他嚇得索性閉上了眼睛。

但是，年青人的駕駛技術的確可以追得上世界第一流的賽車手。

只見電單車狂衝過來之際，那輛被它迎面撞擊的汽車司機也受到了心理威脅，急忙煞停了他的汽車。

相信任何一位駕車人仕也會跟他一樣，只有這樣才可以避免更大的傷亡。

豈料如此一來。正好給年青人一個大好的「過關」機會。

他們的電單車從汽車一旁飛掠而過，兩車並未相撞。

這正是年青人的詭計，也是表現出他聰明的地方。

他本身也在開車，自然非常了解司機的一般心理情況。

因此，他首先裝成「自殺」一樣，將電單車全速狂衝向前。

假如對方稍爲冷靜的想一想，自然就不會容易上當。

可惜，任何人在這電光火石之間，都沒有時間去多想一下。

結果，他們又過了一關。

× × ×

在一條交通繁忙的大街之上，年青人開始將電單車的速度減慢。

他回頭問背後的占格烈：「你要到什麼地方去？朋友。」

占格烈一時之間也想不出應該到什麼地方去。因爲可以去的地方，都有危險——被霍勤手下找到，他就沒命。

他對年青人說道：「我們找一個地方喝一杯定驚酒好嗎？也算是感謝你救命之恩！」

「喝杯酒也好。不過你可不必感謝我，這是你的運氣。」

於是兩個人，將電單車停在一旁，走進了一間酒吧裏去。

這時候，占格烈才發覺那年青的「鐵騎士」原來是個中國人。

他是誰？

認識他的人都知道，原來他正是國際特警阿生。

阿生爲什麼會如此「湊巧地」在那種場合裏面出現呢？

熟悉他的人自然心裏明白，阿生的出現，自然不是偶然的。

可惜占格烈不但不知道阿生的眞正身份，甚至還將自己的處境，向阿生作了暗示。

阿生很機巧地，一邊跟他喝酒，一邊表示同情他的處境。

借着酒意，彼此談得非常「投機」。當然，這不過是阿生「造成」的一種氣氛而已，但占格烈絲毫沒有察覺到。

× × ×

蘇聯「KGB」特務的算盤本來打得很響。他們放走了王子的隨從，讓他帶了一個「口訊」回去給費沙爾王子。

那口訊就是：新的食水方程式是蘇聯科學家發明。

但不知怎的，給人偷走了。所以「KGB」特務奉命追捕這個人。

他們所以放出這空氣，當然也是爲了針對以後情勢的可能發展。

在他們心目中，絕對相信凌保根發明了這一條方程式。

他們爲了爭取沙地阿拉伯，認爲這絕對是一個大好的機會。只要他們獲得凌保根本人，或者他的一紙方程式，相信沙地阿拉伯人便會自動爭取蘇聯人這一份「友誼」。

因此，那特務頭目的做法就是：首先向費沙爾王子放出空氣。

其次，他們放走占格烈，目的也是爲了找出霍勤等人之所在。

只要知道霍勤等人之所在，就自然可以找到凌保根了。

那「KGB」特務頭目認爲：只要占格烈獲得了自由，他的動向不外乎兩個可能：——

第一，回到霍勤身邊去！

第二，避過霍勤手下的追究。

以上任何一種可能，對「KGB」來說，都是十分有利的。

假定出現了第一個可能性的話，占格烈無疑替「KGB」帶路去找霍勤和凌保根。

萬一出現第二個可能性又如何？

屆時「KGB」特務也會悄悄跟踪霍勤的手下，自然可以找出他們新巢穴之所在。

現在果然就出現了第二個可能性。

因此，當霍勤手下出動追擊占格烈時，「KGB」人員一直在暗中監視。

不過，他們所監視的，只是霍勤派出的一班手下。

等到霍勤一班手下「鳴金收兵」時，「KGB」知道，他們的機會來了。

× × ×

「KGB」人員其實早應該想像到：爲什麼霍勤會知道他們與占格烈在一起？又知道他們撲了一個空？

原來霍勤的新巢穴，只不過就在舊巢穴的對面二樓。

因此，他們只要站在二樓的窗前，居高臨下，就可以見到「KGB」和占格烈他們的一舉一動！怪不得霍勤在電話中會對「KGB」頭目說了那一番說話。

「KGB」特務現在就發覺霍勤的手下進入那幢建築物的二樓。

「KGB」特務們一聲號令，立刻一湧而入！

霍勤的手下們，幾乎在毫無防範的情況下，讓「KGB」特務衝了入來。

霍勤的手下們當然亦非善類，但是他們爲什麼會這樣「疏於防範」？

原來當他們回到這巢穴的時候，屋子裏面又發生了變故。

當那班手下由外面回來時，剛將大門推開，便已感到不妙。

屋子的大門虛掩。

屋內一片凌亂，彷彿有人來過，經過了一場大搏鬥似的。

各人衝入屋內，發覺他們之中，唯一留下來的三個人，死了兩個。

尤其是當他們細看清楚，那倒斃地上的兩個人之中，有一個赫然就是霍勤時，他們更加嚇得呆若木鷄！

除了霍勤和他的一名心腹手下卡路之外，就是被軟禁在房內的凌保根。

因此，除了這三個人之外，其他人都離開了這「新巢穴」。

他們是奉了霍勤之命，到外面去追擊「叛徒」占格烈的。

當他們的任務失敗了之後，紛紛返回這裏來，準備接受首領霍勤的責罵。豈料入門之後竟見到霍勤死了。

霍勤是被手槍射殺，他的心腹手下卡路則被利刀刺死。

唯一失踪的人就是軟禁在房間之內的工程師凌保根。

這件事究竟是怎麼樣發生的呢？是凌保根自己作反，還是有人摸入來救了他出去？

霍勤一班手下正在仔細研究之際，「KGB」特務已一湧而入。

看見了現場上的情形之後，連蘇聯人也感到有些意外。

「這是怎麼一回事？」一名特務頭目怔怔地問。

「……」然而霍勤這一班手下之中，沒有一個能回答他。

事實上暫時也沒有人知道現場上究竟發生過什麼事情。

蘇聯「KGB」特務將霍勤一班手下制服。

由於事出突然，一連串的事情都非霍勤一班手下，所能預料，因此他們立處於下風。

「KGB」頭目就地逐個「審問」霍勤這一班手下。

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知道凌保根的下落。

但是，霍勤這一班手下無法回答「KGB」的問題。

事實上他們也急於要知道，到底誰殺了他們的首領。

他們雙方都心裏明白，這件事決不可能報警，只可以暗中展開偵查。

「KGB」特務的目的在乎人——他們希望得到凌保根和他的發明。

霍勤集團一班人却希望向阿拉伯王子勒索一筆錢。

但是到頭來，他們雙方面都撲了一個空。

蘇聯人本來佔盡了優勢，大可以爲所欲爲。不過他們却另有想法。

他們並不想殺人，以免惹來警方的追究。

既然目的只不過爲了一個人，而這個人（凌保根）又曾落入這班歹徒手中，何不好好的利用他們？

於是那特務頭目對在場的霍勤手下道：「我們可以收容你們，只要你們能提供凌保根的資料。」

霍勤這一班手下苦於「蛇無頭不能行」的情況下，自然希望有人能收容他們。何況彼此目標又是一致呢。

於是他們同意聯合一致。

「KGB」正在現場搜集一些證據，目的無非要確定凌保根是否有外來客將他救出去。

根據他們初步的見解，以及霍勤一班手下的口供，若無外力，凌保根很難逃出去。

因爲凌保根被霍勤反鎖於一間房間之內，凌保根在裏面無法可以逃脫。

大門沒有被撬毀的痕跡，但是，如果有人要騙霍勤開門，亦並非一件困難的事。因爲大部份手下在外面未返，略施小計，霍勤或者卡路，就會開門讓他們入來。

正當「KGB」特務在各處小心觀察之際，警車聲却自遠處傳來。

屋內各人交換了一個眼色，便匆匆離去。

× × ×

阿生和占格烈已成了「知己」。

占格烈不知道阿生的特警身份，只以爲他也是一名流浪漢，或者無業遊民之類而已。

阿生救占格烈出險，目的無非要從他口中知道一些事情。

占格烈雖然不爲霍勤集團所容，却念念不忘「發財」。

他對阿生說：「凌保根是塊金鑛。」

當時已是晚上。

占格烈和阿生晚飯之後，便回到這兒來——這是一處十分簡陋的住所。

阿生告訴占格烈，這就是他居處的地方。其實這只不過是透過電話連絡之後，國際特警人員臨時爲阿生安排的。

阿生覺得占格烈是一條十分有用的綫索，必須好好地加以利用。

他自稱是一名來自紐約的美籍華人，爲了逃避警方的追捕才會到巴黎來。

占格烈一點也沒有懷疑，尤其是在他走投無路之際。

占格烈又對阿生說出霍勤擄去凌保根的經過情形。

根據占格烈說，霍勤是從一幢舊式兩層高的建築物之內，把凌保根捉去的。

「當時霍勤親自用手槍指嚇住凌保根，警告他不要作聲，然後將他帶走！凌保根幾乎全無反抗！」占格烈回憶着說。

阿生問道：「你還記得那兒麼？」

「當然記得！」

「那是什麼地方？」

「據霍勤告訴我們，那是凌保根的住所——秘密寓所。」

「等一等！」阿生突然止住占格烈，過去將電視機的聲浪放大。

那是一部陳舊的黑白電視機。

剛才他們爲了方便談話，把聲音掣弄到最低，只有畫面。

現在阿生顯然發覺畫面極不尋常，所以才過去讓聲音擴大。

原來當時電視台正播映當日的新聞節目。

那是一處「兇案」現場的情景。

畫面所見，有兩條屍體，都是男人。

占格烈這時也開始注視着電視機的畫面。他幾乎脫口驚呼。

阿生也覺得事有蹺蹊，問道：「你認識他？」

「他就是霍勤！」占格烈又指住螢光畫面說，「另一個是卡路，霍勤認爲最心腹的助手。誰殺了他們？」

阿生也感到無限驚奇。

因爲除了那兩次電話連絡之外，阿生一直與特警總部沒有連絡。

阿生心裏想：誰殺了霍勤他們？

看來越來越多人對凌保根發生興趣。

首先是蘇聯「KGB」將王子的情婦狄芬妮擄去。

然後又是一帮志在發財的匪徒，將費沙爾王子綁走。

霍勤他們已是第三批向這方面打主意的集團了。

現在看來可能還有第四帮人出現。

這帮人的消息十分靈通，否則不會知道霍勤他們之所在。

根據電視新聞的報導，阿生和占格烈知道警方至今仍未找到凌保根的下落。

警方相信這是一幕「黑吃黑」。

一定是有人知道霍勤集團的行動，所以要分一杯羹。

但可能被霍勤所拒，於是演出了雙屍命案。

不過，這只不過是警探的忖測而已。實際情形，相信非找到凌保根的人，無法知道當時的情形。

警方呼籲任何見過凌保根的人，立即與警方取得連絡。

阿生靈機一觸，對占格烈說道：「你當然記得，當時霍勤將凌保根擄走的情形吧？」

「是的，我當時也在場，自然記得。」占格烈道，「爲了計劃順利進行，我們準備好了車子，也小心防止隣人瞥見。」

「我只想知道一件事。」

「什麼事？」

「你們有沒有在凌保根家中展開搜索？」阿生問。

「沒有。」占格烈毫不考慮地，回答阿生所提的問題。

「那好極了！」阿生十分興奮，「如果我你二人的運氣好，也許今次就可以發達。」

阿生的神情以及剛才一番說話，目的不過是故意引起占格烈的興趣。

占格烈果然問道：「你有什麼好主意呢？」

阿生道：「帶我到凌保根的秘密寓所去一次。」

「嗯——」占格烈忽然有些猶疑：「怕不怕有人在那兒等着？因爲霍勤被殺，凌保根失了踪，警方可能已經查到了該處去。」

「我們不會直闖進去，我會小心觀察後才入去。」

「你究竟想怎樣？」

「到時我自然會告訴你！」

「好吧！」占格烈又說，「目前我們算得上是難兄難弟，如果弄到了一大筆錢的話，我們可以立即離開巴黎。」

「我也這樣想，所以，你必須好好的跟我合作，這樣大家都好。」

「那麼事不宜遲，我們立刻出動。」

阿生過去把電視機關掉。

占格烈將衣領扯高，加上了一頂鴨咀帽，看上去已是另一個人。

二人於是一齊乘電單車離去。

發明家現形　作法者自斃

「KGB」特務頭子莫洛夫的電話，又撥到了沙地阿拉伯大使館去。

莫洛夫要找狄芬妮。

狄芬妮已從電話連絡中證實她的女兒落入蘇聯人手中，因此，她對莫洛夫的態度，也只好軟化下來。

莫洛夫要知道費沙爾王子最新動向。

但狄芬妮告訴她：王子也在等消息。

費沙爾王子派去準備與霍勤談判的心腹隨從叫立德。

立德已獲「KGB」放回。

目前他也在大使館之內。

莫洛夫根據手下的報告，也想知道立德向王子回報之後，王子的反應。

狄芬妮在電話中告訴莫洛夫，立德逃回大使館之後，確曾將「KGB」一名特務頭目的話，轉告王子。

但是，費沙爾王子的態度，却是半信半疑。

根據王子向狄芬妮表示，他最先與凌保根接觸，自然相信凌保根，何況還看過他親自依照手上的方程式，「製造」了幾加侖的食水呢。

不過，王子也曾考慮到：這件事引起多方面的爭奪，看來已不是凌保根所獨有的秘密。最低限度消息已外洩。

因此，蘇聯人宣稱這是他們科學家的最早發明，只不過「機密檔案」外洩，這亦非不可能的事。

至此，狄芬妮却忍不住反問莫洛夫：「霍勤他們，是不是你們殺的？」

「不！我們不會殺人。」莫洛夫道，「令千金在我們手上，也保證安全。只不過，如果你不合作，我們會把過去的一切，轉告王子而已！」

狄芬妮儘管非常之憤怒，在電話中仍然馴如羔羊。

她的弱點被蘇聯人抓住了。

的確，她絕不希望王子知得太多，尤其是她的女兒。

她是生活在矛盾夾縫中的女人。

她一方面要討好王子，希望從王子身上賺到一筆大錢。

另方面，她又不捨得她唯一的女兒。

王子一直以來都對她不錯，假如一旦知道她是個結過婚，養過一個女兒的婦人，肯定會不高興，甚至立即離開她。

狄芬妮無論如何也不希望那噩夢會出現。所以不得不甘作「KGB」的內奸。

由於她仍身在沙地阿拉伯大使館之內，每次電話都不能說得太耐。

費沙爾王子似乎很信任她，許多時一些機密電話被接到王子的臥室來，王子並未吩咐狄芬妮廻避。

狄芬妮是個十分機靈的職業女性，她對王子不但千依百順，還想盡方法去討好他。

也許正因爲如此，王子每次到花都來，一定去找狄芬妮。

甚至這次秘密出國，也選擇狄芬妮的香閨做基地。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竟弄出了這許多意料不到的事。

不過，王子並不怪狄芬妮。因爲，最少在表面上，這連串的意外，都與她無關，亦非她所能加以控制。

費沙爾王子連日以來，被困在大使館之內，很不開心。

要不是有個知情識趣的「解語花」狄芬妮在他身邊，他會更加納悶。

費沙爾王子又在大使館的臥室中，接聽了一個電話。

電話是一個法國人撥來的。

費沙爾王子熟識這個人。

這個法國人叫弗利倫。

過去弗利倫與費沙爾王子談過一宗「十分新奇的買賣」。

這宗買賣比起「食水方程式」更加新奇，甚至可以稱得上：是人類史上「空前的創舉」。

到底是什麼買賣？

說起來竟然又與阿拉伯的食水問題有關。

原來弗利倫要替沙地阿拉伯，將一座冰山移到沿海地區來。

甚至科學家也認爲這是絕對可以辦得到的事。

先將冰山由南極拖入阿拉伯海，再用機器分解，可以獲得大量的食水。

當然，這項「移動工程」也絕對不簡單。因爲冰山並非想像中那麼細小。

整座冰山是十分巨大的，因此必須動用最新式，最龐大的船隊和機器。

計劃中，專家首先要在南極的「毛德地」爆開一座冰山，然後將它拖離南極，由東經三十三度附近啓程。

中途經克羅澤羣島、毛里求斯、馬斯克林羣島、塞舌耳羣島等處，最後經索馬里，直拖入紅海。

將冰山解凍，化成食水的工程，則在沙地阿拉伯的沿海地區進行。

這本來就是阿拉伯人一直以來的「夢想」，但時至今日，科學和機械如此發達，任何「夢想」都會變爲事實。

來到過阿拉伯，未經歷過沙漠地區生活的人，也許認爲如此這般未免太過大陣仗。

事實上，沙地阿拉伯以及非洲沙漠地帶，對食水問題千百年來一直頭痛。

今時今日的阿拉伯人，賺的是「油錢」。有了那麼多錢，自然有人替他們「設想周到」。

弗利倫較早時已向費沙爾王子貢獻這一項「驚人計劃」。

費沙爾王子也先後將計劃交由專家研究，一致認爲可行。

後來他們之間的談判中斷。

費沙爾王子儘管沒有正式宣佈原因，但明白其中內情的人都知道，事情與秘密方程式有關。

可能王子把一切解決沙漠食水的希望都寄託在凌保根的身上。

但是現在，凌保根却不知下落。

因此，王子又對弗利倫的計劃，開始感到有興趣了。

透過電話連絡，費沙爾王子把弗利倫召到大使館來。

王子聽電話時，狄芬妮也在旁。但她

却佯作不問。

這女人是十分聰明的，難怪王子會喜歡她。

× × ×

午夜了。

街道上靜得連鬼影也沒有一個。

阿生和占格烈二人悄悄來到一幢二層高建築物門外。

這屋子裏面烏燈黑火，看來早已丢空，也許沒有人居住了。

阿生爲了讓占格烈相信他不是一個正派的「歹徒」，他動手去開大門的鎖。

這完全是靠技術的。

這門開鎖技藝，也就是「鐵拐俠盜」呂偉艮傳授給阿生的。

他只憑少許的鐵綫，就可以開啓最複雜的門鎖。

占格烈從未見過這種高手，所以登時看得口呆目瞪。

這一次，他只須一分鐘。

阿生首先探頭入內。

屋內一片黑暗。

阿生回頭把手一揮，占格烈也入去。

大門是被人由外反鎖的，所以在常理來說，這裏應該沒有人住。

但是，阿生仍然小心翼翼。

他並非担心警察，只是不想太早暴露他的特警身份。

他希望繼續維持現狀，和占格烈相處下去，因爲他還要知道許多答案。

他們分頭搜索，由地下搜到二樓。

屋內果然沒有人居住。

阿生於是和占格烈二人，利用帶備的手電筒，在二樓一間房內，逐寸搜查。

從佈置忖測，這是一間辦公室，又像是書房的地方。

阿生覺得：假如凌保根有什麼秘密方程式，最有可能收藏的地方，就是這裏。

像那種重要的東西，當然也不會放在辦公桌的抽屜之內。

最有可能收藏的地方，應該是一處見不到的暗格。

在阿生的想像中，這裏面一定有個暗格。

根據占格烈的陳述，他們擄走凌保根，只是匆忙間的事。

也就是說：他們從未在這屋子內搜索過。

因此，阿生又想像到，凌保根極可能未將那方程式帶走。

阿生經手的類似案件不多，但類似的經驗他却多着。

他用手電筒在這間房內巡視了一遍，很快就找到了一些破綻。

壁爐旁邊的牆上，有少許磨擦過的痕跡。

那是憑經驗才可以看出的破綻。

阿生認爲牆壁之上不應該有這種「横紋」——顯然有硬物磨擦過的痕跡。

他知道這壁爐一定有問題。

但是，他費了不少氣力，也無法可以移動那石基一下。

理論上，壁爐既然以石砌成，又混上了三合土才可建成，當然是推不動。

不過就憑旁邊的「花紋」——由磨擦而產生的花紋去推斷，阿生認爲那石基一定可以整塊推開。

問題只是：如何才可以令它移動？

阿生既然在這方面有過經驗，自然有他的辦法去觀察。

他以手電筒沿住附近的牆壁仔細觀察，發覺有些牆紙下面，明顯地隆起的痕跡；那是一些電綫。

就憑住此等綫路，阿生又找到了一些牆角下面去。

綫路就在那兒牆角消失，但是，那兒並無按掣之類的設備。

不過阿生並不感到失望。

他在那牆角附近站住，叫占格烈過來，帮他用電筒照射着那一帶。

然後，阿生用雙手分別將每一樣物件都試行移動。

結果，他發覺有一樣東西是無法移動的；那是一個木蔑——用來盛着花盆的木座。

一般用作盛起室內植物的花座，應該不是固定的。

阿生心感有異，先將那一盆室內植物整盆搬到地上。

然後，他用雙手將木座旋動。

一陣輕微的移動聲自壁爐那邊傳了過來，阿生立即搶過占格烈手中的電筒，投射過去，果然見到了那塊石基已移到了一旁。

二人立刻湊近細看。

石基原來掩飾的地方，那牆上出現了一個密碼保險箱。

阿生蹲了下去。

他在電筒的光圈下，試開那個保險箱的密碼鎖。

在這方面，由於阿生得自他師父呂偉艮的眞傳，也算得上是個專家。

不到三分鐘光景，那保險箱已被阿生隨手拉開了。

在占格烈的眼底下，這簡直就好像玩魔術一樣神奇。

過去他只可以在電影上見到這一類鏡頭，但電影不可能是眞的。

在現實生活中，這還是第一次。

占格烈還來不及讚賞，樓下彷彿傳來了陣陣人聲。

阿生也吃了一驚。

他急忙從保險箱內取走了一叠文件。

人聲之中，夾雜着一陣陣的步履聲——有人正登上樓來。

阿生只可以順手把保險箱的門掩上，便由窗口爬了出去。

連窗門也來不及掩好，已經有人推門入來。

窗外是一條不足一呎闊的三合土屋簷，人站其上，稍不小心，就會掉了下去。

阿生和占格烈二人，分別附在左右兩邊窗緣的外面！

他們只可以隱約聽到房內傳出一些人談話的聲音，却見不到其人。

有人問：「你肯定就是這一間麼?」

「是的。」另一人答道：「我記得這兒是他的書房。」

「咦！你看——」第三個人的聲音，來得非常突然。

占格烈有如驚弓之鳥，他直以爲行藏已經敗露了。

他差些就要由那兒轉身跳到樓下去。

由二樓跳到樓下去，不過十多呎高而已，許多人也做得到。

問題却是當時是黑夜時份，下面的環境，他們都不知道，也見不到。

還是阿生比較冷靜。

他覺得對方可能也像他們剛才進來時一樣，以手電筒照射，說不定這「第三個人」發現了那個保險箱。

果然，裏面那班來歷不明的人又在互相交談起來了：——

「嗯——看來這保險箱一定就是他用來收藏研究資料的地方。」

「爲什麼打開了?」

「我記得霍勳只從臥室把他帶走，沒有到過這裏啊！」

「那麼，我們可能來遲一步了！」

「不錯，除了我們幾人之外，還有占格烈……」

「對了，占格烈，他也知道這是凌保根的秘密住所。」

「你們是意思是：占格烈把我們希望找到的東西帶走了?」

「除了他之外，我想不到還有誰會知道這件事的秘密。」

裏面的人七嘴八舌的討論着。

窗外的占格烈，心裏却像十五個吊桶——七上八落。

阿生當然也可以聽得很清楚，裏面這班人大概就是霍勳的手下。

不過，阿生並未想到，霍勳一班手下竟然已被蘇聯「KGB」收買了。

剛才那班人的聲音之中，不少也被占格烈認出了。

占格烈也是霍勳一名手下，跟這班人相處過不少時日，對他們的聲音當然不會感到陌生。

他們在房間裏面亮了燈。

亮燈之前有人走到窗口這邊來。

在這一刹那間，阿生和占格烈二人都感到有些吃驚。

不過，走到窗口來的人並未探首外望，只是將窗簾拉上了。

他們亮了燈，無非也是爲了方便在屋內展開精密的搜索。

在這段時間之內，阿生和占格烈二人只有等待着。

由於窗簾經已拉上了，阿生放胆攀到窗前去，由窗簾的裂縫中內望，室內最少有七八名大漢。

其中有兩三個像是俄人。

阿生向占格烈打了一個手勢。

占格烈也過來放胆內望。

他低聲附耳對阿生道：「我的舊同事，以及蘇聯人。」

阿生也想像得到，他們要找的究竟是一些什麼東西。

阿生剛才匆匆忙忙之間，已抓到了一叠文件。但他無法確定那是什麼東西。只是眨眼之間，上面寫滿了一些數目字，像是方程式而已。

阿生仍附在窗前，往屋內窺伺。

阿生的目的是要看看，假如他們在裏面找到了心滿意足的東西，那麼，阿生較早時拿到手的，只是一叠廢紙而已。

相反，如果他們找不到所須的，阿生得到手的，便有可能就是凌保根的發明草圖。

找了好一會兒，他們仍在找。

阿生和占格烈二人站得脚也痠軟不已。假如再這樣站下去，他們也不知能否支持下去呢。

還好，他們終於走了！

阿生一直很留意他們的一舉一動；他們似乎找不到任何東西。

從他們臨離去前的一番對話，可以證明這班人找不到他們要找的東西。

似是這次行動首領的一名蘇聯人說：「我們來遲了，比我們先來一步的人已把文件取走。」

一名法國人却說：「霍勳也太過沒有想像力，當時不該只帶走凌保根，却沒有要他連同文件一併取去。」

又有人說：「除了占格烈之外，還有什麼人知道此事?」

可惜沒有人回答這問題。

那班人走了之後，阿生和占格烈才越窗而入。

他們不敢久留，便匆匆離開那兒。

× × ×

阿拉伯大使館之內，費沙爾王子一直與弗利倫保持接觸。

弗利倫是提供搬運整座冰山服務的一名法國商人。

看來費沙爾王子對凌保根已感到有些兒絕望了。

每一次，當王子會晤了弗利倫之後，狄芬妮都將消息傳遞給蘇聯「KGB」特務。

狄芬妮所以對「KGB」如此忠心，自然是爲了她的女兒。

「KGB」頭目莫洛夫已答允了狄芬妮，到了事情有了結果之後，如果她在王子身上得不償失，蘇聯人會令她獲得一大筆報酬。屆時她亦可與她的女兒重聚。

「KGB」自得到上述訊息之後，立刻派人跟踪弗利倫。

莫洛夫的想法，也是相當合邏輯的。

「KGB」終於把弗利倫抓來。

「你是弗利倫吧?」

「是的，我就是弗利倫。你們是什麼人?」

「不要管我是誰，我先問你，你可認識凌保根?」

「嗯！似乎聽過這名字。」

「別裝蒜了，你一定知道他是誰。」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只是個商人。」弗利倫問：「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我是凌保根的朋友。如果你再不將凌保根交出來，我惟有認眞對付你。」

「我根本不認識凌保根。」

「他是個發明家，要不要我提醒你?他的發明，絕對會影响你。」

「我想起了，你是指他就是曾與王子進行過談判的人。他自稱有辦法用新的方程式，輕易製成食水。」

「不錯，你總算清醒過來了。」

「但是，那是不可能的事。那只不過是一個騙局！如果有方法，別的科學家早已找出了眞正的答案。」

「無論如何，他也是你的對手。」莫洛夫道，「有了他的方法，王子就不會與

你進行目前的交易。」

「你這是什麼意思？」

「你心裏一定明白。王子曾把你忘記了，直至凌保根失了踪，你才重新有點價值。」

「嘿！」弗利倫十分生氣！

但是，他左張右望，發覺這屋子裏還有不少彪形大漢。假如要硬闖出去的話，幾乎可以肯定會失敗。

因此，他只對莫洛夫說道：「你放了我吧！我根本不知凌保根其人的一切。」

「放了你也可以，你先帶我到幾個地方去搜查一下。」

「你要我帶你到何處去？」

「包括你辦公室、住宅以及常常到的一間貨倉。」

弗利倫有些按捺不住了：「你們是什麼東西？你們又不是警察！」

「我們雖然不是警察，但我們對你的權力，可能比警察更大！你不相信麼？」

莫洛夫夾指一彈，二名大漢立刻分左右向弗利倫包圍過來！

他們分左右挾持住弗利倫！

莫洛夫親自戴上了一個指環套——這種東西用金屬製成，閃閃生光。黑人物打架最愛用，被它擊中一拳，勢必重傷。

弗利倫心感不妙，忙說道：「何必動粗，有話可以慢慢說。」

莫洛夫冷冷地說：「我們只要凌保根，你這條性命根本就沒有價值。你如果不合作，就算殺了你，我也不後悔。」

弗利倫終於說道：「好吧，我帶你去各處看看。但你要答允我一件事。」

「什麼事？」

「事實上我沒有收藏着凌保根，所以我才不怕帶你去看。當看過了之後，證明我與凌保根的失踪無關，以後你最好不要煩我。」

「那是理所當然的事。」莫洛夫道，「其實，我們也不是須要一個凌保根，只不過對他的方法感到有興趣而已。因此，你也不必担心我們會跟你爭生意。」

於是，弗利倫被蘇聯人押上汽車。

只有弗利倫自己心裏才明白，凌保根對他來說，絕不陌生。

他與王子之間，一度連絡中斷，他甚至以爲「搬運冰山」的生意告吹了，也完全是因爲凌保根這傢伙。

但在蘇聯人面前，弗利倫不想讓對方有更大的誤會。豈料無論他如何否認，還是難以渡過此難關。

現在，他也明白到「KGB」絕對不是容易對付的人。

他一直在想着：如何能脫身？

還未到下班時間。

弗利倫靈機一觸，對莫洛夫道：「先去我辦公室好嗎？」

他想過了，只要到他的辦公室，他的職員便有辦法協助他。

但是，莫洛夫却說：「不！先到你住所去！然後再去貨倉。」

弗利倫問道：「你不到我的辦公室去了？」

「不！不是不去，只是最後去！」莫洛夫看看腕錶。

「過了辦公時間，我的職員會把辦公大厦的大門鎖上的。」

「那又怎樣？你有鎖匙。你是老闆，你當然有鎖匙。」

弗利倫舒了一口氣！

他又說：「我不想騷擾我家人。你可以網開一面麼？」

豈料莫洛夫却冷冷地笑道：「何必再找藉口？打從你再次與費沙爾王子取得連絡開始，我們已開始對你發生興趣了。你的一切，沒有人比我們更清楚。」

弗利倫怔了一怔！

他有點啼笑皆非，因爲他根本沒有家人住在這裏——巴黎市區。

想不到「KGB」特務會查得這麼清楚。他當然無話可說了。

× × ×

弗利倫在巴黎市區的住宅簡單而又豪華。

簡單的意思是指地方並不太大，廳房拼在一起，入內後一眼見盡。

豪華的意思是指入內後所見，一切傢俬雜物，都是名廠出品。

睡榻、梳化以至地毡，無論欵式和顏色，都調配得恰到好處。

總之眼底所見，令人有一種無限舒適的感受。

不過，以上只是指平時的情況而言。

現在又如何？

當蘇聯人把弗利倫押着進入這住所之後，各人都呆住了一陣。

原來眼前這豪華的住宅之內，一片凌亂！

弗利倫表現出一派莫名其妙的吃驚神情：「怎麼一回事？」

莫洛夫冷冷地笑道：「這是你的地方，你不明白，難道還要叫我回答你麼？」

蘇聯人對弗利倫的爲人，已是心中有數，所以絕不會被他的表情瞞騙。

「KGB」特務十分有默契。

門口有人把守，門外有人放哨！

各人入了屋之後，甚至還有人跑到窗口去往下面俯視，監視着街道上的一切。

「KGB」人員在屋內展開小心的搜索，像偵探一樣，查察現場上的情形。

弗利倫要檢查屋子裏的一切，但被蘇聯人制止。

他只有獃在一旁，看着蘇聯人檢查宅內每一件物件。

突然間，他的視綫接觸到一些東西，令他渾身打了一個冷顫！

蘇聯人似乎明察秋毫，將一雙手套取了過來：「這是你的麼？」

弗利倫取過來，小心地看了看。

然後，他搖搖頭。

他不敢說謊。

即使對住蘇聯人說謊，人家也肯定不會相信他。

因爲那是一雙很特別的手套。

手套尺碼細小，一看就知道，弗利倫那雙手根本戴不進去。

手套有個德文簡寫，用顏色綫綉上去的，十分別緻。

莫洛夫冷冷地問：「弗利倫先生，我想知道你還有些什麼解釋？」

弗利倫一副啼笑皆非的樣子：「這是誰的，我也不知道。」

「讓我告訴你好嗎？」莫洛夫道，「這是一個德文，也是凌保根名字的第一個字母的簡寫。」

弗利倫說道：「但是，我從來未見過他。」

「嘿！這是誰的地方？」莫洛夫問。

「雖則是我住所，但我根本不知道這兒發生過一些什麼事。」

「你很會演戲，可惜我沒有心情仔細欣賞你的演技。」

莫洛夫向同行的蘇聯人打了一個眼色，立刻有二名大漢過來，分左右將弗利倫挾持着。

莫洛夫又戴起了他的鐵指環。

弗利倫道：「你打死我也沒有用，我根本未見過凌保根。」

「那麼，他一定是自己跑到你這兒來了。」莫洛夫冷笑道，「爲什麼他要跑到你這兒來，又不跑到我那裏去？」

「嗯……」弗利倫吶吶地，似乎受了無限的委屈。

莫洛夫面色一沉。

戴上了鐵指環的拳頭，直朝弗利倫的胸前揮擊！

弗利倫只挨了一拳，就忍不住叫將起來！

莫洛夫道：「你把凌保根收到什麼地方去了？說吧！」

「我不知道……」

弗利倫話未完，莫洛夫拳如雨下！

在莫洛夫的想像中，一定是弗利倫的手下聞風先遁，將凌保根從這兒帶走。

否則，他的手套又怎麼會掉在這裏？

但是，現場上如此凌亂一片，究竟當時發生過什麼事？

凌保根的發明，至今已不是一個秘密了，利之所在，說不定又引來另一個犯罪集團的垂涎。因此使用武力將他捉走也有可能。

莫洛夫令人把弗利倫帶到他的貨倉去，然後再去搜查他的辦公室。

莫洛夫計準了時間，當他們到達弗利倫的辦公室之後，那兒的男女職員們，亦已先後離開了那兒。

弗利倫滿身傷痕，他再解釋亦難獲對方相信！

× × ×

占格烈充滿希望地，等待着！

阿生則伏在桌上，小心檢閱那一叠相當凌亂的文件。

這是他們由凌保根秘密寓所的保險箱偷到的文件。

占格烈眞希望這是凌保根的心血結晶——新的食水方程式。

阿生也充滿了希望。

可惜他不是專家，對於那些德文，那些化學名稱的代號等等，他能了解得到的，的確是少之又少。

別說是德文，即使是很普遍的英文，相信也不是每一個都可以看得懂。

這是十分專門性的科目。必須要經過專門訓練的人才，然後可以了解此中的奧妙。

因此，阿生回頭對占格烈道：「我想，最好找朋友帮帮手。老實告訴你吧，我根本就看不明白這是什麼？」

占格烈也分辨得出這是一些德文，所以他沒有理由懷疑阿生。

阿生道：「你有朋友懂德文麼？」

占格烈搖搖頭！

他又反問阿生：「我們可不可以就這樣去找王子？」

阿生苦笑道：「人家付錢之前，沒有理由不先看清楚。萬一研究出這是沒有價值的東西，自然也沒有理由付錢給你。」

「唔——那怎辦？」

「讓我想想——」

阿生是故作沉思！

他知道國際特警總部裏面，有的是人才。只要把這些東西送回去，很快就會有答案。

所以他想了想之後就說：「我有個朋友在一間私人化驗室工作，相信他可能看得明白。」

「那麼，我們立刻去找他。」占格烈有點急不及待。

阿生也乘機說道：「好吧，就讓我們一齊去找找他！」

於是阿生先用一個封套，將那叠左看右看也看不明白的東西，放了入去。

那些一頁頁的文件，可能是一些草圖。但無論這是否就是他們心目中的「食水新方程式」，阿生也是眞的看不明白。

文件收拾好之後，阿生就要跟占格烈一齊離開這裏。

豈料就當他將大門打開的一刹那間，有幾名大漢闖了進來！

首先阿生吃了一記老拳！往後倒跌地上，手上的一包文件也掉落了。

占格烈眼看勢色不對，急忙轉身想衝向窗口！

但是，一名大漢走得比他更快，衝前一把將他抓住！

占格烈的反應也迅速，反身一拳，連消帶打，抓住他背後衣領的大漢，不但被他擺脫，還吃了一拳！

占格烈又再衝向窗口。

他知道那是唯一的逃生之路，他可以由窗口跳落街上逃走。

阿生這時亦已翻身爬了起來，正與一名大漢展開肉搏戰。

驀地「砰」然一聲！

子彈射向占格烈的小腿部份，登時血流如注！

阿生的動作也被迫停頓下來。

因爲闖進來的這班人之中，不只一個有槍，眼前最少有三四支手槍，分別指住阿生和占格烈二人。

占格烈蹲在地上，用手掩住小腿的傷口，不敢再動！

假如他再勉强往前衝，他担心下一枚子彈會取去他的性命。

無論對方是誰，總之他們處於下風。只要他們再反抗，就會有危險！

占格烈回頭看看，阿生也呆若木鷄！

爲首一人彎下腰去，親自拾起墮在地上的一包文件，取出其中文件瞥了一眼。

他露出得意的微笑，然後示意各人將阿生和占格烈二人帶走。

× × ×

沙地阿拉伯大使館又開始繁忙起來！

警方的高級人員，不斷穿梭似的，進

入大使館內。

他們是應費沙爾王子之邀，進來討論當前形勢的。

費沙爾王子向警方表示，他除了感到生命備受威脅之外，還感覺得到，有人在暗中針對他。

本來他與弗利倫有約，但結果對方並未到大使館來赴約。

王子先後致電他住所和辦公室，但兩處地方都找不到他。

於是王子無計可想，惟有報警。

警方先後派人到過弗利倫的辦公室和住所去，雖然同樣找不到弗利倫本人，却在他住所之內，找出了一些綫索。

弗利倫的住所之內，一片凌亂。

警方人員根本不知道「KGB」人員比他們更早一步到過這裏，所以，他們初步的結論就是：有人闖入弗利倫的住所之內，强行將其本人擄走。

王子聞訊，覺得這件事絕對是爲了針對沙地阿拉伯和他本人。

王子心裏想：凌保根的失踪，和弗利倫的失踪，明顯地都跟他扯上了關係。對方的目的，也似乎十分的明顯，那就是要令王子無法與這兩個人達成交易。

最初，費沙爾王子有過這樣的想法，那就是當弗利倫知道了凌保根的發明之後，一定很不高興，因爲有了凌保根的發明之後，「搬運冰山」的交易大可以無限期押後。

假如憑此推想，弗利倫極有可能就是擄去凌保根的人。

因此，當王子再次與弗利倫接觸之後，便多方探測。

但是，這件事還沒有結果之前，連弗利倫也不知所踪。

本來，此時此地對弗利倫本人來說，可以稱得上絕對有利。

他的「搬運冰山」生意，少了一個對手，王子十九會遷就他。

看來弗利倫不可能自我失踪，一定是被人綁架去了。

費沙爾王子越想越不是味道，所以才決定報警。

現在警方又有了進一步的消息，那就是經警探追查之下，發覺弗利倫並不止於失踪，而是被人殺害了。

他的屍體在一處貨倉之內被發現。

首先警探把弗利倫公司一名職員帶走，要他交代所有弗利倫可能會到的地方。結果，那名職員帶着探員們，到一間弗利倫名下的貨倉。

弗利倫的屍體就是在該處被發現。

他是被人用槍射殺的。

弗利倫身上中了兩槍。

警方對王子總算有了一個交代，可惜這樣的交代，並未能令王子滿意。

王子要求巴黎警方全力追緝兇手，因爲兇手可能就是與王子「有仇」的人。

王子爲了查出其中眞相，除了直接向巴黎警方施壓力之外，又請國際特警組織派人到大使館來。

國際特警組織的范梅力副總監，親自派人到大使館來。

那是范梅力的得力助手柯倫，以及一名叫布連尼的西德籍特警。

柯倫是法國人，曾担任國際特警組織，海外行動隊隊長。

布連尼曾在西德法蘭克福市任國際特警隊長。

這兩個人都是極富經驗的特警人員。

他們直接受范梅力的指揮，依時進入沙地阿拉伯大使館。

費沙爾王子特別吩咐大使安排好一個會議室，讓他們詳談。

會議室之內只有他們三個人。

這項安排是由國際特警組織方面主動提出的。目的是爲了保密。

王子也很尊重國際特警的意見。

他們三個人到底在會議室之內談一些什麼？沒有人知道。除了他們三個之外。

× × ×

二名國際特警人員走了之後，王子只把大使一人召入會議室。

兩個阿拉伯人又閉上了門，談了好一會兒。然後王子才返回他的臥室。

當王子進入臥室時，狄芬妮剛講完了一個電話。王子並未問她電話是誰的。

狄芬妮反而問王子：「這麼快就開完會了，你們談些什麼？」

王子漫不經心地說：「還不是爲了凌保根麼？」

「凌保根怎麼樣了？」

「當初我以爲他落在弗利倫手中，想不到弗利倫到頭來也遇害。」

「目前你打算怎樣？」

「老實說，弗利倫的搬運冰山計劃只是過渡性質而已，我最後的目的，還是要找凌保根那樣的人才。可惜……」

王子心事重重，吶吶地說不下去。

狄芬妮乘機說道：「記得立德回來跟你說過的一番說話麼？」

「嗯，你也相信蘇聯人的話？」

「那是毫無辦法中的辦法，何妨試一試呢？」狄芬妮道。

「可惜，這時候連蘇聯人也不知道去了那兒，連電話也沒有一個？」

「那只不過遲早問題而已。相信蘇聯人一定也希望賺到你的油錢。」

王子輕輕一笑，然後懶洋洋地，在床上躺了下來，嘆着氣！

狄芬妮替他按摩，一邊又說：「等會兒讓我調弄好一盆水，讓你洗個澡，你今天也太辛苦了，須要好好的休息了。」

王子不作聲。

他閉目沉思，連狄芬妮也不知道他這時候究竟想一些什麼。

× × ×

王子進了浴室洗澡。

狄芬妮乘機致電給蘇聯特務莫洛夫。

「我給你搭到了一條好門路，但是，你一定要依我條件。」狄芬妮在電話中低聲說。

「你儘管提出來好了，只要能引起我的興趣，我一定依你。」

「把我女兒交回原來她褓姆那兒，除了欠我五萬美元之外，再給我一筆錢，以後我們各不相欠，你不得再煩我。」

「那是什麼好門路？」

「等過了這一會兒，你可以致電找王子談判，他相信了立德的話，也就是凌保根手上的方程式本來就是屬於你們的。」

「嗯——」莫洛夫又問：「最近王子有些什麼動靜？」

「他很失意，也正是你們最好下手的時機，目前幾乎可以說得是十拿九穩。」

「好吧，你再從旁慫恿他，我會依你條件去做。」

× × ×

以莫洛夫爲首的「KGB」人員正在商議，應該用何種方式去跟費沙爾王子接觸。

莫洛夫本來希望找到凌保根，即使找不到他，找到他發明的方程式也好。

可惜他們處處都讓別人捷足先得，自己往往來此一步。

現在他們手上既沒有那一紙方程式，又沒有凌保根，如何可以跟阿拉伯人交易呢？

那一晚，莫洛夫帶同霍勤的手下摸到凌保根的秘密寓所去，打開了保險箱，順手取走了一些文件。

但是，那些只是一些無關重要的草圖，並非什麼方程式。

即使他們有胆將此等文件在王子面前亮相，只怕亦會出醜。

莫洛夫各人正苦無良策之際，電話却響了起來！接聽之下，對方雖然是個陌生人，竟然是找莫洛夫的。

「你是誰？」莫洛夫也下意識地吃了一驚。

「不要理會我是誰，請先聽聽一個人的聲音。」電話中於是又轉了另外一個人，也是個男人。

那男人自稱占格烈，只講出了姓名。

聽筒顯然又交回剛才第一個男子的手上。

「我叫達斯坦。」那陌生人在電話中說：「以前做的是國際情報販賣生意，但現在我有更大宗的買賣，不知閣下有沒有興趣？」

莫洛夫一頭霧水地問：「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剛才那個人是誰？」

自稱達斯坦的人說：「你太健忘，本來做你目前這工作的人，不該如此健忘，占格烈是誰，你應該記得，他就是霍勤的手下。」

「噢，原來是他！」

「據我所知，他曾偷進凌保根的住所去，開了保險箱，取得了一些十分重要的文件，此等文件，你可能有興趣。」

莫洛夫有如服了一服興奮劑。

他却故意問道：「那是什麼文件？」

「凌保根的草稿，拼起來就是一條新的食水方程式。」

「嗯——我如何能證明它是眞的？」

「見到了就可以證明，這絕對是凌保根的筆跡。」

「好吧！」莫洛夫問：「我們如何見面？」

「我給你一個地址，你先來看貨，再講價錢好不好？」

「好極了。」莫洛夫取來了紙筆。

對方也眞的說出了一個地址。

莫洛夫把地址紀錄下來，答允立刻就派人去。

然後，他又把霍勤以前的一班手下找來，共商對策。

× × ×

莫洛夫口頭上雖說派人來，但熟悉他個性的人都猜得到他一定親自來，因爲這件事對他們來說，實在太重要。

按址找到那兒去。

屋子裏果然有幾個人，一個是達斯坦，還有二名法國人。

此外，就是一名「KGB」頭目見過了的占格烈。

達斯坦把一叠文件逐頁交給莫洛夫過目，然後又逐頁收回，轉到站在他背後的一名手下。處處顯得小心非常。

莫洛夫因爲全神貫注地查閱那些文件，却未注意到達斯坦手下將收回的文件，又逐頁遞給另一名同件。

那名同件最後將文件插進後面一幅牆壁的裂縫中去。

沒有人知道那幅牆後面到底是什麼地方。

直至莫洛夫看完了最後一頁，達斯坦才問他：「怎麼樣？」

莫洛夫根本就看不明白，他只好說：「我如何證明是凌保根的發明？」

「你不是說過，這是你們蘇聯人的發明麼？不過後來被凌保根盜去而已。」

達斯坦此語一出，莫洛夫便心感不妙，因爲知道他這麼說過的人不會太多。

他警覺地回頭張望。

這時他才發覺，他帶進來的人都呆若木鷄，他們全被槍管指住。

外面還有他的人，但這時也都被人用手提機槍押了入來。

「這是什麼意思？」莫洛夫吃驚地問道。

達斯坦這時才出示他的證件：「我是巴黎警局的兇殺組探長。」

這時候，室內燈光大亮。

那幅牆又出現了一度後門，有幾個人由裏面出來。

有人將一些膠片，交給達斯坦：「指紋完全一樣，探長。」

達斯坦於是正式宣佈逮捕莫洛夫和他同來的一班手下。

罪名就是：謀殺黑社會人物奧士達和佛烈二人。

另一條罪名則是：未得同意，擅入民居，爆竊凌保根住宅的保險箱。

原來自從奧士達和佛烈二人的屍體被發現後，警方苦無綫索。

但發現屍體的汽車，却佈滿了指紋。

直至最近，警方得國際特警的知會，派人到凌保根的秘密住所去，從打開了的保險箱，再印取了一批指紋，發覺兩者有絕大部份相同——那些是莫洛夫和他手下的。

剛才經莫洛夫接觸的文件一頁一頁的插入牆上的裂縫後面去，目的也不過是立即檢驗和核對莫洛夫的指紋。

結果莫洛夫亦無從狡辯。

他當然心有不甘，因爲有太多事情他還是不大明白。

例如占格烈爲什麼會在這兒出現？

占格烈本來與阿生一起——那是國際特警人員臨時給阿生安排的。占格烈當然不知道，原來裏面還裝了竊聽器和偸窺系統，更有秘密通話設備等等。

其實，國際特警人員一直在壁隔，隨

時準備接應阿生。

因此，當時機成熟後，阿生就暗示他們闖進來將二人「擄去」。

其實那一幕只是由國際特警人員扮演的「戲」而已。

直至現在，占格烈仍然未知阿生的眞正身份，只以爲他們被分隔開處理而已。

占格烈爲了「贖罪」，希望將來在法庭上獲得輕判，不得不與警方合作，他已答允將來「證死」莫洛夫等人。

國際特警和巴黎警方人員，爲什麼直至到現在才動手？

這完全是范梅力接到阿生的滙報之後，才決定的事。

范梅力派入沙地阿拉伯大使館的二名助手，都是十分高級的國際特警人員。

在那次秘密會議中，他們代表范梅力要求王子合作。

其中最重要一點，就是讓國際特警人員偷聽大使館電話。

就憑着這一着，國際特警人員發現了狄芬妮和蘇聯「KGB」人員的關係。

特警追踪電話來源，查出了莫洛夫等人之所在，然後以占格烈爲餌，誘他們大部份的人離巢，然後派人將狄芬妮的女兒救出。

現在，差不多所有有關的犯罪集團，都已先後破獲了。

由最初綁架狄芬妮的「KGB」集團，以至綁架勒索王子的匪帮。

又再由霍勤集團以至弗利倫，直接間接與王子發生關係的集團，都先後現了形，就是始終找不到凌保根。

不過阿生却大胆判定，凌保根遲早也會再出現，而且肯定會再找費沙爾王子。

因爲一開始阿生對這個人已感到可疑。例如：爲什麼凌保根與費沙爾王子的交易，要如此鬼祟？

照費沙爾王子所述，當時他們大可以「銀貨兩訖」，立刻成交。

但結果，後來却一拖再拖，如此多生枝節，似覺不値。

就憑這論據，范梅力通知了西德方面的國際特警人員，追查凌保根此人的來龍去脈。

結果所得的答案，却令人啼笑皆非。

原來凌保根在西德只是一名魔術師，因爲一次失手錯殺了一個人，改名換姓逃得無影無踪。要不是阿生從保險箱中取得他的文件和指紋樣本，也無法知道此中的內幕。由此看來，費沙爾王子所見到的「新的方程式」製造食水過程，也只不過是「魔術」而已。

由於警方自始至終沒有提及此中內幕，外間知之甚少。

過不了兩日，又有一個電話撥到沙地阿拉伯大使館去。

果然是凌保根。

他對王子說：他先後被數帮不知名人仕綁架，終於大難不死。

現在他很希望單獨會見王子，將製造食水的廉宜方法，出售給王子。

王子答允了。

但屆時去會晤凌保根的却是警探。

一切正如阿生所料，他根本未發明什麼新的方程式。

雖然他在這方面作過了一番努力，可惜草圖擬了數十幅，只是不成功。

他的確利用魔術掩眼法，「成功地製造」了幾加侖食水，因此大大引起費沙爾的興趣。由於他索價太高，費沙爾派了他的兄弟法克王子到蒙地卡羅去，目的是討價還價，以及查究此事的眞實性。

不幸的是法克王子太聰明，識穿了凌保根的洋相，因而招來殺身之禍。

警方後來在凌保根的秘密寓所暗格內，找出了同類吹管和毒箭，足以證明他正是殺死法克的兇手。

返回巴黎後，他秘密串同霍勤，希望可以蔽王子一筆。

但是，霍勤却假戲眞做，將他軟禁，企圖一個人獨吞。

他眼看勢色不對，待大部份人出去之後，將霍勤的助手卡路騙過去，制服卡路之後，將他和霍勤殺死。然後取去卡路的手槍。由於認識他的，只有霍勤和卡路，知道其事的，亦只有霍勤本人，所以占格烈等一班人，根本不知此中眞相。

阿生與占格烈詳談過之後，却發現了最大的破綻：——

爲什麼霍勤等人把凌保根擄去時，不先帶他到書房去，連同秘密方程式一齊帶走了？由此開始，阿生更覺可疑。於是把他的想法告訴范梅力。

布連尼這位西德特警，正是范梅力下令調回總部的。

他由西德帶回了有關凌保根的一切有關資料。然後奉命到沙地阿拉伯大使館去，要求王子合作。

費沙爾王子聽了布連尼的報告之後，也半信半疑而已。

事到如今，他當然不再懷疑。

作法者自斃，這世界有太多自作聰明的人。可惜聰明總被聰明誤。

弗利倫死於貨倉附近，表面上也是「KGB」所爲，其實後來也證明兇手就是凌保根。

凌保根覺得弗利倫的冰山大計才是最阻碍他「發財大計」的人，於是故意在弗利倫家中造成一個印象，讓別人以爲弗利倫派手下綁架了凌保根。

其實他自霍勤手中逃脫後，一直只是「自我失踪」。

他甚至暗中監視一切，所以他有機會殺了弗利倫，陷害「KGB」。

可惜他千算萬算，難逃老天一算！

（完）

精選短篇俠義故事

楊威·文
子成·圖

俠骨仁心

仁心俠骨　力創和議

三賢府是杭州的大戶人家，有清一代，享盡榮華富貴，到聖祖乾隆時，三賢府的子孫再不願在朝爲官，兄弟三人退歸林下，優遊江湖，結交天下英雄好漢，他們自己武功益發精進嫻熟！

謙受益，滿招損，在江湖上，有名的人也是最危險的人，樹大招風，盛名所累，比比皆是！

三賢府鋒芒太露，清廷猜忌，反清志士又懷疑，可以想像到，他們的麻煩實在太大！

與他們關係好些，有的誅了九族，有的廢了武功，連累朋友，自古以來，恐怕沒有比三賢府更厲害，更具影响力了。

大哥許謙，二弟許元任以及三弟許守誠，今日竟然齊集三賢莊，可說是很意外的事！

三賢集首，必有大事。

究竟是什麼大事，立刻又引起一連串的騷動，表面上很平靜，暗中却掀起軒然大波！

三賢府是欽命御建，氣派豪華，府第佔地極廣，樓台亭閣，曲橋水樹，集天下巧匠工藝之大成！

西子湖畔。這是何等美好風光，湖光山色，令人流連忘返，不知歸去！

這正是三賢府門口，充滿着寧靜和平的氣氛。

大清光，旭日的金光裏，湖面染上了燦爛的金色，環湖的花草樹木也染上了醉人的金色。

今天，門一打開，就發現了怪事，正門口，有位仁兄坐着，身前放着把長刀，他自己呢，頭髮亂糟糟的，看不出多大年紀，衣着不長不短，毫無裝束可言。

三賢府裏的僕人老李，每日負責打掃門口，此時正想拿掃把出門時，一股凌厲的殺氣衝擊而來，令他不寒而抖，疾退三步。他雖然不明白這是殺氣，但是，面對着它，却有股寒森森的，處於死亡邊緣的感覺。

這怪人的雙目緊閉，盤膝而坐。

老李大怒，三賢府是何等威風，豈容人在門口坐着，當下大喝道：「喂，你是什麼人，竟在大門口坐着，到底是幹嗎的呀！」

那怪人仍端坐如故，似乎已睡着了。

老李平時依仗三賢府的威風，在外邊說話，威風八面，聲音大，雖然有時嗓門兒大，還挺有用，即使强詞奪理吧，聽的人也只有受着，很少有反駁，更別說什麼吵鬧打架的事情了。

今天呢，似乎不大靈光，他老李只有張嘴，打架就不行了，再三呼喝之下，沒有効力，立即往門內去扳救兵，三位少爺正在院中練功夫。

「什麼話？」老三許守誠叫將起來。

「我們去看看再說！」老二許元任淡淡道。

老大許謙，神色平靜，絲毫不現七情

六慾，跟着兩位兄弟，往門口走去。

這時，路上行人漸漸多起來了，大概也看到這怪人不正常的行動，似是尋隙，三賢府豈是好惹的，看來必然有好戲上場了。

許守誠衝出門口，陡地神色一變，這怪人雖然眼睛閉着，他那淩厲的殺氣有如排空巨浪，簡直是有質無形，許守誠本身是高手，感應比常人更敏銳，他眞想不到，中原道上，有這種裝飾的特級高手。

「閣下來到寒舍門口，當有所爲，請說明來意。」老大許謙平和的幾句話，外表上很平常，內行人都要大爲震駭，好深厚的內家勁氣，怪人身前殺氣，立刻受到打擊，頓時現出缺口。

「好，很好！」怪人緩緩站起來，聲音有點怪氣，似乎不是中原人物！

「你是什麼人，報上名來！」老三許守誠喝問。

「清源太郎，東瀛人士，聽說許氏三雄，英雄無敵，特來請敎！」怪人淡然答道。

「無敵二字，不敢承担，比武嘛，倒可以奉陪！」老三許守誠笑道，神情頗有自得之色，普通人說話，無關痛癢，但這清源太郎，可不是普通武士，在他口中所說，自然另有一種滋味。

許謙知道這位三弟，性情豪爽，直腸直肚，人家只要幾句蜜言甜語，他就會把心掏給人家，到頭來吃虧上當還是自己！

這清源太郎，一身武學，已到了以意御刀，殺人於十丈開外，自己這位三弟或可抵禦，但也十分吃力。

許謙當面自然不好明說，只有用眼色往二弟許元任臉上瞧了瞧。

「我用劍來試試東瀛神奇刀法！」許元任朗聲道，算是把這場比試接下。

「好！」清源太郎很高興，這傢伙嗜武成癖，只要聽說那兒有絕頂高手，他就去找人試過，自己究竟是生是死，那後果他根本不計較了。

這時，僕人已送來許元任的青冥劍，他們本可以回到院內比武，但清源太郎孤身一人，萬一有個死傷什麼的，外人不知道，定說三賢府是用鬼計，或仗着人多取勝，他們反正不怕人看，所以索性大方些，就在門口比吧。

清源太郎見許元任握劍在手，神色一凝，緩緩抽出長刀。

許元任不敢怠慢，也抽劍在手，凝神待敵。

「嘿！」清源太郎輕叱一聲，長刀微伸，頓時刀光大盛，殺氣如山湧出。

這時，與剛才大不相同，只聽到絲絲之聲，周圍十丈之內，只感到寒森森的殺氣，功力稍爲差點，只怕承受不住呢！

許元任內功精湛，定力尤勝人一等，絲毫不爲所動，氣與神會，頓時劍氣如虹，將對方殺氣抵住。

二人比試氣勢，往往可以不戰而勝，輸的人只怕性命堪虞，其中凶險，可想而知。

大約半盞茶時分，仍然無甚動靜，看上去，兩人就像石像般屹立如山。

「殺！」清源太郎首先打破沉靜，猛喝一聲，長刀挾着雷霆萬鈞之勢，猛劈前去！

這一刀之威，當眞有風雲變色，地動山搖，驚天動地之勢，令人莫能抗拒之氣概。

任何武林高手，遇上這一刀，相信都不敢攖其鋒銳，避之爲上。

許氏三雄，稱雄江湖，盛名之下，豈有倖至，他本可避重就輕閃避開去，然後再用絕招取勝，如今一來，這異鄉來客必然會大大失望，或者心內不能得到滿足。

許元任爲了整個中原武林，也爲許氏三雄名威，甚至可以說，帮助這位醉心武學的異鄉客，令他切實知道，武學是無止境，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如此才能令他發奮向上，繼續向前邁進。

說來雖慢，實際臨陣，瞬息萬變，許元任意在拳先，動念間，寶劍揮動，是一百二十劍連續揮動，滙合成一股主流，往上迎去。

硬碰硬，照理說，定會發出巨响，但許元任施展出來的劍法，是勁氣與力的會合，是剛柔並濟的招式，所以清源太郎所向無匹的長刀，突然像碰到彈力極强的牛皮上，反彈回來。

許元任依然屹立原處，淵停嶽峙，像一座山，表現出無限的力！

清源太郎平生會過無數武學名家，像今天這樣，還眞是第一次，雖然是親身經歷，由於太過怪異，仍然有股疑幻疑眞的感覺。

旁觀的人越來越多，其中不乏武林高手，瞧見了剛才刀劍爭雄，那精湛玄奧的武學，令人大有嘆爲觀止之慨！

場中二人仍屹然相對，並未稍懈。

「殺！」清源太郎暴喝一聲，這次刀勢更厲害，簡直是銳不可當。

許元任也不示弱，清叱一聲，手中劍光華大盛，嗤嗤劍氣，破空之聲，不絕於耳！

這一次，許元任劍勢中蘊含的勁力，發揮到了極致，所以清源太郎遭遇到的反彈力更强，更霸道。

依理說，在武學上，劍走輕，刀走黑，很少有人拿寶劍與長刀比勁。

今天，許元任不僅這樣做，反而把清源太郎所向無敵的刀迎頭痛擊，大有壓倒之勢，可想而知，他的劍法之高，已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

沒有人喝采，大家都爲這曠古絕今武學震呆了，呆的像個木頭人，站着不動！

「好劍法！」

「好刀法！」

二人異口同聲讚美對方，那是由衷的讚嘆，在他們一生多姿多采的經歷中，遇到如此出色的對手，還是第一次，由此之故，頗有惺惺相惜的感覺。

「清源兄，如不嫌棄，請到寒舍，喝杯水酒如何？」老大許謙越衆而出，抱拳爲禮，朗聲說道。

「三位確屬當世豪傑，清源太郎一生最崇拜眞英雄，有幸相識，與有榮焉！」清源太郎高興道。

「別客氣啦，請進來吧！」三兄弟慇懃招待，引清源太郎進入大廳。

門外衆人見如此結局，悄悄走了。

清源太郎直到傍晚，才滿身酒氣走出

三賢府，直往靈隱寺走去。

大約轉了幾個彎，遠遠離開三賢府，突然，十幾人靜悄悄從林中出來。

「幹什麼！」清源太郎喝問。

「你與三賢府有勾結，又想什麼法子害人，從實招來。嘿嘿……」當頭一名禿頂老者出言詢問。

「胡說八道！」清源太郎怒喝。

「給我殺！」禿頂老道喝道。

「颼！」一條高瘦中年人應聲飛起，凌空施展單刀，「華山蓋頂」猛劈下去。

清源太郎大感興趣，他是個使刀的人，今日竟然遇到位同行，自然有股親切感，長刀劈出，噹噹聲响，硬接兩招，高瘦中年人給撞回原地。

僅此一招，已令得在場衆人大爲震駭，他們想不到清源太郎刀法如此凌厲，看來猶未使出十成功力，輕描淡寫一招，已令得高瘦中年人灰頭土臉了。

突然，禿頂老頭右手一揮，在場衆人，除了清源太郎一人外，全躺倒地上。

颼颼颼，箭如飛蝗，密集往清源太郎身上射，箭頭上藍汪汪的竟是餵了劇毒。

清源太郎一面揮刀撥開箭枝，一面罵道：「你們這羣武林敗類，待時機到時，只怕害人害己，死有餘辜。」

「哈哈哈，年青人火氣足，所以爭鬥之事一定多。」禿頂老頭笑道。

「殺！」清源太郎大喝一聲，長刀挾着風雷之聲，直劈過去，前面三人大驚，無論如何閃避，也不易逃脫開去，拚命抵擋，仍然一死二傷。

這一刀含憤而發，威力較之剛才更甚，在場衆人更感到天下武林，能擋得這一刀之威者，不會超出五位，可想而知，這清源太郎刀法之强了。

「颼！」清源太郎繼續追殺，長刀再度舉起，場中雖是一流的武林高手，却沒有人能正面擋住這一招。

退避，如何能够，又有二人傷在刀上了。

禿頂紅面老者已經知道，清源太郎的長刀，不能力敵，立即喝道：「射箭！」

由禿頂紅面老者起，所有人一齊躺下，清源太郎這次學乖了，人家可以臥倒地上，他又何必站着拚命，照樣也躺下去，而且比他們更快，選的位置更好。

弓箭對付不了，禿頂紅面老者突然左手拋出顆白球，着地爆開，只見一陣烟幕，清源太郎大驚，閃身退後，雖然如此，仍吸了幾口，頭腦一陣昏暈，險險跌倒。

禿頂紅面老者哈哈大笑，其餘衆人也得意跟着笑，看着清源太郎，似乎在瞧着一個怪物。

「小子，你竟然大胆，到三賢府搗亂，今天要你好看！」禿頂紅面老者笑道。

「你們是……」清源太郎怒道。

「嘿……小子聽清楚，我們正是三賢府手下，死後也可以做個明白鬼啦！」禿頂紅面老者道。

「走吧，西湖風景絕佳，這外來蠻子死得其所，也算是有福！」說完後，衆人全走了！

清源太郎愈來愈悃倦，最後昏倒過去了。

不知過了多久，他睜開眼看時，一室燈光，好好的睡在床上，長刀放在桌上，暗自一運氣，通身血脈通暢，並無中毒跡象！

「這是什麼原故？」清源太郎給弄糊塗了！

好半晌，有脚步聲傳來，清源太郎急向門口望去，急希望找個人問問，到底是什麼回事，悶在心內不是味道，如今是否安全，仍是一個謎！

走進房來的是一位五十來歲的老者，面貌清癯，頗有儒者氣象，雙目神光完溢，內功極具火候！

「閣下是……」清源太郎問。

「哈哈，老弟福大命大，拾回一條性命，老夫魯伯英，江湖朋友稱之爲醫仙，昨日遊湖，回程見老弟中了致命毒藥，急忙施救，如今總算渡過危機！」

「多謝魯先生救命之恩！」清源太郎納頭便拜！

「別客氣，事後我一打聽，知道老弟受三賢府暗算，以後行踪應該小心才好！」醫仙魯伯英道。

「好個陰險小人，嘿嘿，清源太郎只要不死，這仇恨一定會報！」

「他們三兄弟勾結江湖匪類，人多勢衆，老弟是外來的異鄉客，所謂强龍不壓地頭蛇，到時吃虧上當才不化算呢！」醫仙魯伯英道。

「先生好意，在下心領，如今毒已痊癒，就此告辭，山高水長，他日再容相見！」清源太郎說完，抓起長刀，立刻走出房去。

「老弟日後到杭州，可來靈隱寺，多少可助一臂之力，好走，不送了！」神醫魯伯英道。

清源太郎直走出門外，才知此處是靈隱寺，心內充滿着仇恨，又感激醫仙魯伯英的救命大恩，所以對於附近靈境，也無心觀賞！

醫仙魯伯英目送清源太郎離去的背影，嘴角噙着得意的微笑，這一計叫做一石二鳥，他從中略爲安排，已給許氏三雄引來强敵，以清源太郎一身武學，他師門中，以及相識朋友，定然也是絕世高手，他們只要來個兩三人，就够許氏三雄消受的了！

三賢府仍然是往日一樣，平靜無事。

下午，突然有十幾名雄糾糾的大漢直闖進門，爲首老者神色冷峻，一副閻王像，令人望而生畏！

許氏三兄弟迅速來到大廳，老三許守誠宏聲道：「你們來此，有何貴幹！」

「請跟我們到衙門一走！」老者冷峻道。

「我們犯了何事，要到官府去！」許守誠態度很硬。

「嘿嘿，近來東瀛倭寇犯境，沿海百姓遭受極大死傷，大內密切注視此事，據報，前幾日有一名倭寇首領，進入三賢府，深受你們欵待，可有此事！」老道問。

許謙一聽，知道此事已經惹下了麻煩，立刻上前道：「此人前來只爲比武，我們見他刀法精奇，也是一條好漢，煮酒言歡，也屬平常事，什麼勾結倭寇云云，根本就是沒有的事！」

「這話請與上面的大人去說，我可作

不了主！」老者冷峻道，右手一揮，兩名漢子應聲上前拿人。

許守誠濃眉一軒，雙臂疾振，兩名漢子飛了開去，幾乎跌倒。

「好呀，你們竟敢拒捕！」老者怒喝道。

「閣下高姓大名，日後也好有個招呼！」許謙是個很冷靜的人，這時見老者官腔十足，似乎有意爲難，當下也不由暗生怒意。

「追魂判官陳明哲，只管找我好啦，人家怕三賢府，我還不吃這一套！」

「好，果然是位了不得的英雄，許某兄弟認識了；今日之事，我們自會到杭州府說明；要想用手銬拿人，我們兄弟可就要抗命了！」許謙平靜地說。

「嘿嘿，容得你胡來！」追魂判官陳明哲眞個够狂，身形平滑，伸手就抓。

怪不得追魂判官够狂，手底下功夫還不賴，在江湖上也算是罕見的絕頂高手，今天碰到許謙，他這手萬無一失的神拿，竟然走空。

「好傢伙，你再避避看！」追魂判官陳明哲大怒，他眞個不信邪，「鐵鎖」！「五連環」！「天羅地網」奪命神拿三大絕招使出，果然不同凡響，將一切退路封住。

許謙面上平靜如故，全身紋風不動，奪命神拿枉自使得呼呼聲響，竟然連衣角也未摸着。

自追魂判官陳明哲以下，十幾名江湖高手，平生也會過無數英雄豪傑，像今日這樣，可說是前所未有的事，心內實在不信，偏又事實俱在，不容不信，因此僵在那裏，似乎傻了一般！

甚實，許謙並非紋風不動，由於身法太過高妙，閃避得恰到好處，外人不明就裏，所以震駭莫明！

許謙淡淡笑道：「閣下還要試麼！」

追魂判官陳明哲聞言，這才醒過來，他自知今日討不了好去；再要強來，甚至合十幾人之力，也無法取勝，只有自取其辱而已！

羞刀難入鞘，追魂判官陳明哲深深吸口氣道：「許氏三雄藝高人胆大，拒捕抗命，目無王法，我自會報上去，你們好好等着，有得玩呢！」

「去你媽的，我們兄弟可是被人駭大的，再要胡說八道，俺老三可不客氣，先殺你們個痛快，再找你們上司，看看誰吃虧！」許守誠宏聲道。

許老三胆大如虎，敢作敢爲，說得出做得到，追魂判官陳明哲不敢多說，呼嘯一聲，領着十幾人，急急如喪家之犬，逃竄而去！

三賢府是皇上御命欽造，可想而知，等閒官府豈敢前來囉嗦，再說清源太郎來自東瀛，是否與倭寇有關，誰也不敢確定；此事端的非同小可！

許謙眉頭深鎖，他隱隱覺得有點不對頭，似乎有人暗中設計陷害，果然如此，事情必定是層出不窮，自己兄弟三人，倒要小心在意才好！

「大哥，何必傷腦筋，這般跳樑小醜，根本不值得一提，何必理他呢！」許守誠道。

「老三，凡事不可逆料，謹愼一點總是好的，再說，我們的肩担着多少中華兒女的性命，弄個不好，立即會釀成無邊殺戮，千千萬萬的性命因此喪生，所以我們多担一份心，就可少傷一人性命，還是值得！」許謙沉聲道。

「大哥也是的，一面阻止反淸復明行動，一面請朝廷用仁愛溫和政策，希望日久漢滿融成一體，漢人文化及人數比例多，自然而然達到興復漢業，這事情做起來太難，可以兩面不討好，而且兩面爲敵，吃力不討好，又何必呢！」老二許元任憂心忡忡道。

「兄弟，我們自負爲頂天立地男子漢，自然要爲天下蒼生盡一份心力，成敗利鈍，不必計較！」許謙望着兩位兄弟，溫和道。

「也就是因爲這樣，所以我們願意跟隨大哥走！」兩兄弟齊聲道。

「如此甚好，過幾日我們再決定行動，看目前有什麼變化再說罷！」許謙緩緩道。

三兄弟默然相對，各想各的心事，寬敞的大廳，充塞着令人沉悶的寂靜。

追魂判官陳明哲，與十幾名手下，正在靈隱寺內；醫仙魯伯英眉頭深鎖，似有沉重的心事。

「總座，許氏兄弟武功，確屬驚人已極，硬來恐怕不易就範！」追魂判官陳明哲低聲道。

「我知道，你們退下，聽候命令！」

醫仙魯伯英揮手喝退這批手下。

靈隱寺清靜明潔，適宜於修習佛法；可惜這時已成爲淸廷發施號令，陰謀殲殺漢人之地！

醫仙魯伯英緩緩踱着方步，足足有了半個時辰，突然低聲喝道：「三號！」

一條人影悄沒聲息竄出，捷如靈狸，靜悄悄站在醫仙魯伯英面前，像枝標槍，渾身透出凌厲的殺氣。

這三號的確是位女殺手，冷酷無情，不喜歡多說話，只等待命令！

「執行三號命令，立即行動！」醫仙魯伯英喝道。

「是！」三號只應了一個字，縱身躍起，直往窗外掠去，瞬即消失在林中。

醫仙魯伯英望着三號敏捷的身子，露出滿意微笑，他似乎對於這三號命令，頗爲自負，看來必然可以取得滿意收穫！

× × ×

杭州府，許氏三雄剛到門口，府尹大人與一般幕僚恭立門外，打拱作揖，像迎接皇帝老子般，接入內府；然後又訂下留仙居的豐盛酒席！

直到深夜，許氏三雄才帶着滿身酒氣，走出杭州府，知府大人親送至門口，並備了三乘轎，這種恭敬程度，實在有點過份！

約莫走到半途，正是深夜，行人絕跡，杭州府的大燈籠，益發威風！

颼颼颼，一陣急驟的箭雨飛來，抬轎的及打燈籠的猝不提防，全給射死；以他們的武功，即是有防備也一樣逃避不了！

許氏兄弟冲霄而起，連續十個空心觔斗，避過密聚箭雨，撲入林中！

「殺！」暗中陡地發出凌厲無匹的一

刀，許謙不願接實，凌空一個轉折已竄入一片濃密樹葉叢中，老二許元任無暇閃避，右手伸出，一指堪堪夾住刀刄，屹立不動，看清楚使刀者，滿面髯鬚，身如鐵塔，九環大砍刀，正是中原刀法名家——斷流刀孫斌。

自出江湖，孫斌一柄九環刀從未逢敵手，今天竟然給人家兩隻手指制住，如非親自試過，殺了他也不會相信，現在試過，不禁心灰意懶，往常雄心萬丈，爭強好勝，誰知碰到眞正高手，竟是如此不繼！

颼颼颼，人影翻飛，足有四五十人上下，全是江湖上有頭有臉的人物，包括各大門派高手，將整座樹林圍住，當先一人，正是無極派朱寒冰。

「姓許的奸賊，你們有種的給我站出來！」

「他媽的，大漢奸！」

「狗賊，看見我們人多，就不敢出面，嘿嘿，你們狗窩還在，待會去放把火，叫你們好看！」

羣情洶湧，七嘴八舌，把許氏三雄罵得狗血淋頭，他們仗着人多勢衆，威風八面。

正在不可開交之際，一條人影掠進場中，正是許老三許守誠，喝道：「混賬王八蛋，誰怕誰是王八蛋！」

「好小子，吃我一拳！」鐵拳胡雄猛喝一聲，揮拳猛擊，存心來個下馬威！

許守誠肚內早蹩一肚子火，此時再不客氣，不退不讓，也是一拳揮出！

「砰！」兩拳相交，發出聲大響。

鐵拳胡雄翻身就倒，拳骨破裂，痛澈入骨，慘叫聲聞者心悸！

「果然心狠手黑！」朱寒冰冷冷道。

「嘿嘿，這傢伙外號鐵拳，我用拳頭，他打敗了就說我心狠手黑，假如我被打傷，那就是罪有應得了！」許守誠大聲叫道。

「待我們峨嵋三劍，試試許家漢奸的本領！」三名中年漢子，越衆而出，態度驕慢，正是峨嵋年青一代的高手，峨嵋三劍。

許守誠見他們一再辱罵，心頭火發，冷峻道：「好吧，你三個一齊上！」

三人一向少年得志，又仗着師門蔭蔽，江湖朋友對他們多少讓着點，日久令他們自以爲天下無敵，更加目空一切！

今晚，許守誠赤手空拳，叫三人齊上；根本不把他們三人放在眼內，這如何受得了！

「殺！」三人怒火中燒，根本不理會什麼單打獨鬥規矩，淸叱一聲，三支劍像毒蛇一般，往許老三身上致命地方招呼。

許守誠昂然不懼，身形展動，在密集劍光中游走，神態輕鬆，游刄有餘！

三人漸漸臉上掛不住，五十招過去，人家只守不攻，好像在逗孩子玩耍一般，這比殺了他們還難受！

峨嵋劍法，也是天下武林中有名劍法，三人何以如此不繼；一來許守誠武功太高，再則他施展的這套身法，又是當世不傳之秘，所以相形之下，優劣懸殊！

「小子，你只會閃避，這眞是做奸賊的本性，偷偷摸摸的不像個人樣！」

「好，你們小心了，三招之內，兵刄脫手！」許守誠冷冷道。

峨嵋三劍心頭火發，劍招愈加毒辣。

許守誠陡地身形一凝，右手如電，透過層層劍網，不知他用什麼手法，將三柄寶劍奪過，隨手揮出，嗤嗤嗤，三劍紛紛投入樹幹中，直沒入柄！

峨嵋三劍經此一來，才知人家武功實在太强，要不是手下留情，早已取去性命了。

「還有什麼人要比較武功！」許守誠朗聲喝道。

衆人有目共見，許老三所顯示的武功，在場衆人，單打獨鬥，無一是對手，即是羣毆，也不易取勝，許老三得意洋洋站着，無人應聲。

「諸位既然客氣，在下只好告辭了！」許守誠說完，施施然走出樹林。

不說許氏三雄回府，林中自朱寒冰以下，足足呆了好半晌，才喃喃道：「中原武林道上，竟無人可以制伏此奸賊麼！」

「我看，各大門派長老，都有閉關潛修絕學，他們到底習成如何絕學，我們尚不知道，在場衆人，不如回去師門詳細說明，老一輩的人見多識廣，或可有對策！」斷流刀孫斌道。

「孫兄此言有理！」衆人齊聲附和。

「嘿嘿嘿！」突然林中又竄出三名幪面人，嘿嘿冷笑，顯然不懷好意了。

「什麼人！」無極派朱寒冰喝道。

「颼！」中間那高高瘦瘦幪面人根本不作回答，身形如電，手中軟劍揮出，已殺一人。

另兩名幪面人不待衆人有表示，凌空掠過來，全是軟劍，悶聲不响，全是致命殺着。

這次大家有準備，而且人多勢衆，互相呼應照顧，傷亡較少，饒是如此，也有十幾位受重傷。

「看來這是姓許的奸賊派來殺手，錯過今日，傳告天下武林，揭穿他的陰謀詭計！」無極派朱寒冰叫起來道。

「對，一定是他們！」大夥兒齊聲附和。

三幪面人呼嘯一聲，凌空掠入林中，瞬即杳然！

這一來，對方頗有作賊胆虛，情怯而逃跡象，大夥兒心內都存上這念頭，越想越眞，於是，說三幪面人的衣着、身材及其它許多形象，完全是許家兄弟！

經過這一役，九大門派就公開與許氏兄弟爲仇，雖然未發出正式武林帖，但人多口多，衆口鑠金，年青一代常在江湖走的，聽同門師兄弟說，加上其它門派朋友，異口同聲一致這樣說，自然是千眞萬確的了！

反對許氏兄弟的浪潮，在江湖上愈來愈多，也越來越大！

清廷由醫仙魯伯英暗中策劃，有反對許氏兄弟的集合場所，不大不小，官方採取捕捉叛徒！

表面工夫只做到大家知道就算，並不眞個捉人，經此一做作，令人更相信，官府行動，完全爲了許氏兄弟，不是一家人，滿奴會如此做麼？

三賢府對於這一切，完全探查明白，但他們絲毫不氣餒，仍然本着既定宗旨去

做！

守株待兔，呆在杭州，雖然九大門派暫時未有人上門尋釁，但各派長老及絕頂高手，已動身前來，三兄弟一商量，決定先到各派述說眞象！

分赴九大門派消息一傳開，清廷又展開宣傳，只說三兄弟準備匹馬單槍，以本身絕世武功，征服虛有其表的九大名家，至於其它門派，根本不值得一顧。

這消息震動天下武林，整個江湖，頓時沸騰起來！

三兄弟所到之處，前先左右，偵騎密佈，一邊是清廷所遣派，其它各門各派，仍無一中心行動，各爲各的，形勢愈加紛亂！

許守誠赴武當，一路上態度從容，對於包圍四周的人，似乎未看到，在武當派來說，這更像目空一切，絲毫未將他們放在眼內一般！

解劍池，是朝武當的第一大關，武林人士，負有絕世武功的黑道梟雄，或才華蓋代的奇人異士，他們罔顧這一禁令，帶劍直闖眞武殿！

千百年以來，發生過很多這樣的事！今天，許守誠也到此處！

「來人留下寶劍，然後入山！」雄亮清越的聲音，遠遠傳出。

本來呢，像這樣奉命行事的職責，門下第三代弟子可以勝任，由於許守誠的身份不同，所以今日換上武林長老，洪都老道親自坐鎭！

似乎是有意顯示精堪內功，也可以說，武當派顯示顏色的行動，洪都老道以一甲子精純內功，全力施展下，當眞是金聲玉振，直透九重霄！

許守誠微微一笑，淡淡道：「晚輩遵命！」

平淡溫和，却像在你耳邊說話，雖未有施展內功的跡象，內行人自然明白，這是內功修爲精純，幾至歸眞反璞至高境界，較之洪都老道，不知高出多少倍了！

許守誠的謙和態度，又令老道大出意外，在他們所聽到的消息，許守誠根本不會理會這套，更不會解劍，憑着武功橫衝直闖，大鬧武當山。

許守誠放下寶劍，緩步往山上走去。

呼嘯連聲，人影雜遝，一片兵荒馬亂景象。

許守誠暗自好笑，武當派自張三丰以來，並未有人能繼承他的道統，歷代弟子，最多只習得三四成的武功，即是這等慌張小氣行動，有失風範！

颼颼颼，四人攔住去路，當中正是洪都老道，稽首道：「施主來武當何爲，可否明示！」

「在下欲見貴派掌門，面陳機密大事！」許守誠淡淡道，態度不卑不亢。

「大概不是這樣吧！」洪都老道聲音冷峻。

「晚輩一片誠心，免我中華兒女死難，行此非凡事宜，清廷必然阻擋，多方造謠中傷，離間感情，然後從中取事，貴掌門學究天人，功參造化，一聽晚輩陳解，自會判明曲直！」許守誠耐心道。

「嘿嘿，只怕是別有居心！」洪都老道冷冷道。

「和這狂徒說什麼，捉下再說！」另一道士不容分說，揮劍直刺。

一動上手，洪都老道等三人也不再客氣，長劍發出嗤嗤破空聲响，氣勢果然不凡！

武當絕學，這四名老道畢生浸淫，火候精純，自非年青一代弟子可比；再者，他們知道面對的人武功高强，所以全力施展，再輔以平時修習的劍陣功效，當眞令人不敢小覷！

許守誠暗自皺眉，此時出手傷人，那就什麼話也別說了，但只守不攻，更加困難。

步法三進七退，前後左右，幻出數十身形，堪堪避開四名老道攻勢！

「果然兇頑狡猾過人，用天絕陣搏殺！」洪都老道見武當鎭山之寶，眞武陣及七星劍法仍不能制勝，激發了好勝之心，施出絕着！

許守誠見對方神色凝重，必然是非同小可的殺着，自己勝負關係太大，而且不願傷人，當下即萌退意，不待對方合圍之勢形成，雙脚疾蹬，冲霄飛起，直縱起七丈高，連續三十個空心觔斗，翻出五丈開外，雙臂一振，人已掠出十丈。

自洪都老道起，四人只有呆呆站着，他們向來認定這眞武陣天下無敵，這許守誠武功高强，輕功更超人一等，毫不費力脫出眞武陣，這是前所未見的事。

望着許守誠離去的身影，他們心內感慨良多，武當派屹立武林，垂千年歷史，今日莫非給這年青人毀去，張三丰祖師在時，諒來不會容這年青人逞强！

且說許守誠循着山路，往前奔去，雖然他以前未來過武當山，但望見巍峨堂皇的道觀，也知道這是武當重地，掌門人坐鎭之處！

廣場前面集聚了十幾名老道士，個個精神抖擻，顯然修爲精湛，武功卓越！

許守誠不敢失禮，恭恭敬敬打拱作揖，然後貫足眞氣朗聲道：「晚輩有機密大事，關係我中華命脈，請掌門人一見，如有虛言，天滅之！雷殛之！」

聲音遠遠送出，相信整個道觀內的人，全會聽得明明白白。

「請來客到眞武殿相見！」聲音清越，相信是武當掌門聲音，許守誠也暗自欽佩，所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武當派在江湖上，雖然並無特出高手，但眞武殿前修眞老道，才是派中眞正高手，他們修眞養性，淡泊名利，不在江湖走動，所以無人知曉！

許守誠一面朗聲回答：「晚輩遵命！」緩步往前走去，望見前面三個金光燦爛大字「眞武殿」，筆力蒼勁，顏色鮮紅欲滴，像活的一般！

殿前一名髮鬚雪白的老道，當門而立，似乎有點特殊意見。

「道長莫非要考驗晚輩麼！」許守誠拱手道。

「大鬧武當山，貧道忝爲護法，凡有意犯境，或上山時用武功打敗本派弟子，本護法即要量力討回公道。」

「如此，晚上只有放肆了！」許守誠答道。

「嗯，你用什麼兵刄，抑或是比試拳

掌功夫，可以任意選擇！」老護法似乎很客氣。

「晚輩用劍吧，煩那位道長借劍一用！」許守誠說時，早有名一道士呈上青鋼劍一把！

眞武殿前地方寬敞平坦，用來比劍再好沒有了！

老護法當門而立，的確屬武當最高成就之人，即使當代掌門，亦不過在伯仲間，再說掌門人要應付許多俗務，所以用功時間，遠不及護法專一了！

二人持劍在手，神氣一運，頓時殺氣彌漫，往四周蔓延開去。

許守誠心明如鏡，神與天會，全身處在一種空靈而寧靜的境界！

這是上乘劍法最佳狀態！

老護法暗驚，護身劍氣幾爲衝動，絕頂高手，這種氣勢比試，較之動手過招，兇險過千萬倍，呼吸之間，生死一瞬，端的非同小可！

在場老道，有的畢生鑽研劍法，見許守誠有此成就，暗自讚嘆，智慧悟性，還要巧遇明師，缺一不可，這青年人是宇內何人門下，竟有此功力，確屬難得！

突然，老護法右肩微沉，長劍頓時光華大盛，挾着風雷之聲，嗤嗤破空劍氣，如長虹經天，向前捲將過來。

許守誠意與神合，雖未用意，招式自然而成，不用心想，妙着天成，毫不作形象擋着老護法劍招！

「好！」衆老道見此神技，目眩心震，情不自禁轟然喝采叫好，聲震山岳！

老護數十年精湛劍法，信手揮出，全是武當絕學，武林難得一見的精彩劍術比試，就在眞武殿前展開。

許守誠似動非動，似靜非靜，變幻莫測，但他寶劍每一揮動，有股氣流帶動，老護法漸漸感覺到，那氣流妙用無方，自己劍招受了極輕微變動！

高手對敵，豈能有絲毫錯漏，再說，武當絕學，全是經過千錘百煉的精心創作，可以說無懈可擊，因而攻守兼具，威力無窮！

現在，就這樣極微小的偏差，完美的劍法立即有了空隙漏洞！

趁虛而入，是武家本性，許守誠那柄劍，像抹了油的泥鰍，穿過嚴密劍網，直指老護法胸前「幽門」、「通谷」、「商曲」三大穴，稍沾即走。

老護法立即神色頹喪，收劍肅立，沉聲道：「請來客進眞武殿，鳴鐘！」

噹噹噹，清越而响亮的鐘聲，飛越羣山，遠遠送出，直到遙遠的天邊！

在場衆老道目光何等銳利，早看到老護法的胸衣三個米粒大小的細孔，也即是說，許守誠劍法已勝了！

眞武殿的大鐘，也是爲迎接進入這武當聖地的貴賓。最少這位貴賓，技壓武當，然後才有此殊榮！

踏進眞武殿，許守誠立刻感覺一種莊穆氣氛，心內自然而然生出虔誠敬意。

一位年老全眞，神態平和，樣貌清癯，目光清亮慈祥，端坐在上座。

許守誠知道這是當代武當掌門，立刻趕前三步，恭恭敬敬道：「晚輩叩見掌門人！」

「少年人遠來是客，請坐！」語氣平和，自然有種令人不可抗拒的威嚴。

許守誠不願多言虛套，告罪坐下，一名小道童送上香茗，然後退下，大殿上又恢復寧靜。

「少年人要見我，聽說有極端機密大事相商，請道其詳！」老掌門平緩道。

「正是，敝兄弟三人，見滿漢胡爭，仇殺無間，尤其是清廷權勢正盛，我中華同胞，遭受殘殺更甚；因此敝兄弟三人，與清帝協商，創設和議；漢人佔極多數，而且文化悠遠流長，清人何德何能，日久自然同化，甚至淘汰；然武林中人恃武犯禁，不易聽信，因此敝兄弟請當代各派掌門長老，鼎力玉成其事，則天下蒼生幸甚！」許守誠侃侃而談，述陳己見。

「嗯……」老掌門聞言，漫應了一聲，立即陷入深沉思維之中，由於此事太過重大，影响千萬人性命，所以不能輕率決定，他必須考慮！

許守誠耐心等待，他知道，這是必然的結果，如果老掌門輕率決定，反而不合理。

足足有半個時辰，老掌門緩緩睜開眼來，朝許守誠看了看，然後鄭重道：「這想法很好，但也有很大困難，一方面清廷不易相信，暗中仇殺事件不會停止；再者武林人士，大都好勇狠鬥，漢滿兩族間隔閡，不易消除，所以做起來極端困難！」

「我們知道很難，如今也只有抱着知其不可而爲的想法，盡一切力量去做成這件事，成敗利鈍，在所不計；或有所成，可以解救多少人生命財產！」許守誠朗聲道。

「很好，老道有生之年，能看到當世英傑，深感榮幸，這件事可說是份內之事，自今日起，武當門下立即嚴守規戒，玉成此事；至於峨眉、崆峒兩派，本派尙有一段香火之情，老道待會詳盡寫封長信，解說此事因由，當可免除你許多麻煩！」

「多謝掌門盛德！」許守誠站起來致謝意。

「出家人慈悲爲懷，不敢說什麼德被蒼生；但這化解寃仇好事，免去千萬殺戮事件，自然義不容辭，略盡一份力量，你暫在山上歇宿一宵，明日再走。」老道說時，即回頭叫道：「明月！」

一小道童應聲走出，恭立殿前，老道吩咐道：「帶這位許相公去松年殿歇宿，好好招待，不可怠慢！」

「是！」小道童明月答應。

許守誠信步走動，武當山清幽絕勝，山水奇妙，確屬修道人的洞天福地。

想到修道，大哥許謙慧根深厚，由於悲天憫人，所以行此極難極險之事，武當山之行，總算有了圓滿結果，只不知他崑崙之行如何，以他智慧武功，諒來一定會成事，他日完成此事，兄弟三人，也可找個山水絕佳勝地，參研佛理，潛修聖德，也不枉人生一場！

第二日，取得兩封書信，立刻取道下山，前赴峨嵋。這次，山上沒有攔阻；許多道士目光中，友善之意中還有頗多的欽佩！

離開鄂境，前赴四川，剛到魚腹浦地方，想赴諸葛武侯當日在此擺八陣圖時，

東吳大將陸遜身陷其中，幾不能出；而今江水悠悠，往事如烟，滄海桑田，世事變幻，令人不勝感慨！

突然，一位像貌淸奇老者，正是醫仙魯伯英，漫聲吟哦道：「功蓋三分國，名臨八陣圖，江流名不轉，遺恨失吞吳！」

許守誠見對方氣度儒雅，顯然是位飽學之士，心內先有好感，拱手道：「先生雅興不淺，這地方也只有先生如此人物，才能評論！」

「相公過譽，老朽那敢當什麼雅人，只是讀古人書，這諸葛武侯，天縱奇材；雖然遇明主，但關羽剛愎自用，不遵從武侯臨別囑附東和東吳，北拒曹操，以致失荊州，敗麥城，接着劉備大敗，火燒連營七百里，漢室從此一蹶不振，武侯縱有經天緯地之材，亦無能爲力矣！」醫仙魯伯誠侃侃而談，果然見地卓越，超人一等！

「先生高論，在下欽佩莫名！」許守誠恭恭敬敬道。

「好說了！」醫仙魯伯英，自始至終，神態始終是溫文儒雅，冲和有禮，令人很有好感！

兩人談得頗爲投機，醫仙魯伯英突然提議道：「前面有一酒肆，我們何不前往共謀一醉，雖不能媲美曹孟德煮酒論英雄，但知己難逢，也算是人生快事！」

「好極，我還不知道荒僻山郊，有此地方；幸有先生介紹，難得有緣，正該共謀一醉！」許守誠高興道。

沿江走一段路，爬上小山崗，彎彎曲曲，山勢漸漸崎嶇險峻，醫仙魯伯英很熟悉這地方，左穿右插，來到處極其偏僻小地方，果然，有間茅舍依山傍水，雖然簡陋，依然淸雅明潔，風味猶存。

「先生又光臨小店，請坐！請坐！」店主是位六十來歲老人，含笑招呼二人。

「店家，拿最好的酒菜；我與這位相公痛飲百斤黃粱，暢談天下大事！」醫仙魯伯英叫道。

這小店果然雅緻，酒菜雖不是大魚大肉，却十分可口；酒更香醇，大麯及狀元紅，入口更香，許守誠心內暗暗嘆道：「人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十步之內，必有芳草。這話的確不錯！」

二人飲酒談心，倒也十分相得。

突然，十幾名黑衣人，悄沒聲的從林中湧出，將小店包圍住。

許守誠心頭一震，暗道：「這莫非是圈套！」

醫仙魯伯英臉朝四坐，似乎未發覺門外有許多人，依舊言笑如故。

「給我滾出來，姓許的小子！」門外黑衣人叫道。

「以我看，」許守誠緩緩道：「你們還是快點走開，免得到時走不脫，就懊悔來不及了！」

「石龍會逃走，你聽見誰說的！」爲首黑衣人冷冷道。

「無回刀！」許守誠也不禁爲之聳然動容。

「出來受死吧！」無回刀石龍聲音愈加冷峻。

許守誠身懷絕學，自不怕什麼人；但這石龍，手中一把刀，簡直像魔術一般，殺人更像探囊取物，出道江湖，未逢敵手，想不到反爲淸廷羅致，其它還有多少絕頂高手呢，自己倒要小心在意才好！

「嗤！」一名黑衣人見許守誠低頭沉思，以爲他害怕，所以自告奮勇，飛身而出，長劍直刺。

許守誠眉頭微皺，右手疾伸，中指與食指正夾在劍刄上，仍然端坐不動；黑衣劍士大驚失色，翻身落地，拚命往回拖，那寶劍像生了根，休想拖動分毫。

「砰！」許守誠見對方不知趣，信手一掌，已經把他打得飛了出去。

「好功夫，小店地方狹，打破人家東西不好說話，出來試試吧，龜縮在內面還像話麼！」無回刀石龍道。

許守誠只好站起來，朝醫仙魯伯英笑了笑，道：「先生請稍候片刻，我去去就來！」

無回刀石龍聽對方這樣說，立刻將手一揮，約退手下，抽出了銀月刀，凝神待敵。

許守誠殺機盈胸，大踏步走出門去。

無回刀石龍本身是殺手，對於高手的氣勢感應特別敏銳；他一向自負，銀月刀一出，立即有股凌厲無匹殺氣激蕩澎湃，對手不須對敵，已先敗了！

現在，這許守誠只簡單走幾步路，他身上所發出的殺氣，每走一步，即增加很多，七步之後，那股勁力，簡直排山倒海般衝到，別說對招什麼，連站都無法站，到此才眞相信，傳言不虛，他確是英雄無敵！

許守誠屹立如山，雙眼睜住無回刀石龍，一言不發，凝神待敵！

無回刀石龍廢然長嘆道：「我輸了，不是敵手，此生或有機緣，再容請教！」說罷，縱身躍起，幾個起落，消失在樹林中。

無回刀一走，衆人鬥志已徹底摧毀，你望住我，我望住你，一副莫奈何神色。

「還有誰出手麼？」許守誠問。

「我們來試試掌法！」一名高瘦個子站得最遠，招手叫許守誠過去。

「很好！」許守誠準備大開殺戒，給他個厲害試試。

剛走到中間，突然，一片大網從空降下，將許守誠整個人罩住，這個非金非絲，偏又靭力奇佳的網，許守誠手上勁力何等威力，竟然莫可奈何！

「哈哈……」醫仙魯伯英大笑走出。

「你是他們一夥的！」許守誠叫了起來。

「不錯，今日略施小計，就將你手到擒來，哈哈……」醫仙魯伯英暢快地大笑道。

颼颼颼，十五名老全眞從林中竄出，一句話不說，下手極重，十幾名黑衣人非死即傷，醫仙魯伯英看形勢不對，趕快逃竄開去。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解開這片網，許守誠恭敬地對來者道：「各位道長，今天若非你們相救，眞不可想像！」

「小施主仁心厚宅，只是淸廷心懷鬼胎，掌教令我們十三人暗中維護，今日果然及時趕到！」一名老道說明原委，乃是武當掌門命令。

颼颼颼，突然一陣密集箭雨由四方八

面射來，五名老道猝不及防，已受了箭傷，餘人揮劍格打，勉強擋住，許守誠突然拾起長劍，凌空躍起，猛往前衝去。

林中箭手，似乎未料到有人敢衝進來，大出意料之外，不知如何辦好，許守誠再不客氣，刀刀誅絕，衆箭手如何擋得住，霎時間傷亡大半。

正在此時，許守誠聽到前面林中有人退出，輕功還不錯呢。

「莫非是他吧！」許守誠心頭暗動，急縱身躍起，幾個起落，已趕到十丈開外，定睛看時，果然不錯，已是醫仙魯伯英，此時急之如喪家之犬，拚命逃竄。

許守誠暗自冷笑，身形展處，已攔在前面，望住對方一言不發。

「好小子，逃脫今日，有你好受的了！」醫仙魯伯英依然威風十足。

「殺！」許守誠懶得多說，猛喝一聲，鐵掌挾着雷霆萬鈞之勢猛劈前去。

醫仙魯伯英見許守誠一人在此，夷然不懼，揮掌急迎上去！

「砰！」雙掌相交，大响聲中，醫仙魯伯英勉強接下，蹬蹬蹬，連退三步，才勉強站住脚。

「好功夫！」許守誠不容對方復過氣來，精妙的掌法展開，頓時湧起一片如山掌影。

醫仙魯伯英奮力抗拒，竟然接下五十招，這身功夫也算是當世高手。

而他自己心內更駭，三十年來，他縱橫江湖，未嘗敗績，今日，竟在此年青人手下，展不開拳脚，而且，有越來越困難之勢。

許守誠下手越來越重，招式愈來愈精奇。

醫仙魯伯英左攔右擋；俗話說，棋高一着，縛手縛脚；魯伯英一直支持四十招，給「南山打虎」這招擊個正着，頓時口吐鮮血，萎頓地上。

「拿命來吧！」許守誠準備要他的命了！

「誰敢殺朝廷命官！」醫仙魯伯英大聲叫道。

「什麼！」許守誠幾乎不相信自己耳朶。

「你自己看去！」醫仙魯伯英自懷裏掏出張紙來。

許守誠接過一看，正是乾隆御筆，字蹟秀麗，書道：「全力破壞許氏兄弟行動，最後殺之可也；其令州郡地方官府，協力討賊，欽此！」

許守誠頓時像傻了一般，淸廷甜言蜜語，原來全是虛偽的鬼計，自己兄弟上了天大的當，要不是今天無意中看到這張旨意，只怕還蒙在鼓內呢！

「少俠別難過，」一老道在後和平道：「令兄們也遭到同樣情形，他們前日通知本派，原議取消；今後我中華兒女，只有奮力抗賊，和議已經無望！」

「這樣也好，道長們請回山，日後做兄弟再上山拜候，再見！」許守誠說罷，如飛而去。

一場漢滿和議美夢，自此甦醒過來！反淸復明行爲，因此而益發激昂壯烈。許許多多英雄事蹟，從此展開了序幕。

——全文完——

古今武俠叢畫掌篇

孫琚

混沌書生

孫琚江西某縣人，父某以經商起家，積資頗豐，羣盜瞰其富，某夜持械入盜，魁曰飛天鼠，身材短小，輕捷如猿，且生有異相，臂腿之上，毛長約五寸，平時步行如飛，一躍可出數丈外，集黨五六百人，佔某山爲巢穴，殺人越貨之事，不可指計，一日酒酣，羣盜求鼠試技，藉飽眼福，鼠乃狂登北山之巔，一縱即到南峯，倏往倏來，恍如電閃。羣盜皆矯舌不下，蓋兩山相離甚遙，下臨萬丈深澗，俯視之身幾搖搖欲墮，有誰敢超乘而過哉，無以命名，故尊稱之曰飛天鼠。鼠令某速出，金可保性命，某秘不言，遂爲所殺，琚矢志圖復仇，聞西山某寺有老僧，精柔術，遂往訪之，僧不允，琚涕泣陳詞，僧慨然曰，此孝子也，吾其忍勒諸，遂納之，授以少林諸術，數年學成，乃奉母徙深山中，是時飛天鼠已受，撫官守備，然其心叵測，猶時時與匪通，陰爲民患，官吏莫能制，某日，某太守壽辰，飛天鼠乘輿往賀，至中途，一少年驟自林中出，舉足傾其輿，飛天鼠自輿中仆地，少年遂殺之，官吏方幸隱患已除，不復究其事，識者謂少年即孫琚，鼎言曰，孫琚一少年耳，其與飛天鼠，猶卵之與石也，卵石之不敵，固其勢也，然琚奮不顧危，卒能跡仇人而殺之，非純孝與毅力，曷克臻至，此精誠所牴，靡堅不摧，其斯之謂歟，嗚呼，晉睿宋構，可以愧矣。

獵刀奇俠傳奇故事

龍乘風·文
子成·圖

金爪煞星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縱橫騎了一匹快馬，當他風馳電掣般經過爛醉如泥大酒家的門前時，突然由酒家內衝出一名爛醉如泥的醉漢，攔住他的去路，司馬縱橫不得不勒住馬韁，相問之下，這醉漢報稱是養豬居士，並指司馬縱橫偷了他的母豬，這一糾纏，引動途人圍觀如堵，經過一陣擾攘，這醉漢始說出一句暗語，司馬縱橫這才知道這名裝瘋詐醉的漢子，却是易了容的鐵鳳師，司馬縱橫與鐵鳳師原來是好朋友，因此司馬縱橫就藉故與鐵鳳師往鬧市而去……

獵刀揚威

當司馬縱橫路經爛醉如泥大酒家門前，忽然被這個「養猪居士」攔截住，還說他偷了一條母豬的時候，他的確莫名其妙，而且巴不得立刻就在這個瘋子的臉上揍上七八拳。

但當對方自稱「本居士乃玉皇大帝的老朋友」之後，司馬縱橫就不禁爲之啞言失笑。當然，他的笑只是笑在心裏，並沒有在神態上洩露出來。

因爲「玉皇大帝的老朋友」這句話，其實是一句暗語。一句只有鐵鳳師和司馬縱橫才聽得懂的暗語。

別人都以爲這個「養猪居士」瘋了，但司馬縱橫的心中却是雪亮。司馬縱橫並不是個瞎子，他的眼睛也同樣雪亮。

當對方說出這句暗語之後，他再定睛一看，已可百分之百肯定，這個「養猪居士」就是鐵鳳師。

司馬縱橫並不呆，他當然很明白四週的環境，看來熱熱鬧鬧，笑聲喧天的，其實却是殺機四伏。

因爲慕容世家的勢力，已侵蝕到開封府中！

煞星亡魂

× × ×

常笙獨闖絕情世家，但這個地方早已在慕容世家秘密控制之下。

當然，目前外人是絕對不知道，絕情世家竟然已名存實亡。

慕容世家打了一場勝仗。

嚴百勝與白絕情都已死掉，絕情世家豈非全部完蛋？

但慕容棠却知道事情絕非如此簡單。

雖然絕情世家已名存實亡，但它仍有值得慕容棠顧忌的地方。

第一——雙湖盟與絕情世家頗有淵源，常笙一定不會放過慕容世家。

第二——在絕情世家之中，除了「潘少玉」之外，還有一個並非姓白的高手。

但這個人究竟是誰？

那是一個秘密，一個連「潘少玉」這位大總管也不知道的秘密。

但這人肯定並非嚴百勝。

嚴百勝雖然直接隸屬絕情世家，但他絕對不會是這個身份神秘的外姓高手。

但他是誰呢？

慕容棠一直都無法知道。

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這個人的武功，智謀，都一定相當可怕，最少絕對不會在慕容棠之下。

目前，慕容世家只是侵佔了絕情世家的高層，對於絕情世家的枝葉份子，還未動手大開殺戒。

但那是遲早的事。

斬草除根，是慕容世家一貫的作風，也是每個武林大豪都知道的辦事原則。

斬草不除根，和縱虎歸山這兩件事，都是同樣愚蠢，同樣可怕的。

但有些人寧可做蠢材，也不願幹得太絕，所以，這些人往往也會死在自己的仁慈之下。但斬草除根的原則，又是否眞的很聰明，很上算呢？

× × ×

常笙獨闖虎穴，不但司馬縱橫担心，鐵鳳師也有點放心不下。但鐵鳳師却知道，常笙的劍法和武功，力足自保。

就算他眞的應付不來，絕情世家中還有另一着奇兵，可以讓常笙從容撤退。

鐵鳳師攔阻司馬縱橫，並與他來到郊野，是因爲開封府現在已變成了一個充滿危險的地方，慕容世家的高手隨時都會發生致命的突襲。

但開封府已成慕容世家高手集中之地，孤軍作戰，自然大大不利。

所以，鐵鳳師採用了另一種戰略。

這個戰略簡單的很，就是把敵人的力量分散，然後再作個別擊破。

嶺南三魔

（一）

已是黃昏。

夕陽、楓葉，還有乞丐的眼睛，全都是血紅色的。但站在乞丐背後的尼姑和瞎眼和尚，他們的臉色却顯得有點蒼白。

這兩個出家人的衣裳雖然遠比乞丐鮮明乾淨，但他們却像是跟班似的，老是站在乞丐的背後。

乞丐的一雙血紅眼睛，一直盯在兩個人的身上。

這兩個人，當然就是司馬縱橫和鐵鳳師。

× × ×

給別人釘梢並不是一件舒服的事。

尤其是鐵鳳師，他認爲給人釘梢，那種感覺就像是毒蜂老是跟在自己的背後。

釘梢的人，絕大多數都是不懷好意的，他們很可能會隨時衝上來，在自己的背後螫上一口。

鐵鳳師並不是個感覺遲鈍的人，在開封府爛醉如泥大酒家門外的時候，他已發現這三個不懷好意的傢伙。

如果你認爲毒蜂太討厭，不想再給牠緊緊跟在自己背後的話，那就只有兩個辦法。

第一個辦法，是跳進大河裏。

而第二個辦法，就是把毒蜂打死。

× × ×

這裏沒有河，也沒有湖，更不近海。

就連井都沒有一口。

所以，鐵鳳師根本就不必去考慮第一個法子，同時，他今天已洗過澡，再「洗澡」很可能會着涼。

鐵鳳師很討厭感冒，就像討厭虱子一樣。所以，他只好對背後的「毒蜂」說：

「你們統統滾出來領死！」

這九個字，他說得並不太响亮，但他相信對方一定可以聽得很清楚。

他的口氣也許大了一點，但司馬縱橫却不覺得怎麼過份。

對付嶺南三魔，根本就不必說半句客氣的說話。

× × ×

嶺南三魔就是一直跟着鐵鳳師和司馬縱橫的一丐一尼一僧。

這三個都是嶺南第一狂魔火鷹祖師的弟子。

提起了火鷹祖師，不知有多少人想啖其肉，喝其血。

但啖肉喝血的却是火鷹祖師。

火鷹祖師據說與西藏密宗宗主頗有淵源，有人甚至認爲他也是密宗的一份子。

但火鷹祖師的武功，却自成一家，與密宗的武功又截然不同。

火鷹祖師在嶺南號稱第一狂魔，三十年來，全憑一己喜惡之念而行事，枉殺無辜極衆。

但近數年來，火鷹祖師忽然在江湖中絕跡，誰也不知道這個嶺南第一狂魔是死是活。

但無論他是死是活，他的武功依然流傳下來，嶺南三魔已承繼了火鷹祖師的武功，而且遺禍武林的本領尤更青出於藍。

（二）

「你們統統滾出來領死！」

這九個字本身就已含有一種驕狂、藐視對方的意味。

嶺南三魔最不能忍受的，就是這種態度。

不過，無論鐵鳳師是否站出來叫陣，鐵砵魔丐早就有襲擊司馬縱橫的打算。

對於「養猪居士」，他倒未曾放在心上。

× × ×

手持鐵砵鐵棒的乞丐，姓井名天流，曾在丐帮充任過六袋弟子。

但這個六袋弟子現在已被驅逐出丐帮，而且丐帮刑堂堂主更到處找尋井天流，要給他一個重重的懲罰。

身爲丐帮弟子，居然姦淫婦女，殺害老弱婦孺，這些罪狀已足够井天流死七八十次。

但井天流沒有死。

他連一次都沒有死過。

死的是追捕井天流的丐帮弟子，由兩袋小叫化以至八袋乞丐長老，最少已有五十人死在他的砵棒之下。

丐帮雖然絕不心息，但近來要追捕這個叛逆，更感困難得多。

昔年鐵砵魔丐在丐帮身爲六袋弟子的時候，只是孤單一人，尚且如此難以對付，但現在井天流不再孤單了，因爲他的兩個師弟妹也已出道江湖。

那個妙齡女尼，看來只有雙十年華，但實際上已年逾三十。

她本是峨嵋派的女弟子，但在十年前却與火鷹祖師有過一段霧水姻緣，結果夫妻做不成，却成爲了火鷹祖師的女弟子。

這是一筆胡塗帳。

幸好這個尼姑也並不志在成爲火鷹祖師的妻子，她親近火鷹祖師的目的，原本就是爲了希望能够練成火鷹門的武功。

火鷹祖師並無自立門派，火鷹門是這個尼姑自己加上去的。

她在峨嵋派的法號，是杳愚道姑。

但現在，她仍然是個道姑，但却改稱爲火鷹道姑。

無論她是杳愚也好，火鷹也好，她的容貌仍然與十年前同樣嬌俏動人。

但她是個尼姑，一個邪氣的尼姑。

所以，她越是嬌俏，臉上的神態也就越是妖異。

還有那個瞎眼和尚，雖然他是個出家人，而且又瞎了一雙眼睛，但他手中的一根精鋼禪杖，却是血跡斑斑，令人爲之怵目驚心。

他是火鷹祖師最後所收錄的弟子，法號嗚陀，本是天台派的僧人，天台派上任掌門也空大師，就是死在他暗算之下的。

原來火鷹祖師與也空大師素有仇怨，嗚陀和尚暗算也空大師，是火鷹祖師從中唆擺的。

結果，也空大師果然死在嗚陀手下，但嗚陀也因此而瞎了一雙眼睛。

火鷹祖師雖然邪氣十足，但倒也有點江湖道義，嗚陀和尚雙目失明之後，他就把他收錄爲弟子，並把一百二十八招烈火杖法悉心傳授。

火鷹祖師已令江湖中人大爲頭疼，但他這三個弟子更是令人談虎色變。

幸好，鐵鳳師和司馬縱橫的胆子都很大。

雖然嶺南三魔是很可怕，但鐵鳳師和司馬縱橫又何嘗不是極可怕的殺人者？

（三）

嗚陀和尚背對夕陽，一雙巳瞎的眼睛仍然像鑽子般鑽在鐵鳳師的身上。

但他眞正運用的，不是眼睛，而是鼻子。

瞎子雖然喪失了視覺的本能，但他們的鼻子嗅覺却往往比尋常人靈敏得多。

鐵鳳師冷冷一笑，道：「你就是嗚陀和尚？」

嗚陀輕輕咳嗽了兩聲，點了點頭。

鐵鳳師又是一聲冷笑，道：「你是否想在我的身上嗅出猪糞的氣味？」

嗚陀又點頭。

鐵鳳師再道：「你看我像個養猪的人嗎？」

嗚陀當然「看」不出。

但他却似乎嗅了出來。

他皺起眉頭，良久才道：「你的身上不但沒有猪糞的氣味，連猪吃的飼料氣味也一概欠奉。」

鐵鳳師又問道：「你嗅到的是甚麼氣味？」

「酒氣，」嗚陀立刻回答：「除了酒氣之外，還有……」

他只是說到這裏，手中的血禪杖就向鐵鳳師的心臟砸過去！

× × ×

烈火杖法，是火鷹祖師在江湖上七大成名絕技之一。

這一套杖法可怕之處，並不在一個快字。

最可怕的，就是每一杖擊出，都恍如神出鬼沒，根本無法預料得到禪杖會從甚麼角度攻擊過來。

這是令人心悸的杖法。

嗚陀和尚雖然知道「養猪居士」並非尋常之輩，但他心中却有九分把握，可以一杖就把對方收拾下來。

把「養猪居士」幹掉之後，再行收拾司馬縱橫，就不必有人在碍手碍脚。

他的想法本來是不錯的，同時他這一杖擊出，巳幾乎把「養猪居士」的退路完全封死。

嗚陀幾乎要高喧佛號，大叫「阿彌陀佛」的。

他平時從不唸經，也不喜歡喧誦佛號，但每當他殺人之後，他就會「阿彌陀佛」一番。

這種和尚，鐵鳳師當然不必要對他客氣。

× × ×

烈火杖法越舞越急。

別瞧嗚陀和尚雙目失明，他這一百二十八招烈火杖法，端的不同凡响，厲害巳極。

司馬縱橫仍然站立在馬兒身旁，背負雙手，神態悠閒，就像是在舞台下看別人演戲。

但嗚陀可不是與鐵鳳師鬧着玩的，他原本以爲一杖就可以把對方收拾，孰料烈火杖法排山倒海似的攻過去，仍然未能傷得對方分毫。

嗚陀暗暗一凜。

他實在想不到這個「養猪居士」竟然如此軋手，自己巳用盡全力，但却佔不到任何的便宜。

井天流和火鷹道姑也看出有點不妙。

但他們還是沒有想到，這一個「養猪居士」，原來竟然就是名震天下的辣手大俠鐵鳳師！

× × ×

嶺南三魔與司馬縱橫無怨，更與「養猪居士」無仇，但他們却非要把司馬縱橫幹掉不可。

因爲他們巳投靠在慕容世家門下，成爲了慕容世家三聖堂的三位堂主。

雖然他們在江湖上被稱爲嶺南三魔，但是在慕容世家中，他們却被稱爲嶺南三聖。

至於他們的師父火鷹祖師，原來巳於三年前暴斃。

他暴斃的原因，是練功不愼，走火入魔。

他的死訊一度傳開，但却居然沒有人願意相信。

原來火鷹祖師生前，屢次傳出死訊，但到頭來他仍然活生生的，繼續在中原武林大加肆虐。

這一次，他眞的暴斃了，但却無人肯相信。

一般人的推斷，是火鷹祖師正在秘密練功，將來大功告成，中原武林又是一番可怕的災刦。

江湖人不相信火鷹祖師巳死，於是這個傳說也就傳不開來，大家都一致認爲，火鷹祖師仍在人世。

這當然是很可笑的事。

嶺南三魔當然不願意把師父的死訊的加以證實，因爲火鷹祖師「活着」比死去更爲有利。

最少，火鷹祖師名頭响鐺鐺，任何人想與嶺南三魔作對，心中都總會有一層顧慮。

（四）

火鷹祖師是死是活，鐵鳳師不知道。

但無論火鷹祖師這個老魔頭是否仍在人世，鐵鳳師也絕對不會有任何的顧慮。

火鷹祖師固然是個兇名早著的黑道魔頭，但辣手大俠又豈是畏首畏尾之輩？

嗚陀和尚本意以爲「養猪居士」容易對付，但他做夢也想不到對方竟是辣手大俠鐵鳳師的化身。

他的烈火杖法相當威猛，眞有五雷轟頂，天崩地裂之概。

可惜他的對手並非尋常之輩，而是辣手大俠鐵鳳師！

× × ×

嗚陀和尚屢攻不下，巳呈敗象。

但他仍然不服氣，禪杖恍如一股狂風，向鐵鳳師的腰間橫捲過來。

司馬縱橫同時輕輕一嘆：

「不知死活的禿顱。」

語聲尤未落下，嗚陀和尚突覺鼻子傳來一陣劇痛。

「唷！」

只見鐵鳳師左手扣起鳳眼拳，不偏不倚的就在嗚陀和尚的鼻尖擊下去。

這一拳，看來並不怎樣使勁，但嗚陀的鼻子竟然被打得完全爆裂，幾乎不成鼻形。

火鷹道姑目光一閃，衣袖中突然飛出四道寒光。

那是四支髮釵，釵上當然巳淬奇毒。

她知道嗚陀和尚巳無法支持下去，「養猪居士」隨時都可能要了他的性命。

但四支毒釵剛發出，司馬縱橫的刀也同時拔出！

× × ×

天下間獨一無二的獵刀。

昔年老鐵匠游疾舞，花了大半生精力才鑄煉出來的獵刀，就在這一刹那間拔出了。

刀光一亮，嶺南三魔的眼色同時黯淡下來。

四支毒釵立刻就變成了八支。

然後，刀光再閃，八支毒釵又再分裂成爲十六件。

每支毒釵一分爲四，當然也不再是毒釵了。

火鷹道姑臉色驟變，但她的手却居然向獵刀的刀鋒上抓去。

她的手柔軟皙白。

她這一抓之勢，也好像只是在撫摸情人的胸膛。

但火鷹道姑是出家人，在她的心目中，根本就沒有「情人」這兩個字存在。

她心中有的只是仇恨，只是敵人。

因爲她的父母，就是死在司馬縱橫刀下的！

× × ×

火鷹道姑是個出家人，她的父親也是個出家人。

那是昔年天台派七大神僧之一的也虛大師。

也虛大師是出家人，但出家人未必人人都吃齋，也未必人人都能忍受得住長年累月積聚下來的慾火。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但眞正能够勘破色空二字的，又有幾人？

也虛大師在四十八歲那年，與江湖上最殘酷的女魔頭娃娃仙子耗上了。

娃娃仙子不但有一張娃娃臉，而且更有一副足以迷倒大多數男人的豐滿身裁。

也虛大師終究並不是神，而是人。

終於，他與娃娃仙子混在一起，並且生下了一個女兒。

她就是現在的火鷹道姑。

火鷹道姑雖然是娃娃仙子的唯一女兒，但娃娃仙子却重男輕女，居然暗中派人把她送到峨嵋山去做個小道姑。

在七年前，娃娃仙子與也虛大師在淮揚道上，橫行不法，刦殺無數商旅，終於給司馬縱橫把他們殺掉。

當時，司馬縱橫仍然很年輕，他甚至還未獲得這一把獵刀！

× × ×

對於整個江湖來說，娃娃仙子和也虛大師被殺，自然是一件好事。

但對於火鷹道姑，那却是一段深仇。

一段血海深仇。

她立誓要找司馬縱橫，同時更要把司馬縱橫碎屍萬段！

柔軟皙白的手移動得並不快。

它比黃昏的輕風更輕，比晨曦的陽光更柔。

但這一雙手却巳摘取過無數人的心臟，那時候風是腥的，陽光也變成血紅。

火鷹道姑的手輕輕探出，瞳孔却在慢慢的縮小。

她好像又看見了另一個活跳跳的心臟，和一個沒有心臟的死人。

近年來，能令她感到興奮的事越來越少。

但每當別人不見了心臟的時候，她還是會笑出來。

笑得就像隻吃人不吐骨的母豹！

× × ×

分明是抓向獵刀的手，忽然間就巳摸到司馬縱橫的胸膛上。

無論怎樣堅强壯健的人，他的胸膛都絕對受不起火鷹道姑這一擊。

但司馬縱橫居然沒有閃避，任由火鷹道姑一爪就抓了下去。

噗！

火鷹道姑突然抽身急退。

她這一着無疑巳擊中司馬縱橫的胸膛，但司馬縱橫仍然面不改容的站在那裏。

看他的樣子，好像一點也不疼痛。

他的確不疼。

火鷹道姑的額上開始冒汗。

她的出手沒有落空，但當她一爪抓在對方的胸膛的時候，五指竟然毫無着力之處，就好像打在一個空空如也的蔴袋上一樣。

司馬縱橫當然並不是個空蔴袋。

火鷹道姑一擊失手，咬碎銀牙，突然雙手一翻，襲擊司馬縱橫的咽喉。

這一擊更毒辣，更兇悍。

她本來就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頭。

但司馬縱橫對付這種女魔頭，也是從來不知道何謂「憐香惜玉」的。

當火鷹道姑的手疾然出擊之際，刀光亦同時一閃！

（二）

刀光一閃即逝。

刀入鞘後，火鷹道姑才聽見自己雙手跌落在地上時的聲音。

然後，她才看見兩股血泉，從雙腕斷口處奔流出來。

好快的刀。

火鷹道姑的手巳被削斷，她今後巳無法再用狠辣的武功去殺人。

她的嘴唇發白，臉龐發白，連指尖都巳冰冷。

——她的指尖當然冰冷，因爲她的手巳跌在地上。

× × ×

當火鷹道姑雙手被削斷的時候，鳴陀和尚也同時傳出一聲慘呼。

鐵鳳師的拳頭，並不是麵粉捏造的，能夠捱得起他三拳而不慘呼的人，實在不多。

鳴陀雖然是個瞎和尚，但鐵鳳師並未對他手下留情。

昔日鳴陀和尚在江湖上爲非作歹的時候，又何曾對無辜的受害者手下留情？

鳴陀和尚捱了鐵鳳師三拳之後，他的臉巳不再像一張臉，而是像一隻爛西瓜。

鳴陀一聲慘呼之後，人巳氣絕畢命。

井天流臉上的肌肉有點僵硬。

他的兩個同門師弟妹剛出手就巳一死一傷，他身爲大師兄，當然又驚又怒。

鐵鳳師忽然伸手掩着自己的臉，然後輕輕一抹。

「養猪居士」的臉立刻就變成了另一個人。

這張臉孔年紀雖然也巳三十多歲，但却輪廓瀟洒得多，同時更充滿了男性的魅力。

井天流的臉色變得更白。

「你……你是誰？」

暮色中，忽然响起了另一個人淡漠的聲音：「他就是鐵鳳師！」

「鐵鳳……師？」井天流的身子有點發抖。

就在同時，他忽然發覺一隻修長而有力的手，按着自己的左肩。

井天流悚然一驚。

他渾身都冒出了汗。

汗是冷的，但他的心却更冷。

他沒有去掙脫背後的一隻手。

他既然掙不脫，也不敢去反抗這一隻手。

因爲他巳知道這隻手是屬於誰的。

× × ×

井天流不敢動，就像是一隻兇惡的犬，遇見了比他更兇惡的主人。

井天流不必看巳知道背後那人是誰。

但鐵鳳師和司馬縱橫雖然看見那人的臉，但却不知道對方是誰。

這張臉看來很沉實，也沒有甚麼特別的地方，但這人的眸子，却有一種令人說不出的森冷光芒，足以使人爲之懾服。

那是一個身高七尺，衣服顏色很普通的中年人。

他的右手按在井天流的左肩上，冷冷的道：「鐵大俠與司馬大俠都在這裏，你們憑甚麼向人家挑戰？」

井天流垂下了臉，身子竟然不由自主地開始微微發抖。

火鷹道姑也退開一旁，噤若寒蟬。

鐵鳳師淡淡一笑。

「閣下的輕功，只怕當世武林之中，還找不出十個。」

那人冷然一笑，目光向着鐵鳳師與司馬縱橫一掃：「兩位大俠名動江湖，何以竟與嶺南三聖一般見識？」

此言一出，井天流與火鷹道姑俱覺臉無光采。

但他們都不敢說甚麼。

因爲那人就是慕容世家中，有不敗戰神之稱的金爪煞星慕容滅！

（三）

慕容滅在慕容世家的地位是超然的，也是絕對獨立的。

連慕容世家的主人，都不能干涉他的行動。

慕容世家的勢力向開封府入侵，就是慕容滅的主張。

在慕容世家中，與慕容滅最投契的，就是慕容棠。

他們兩人份屬叔侄輩，在慕容世家之中，這兩人的力量差不多巳足以影响整個家族。

× × ×

慕容滅忽然鬆開手，冷冷的對井天流道：「你們都給我滾回老家去！」

井天流面無人色，眞的連跑帶跌滾了出去。

他現在一點也不像是個武林高手，只像隻被嚇破了胆的野狗。

火鷹道姑也走了。

這兩人剛才還是威風凛凛的，但現在却狼狽而去。

鐵鳳師凝視着眼前唯一剩下來的中年人，緩緩的道：「閣下莫非就是金爪煞星慕容滅？」

慕容滅傲然笑道：「你看我像不像慕容滅？」

鐵鳳師道：「很像。」

慕容滅道：「如果我就是慕容滅，爲甚麼我的手並不是金色的？」

他伸出了自己的一雙手。

他的手看來也和常人的手並無分別。

但鐵鳳師却道：「你很聰明，很會掩飾自己。」

慕容滅笑了。

他笑得很奇特，雙肩不斷的幌來幌去：「難道你認爲這一雙手是假的？」

鐵鳳師沒有回答，却問司馬縱橫：「你的看法又怎樣？」

司馬縱橫沉吟着，緩緩道：「他的手並不假，但外面却套上了一層薄皮手套而已。」

「薄皮手套！」

「不錯，這一雙手套的顏色，與他臉上的膚色很接近，但他的手却不是這種顏

色的。」

鐵鳳師冷笑道：「他的手據說是金色的。」

慕容滅冷冷一笑，道：「本來就是金色的。」

他一面冷笑，一雙薄皮手套巳卸了下來，露出了一雙黃金般的手。

鐵鳳師冷冷道：「金爪神魔巳死去多年，想不到他還有一個弟子活着，而且就是慕容世家的慕容滅。」

慕容滅道：「昔年金爪帮的威風，現在巳在慕容世家重現。」

司馬縱橫淡淡一笑，道：「只怕金爪帮被毀滅時的情景，也會在慕容世家中重現。」

鐵鳳師微微笑道：「近年來金爪煞星在江湖上的名頭，倒是挺嚇人的。」

司馬縱橫道：「能嚇死人嗎？」

鐵鳳師搖頭，道：「不能，最少還嚇不死我和你。」

慕容滅嘿嘿一笑：「金爪並不是用來嚇人的！」

語聲甫落，他的一雙金爪巳疾然向鐵鳳師的頭上罩去！

（四）

慕容滅的手原本也和常人一樣，絕不是金色的。

但現在，他的手却像兩塊燦爛奪目的黃金。

江湖上的人都知道，三十年前金爪神魔有一雙金手。

他的手是金色的。

因爲他練的是金砂神爪，而且每次練功，還必須塗上一種金黃色的毒漿。

這種毒漿，足以毒死世間上最强壯的任何一種野獸，當然更能毒死人。

但金爪神魔有解藥，每次練功之前，必先服下解藥。

既服解藥，塗上毒漿，有何功用？

那當然還是有的。

因爲那種毒漿，並非眞的被解藥解除，而是逼聚到雙手上而巳。

換而言之，練金砂神爪的人，他的一雙手本就是極毒之物。

鐵鳳師當然也明白到這一點。

所以，爲了不讓金爪煞星慕容滅的毒爪沾在自己的身上，他一出手就是鳳凰七十二劍！

他的鳳凰神劍巳出鞘，而且每一出劍，都絕對不留半點餘地。

他的劍法忽然變得很霸氣。

劍影飛舞，劍鋒巳蓋過了慕容滅那雙金爪的氣勢！

但慕容滅毫不着急，神態竟比鐵鳳師還更從容不逼。

劍雨急驟。

但一雙金爪，却在劍雨中突然湧現，就如暴風雨中的兩道電光。

鐵鳳師一凜。

難怪慕容滅在家族中有如此崇高的地位，他這一套金砂神爪，威力確然非同小可。

但鐵鳳師畢竟還是鐵鳳師，雖然慕容滅的反擊極快，也極兇狠，但他還是異常鎭靜的，把對方的攻勢一一瓦解。

慕容滅的爪勢却在這個時候突變。

他的招式看來跡近乎盲目，每一招擊出，都凌亂不堪。

但他的招式越亂，也就令人越是無法捉摸。

鐵鳳師的鳳凰神劍，竟似被對方凌亂的招式所衝散。

司馬縱橫眉頭一皺。

慕容滅居然又再控制了戰局。

× × ×

鐵鳳師的劍法，快到了極點。

但慕容滅憑着金砂神爪的威力，竟然把他的劍勢壓了下去。

慕容滅果然是一個很可怕的殺人者。

但司馬縱橫却也在同時拔出獵刀，把他的攻勢遏止住。

慕容滅嘿嘿一笑：「你們兩人就是一起上也無妨，反正你們都將會同時死在這裏。」

但鐵鳳師却在這個時候撤劍退出。

他相信司馬縱橫的刀法，可以對付慕容滅！

（五）

刀鋒森冷，司馬縱橫的臉也同樣的森冷。

他不能容忍慕容滅這種人生存在世間上。

慕容滅亦然。

任何人阻碍他的野心發展，他都絕對不能加以容忍。

雙湖盟現在巳向開封府大舉進師，常笙被引進絕情世家之中，這一場凶險的决戰巳在進行之中。

但慕容滅最忌憚的人還是獵刀奇俠司馬縱橫。

他知道唯一能粉碎他整個計劃的人，也許就只有獵刀奇俠。

他的想法並不是多餘的，司馬縱橫的確給予他極大的威脅。

× × ×

慕容滅的手很快。

他的一雙金爪，簡直就快得令人無從捉摸。

但司馬縱橫根本就不去捉摸他的招式，任憑慕容滅雙爪的招式怎樣變化，他亦一概不管，只是不斷的揮動獵刀。

慕容滅的招式看來凌亂無比，其實每一招都出其不意，攻向敵人的死穴。

何況他的一雙金爪本來就巳具奇毒，就算隨便給它揩上了一下，也是天大的痲煩。

颯！颯！

慕容滅倏地正面撲擊司馬縱橫。

這兩爪來勢洶洶，在方圓三丈之內，竟然幻起千重爪影。

司馬縱橫刀光的範圍驀然縮窄。

慕容滅的金爪招式，越來越是奇特，明明是攻向司馬縱橫胸前的雙爪，忽然又向左一繞，反手抓向司馬縱橫腰間右邊。

但司馬縱橫沒有上當。

他用獵刀一直緊守，把慕容滅的爪勢接二連三封住。

慕容滅的金爪雖然奇毒無比，但獵刀的鋒芒却也令他爲之震懾。

慕容滅的臉色微微一變。

獵刀奇俠果然並非易與之輩。

但他仍然有信心可以把司馬縱橫置諸

死地。因爲他除了這一雙金爪之外，還有九九八十一隻更細小的金爪！

第三隻眼睛

（一）

夜色已濃。

慕容滅與司馬縱橫的一戰仍在持續。

司馬縱橫雖然一直採取守勢，但獵刀的無形壓力却令到慕容滅爲之眉頭大皺。

但他仍然堅持自己的看法。

司馬縱橫絕不是自己的敵手！

× × ×

慕容滅是一個自負的人。

令到他自負的因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他自出道以來，未曾一敗！

雖然他一直都沒有輕視司馬縱橫，但他對於自己的信心，却是太強了！

× × ×

在慕容滅的懷中，有一隻豹皮革囊。囊中有暗器。那是九九八十一枚金爪鏢！

× × ×

金爪鏢的形狀並不像鏢。它像金爪。

每一枚金爪鏢都是黃金鑄造的，而且每一隻金爪的形狀都並不相同。

有些金爪鏢長且尖銳。但有些金爪鏢却又細又短小，比起尾指還細一倍以上。

八十一枚金爪鏢，每一枚都有不同形狀，當然也具有不同的威力。

慕容滅在這八十一枚金爪鏢所下的苦功，絕對不在一雙金爪之下。

三年前，江湖上曾發生過一場秘密的決戰。決戰的人，就是慕容滅與南海飛沙島島主——千臂神君雷魅。

雷魅的暗器功夫，早已名滿天下。

但決戰的結果，却還是雷魅敗了。那一戰，慕容滅共施用了三十九枚金爪鏢。

雷魅號稱千臂神君，但却連慕容滅的三十九枚金爪鏢都接不下。

司馬縱橫也是名動江湖的頂尖高手，但他却並非以暗器功夫揚名。

他又能接得下多少枚金爪鏢呢？

答案只有一個，一枚也沒有！

× × ×

一枚也沒有？

不錯。

理由更簡單，因爲慕容滅的金爪鏢剛想出手，他全身的力量，忽然就在這一刹那間完全消失。他的金爪鏢明明已可以出手，而且他已覷準了一個很好的機會，極可能第一鏢就要了司馬縱橫的性命。

可是，他連發鏢的力量也沒有了。

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不知道，眞的不知道。

他只是忽然間覺得喉頭一涼，然後全身陷入了癱瘓的狀態。

他忽然看見了血。血是紅色的。

他用自己一雙金色的手，把血抹淨。

但血已在奔流，從他的咽喉中奔流，他的一雙金爪又怎能把血抹淨？

他永遠都抹不淨自己的血，就等如他永遠都洗不清自己的罪惡一樣。慕容滅在這一刹那間的表情，是司馬縱橫與鐵鳳師永遠都不會忘記的。雖然，這種臨死掙扎的表情，他們以往已見得太多。

× × ×

叮！

一枚金光燦爛的金爪鏢跌落在地上。

這是慕容滅準備用來殺死司馬縱橫的暗器，但結果，司馬縱橫沒有死，但他的咽喉却被司馬縱橫一刀割斷。他甚至沒有看見司馬縱橫是怎樣出刀的！

（二）

秋風蕭索，落葉更多。對於開封府來說，這是名副其實的多事之秋。

絕情世家遽生巨變，雙湖盟仗義替白絕情復仇，阻止慕容世家的勢力入侵開封府，終於掀開一幕驚人的大決戰。

雙湖盟主常笙獨闖絕情世家，但他並不孤單，在他的背後，還有雙湖盟大批高手作爲後盾。

但慕容世家當然絕不容許雙湖盟的人殺到絕情世家。因爲現在的絕情世家，已變成了慕容世家的地方。

這一戰無可避免，終於發生。

那時，正是黃昏的時候。但劇戰一直在延續，雙方參與的高手也是越來越多。

尤其是爛醉如泥大酒家的門外，更是殺得天翻地覆，鬼哭神嚎！

× × ×

在絕情世家那座花園裏，玄陰七煞爪費天魂已倒下。他被常笙一劍刺穿咽喉。

這一劍當然立死無救。

但常笙也捱了一爪。

費天魂的玄陰七煞爪，毒刀雖然不如慕容滅的一雙金爪，但却也是至陰至寒的一種寒毒。

常笙的體力，顯然已大受影響。他額上不斷的冒汗。汗是濕冷的。

慕容棠不斷地冷笑：「常笙，如果你以爲憑你一人之力就可以把慕容世家擊敗，那麼你就是世間上最愚蠢的呆子。」

常笙目中露出堅毅不屈之色，冷笑道：「如果你以爲很輕易就可以擊敗雙湖盟，你無疑也是世間上最愚蠢的呆子。」

慕容棠浮現出一陣殘酷的笑意：「但無論如何，你決不會活着離開這裏了。」

他的手中早已扣着一枚銅錢。這一枚銅錢，是否成爲常笙的第三隻眼睛呢？

× × ×

常笙雖然受傷，但他仍然是常笙。

只要常笙這個人還未嚥氣，你就絕不能輕視他的力量。

如果慕容棠存心輕敵的話，那將會是一項無可救的錯誤。但慕容棠沒有。

他表面上看來已不再把常笙放在眼內，但他仍然小心翼翼，沒有小覷敵人。

他手中的一枚銅錢，隨時可發，但却絕不會隨便而發。他要務求一擊即中！

（三）

常笙的手中有劍。但他的手却微微發抖。是緊張還是毒力發作？常笙不知道。

他只知道慕容棠的手中有一枚銅錢，而自己的手中則有一把劍。

銅錢和劍，都同樣可以殺人。

但銅錢和劍的威力，誰更強大呢？

× × ×

呼！呼！

慕容棠出手了。但他並不是發出致命的銅錢，而是用內家眞氣連續發出兩掌。

但內家掌力也同樣可以殺人。

常笙已然受傷，倘若慕容棠這兩掌擊

中他，恐怕非死不可。

但常笙並未喪失閃避與戰鬥的能力。

掌風呼嘯響起，常笙的身形就向上急速的竄起。空中一聲長嘯，刹那間劍芒飛瀉而落，向慕容棠的頭頂罩下。慕容棠暴退三尺，左掌一翻，向半空再劈出一掌。

這一掌看似平淡，但却側面攻至，忽上忽下，招式奇怪到了極點。

慕容棠果然並非泛泛之輩可比。

但常笙也不含糊，長劍飛躍，避過慕容棠這一掌，反手挺劍直向他的腰上橫掃過去。慕容棠雙足一挺，躍起丈許，手中的一枚銅錢突然發難。

嗤！

眼看常笙的額上立刻就要長出第三顆眼睛。但就在同時，一條粗壯的人影，如飛般飛射而出。

蓬！

一聲悶响，慕容棠的咽喉上竟然被人重重的擊了一拳！

但他的銅錢也沒有落空。有人立刻長出了第三顆眼睛，但這人並不是常笙，而是在他咽喉重重擊了一拳的人。

慕容棠捏着自己的咽喉，一雙眼睛直望着這個身材粗壯的人。

他死也不相信這人竟能向自己發出如此致命的一拳。

這人竟是「中看不中用」的白金剛！

（四）

——在絕情世家之中，除了「潘少玉」之外，還有一個並非姓白的高手。

但這個人究竟是誰？那是一個秘密，一個連「潘少玉」這位大總管也不知道的秘密。但現在，易名爲「潘少玉」的慕容棠，總算知道這人是誰了。

× × ×

白金剛仍然是那副樣子。

他笑起來的時候，還是像一隻牙尖齒利的野獸。他的笑容是殘酷的，也是愉快的。他的手上沒有武器。但在他的拳頭上，却有一根粗大的鐵釘。鐵釘上有血。

血是從慕容棠的喉管流出來的。

「你……你並不姓白？……」慕容棠指着白金剛。

「不錯，我本來就並不姓白，也不叫金剛。」

「你是……誰？」

「你不必問，又何必問，反正你已是個死人。」

慕容棠怒吼道：「我絕不會死在你的手……」

但他只說出了九個字，就再也接不下去。他比白金剛更早一步嚥氣……

× × ×

常笙的手，緊緊的捏着白金剛。

白金剛並不姓白，也並不叫金剛。但這是無關重要的，就算他本來並不叫白金剛，現在把他當作白金剛却又何妨。

他在絕情世家給人的印象，是個中看不用的傢伙。雖然他是個守衛領班，但在絕情世家來說，他的地位是遠遠及不上「潘少玉」的。但誰也想不到，白金剛根本並非姓白，而是白絕情的一個親信份子。

但在家族中的地位既不太高，也不算太低，但他眞正的作用，却等如船的骨幹，大厦的棟樑。雖然白絕情倒下去，但白金剛仍然潛伏在這個名存實亡的家族中。

慕容棠根本就沒有把這個人放在心上。所以，他結果就死在白金剛拳釘之下。

× × ×

深沉、可怕的慕容棠已倒下。但白金剛仍然站立着。雖然他的額上已多出了一隻眼睛，雖然他的呼吸已斷絕，雖然他現在已是個死人，但他仍然站立着。

常笙沒有讓他倒下去。就算他要倒下去，也絕不能在慕容棠這種人面前倒下。

尾聲

黑夜漫長。這一晚，常笙沒有睡。

他陪着白金剛，雖然白金剛只不過是一具屍體。

他不是單獨一個人陪着白金剛的，除了他之外，還有雙湖盟的不少高手。

他們並不是每個人都完整的。

他們多半都已受傷。

有人甚至只剩下了兩條腿，或者只是剩下了兩隻手。

這一戰實在慘烈。雙湖盟與慕容世家，他們都付出了重大的代價。

慕容世家這一次挫折不輕。

他們會死了這條心嗎？

目前誰都不能肯定，但即使他們要捲土重來，相信也必然在一段長時間之後。

× × ×

又是黎明。

在爛醉如泥大酒家的門外，常笙看見了兩個人。

這兩人他都認識，那是司馬縱橫和鐵鳳師。

常笙受傷的消息，他們都已知道。而司馬縱橫把慕容滅斃在獵刀之下，常笙也知道。

司馬縱橫第一句問常笙的說話，是：「你的傷勢怎樣？」

鐵鳳師立刻補充再問一句：「能否喝酒？」

常笙微微一笑。

「傷勢不碍事，我已把毒力逼出。」

他這句話是回答司馬縱橫的。接着，他又盯着鐵鳳師：「酒可以喝，但不能喝太多。」

鐵鳳師道：「十斤花雕如何？」

常笙搖頭。

鐵鳳師道：「五斤呢？」

常笙的頭搖得更厲害。

鐵鳳師皺皺眉頭道：「喝得太少不過癮。」

常笙悠悠一笑：「我搖頭的意思，並不是表示十斤太多，而是太少……」

鐵鳳師大笑。

「好極了！」

他一面大笑，一面敲門。

爛醉如泥大酒家原本沒有這麼早啓門營業，但這一次居然破例。

結果，他們都喝得很痛快。

當他們離開酒家的時候，已是正午時份。今天的陽光比昨天溫暖得多。但自此之後，開封府就不見了一個怪人。

這個怪人當然就是「養豬居士」。

但直到很多年以後，人們還是沒有忘記，原來居士也會養豬的。 （全文完）

其人其事

嚴霜・文
子成・圖

劉忠虎穴戰羣魔



距今數十年前，香港的太平戲院，曾經發生過一宗比武的事件，外國大力士擺擂台，中國的一名青年劉忠，上台跟大力士比武，獲得勝利，後來他展開一連串的苦鬥，終於在擂台上面既然獲勝，同時在擂台之外也是打贏，那種威風等於近代的李小龍，當時在太平戲院會得擺擂台，就因爲有一個白俄叫做卡達夫的傢伙，率領幾個彪形大漢，分別稱做德國大力士或者俄國大力士等，組織一個戲班叫做「大力士雜技團」，來港表演，在太平戲院登台獻技，當時那些大力士除了登台表演擧重以及表演肌肉美之外，還大言不慚，聲明願意接受任何一個中國人的挑戰，而且四個大力士都可以應戰，任由那個登台挑戰的中國拳師喜歡跟那一個人比武，戲班就派此人出場，獎金是五百元，假如中國拳師打贏，立刻領獎，打輸的話，分文不必付出，這樣安排本來是很客氣的，問題在這裏，四個大力士體重都是接近二百磅，而且渾身肌肉，結實無比，看來有如蠻牛，普通的中國拳師只是體重一百四五十磅，如何能够跟他們比武呢？再者，中國功夫一向就不喜歡戴拳術手套，而且經常用脚出擊，跟大力士比武就受到兩種限制，一方面要戴拳術手套，一方面又不准用脚，因此之故，無人斗胆上台應戰。

過了十天，然後有一個姓胡的教頭叫做胡樂，受到許多拳師的鼓勵，叫他上台跟俄國大力士巴薩克較量高下，那些門人還在他登台之前設宴預祝勝利，殊不料他登台之後，由於他割下四平大馬應戰，而且又戴了拳術手套，三幾招就給對方一拳打中胃部，所吃的酒菜食物也嘔出來，各人扶他離開擂台之後，就沒有人再敢應戰了。

不過，座上客當中有一個人姓劉，叫做劉忠，綽號傻仔忠，他的武功甚好，有空的時候經常把手臂向電燈柱打來打去，打到電燈杉搖動，引以爲榮，此擧有點傻氣，故此認識他的人稱之爲傻忠，不過，他這方面却是很有意思的，練習既久，雙臂如鐵，加上了他學過蔡李佛拳，認爲長拳大馬，比較短拳短打更勝一籌，於是便到胡樂教頭武館跟他商量，希望借拳術手套一用。

胡樂教頭初時勸他不必登台挑戰，後來改變主意，借了拳術手套給他，還帶了許多門生捧場。劉忠登台打鬥，果然施展蔡李佛的絕招，先用插捶打中大力士的腹部，跟着一個掛捶打中對方眼鼻之間，搖搖欲倒，上前連打六七拳，大力士終於倒下來。

另外一個德國的大力士跟着上台應戰，仍給劉忠打贏，如是者連續三晚，贏了四次，四個大力士都鬥不過劉忠的鐵拳，所有人都向他道賀，不過，胡樂教頭却有些隱憂，回到武館之內，對劉忠說知，對方的班主卡達夫，一向是不懷好意的，且又輕視中國人達於極點，如果他所帶來獻技的四個大力士打輸，可能有更多的花樣施展出來，不可不防，叫劉忠不要回到原處居住，寧可住在他的武館之內，萬一找上門來，有多些人帮手，總是勝過一個人單獨作戰的，劉忠認爲合理，答應暫時住在胡館之內。

跟隨着卡達夫到太平戲院表演的人，除了大力士，還有些人是專精一兩種武功，例如鐵指哥頓，哥頓雖然在西洋拳這方面鬥不過大力士，可是，十隻手指有如生鐵鑄成，他自信可以很順利的擊倒劉忠，故此他派人到胡館，叫胡樂教頭通知劉忠，準備隨時搏鬥，但要指明劉忠跟他搏鬥，必須在太平戲院的舞台上面交手，一來使此事變成人所共知的比武，不會作弊，二來也可以使太平戲院以及班主卡達夫增加入息，劉忠想赴約，胡樂教頭制止他，叫他暫時不要輕擧妄動，先行去太平戲院觀看，暫充觀衆，看對方如何表演，認爲有信心出擊，然後應戰，亦未爲遲。

劉忠聽了此言，亦覺有理，便依他的話去做，那晚化裝成一個鬍髮皆白的老翁前往觀看，他坐在第四行座位之上，細心觀察鐵指哥頓的指勁厲害到甚麼程度。

劉忠集中精神看那一場表演，發覺哥頓的鐵指功確是厲害非常，他竟然一手抓住幾個合桃，使勁一壓，全部粉碎，跟着向台下觀衆借烟斗，兩個烟斗放在一起，用手指一壓，憑着掌心與鐵指的威力，烟斗亦像合桃似的化作片片蝴蝶碎，指力驚人，跟着他還表演魔掌，掌風凌厲達於極點，劉忠看了心寒，回到胡館，很是煩惱，胡樂看見他愁眉不展，也替他担心。

那時鐵指哥頓向劉忠挑戰之事，街知巷聞，如果劉忠不敢接戰，實在是臉上無光的，因此胡樂教頭就勸告劉告暫時躲起來，想個善法對付。

兩人在商量對策時，胡樂教頭忽然想起一個道士太乙眞人，住在梧桐山的太乙古廟之內，於是，胡樂獻計，叫劉忠暫時去梧桐山太乙古廟居住，一來可以避避風頭，二來可以向道士學習更高的拳法，胡樂認識太乙眞人已久，知道他的武功精湛，擒拿手更爲出色，如果學會了這一種拳法，也許能够取勝，兩人商量了一番，便決定依計行事，劉忠立刻到梧桐山去。

劉忠之事，按下不表，自從劉忠離開之後，就有些浪人在胡館附近出現，宵深人靜，胡樂教頭門徒走出武館，便即揮拳痛毆，胡館的人給那些浪人打傷幾個。

率領浪人到胡館挑戰的傢伙叫做金髮波比，這傢伙渾身肌肉結實，西洋拳打得很精，還略懂功夫，體重一百六十多磅，他偶然起脚，還踢得出泰國脚來，等閒之輩，絕非他的敵手，當然胡樂教頭不會怕他，問題在這裏，他絕對不是衝進胡館搗亂，而是躲在靠近胡館的街巷截擊，因此之故，很難跟他們碰頭打起來的，這種事情多次發生，胡樂教頭勃然大怒，透過太平戲院總管肥仔洪的帮忙，親自到大力士雜技團找團長卡達夫交涉。

卡達夫很客氣的接見胡樂，但却推卸責任，自稱他絕不認識金髮波比，無可奉告。

胡樂得不到要領，悶悶不樂的離去，初時他以爲金髮波比大概是鐵指哥頓的朋友或者門徒，登門挑戰的目的是希望劉忠不甘受辱，挺身而出，跟鐵指哥頓交手，後來發覺金髮波比似乎是另外一帮人，未必是鐵指哥頓的門徒，於是暫時把這件事抛開。

回說劉忠這方面，初時他依照胡樂教頭的意思去做，到梧桐山太乙觀暫避風頭，不過，日子拖長了，旬日之後，他就覺得渾身不舒服，而且感覺到無緣無故的躲起來，不是辦法，他很想跟鐵指哥頓一決雌雄，却又沒有善法可尋，爲了這件事，整天愁眉不展。

太乙眞人看穿了他的心事，對他說知，他的功夫只能够跟西洋拳的拳師較量，要是跟中國功夫的大師傅交手，那是沒有把握戰勝的，因爲中國功夫有許多種門派，其中有些門派叫做擒拿手，兩手相交，便即施展擒拿術，能够抓住對方的手腕或肩膊等重要部位加以摧殘，稍爲不慎，就會打輸，手脚也折斷，故此，認眞厲害的武林高手作戰，就要有特殊的本領，並非跟西洋拳師硬碰硬的打鬥那麼簡單，說不定鐵指哥頓所學習到的一種魔掌，就是從中國功夫羅漢掌變化出來，不可不防。

劉忠聽了這番話，微有所悟，心裏暗想，胡樂教頭叫他到太乙觀暫居，依附太乙眞人，說不定這個道士眞的有些絕招，亦未可料，倘非如此，他決不會說得這樣深入。

主意打定，他就很謙虛的對太乙眞人說：「是的，我很感謝你的指導，雖然我能够擊敗四個大力士，却非我的功夫認眞厲害，如果有些人懂得以柔制剛這一套，我就吃了大虧，照我看，太乙眞人你必然是一個高手，可否賜教三幾招，給我見識一下呢？」

太乙眞人說：「我受了你的朋友胡樂教頭的委託，當然是盡量帮忙你的，不過，我跟你過招，或勝或負，只是玩耍性質，切勿太過認眞。」

劉忠聽了欣然點頭，於是，兩人就臉對臉的站定脚步，在太乙觀的天階上面過招。

太乙眞人對劉忠說知，請他先行發招，不管怎樣凌厲的招式，儘管施展出來，一定要毫無顧忌的搏鬥，然後看得出功夫的深淺。」

既然他這樣說，劉忠就不客氣，看準了對方中上門，突然發招出擊，以蔡李佛的掛，梢，插三種拳法一齊發招，並且打完三拳之後，跟着來一個鞭捶，那一捶是向横打出的，更加難以抵擋，照他的估計，太乙眞人年齡超過五十歲，當然比不上年壯力强的人，看來只是步步退縮，乘機出擊，怎料太乙眞人另有一手高强的本領，不必如此，他看見劉忠直撲過來，連續打出幾拳，不但沒有退縮，而且用擒拿對付，十指如鐵，分別向劉忠的手臂彎曲之處打下去，雖然他未能一擊即中，但已把劉忠的攻勢打消，其快無比，劉忠看了大驚失色，不敢怠慢，立刻變招出擊，改用內鐮手進攻。

蔡李佛或者詠春拳派都有內鐮手，雙手齊出或者單獨打出，總是向對方胸腹之間發招，或者用切掌斬頸，攻擊的範圍不出兩邊肩膊的穴道，由於這種打法往往用掌邊出擊，苦練多年，手掌的邊緣又厚又硬，恍如鐮刀，故稱「內鐮手」，等閒之輩，實在難以抵禦，因爲對方懂得以擒拿手接招，故此，劉忠就想出這個辦法來，節節進迫，不過，他的功夫跟對方始終有一段長長的距離，雖然他的內鐮手不容

易給擒拿手制服，可是，切掌打出，快要打到對方的咽喉，竟然差了兩三寸，下次他伸長一點，又差三幾寸，不管他如何攻勢凌厲，始終都是無法打中對方軀體的，不過空手而已，這樣苦鬥下去，他當然是輸定了，不知如何，腿彎忽然給人使勁一勾，跟着在腰間補加一脚，憑着勾彈腿，太乙眞人就奪取了這一場交手的勝利。

劉忠輸了有點不服，再打一次也是輸的，如是者連續展開三次凌厲的搏鬥，輸的一方面俱是劉忠，到了那時，他就不能不服輸，嘆息了一聲，說：「我苦練五年功夫，還比不上超過半百的老頭子，實在可悲。」

太乙眞人收手之後，說：「劉忠，不要埋怨自己，功夫這一門，有深淺之分，憑着硬拳硬馬，當然是年少力强的人佔盡優勢，假如打起眞功夫，只是一招半招之間決定勝負，那就要講究這個門派的實力了，並非我比你的功夫更好，而是我知道你使用的拳脚如何打擊，如何收招，在你一收一發之間進攻，憑着五指之力，把你制服。」

跟着他就解釋擒拿手的妙用，叫劉忠以慢動作的姿勢向他中上門一拳打過來，由他以擒拿手接招。

劉忠用牛角捶的方法由右邊彎彎曲曲的打過來，那一拳打算向對方的左邊額角出擊，那個部位是太陽穴，一經打中，倒地昏迷，如果拳力沉重，可能一招喪命，但劉忠是採取慢動作姿勢打出的，對方當然能够招架，眼見太乙眞人把右手由下邊拉到上邊來，好像打太極，繞了一個小圈子，兩手相交，然後發力，抓住劉忠的右手脈門使勁一揑，劉忠就好像觸電似的整條右臂痲木起來，不由自主的低垂下來。

原來太乙眞人的指勁如此厲害，一抓就贏，不必再談如何出擊了，要是他無法在一輪急攻之下取勝，很容易就會給對方抓住手腕，臂彎，脚彎，或者肩膊，又或咽喉等部位，當然是輸定的，他從來沒有想像過一個人的手指能够堅如鋼鐵，不覺驚奇起來，跟着太乙眞人教他如何練習指勁，又把七十二式擒拿手分別教授給他，對他說知，苦練擒拿手只是十天功夫，就把身上全部氣力移到指掌之間加以運用，此後對付高手，便有些把握，不會一招就輸。

劉忠聽了，心領神會，就在太乙觀之內苦練。

很快就過了十天，他不知道胡館裏面有甚麼變化，正想下山看看，那晚忽然發生一種意想不到的變化，使他怒火攻心，由此演變成一連串的搏鬥。

那座太乙觀雖然規模相當宏偉，但因日久失修，到處門戶都是崩爛了的，任何人都可以自出自入，如果有敵人晚上攻進道觀之內，無法防守，因此太乙眞人在睡前照例把絆馬索以及銅鈴放在道觀每一個出入口的地方，宵深人靜，全無燈火，如果有人想走入道觀之內，經過幾個門口的任何一處，只要這傢伙一脚踼中繩索，便使銅鈴响個不停，憑着這一招，他們兩人很是放心睡覺。

道觀之內有了這種設備，一向都是很平安，忽然之間，有一晚睡到凌晨三時，驟然聽到銅鈴聲响，震動不已，兩人急急忙忙一躍而出，外邊已經有人殺入來。

劉忠憑着蔡李佛門下的梅花刀，神出鬼沒，殺退追兵，把潛入道觀之內的幾個黑衣人逐出門外，他然後轉身看看太乙眞人，但却找不到，過了一會，聽到弓弦聲响，有人倒地呻吟，然後發覺太乙眞人已經離開道觀，走到岩石上面，憑着那一股神光，夜間見物，弓弦响箭，黑衣人紛紛倒地，直到那時，劉忠才知道太乙眞人不但擒拿手認眞出色，弓箭也是非常精湛的，百發百中，對方當然無法抵禦，狼狽而逃。

早上走出道觀之外看看，只見草上有些血漬，沒有看見半個人影，料想受傷的人已給同伴抬走。

太乙眞人說道：「劉忠，我已經出家，本來不想大開殺戒了，無奈那些人夜半偷襲，想要你的命，後來打輸，還想縱火，我看了不能不插手干涉，索性放了幾支箭。」

晚上一片黑沉沉，沒有半點光火，對方想縱火的一切舉動，逃不過太乙眞人的一雙眼，可見太乙眞人的確是目光烱烱，絕非普通的拳師所能及，劉忠佩服不已。

當天晚上，劉忠心裏沉思，照情形看，夜半潛入荒山野嶺，想下毒手殺人放火的浪人，十居其九是跟大力士雜技團有關的，此仇非報不可，打定了主意，他就不別而行，當晚仍然酣睡，但在翌日黎明立刻束裝上路，離開了太乙觀，不別而行。

劉忠怒沖沖的進入市區，沒有到胡館，一口氣的走上太平戲院找着肥仔洪，向他查問最近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情，肥仔洪一來畏懼劉忠渾身是勁，隨時搏殺，不敢得罪他，二來覺得金髮波比那些浪人居然到處騷擾，甚至偷襲別人，太過可恥，不值他的所爲，便索性把近來浪人到處活動，襲擊胡館門人各種不法的舉動說出來。跟着反問劉忠住在山上有沒有意外事情發生。

劉忠不想瞞着他，也把夜間發生的遭遇說出，跟着還對他說知，想解決這件事情，一定要單刀赴會，找大力士雜技團的團長卡達夫算賬。

肥仔洪初時不肯說出卡達夫的寓所，後來却門不過劉忠的威脅，勉强對他說知，在半山區某一條馬路旁邊一排紅磚屋當中的第三間，就是卡達夫住址，門外有圍牆，兼有鐵閘，或者屋內還有惡狗，叫他切勿輕舉妄動。

劉忠那裏肯罷手呢？立刻迫肥仔洪帶路，肥仔洪無可奈何，只好帶着他到山上去，但却站在較遠之處，伸手指着那排屋，叫劉忠看看，劉忠說：「就快要到那邊找卡達夫算賬了，如果那間屋並非卡達夫的寓所，回頭我找你算賬！」

他說得聲色俱厲，肥仔洪心上一寒，說：「劉師傅，我說的全是事實，不過，你單人匹馬登門找團長比武，對方佔盡上風，還是回到胡館商量一下，然後定奪，比較好些。」

劉忠怒吼一聲，說：「我的事不用你管，快些滾！」

肥仔洪立刻轉身走開，劉忠一團怒火，飛奔到紅磚屋那邊，攀登圍牆，跟着跳

到小花園之內，由花徑走向那座雙層別墅，三幾步就到達門口，他按動電鈴，心裏暗想，如果卡達夫不肯見客，便由屋頂跳入最高的一層，由高處殺入去。

意外的卡達夫的門人奉命出迎，把劉忠迎入客廳之內，跟着卡達夫走出，抱拳爲禮，說：「劉師傅，不見十多天，你好嗎？」

卡達夫懂得幾句本地話，劉忠明白他的意思，因爲對方如此客氣，不便發作，只好點頭說：「我跟以前一樣，但有一件事情不明不白，非找你問個明白不可。」

跟着說下去，他就把夜間在道觀之內給浪人偷襲的情形說出來，還說那些人可能是金髮波比的傑作，如果金髮波比是他的人，那就會發生糾紛，故此，索性登門向他查問。

大力士雜技團的團長卡達夫，一向很有威勢，並非縮頭縮尾的人，聽了這番話，低頭想了想，說：「劉師傅，你可否把率領浪子到處擾亂那個人的形貌說出來，讓我加以判斷呢？」

劉忠說：「我沒有看見過這個人，只是聽到他叫做波比，頭上有的是金髮，無論如何，滿頭金髮，一定是外國人了，說不定他是鐵指哥頓的徒弟。」

卡達夫說：「我不認識這個人，不過，有了證明，而且有面貌和髮色可憑，那就有希望找到他的，請你先回到胡館歇息，如果我找到金髮波比的下落，一定派人通知你，或者直接打電話到胡館找你，劉師傅，你必須明白我的爲人，我雖然有幾個大力士敗在你的拳脚之下，可是，我却不以此爲恥，反以爲榮，因爲正式比武，可以增進邦交，還可以把中國功夫的威力介紹給全世界人士知情，又可增加戲院的收入，等於變相使我的進賬增加，我決不會派人向你偷襲的，總之，我們兩人有着深厚的交情，切勿聽信別人挑撥是非，變成仇人。」

說完他就送客，劉忠雖然沒有搏鬥的對象，但却多了一個朋友，心裏有點高興，當天上午，他回到胡館，跟胡樂教頭見面，發覺胡館裏面的大刀長棍等武器，俱被折斷，還有幾個門人被打傷，心上一震，說：「金髮波比幹的好事，太過謊謬，我一定要找他算賬。」

胡樂眉心一揚，正想開口，劉忠補上一句：「照情形看，波比如此放肆，是否他的武功特別高强呢？」

胡樂說：「他的武功怎會特別出色呢？問題是我們昨天到外邊赴宴，武館裏面只有幾個不濟事的門徒，當然沒法阻攔他們。」

劉忠聽了，怒火激升，說：「我非找他算賬不可，立刻要去！」

他雖然憤恨，但却不知道金髮波比住在何處，仍是無法可想的，胡樂教頭對他說：「劉忠，切勿動氣，我們是地頭虫，金髮波比的臉相很容易辨認，我已經發散徒弟到處訪尋他了，只要找到他住宿的地方，便會跟他算賬，即使你沒有下山帮忙，我也會設法對付他的。」

既然胡樂教頭這樣說，劉忠只好暫時壓抑怒火，不再研究此事。

翌日中午，劉忠剛剛起床，忽然接獲肥仔洪的電話，叫他立刻到太平戲院的會客廳，因爲卡達夫有事找他。

放下了電話，劉忠就單刀赴會，他沒有告訴胡樂教頭，担心胡樂阻止他，這是事實，昨天已經跟卡達夫談過，兩人協助，一定要想辦法把金髮波比幹掉，怎會臨時變卦呢？故此他放心赴約。

劉忠抵達太平戲院，直入會客室，肥仔洪在該處恭候，看見他進來，笑逐顏開，說：「團長卡達夫先生已經等候你很久了，請稍候一會，我進去請他出來，大概他有些機密的事情告訴你，不便在電話裏面講述，我也不便旁聽。」

肥仔洪說完便走開，劉忠坐了一會，瞥眼看見卡達夫走進來，笑容滿臉，料想他沒有惡意，放心握手交談。

卡達夫對他說：「昨天我們查到金髮波比這個人了，此人果然是個無賴，專門挑撥是非，到處闖禍，無所不爲，他的武功有限，單是你一人，足以戰勝他，問題是他的師傅。」

劉忠問：「他的師傅是誰呢？」

卡達夫說：「在德國有兩名武林高手，都是頂兒尖兒的人物，一個給我羅致在大力士雜技團裏面表演鐵指功，綽號鐵指哥頓，另外一名高手也是德國人，叫做鋼臂金霸，一個以指力見稱，另外一個以臂力稱雄，兩人的武功相差不遠，金髮波比投靠鋼臂金霸，看來你未必鬥得過他，還是小心一點的好，至於今天我請你到來相見，確有機密的事情奉告，因爲我派出一些徒弟到處查探，已經找到金髮波比居住的地方，那是一座別墅，在半山區最上的一條公路中間，兩旁沒有別的房屋，一望而知，或者胡樂教頭那邊亦有人找到他的寓所，我担心你走進去挑戰，跟鋼臂金霸相遇，故此我提醒你一句。」

照這樣看，卡達夫確是一番好意，劉忠由衷的感謝他，跟着點頭告別。

劉忠回到胡館，黃昏之際，有些門人入館向胡樂教頭報告，果然不出所料，他們也探悉金髮波比的行踪，所說的那座雙層別墅，跟卡達夫說的房屋完全相同，大概是很確實的一條綫索了，既然獲悉金髮波比的寓址，便要想辦法殲滅他，不過，胡樂教頭老謀心算，他從劉忠口中獲悉他跟卡達夫會談的情形，不覺眉心一皺，說：「劉忠，萬事要小心處理，你在太平戲院連敗四名大力士，卡達夫是團長，應該跟你有仇，何以忽然站在你的一邊，還要替你着想，勸告你不宜單刀赴會呢？這是可疑之處，說不定他使用激將法，希望你夜間尋仇，乘機把你殺掉，他可能通知金髮波比，有所準備，你踏脚進門，便會喪命，你一定要記得這一點，中國功夫再好也比不上鬼槍。」

劉忠本來對卡達夫很有信心的，聽了這些話，忽又躊躇起來，照事論事，胡樂教頭所言，相當合理，因此他難以定奪，沉思一會，嘆息一聲，說：「今天我太累了，還是休息一晚，明天再算。」

胡樂教頭辦事非常精明，用兵神速，當晚劉忠雖然在胡館酣睡，他却暗中派人通知太乙眞人，叫他從速下山，故此，劉忠翌日起來，瞥眼看見太乙眞人站在床口，旁邊還有胡樂教頭，登時喜形於色，一

躍而起，點頭爲禮，隨即三人同在密室交談。

胡樂教頭慨然說道：「中國功夫跟西洋拳對抗，以壓倒性的姿態取勝，値得自豪，如果劉忠給別人偷襲，死於非命，未免可悲，故此，我十分誠意代表香港國術界向太乙眞人致意，盼望太乙眞人拔刀相助。」

太乙眞人說：「我一向不會用刀。」

劉忠忽然醒悟起來，說：「道長，你不必用刀，就使用弓箭取勝好了。」

跟着劉忠和胡樂教頭不約而同的苦勸太乙眞人，過了多時，太乙眞人終於答應，說：「我習慣使用的長弓大箭，並非臨時能够製造出來，我已經答應你們，就要上山把弓箭搬到這裏來，過兩晚然後出動，仍未爲遲。」

劉忠本來想那晚立刻出動的，聽了此言，不敢不依，胡樂教頭說：「既然道長一定要拿弓箭到來，我們不妨恭候，而且趁着這兩晚佈置一切，先行找到適宜放箭的地點，再用望遠鏡在夜間窺望，看準了金髮波比，到時動手，不會射錯，這樣安排也好。」

劉忠鬥不過兩人的意見，只好點頭。

幾個人分途進行，務求置金髮波比於死地。很快就過了兩晚，太乙眞人再到胡館時，已經帶備大弓長箭。

既然一切準備妥當，休息一晚，轟飲暢談，深夜就寢，翌日整天備戰，到了那晚的深夜，九點鐘敲過，幾個人就到半山區第二條馬路的一座房屋之內，打開玻璃窗，把所有電燈熄滅，等候機會動手。

那一座房屋是胡樂教頭白天派人去租下來的，因爲打開窗之後，向山的一個大窗，剛剛對準金髮波比居住的那個窗口，亦即可以說，如果金髮波比晚上在書房坐立，打開窗子，正好用箭射他，相隔不過兩百碼，以太乙眞人的箭法，易如反掌，準可一箭成功。

他們看見地形非常合適，劉忠與胡樂兩人望了一眼，臉上露出會心的微笑。

夜色更深，遙見金髮波比的書房果然有燈光透出，有人坐着書桌旁邊看書，那是側面的，劉忠沒有看見過金髮波比，至於胡樂，却看見過兩次，低聲說：「我絕對認得他，此人正是波比，立刻放箭。」

太乙眞人沒有出家之前也是一名拳師，雖然出了家，仍想替中國功夫爭一口氣，而且又獲悉金髮波比是個無惡不作的流氓，死有餘辜，故此，不惜大開殺戒。

他看準了金髮波比的位置，把五尺長的大弓拉開，搭起四尺長的一支利箭，對準波比那邊，用神凝視，突然發射，颼的一聲，箭去似流星，果然插中波比，奇怪的是波比吃了一箭，竟毫無所動。

劉忠驚呼了一聲，說：「我們中計了，射中的是木人。」

胡樂教頭說：「怎樣辦呢？」

劉忠說：「胡師傅，你跟太乙眞人留在此地，用弓箭掩護我，我抓住一把單刀，殺奔對面那座房屋，除非我找不到波比，不然的話，他必死在我的大刀之下。」

劉忠說完，並不理會兩人的反應，左手抓起圓形的籐牌，右手抓刀，就此飄然出門，好像一陣風，藤牌加上單刀，那是一套別開生面的武器，稱做單刀碟，亦是蔡李佛門下的一門絕技，劉忠練習得非常純熟，有恃無恐，便即趁着夜色深沉，殺軍斜坡之上，既然他一意孤行，兩人無法阻止，只好依他的話去做，索性用弓箭掩護。

劉忠由斜坡殺到山上去，看見那座雙層別墅，左隣右里並無別的房屋，決不會攪錯，再又看見屋裏燈光明亮，料想波比在地面的客廳之內，不再考慮，走近大門那邊，伸手摸摸，門裏落門，無計可施，巡視一遍，然後走到向南的地面，那一個玻璃窗打開，劉忠大着胆子，縱身入內。

他剛剛進入客廳，燈光仍是那麼明亮，但却看不見金髮波比，所看見的只是一名彪形大漢，雙臂粗如藕瓜，右手握着鋼叉，等待厮殺。

劉忠立刻知道中計，但仍大着胆子迎上去，說：「你必然是波比的師傅鋼臂金霸了，是也不是呢？」

此人懂得中國話，笑着點頭說：「正是如此，我不但知道你是劉忠，而且知道你喜歡使用單刀碟作戰，你懂得中國功夫，大概也會知道這一點，單刀碟最怕的是鋼叉。」

說到這裏，他把鋼叉向地面用叉柄使勁一頓，發出錚然的聲响，充份顯示他的內力充沛。

既然他有備而戰，而且知道鋼叉是單刀碟的尅星，不用說一定是勁敵了，劉忠並不打話，就地一滾，一個雪裏飄風，那把單刀向對方兩邊小腿橫削過去，忽然落空，跟着發覺刀柄已給對方三叉叉住，無法拔出，跟着叉光一閃，向他迎面使勁刺來，劉忠只好棄刀，仍用左手抓住藤牌擋住單刀碟，由於他失了刀，鋼叉又壓着籐牌，他好像一個田螺似的縮在一起，愈壓愈低，甚至雙手向上擋格，只能招架。

這種情況非常危險，劉忠不管向任何一個方向竄出，一定吃了一叉，不然的話，壓多了半個時辰，他就氣絕身亡。

劉忠異常焦躁，心裏暗想，如此喪命，太過寃枉，他是一名好漢，絕不求饒，不過，鋼臂金霸無意把他置於死地，忽然把鋼叉收起來，順脚一踢，把地上的單刀踢給他，然後說道：「劉忠，我不過跟你開玩笑吧，我們一向並無怨仇，怎會把你送進地獄呢？再者，我跟鐵指哥頓有仇，如果你是我的朋友，我不但不肯殺你，還指導你，如何戰勝鐵指哥頓，替我報一箭之仇，我們就此化敵爲友，你的意下如何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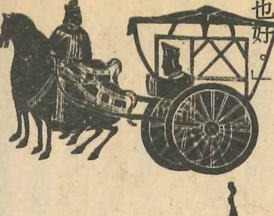
忽然有此轉變，劉忠喜出望外，不消說，立刻點頭答應，跟着劉忠忽然臉色一沉，說：「金霸先生，我雖然是你的朋友，却是波比的仇人，關於這點，希望你心裏明白。」

金霸還沒有回答，忽然聽到樓上一聲慘呼，跟着有人倒地，金霸說：「波比此人有勇無謀，遲早一定死在箭下，雖然他以木人擋一陣駕，可是，第二箭却擋不來了。」

當時劉忠看見金霸忽然對他如此客氣，大感驚奇，後來他還知道金髮波比慘叫一聲，等於表示他已經中箭身亡，鋼臂金霸竟然無動於中，那就更加驚奇了，金霸大概看出他的心理反應，說：「劉忠，你大概對我有些懷疑，我不妨請你喝杯酒談談，波比已經死定了，不必到上面看，相信貴友的箭法一定是很驚人的，我佩服之至。」

劉忠無法可想，只好點頭答應，那個大廳跟普通的客廳相似，唯一的分別就是靠那邊放置許多書籍，第三個書櫃側便有一條通道，從那邊走進去，走不了多遠，便是一個小客廳，那個小客廳看來雖然細小，却是很精緻的，劉忠在那個客廳裏面坐下，鋼臂金霸給他倒了一杯酒，說：「我跟鐵指哥頓有仇，故此協助你，不過，以你的武功來說，仍是鬥不過他的，因此，我不妨在這裏跟你談談另外一件事情，鐵指哥頓的指掌有如鋼鐵，並非普通人能够抵擋，如果你發拳打他，他順勢一抓一插，你是無從招架的，你走過左邊去，他也向左邊襲擊，以你目前的情形來說，根本上就沒有資格跟他交手，甚至你苦練擒拿手，仍是沒用，原因是你不過練習了十天八天，他却苦練指功十年過外，不過，你懂得他如何發招，抓住他的弱點出擊，那就有機會打赢他，讓我告訴你，一個人的手掌和手指之間能够運動靈活，完全是靠掌背上面的五把連筋，如果那條筋受到撞擊，十隻手指都痳痹起來，那就無法跟強敵周旋了，即使發招，也沒有鋼鐵似的強勁，不過，想打擊五把連筋，殊不容易，首先要練習拳頭，現時我想請你把右手伸出來，握實拳頭，讓我看看你的拳尖是否特別厲害，再行指導你，如何運用拳尖打擊他。」

劉忠從來沒有聽見過拳尖這個名稱，頗爲詫異，想了想，他就依照對方的意思去做，把右拳緊握起來，握緊右拳之後，他就發覺到中指的指節骨最高之處特別尖硬，實情如此，無怪鋼臂金霸把它稱做拳尖了，跟着鋼臂金霸說：「拳尖就是拳頭最尖的地方，其實是中指的指節骨突出之處，中國功夫只練拳頭，發拳打包，很少人故意把拳尖練習到特別堅實，而且突出的，我的意思是叫你每天只用拳尖敲擊堅實的物體，不管你打沙包，或者插鐵沙，又或依照德國人的方法，用指尖打木板，總之，愈打愈實，愈實愈尖，如此練習，不過二十天，你就掌握着一種秘密武器，能够擊倒鐵指哥頓了，但仍要懂得他的招



玄機妙算

機智子

劉頗賠瓦甕

唐朝時代，河南澠池也是長安與洛陽間的主要道路，一向是經商要道，商人絡繹不絕。

有一次，正是冬天，一輛車載滿了瓦甕在前面走，因路面結冰，十分溜滑，車夫怕瓦甕打破，便停止不前，進退不得。這時天色已晚，旅客和商人的牛馬車，多的數不淸，被擋在後面行駛不得，大家一時叫罵聲四起，却皆束手不知所措。

這時有一位叫劉頗的商人，從後面騎馬超越到這瓦甕車的地方，問那車夫說：「你這車上的所有瓦甕，約共値多少錢？」車夫回答道：「約七、八千錢。」劉頗立刻由馬囊中如數取出七、八千錢的幾匹布給他，隨即派小僮們將車上的瓦甕丟下崖去，頃刻之間，這車上一無貨物，輕便異常，直驅前進，不曾停下，後面趕車的人都高興的大喊，大家就都又暢行無阻的前進了。

劉頗犧牲了七、八千錢，便利了數千輛的牛馬車，使其不再阻滯難行，而自己的布販車輛，也享受到同樣的便利。



吳國掮客與漆商虞乎

春秋時，越國有一人叫虞乎，向計然先生（即范蠡之師）求教，學得了造漆的方法。

虞乎種了一些漆樹，三年之後，漆樹長大，割得了幾百桶生漆，準備載到吳國去賣，他太太對他說：「我哥哥從前在吳國作生意，知道吳國人喜歡用具光滑亮潔，所以需要特別多的漆，漆業也就特別賺錢。我曾見賣漆的商人，將漆樹葉的膏汁煮過，與生漆混和，獲得雙倍利潤，但買漆的人皆未查覺。」

虞乎聽了這一番話，心中很高興，便如法裝了幾百桶，和眞漆一起運往吳國。

這時吳、越二國正失和，兩國間不便通行，吳國正以少漆爲苦。

這時吳國有一掮客（即中間人）聽到有漆運來，高興萬分，親自在國境外迎接，帶他入境，誠心招待，把他接到一間與他頗有私交的旅舍中住下，再看一下漆，果然是上等好漆，便約定一個日期，到期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虞乎與這客掮約定後，內心十分愉快，到約定日期的前一天晚上，將漆樹葉所煮的膏汁與眞漆混合起來，準備第二天帶鉅欵回國。

第二天，吳國的掮客果然來了，這人非常細心，發現了漆桶封口竟然全拆，心知不妙，値得懷疑；他也是個內行，知道有些商人以漆樹葉煮成之膏汁與眞漆摻合，於是堅決請虞乎延後。

這次約定比原來慢二十天，等到掮客再來時，漆桶內的漆已全部壞了，虞乎只得將全部的漆丟掉，口袋中已沒有別的東西，只好流落爲叫化子，最後死於吳境內。

吳國的掮客精明逾常人，才沒有墜入圈套；使虞乎嚐到了害人害己的後果。

★ ★ ★

式，順着他的拳路出擊，照我所知的情形說，你跟他對抗，最好發左拳向他當胸打出，他一定用右手握着你的前臂，以他的握力來說，簡單一握，就可以使你的左手痲木，故此他很有信心，暫時僅用一隻手應戰，不必使用左手出擊，那時你就可以用右拳的拳尖向他右手掌背五把連筋之處，突然使勁撞擊，一下子不够份量，不妨連撞幾下，他從來沒有碰見過這樣子的對手，疏於防範，必然失敗，你一拳打到他的右手指掌痲痹，僅有一隻手應戰，那就十居其九打贏了，那時，不管你施展何種拳法，抑或拳腳齊施，贏的機會很高，言盡於此了，我的徒弟金髮波比作惡多端，死在箭下，我不會替他報仇，你放心好了，如果你殺了鐵指哥頓，等於向我表示最崇高的交情。」

說完這番話，他還臉露微笑，充份表現出朋友的姿態，不論如何，劉忠總是向他道謝的，跟着告辭。

那晚的事情至此告一段落，金髮波比的屍體當然是由鋼臂金霸叫人把它搬走的，跟着火化，不必細表。至於劉忠，他把這種秘密放在心裏，除了向胡樂教頭清清楚楚的說個明白之外沒有對任何人說知。

劉忠很快就跟胡樂教頭告別，回到太乙觀跟太乙眞人同在一起過活，朝夕苦練，照太乙眞人的看法，劉忠就算把拳尖練習到堅如鐵石，未必打贏鐵指哥頓的，但却沒有勸他罷手，因爲這一場戰鬥是無法避免的，死了一個金髮波比，還有另外一些浪子向胡館尋仇，務求增加壓力，使劉忠出戰。

二十天過後，劉忠落山，他在胡館暫住一晚，打算跟鐵指哥頓拚個高下，翌日早上，他剛剛起床，準備外出，忽然聽到門外人聲嘈雜，胡樂教頭的門人當中，有些是負責在戶外巡視的，但見風吹草動，立刻奔入報告，胡樂教頭接獲門人的報告，知道鐵指哥頓親自出馬，站在門外，指名道姓，向劉忠挑戰，他就問劉忠是否出戰，劉忠說：「洋人多數是疑心重的，他害怕走進武館，有人埋伏，故此，寧願在街上決鬥，我正想找他，既然他已到來，我怎會不出戰呢？」他說得如此豪氣，似乎很有把握，胡樂教頭也沒有阻止他，只是遙遙的保護他，至於劉忠，昂然直出，站在鐵指哥頓的前面，說：「我正想到茶樓品茗，你既然來了，打完了我才飲茶，仍未爲遲，你想如何搏鬥呢？」

鐵指哥頓說：「我不想走進武館，如果你答應，我們兩人就在此交手，有許多街坊親眼看見，生死絕不追究，你的意下如何呢？」

劉忠說：「好的，我的身上從不帶刀，兩人就在這裏交手好了，至於我的朋友胡教頭在此地很有名氣，他可以做公證人，由他發施號令，從一數到三，我們兩人就開始發招，如此安排，十分公道，你的意下如何呢？」

鐵指哥頓答應了，跟着兩人擺下招式，胡樂教頭迫於做公證人，而且下令發招，很快就說到三字，劉忠俯衝過去，用左拳向對方的胸部出擊，打的是直拳，誘他伸手，然後用右拳的拳尖打在對方掌背五把連筋之上，這一招打得非常準確，跟鋼臂金霸事前指導的招式完全相同，鐵指哥頓本來就是十分輕敵的，果然伸出右手來，使勁一握，劉忠突然覺得自己的左拳好像給鐵拳拑住，不但無法動彈，而且一陣痲痹，暗呼不妙，就在那時，他的右拳已經打落哥頓的右掌，五把連筋被擊，也覺痲痹，兩人不自覺的鬆手退後，不錯的，劉忠這一招非常順利，眞的把對方右臂打中，痲木起來，問題在這裏，他自己的左拳也是痲痹的，雖然兩人仍可作戰，但却拉平，各人僅有一隻手可供運用，他再也無法用拳尖打對方的五把連筋了，只好靠運氣，拚命搏鬥。

照情形看，鐵指哥頓是贏實了的，兩人各有一雙手，已經贏面很高，他不過給劉忠施展詭計，輸了第一招，以後他就決不會再輸第二招了，眼見他用左手撲攻時，全是掌心向天的，劉忠如果一拳打下，給他掌心托住，使勁一揑，恐怕五隻手指壓扁，在這種情況之下，劉忠僅有一隻手接戰，無法接招，只好憑着身手敏捷的腳法，加上蔡李佛的梅花步，左跳右跳，擾亂對方視綫，然後乘機起腳，把低撑腳，攔腰腿，穿心腿，虎尾腳，七種腳法全部打齊，可惜對方早有準備，跳動如飛，七腳落空，劉忠剛剛站着，想作極短的休息，對方已經如飛殺上，一個穿心掌，由胸部直撲過來，仍是掌心向天，劉忠知道，如果自己僅有的右手接招，給他使勁一扭，登時拆骨，故此不敢接招，只憑腳法取勝，已經落空了，那一手來勢極兇，他避無可避，只好傾全力作戰，一個鷄翼手由上打下，希望打中他的前臂，暫時抵擋一下，怎料他的鷄翼手剛剛劈下時，對方忽然把左手向後一縮，劉忠的手不但無法打中他的前臂，還給他左手五指抓住，自己的右手剛剛抓在對方的掌心之內，他大吃一驚，以爲必輸，但在這一瞬，他發覺對方忽然閉上眼睛，渾身乏勁，雖然不知道他爲甚麼有這種情形發生，但却乘機出擊，立刻把右手化爲虎爪，向他的咽喉打下去，使勁一握，對方喉核破裂，整個頹然倒下來，跟着口角出血，身受重傷，幸而街坊合力呼叫，引動警方到來，把他抬到醫院急救，然後逃出鬼門關。

胡樂教頭在旁看見這一場龍虎鬥，劉忠由頭到尾，屈居下風，正在替他心寒，殊不料轉瞬之間，立刻反敗爲勝，與高采烈，頻頻拍膊頭，大讚劉忠確有絕招，出手極快，無人知曉，劉忠當時不便多談，當晚吃過了盛筵，轟飲至醉，亦無機會再談，翌日醒來的時候，然後找個機會對胡樂教頭說知此事，而且很焦躁的問胡樂教頭何以對方忽然之間軟弱下來，緊閉一雙眼，非常痛苦，是否身上有了隱病。

胡樂教頭眉心一皺，然後眉毛往上一揚，眼睛一亮，說：「不必說了，仍然是太乙眞人助陣，不過化裝爲小販或者街坊，我們看不出來吧了，太乙眞人最擅長的是欖核鏢，吃過了和順欖，就把欖核含在口中，必要時，把它使勁吐出，一定是欖核打中對方兩眼之間的眉心穴，使他暫時失去反應，否則，你必死無疑。」

明白了這一種秘密，劉忠慨然說：「一山還有一山高，原來一個欖核救了我的命，中國功夫確是深不可測！」（完）

俠情中篇奇情故事

艷鳳狂龍（一）

隆中客・文
子成・圖

將心向明月　明月照溝渠

大地一片銀白，滿山都是紅梅。

梅林深處，那較爲空曠的一片斜坡上，橫陳着一具屍體。

那是一個頗爲精壯的年輕人的屍體，一劍穿胸，可以想見，殺人者的手法算得上是乾淨俐落之至。也不難想見，死者不曾受到多大的痛楚，但那殷紅的鮮血，襯托上那潔白的積雪，却令人怵目驚心。

距那具屍體約莫三丈遠處，卓立着一個白衣勝雪的年輕書生，他，約莫二十五六的年紀，長得玉面朱唇，長眉入鬢，配上那頎長的身裁，和那隨風飄拂的白色儒衫，有如臨風玉樹，瀟洒、飄逸，兼而有之，如果要在他身上挑毛病，似乎只有面孔上的神情太過冷峻，尤其是他的目光，可說是比地面的積雪，週遭的朔風更冷得怕人。

白雪、紅梅，暗香浮動，是多麼富有詩情畫意的景色，但那慘死的屍體，殷紅的鮮血，又是多麼不調和的對比。

白衫書生似乎無視於週遭的一切，他的視綫投射在梅林邊緣——箭遠外的山徑上。

山徑上出現一位紅衣女郞，迅疾地穿林而入，向白衫書生站立的地方走來。

白衫書生那冷的臉上和目光中浮現一片得意的笑容。但他還是靜立着，不曾挪動一下。

紅衣女郞在白衫書生身前丈遠處站定，嘿！好一位標緻的美姑娘！

她，約莫雙十年華，一張瓜子臉，兩道柳葉眉，大大的眼睛，長長的睫毛。鼻如懸胆，咀似新菱，面部的輪廓和五官，都安排得恰到好處，至於身裁嘛！該凸出的地方凸出，該凹進的地方凹進，一點都不含糊，她的服裝也相當別緻，玫瑰紅的緊身勁裝，外套一襲玫瑰紅的披風，足登玫瑰紅的小蠻靴，頭上還結着一個玫瑰紅的蝴蝶結，從頭到脚，都是淸一色的玫瑰紅，可惜的是：她那張美得不可方物的俏臉上，却罩上一片寒霜。

那白衫書生未語先笑，向着她抱拳長揖道：「白姑娘可眞守時，在下這厢有禮了。」

「死約會，不守時怎行？」紅衣女郞向一旁的那具屍體注視了一下，冷然問道：「是你殺的？」

白衫書生含笑點首道：「不錯！那是一個不受歡迎的人。」

紅衣女郞冷笑道：「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受人歡迎的程度？」

「我知道，我『玉面銀龍』斬無畏，在武林中是最不受歡迎的人物，但放眼當今武林，能够殺死我的人却是少之又少。」白衫書生緩步走到紅衣女郞面前，瀟洒地一笑道：「白姑娘，時間很寶貴，別說不相干的事了，還是說咱們之間的正經事吧！」

紅衣女郞咀唇牽動了一下，却是欲言又止。

靳無畏（即白衫書生）笑問道：「怎麼樣？是否已發現中毒的徵兆？」

「不錯，眉心中已出現很輕淡的一抹青痕。」

「那妳作何打算呢？」

紅衣女郎幽幽地一嘆道：「爲了救他，我沒有選擇的餘地。」

靳無畏目光一亮道：「這是說，妳已經接受我的要求了？」

紅衣女郎點點頭，纖掌一伸道：「解藥拿來！」

「解藥當然馬上給。」靳無畏探懷取出一個密封的小紙包，遞給她道：「但我還要重複一遍以前所說的話，事關妳未來的幸福，和杜子南的生死，希望妳莫嫌我一再囉嗦。」

紅衣女郎俏臉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漠然地道：「我在聽。」

靳無畏正容說道：「這解藥只能治標，七天之內，可以抑制毒藥發作，七天之後，必須另服解藥，才能根本解除。」

紅衣女郎像一尊塑像，沒接腔，也沒挪動一下。

靳無畏接着說道：「在這七天之內，妳可以全部時間陪伴杜子南，這，對妳可以留下一些難忘的回憶，對我來說，也多少表示我還有一點人情味。」

接着，却是語氣一沉道：「可是，這七天之內，妳必須保持分寸，不能讓杜子南突破最後防綫，七天之後，交付解藥時，我要先行檢驗妳手臂上的守宮砂，記着：這是非常非常嚴重的問題。」

紅衣女郎冷笑道：「你也會重視女人的貞操！」

靳無畏笑道：「對於別的女人，我可以不管她是不是貞女，玩過就算，但對妳却特別例外，我必須得到一個完整無損的妳。」

「如果我早已不是貞女了呢？」

「我有眼睛會看，用不着查驗守宮砂，妳那整齊而又伏貼的眉綫早已告訴我，妳還是一個冰清玉潔的黃花姑娘。」

紅衣女郎幽幽地嘆了一聲。

靳無畏却苦笑道：「白姑娘，別裝出一副受到委屈的樣子，其實，我才是眞正受到委屈的人。」

紅衣女郎楞了一下，但仍沒接腔，只是用目光在對方臉上探詢着。

靳無畏侃侃地說道：「論身世，家父爲卸任武林盟主，所開四海錢莊，分店遍佈全國各大城市，可以說威震武林，富甲全國，至於我自己，也決不含糊，『玉面銀龍』四字，跟妳『天香玉鳳』白傲霜和妳的情人『四海游龍』杜子南，並稱『雙龍一鳳』，論人才，我更是風流倜儻，文武兼資，憑這些條件，除了月裏嫦娥之外，所有人間的美女，我都可以要如何便如何……」

說到這裏，他苦笑了一下道：「只有妳，我不知費了多少心機，受了多少煎熬，到今天才算有了一點點眉目，妳想想看，是妳受了委屈，還是我受了委屈？」

白傲霜（即紅衣女郎）咀唇抿了一下，冷冷地反問道：「還有嗎？」

靳無畏苦笑道：「好！我不說了，只提醒妳一聲：別忘了，我要的是完整的妳，否則，妳我都會遺憾終生。」

白傲霜冷笑道：「也包括我的心？」

靳無畏邪笑一聲道：「妳心裏愛誰我管不着，我只要得到一個完整的嬌軀就够了……」

「告辭……」

白傲霜寒着一張俏臉，轉身疾奔而去了。

靳無畏揚聲說道：「白姑娘，七天之後，咱們還是在這兒碰頭，一手交解藥，一手交人。」

另一位紫衣少婦由十來丈外的一個拐角處出現，向着靳無畏嬝嬝婷婷地走了過來。

她，約莫二十四五的年紀，論姿色，與白傲霜算得上是一時瑜亮，但白傲霜却缺少她那份少婦的風韻，也缺少她那股子媚在骨髓裏的媚勁，算得上是一個十分姿色又加十二分媚勁的天生尤物。

「三公子，恭喜你大功告成啦！」

那語聲好嗲！好膩！加上她那烟視媚行的媚態，對男人們來說，眞有使百煉鋼化作繞指柔的威力。

靳無畏眉峯一蹙道：「七姨，現在說來，恐怕言之過早。」

紫衣少婦笑問道：「此話怎講？」

靳無畏沉思着道：「如果他們另外獲得解救呢？」

紫衣少婦道：「你不相信這是七姨的獨門秘方，旁人沒法化解。」

「這旁人也包括爹的前任盟主楊柳兒夫婦？」

「不包括。」

「那麼，如果他們找上楊柳兒呢？」

紫衣少婦媚笑道：「那正是咱們求之不得的事呀，你忘了，你爹的目的，就是要將楊柳兒夫婦找出來，並加以清除，說實在的，我只担心他們也和我們一樣找不到楊柳兒夫婦，你也知道，楊柳兒自從六年之前卸下武林盟主的職位之後，就失踪了，誰也不知道他們的行踪，所以，除非是他們自行出面，要想在莽莽江湖之中將他們找出來，實在太難太難了。」

靳無畏笑了笑道：「話是不錯，但俗語說得好：不怕一萬，只怕萬一，萬一給他們找到了，我豈非是白忙了一場。」

紫衣少婦伸手搭上他的肩頭，嬌笑道：「放心，即使萬一給他們找到了，情況有了變化，白傲霜那妞兒，七姨我也絕對免費，給你弄上手就是。」

靳無畏似乎想掙脫對方搭在他左肩上的那隻欺霜賽雪的手掌，但他並未認眞，只是象徵性的扭了一下身子，並一蹙眉峯道：「七姨，我拜託妳的事，是否已在進行了？」

紫衣少婦扭頭斜睨着他，媚笑道：「你的事，我還能不盡心嗎！事情已開始進行，但這是急不來的，同時，我提醒你一下，今後必須乖一點，多聽七姨的話，保證你有意想不到的好處……」

× × ×

依然是白雪紅梅，景物如畫，只不過多了一艘烏篷小艇。

既然有烏篷小艇，自然是在江流中，不過，那不是濁浪滾滾的大江，只是一條水平如鏡，寬僅十來丈的小河而已。

那艘烏篷小艇，就繫在小河邊一列紅梅中的一株梅樹下，小艇中飄出冷冽的酒香，也飄出悅耳的琴音，奏的正是令人心曠神怡，俗念盡消的「陽春白雪」。

此情此景，小艇中縱非神仙中人，也必然是超凡脫俗的非常人物。

琴音倏然而止，小艇中傳出一個清朗語聲道：「好！好！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難得幾回聞。」

另一個嬌甜語聲道：「你還好意思取笑，人家心裏好煩！」

「煩？」那清朗語聲道：「對了，這幾天，妳好像有心事？」

那嬌甜語聲道：「沒有啊！我只是莫名其妙的心煩。」

那清朗語聲道：「既然沒心事，怎麼會心煩？」

那嬌甜語聲道：「我想……可能是由於我明天即將遠行吧！」

「哦！對了，妳明天要去哪兒？還沒告訴我哩！」

「我不是跟你說過了嗎！這是秘密任務，任何人面前都不能說的……」

小艇的窗子打開了，探出一個紅衣女郎的上半身，那是「天香玉鳳」白傲霜。

接着，又探出一個白衣書生的上半身。此人長得劍眉星目，玉面朱唇，跟靳無畏一比，他們兩個人都該有『既生瑜、何生亮』之感——他，就是和靳無畏、白傲霜二人一同被稱爲「雙龍一鳳」中的「四海游龍」杜子南。

白傲霜似乎是故意岔開話題，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氣，道：「唔！好香！」

杜子南一手輕攬她的纖腰，笑問道：「妳說的是梅香？」

「唔……」她緊偎着他，閉上美目，似乎正在領略這片刻的溫存，連一個字也不願意多說。

「我却覺得，梅香不如妳身上的體香。」他，貪婪地在她的頸項間嗅個不停。

「貧咀。……」她的語氣雖然略帶嬌嗔，但眉宇之間，却漾着醉人的笑意。

她的嬌容本來就美得沒話說，由於喝了點酒，雙頰一片酡紅，加上這醉人的淺笑，更加格外撩人遐思，使得杜子南情不自禁地摟着她一陣狂吻。

她默默地承受着，溫馴得像一隻小貓，却禁不住兩顆豆大的淚珠順腮滾落。

可能是担心他察覺她在掉淚，她「嚶嚀」一聲，將一張帶淚的俏臉埋進他健壯的胸膛中。

杜子南緊摟着她的嬌軀，以夢囈似的語聲說道：「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傲霜，這次遠行，希望妳早點回來，以後，再也不許分開了。」

她，沒接腔，只是將俏臉在他的胸脯上反覆地擦拭着，以便拭淨臉上的淚痕，但却禁不住心頭的酸楚，眼淚越擦越多。

「傲霜，怎麼不說話？」他貼着她的耳朵，悄聲問。

「我……我想起一個故事，是三年以前，聽我娘說的。」

她的語聲有點哽咽，但由於她是貼着他的胸脯在說，語聲自然會有點走樣，因而將自以爲沉浸在幸福中，又有點粗心大意的杜子南瞞過了。

「啊！那一定很有趣的，快說給我聽吧。」

「不一定很有趣，但却很有意思。」白傲霜强忍心中的酸楚，語聲也恢復了自然：「從前，有一位很有才氣的翰林，當他派赴外地作官的前夕，前往勾欄院，向兩個很要好的姑娘辭行，那兩個姑娘的花名一個叫花君，一個叫花相，酒酣耳熱中，花君要翰林撰聯留念，聯語中並須嵌上她的花名，那位翰林不假思索，提筆一揮而就，上聯是：花開堪折直須折，下聯是：君問歸期未有期……」

杜子南禁不住脫口讚道：「好一份敏捷的才華！」

「還有哩！」白傲霜接着說道：「花相也提出同樣的要求，要以同樣的上聯，嵌上她的花名。」

「這……可有點强人所難了！」

「但事實上，並未難倒那位翰林，他還是不加思索地一揮而就：花開堪折直須折，相見時難別亦難。」

「妙！妙！實在太妙了……」

不錯，那位翰林的捷才固然是妙，但更妙的却是目前的白傲霜。

她，借人喻己，表示她此刻的心情，也暗示她此去不再回來，所以，不但是妙，更是用心良苦。

可惜的是，杜子南竟然一點也不曾領會她的苦心，這是多麼不可原諒的大意。

白傲霜在心底嘆了一聲，掙脫他的擁抱，坐正嬌軀，目注岸邊盛開着的紅梅，默然不語。

一陣寒風，吹落片片梅花，水面上平添腥紅點點，隨波逐流而去。

白傲霜幽幽地一嘆道：「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南哥，如果這些落花中，有一片被江邊的頑童撈取，或者是被横擱水面的枯枝擱住，你說，是落花有負於流水，還是流水有負於落花呢？」

她的暗示更明顯了，但杜子南却仍然是一點也不曾領會地笑問道：「傲霜，幹嗎提出這些奇怪的問題？」

白傲霜笑了一笑，道：「偶有所感而已。」

杜子南也含笑說道：「別胡思亂想了，時間不早，可能又要下雪了，早點回去吧！」

白傲霜却是聽如未聞地曼聲吟哦着：「把酒祝東風，且共從容，垂楊紫陌洛城東，總是當年携手處，遊遍芳踪。

聚散苦匆匆，此恨無窮，今年花勝去年紅，可惜明年花更好，知與誰同？」

杜子南脫口笑道：「傻丫頭，明年此刻，當然還是跟我在一起呀！」

話已說完，他才意識到氣氛有點不對勁。

他，一楞之下，才發覺她的俏臉上清淚雙流，有如帶雨梨花。

「妳……妳怎麼哭了？」他顯得不勝惶恐，也有點手足無措。

「沒有啊，是歐陽永叔這首『浪淘沙』太凄涼，太感動人了，不自覺間就掉下眼淚來了！」她是含笑說的，但笑得好凄涼。

「不，妳在撒謊，她一定有甚麼嚴重的心事！」他總算開竅了，一旦有所領悟

之後，一通百通，目前，白傲霜的所言所行，以及這七天以來所累積的點點滴滴，他都覺得太不尋常起來。

白傲霜苦澀地笑了笑，並搖了搖頭。

杜子南雙手搭在她的雙肩，雙方面對面，目光深注地正容說道：「傲霜，妳說，妳是否認為我是妳最要好的朋友？也是早已心許的情人。」

「是的。」

「現在，妳是否變心了？」

「此心可矢天日。」

「那麼，妳的困難，也就是我的困難，我應該替妳分憂，告訴我，不論是上刀山，下油鍋，我決不皺一下眉頭。」

她避開他那銳利的目光，將嬌軀再度投入他的懷中，幽幽地一嘆道：「沒有用，我的痛苦，任何人都沒法分担。」

「至少妳該告訴我，是甚麼困難？」

「讓我冷靜地想想吧，也許，……明天早晨我會告訴你……」

明天早晨，她會告訴他嗎？答案是否定的。

事實上，她當天深夜就不辭而別了，沒有留下一言半語，片紙隻字。

留給他的，只是無窮無盡的相思，和沒法理解的謎，以及那值得他咀嚼，值得他回味，也使他黯然神傷的片片段段的記憶。

他，像一具殭屍，無視於那强勁的北風，滿地飛舞的大雪，僵立在小河邊，目光是呆滯地瞧着仍然繫在一株梅樹下的烏篷小艇，口中喃喃自語着：「為甚麼？……為甚麼？……」

忽然，他揚掌凌空擊向那艘烏篷小艇，「蓬」地一聲，那艘烏篷小艇幌盪了一下，又靜止了。

這是一個下意識的動作，好像是要藉那一掌之力，將無法發洩的無名怒火，發洩在那烏篷小艇上。

本來，憑他的功力，目前這下意識的一掌，足可將那烏篷小艇擊得碎成片片的，但事實上，那烏篷小艇只不過是幌盪了了一下而已。

他楞了一下，似乎有點不相信眼前的事實，也有點懷疑方才那一掌不曾凝聚真力，因而再度揚起他的右掌。

可是，他的右掌才揚起了一半，又頹然地放了下來，臉色也一下子變成一片慘白。

因為，他已發覺，自己的功力，已消減一半有餘，這也就是說，他現有的功力，已不及原來的一半了。

從極端驚恐中冷靜下來，他記得很清楚，昨天清晨，他還運功調息過，一切都很正常，昨天一整天，除了白傲霜，他不曾跟任何人接近過，那麼，毫無疑問，他的功力的突然消滅，必然是白傲霜暗中做的手脚。

對於一個武林高手來說，武功就是第二生命，失去武功，就有生不如死之感，目前的杜子南，雖然不是完全失去武功而只不過是消滅了一半以上，但對他心中的震撼，還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因此，他那剛剛勉强冷靜下來的心中，又昇起了一片無名怒火。

只見他，臉色由白轉青，一襲白衫也膨脹起來，頓足狂吼道：「白傲霜……妳好狠心……」

×　×　×

白傲霜已進入了一個新的環境——劍廬。

由字義上的忖測，「劍廬」似乎是一棟具有遁世意味的小茅屋。

如果你真的這麼想，那就大錯而特錯了。

因為，它佔地廣逾百畝，四週圍牆壁高達三丈，還有寬逾十丈的「護城河」，遠看就像是一座城堡，裏面更是甲第連雲，亭台樓榭，假山荷池，應有盡有，即使是一草一木，都是極盡奢華之能事。

它的主人就是富甲全國，威震江湖的四海錢莊的老闆，也就是前一任的武林盟主「一字神劍」靳太達，好事者以其姓名諧音戲稱其為「金太多」。

此刻，白傲霜獨坐一間陳設豪華的起居室的窗前，凝望花園中的紅梅、白雪，默然無語。

室內陪伴着她的是靳無畏和那位妖冶絕倫的七姨。

三個人都沒說話，可能是由於話不投機，也可能是該說的都已經說完了。

夜幕已逐漸下垂，使女們已將室內的八角宮燈點燃起來。

七姨站了起來，嬌笑道：「春宵一刻值千金，不打擾你們，該告辭了！」

她，邁着春風俏步，走向白傲霜身邊，抬手輕拍她的香肩道：「傲霜，我要走了，老爺子不在家，現在是由我當家，如果三公子胆敢有一點點虧待妳，妳儘管向我說，我一定給你主持公道！」

白傲霜像木偶似地，沒有一絲反應。

七姨扭頭向靳無畏拋過一個媚眼，悄然離去，並順手帶攏了房門……

靳無畏門好房門，猶豫了一下，才緩步走向白傲霜身邊，柔聲說道：「傲霜，妳現在功力被封閉，不能受到風寒，將窗子關上吧？」

「少來這一套！」白傲霜霍地站了起來，走向床前，和衣躺了下去。

靳無畏苦笑了一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氣，才將窗子關好。

白傲霜已開始解除自己的衣衫。

靳無畏入目之下，連忙一個箭步，射向床前，低聲沉喝：「妳這是幹嗎？」

白傲霜冷笑道：「幹嗎，你千方百計，將我弄來，不就是為了得到我的身子嗎，你那位七姨說得不錯，春宵一刻值千金，現在，你可以要如何便如何了！」

「噓……」靳無畏以食指豎在咀唇上，打斷她的話。

「像你這種人面獸心的東西，也怕不好意思？」白傲霜滿懷悲憤，出語是一點也不留情！

而且，她的手也一直在忙着，就這幾句話的工夫，她的上裝已全部解除，鮮紅的肚兜，雪白高聳的胸脯，粉裝玉琢似的手臂，和那顆鮮艷奪目的守宮砂……在在令人目眩神迷。

靳無畏連忙背轉身子，以央求的語氣說道：「我的姑奶奶，快將衣服穿好，我有話說。」

白傲霜之所以有目前的行動，並無自甘輕賤，只不過是迫於環境，自知難免受辱，在極度悲憤之下，故意放蕩形骸，藉以發洩而已。

但靳無畏目前的行動，却大出她的意外料之外。

而且，她察言觀色，斷定對方絕非故意做作。

因此，她楞了一下之後，又以最快速的動作，將衣服穿好。

靳無畏默察她已穿回衣服，也確定外面已沒人竊聽之後，才徐徐轉過身來，蹲在床前，以非常誠懇，也非常低微的語聲說道：「白姑娘，對於以往的一切，我向妳敬致最衷誠的歉意。」

白傲霜雖然心知對方此刻的言行可能是事出有因，却仍然是悲憤難平地，冷笑一聲道：「你一手毀了兩個人的畢生幸福，最衷誠的歉意能夠彌補嗎？」

靳無畏苦笑道：「如果妳指的是我毀了妳和杜子南畢生幸福，我不承認……」

白傲霜黛眉一揚，截口冷笑道：「不承認就能掩飾你的罪行？」

靳無畏苦笑如故地道：「白姑娘，請給我解釋的機會，好嗎？」

白傲霜也苦笑着輕嘆一聲道：「橫直我這個人已不屬於我自己的了，有甚麼話，儘管說。」

「謝謝妳！」靳無畏又凝神默察了一下之後，才悄聲說道：「白姑娘，在我的解釋過程中，如果妳要半途插口，請將話聲儘量放低。」

白傲霜悄聲訝問道：「你雖然還有兩個姊姊，却是靳家的獨子，也是靳家未來的主人，難道還有人胆敢竊聽你這位少主的秘密？」

靳無畏輕輕一嘆道：「慢慢地，妳會明白的，此刻我心亂如蔴，不知從何說起，更不知要怎樣才能獲得妳的信任……」

他，抬手拍拍自己的額角，「哦」了一聲道：「對了，妳當還記得，我特別重視妳身上的守宮砂的那一段話？」

白傲霜冷冷地一笑道：「你所加諸我的屈辱，這一輩子我也不會忘記。」

「好了，現在，我可以由這顆守宮砂上，獲得妳的信任。」他居然笑了。

「此話怎講？」

「因為，我保證，有一天當妳離開我，重回到杜子南的懷抱時，妳手臂上仍然保有那顆守宮砂。」

守宮砂是處女的表記，一經跟男人有過肉體關係，就會自動消失，也不可能再點上去！

所以，靳無畏此刻的這一段話，等於是表示他不會破壞白傲霜的貞操，試想想，等於是身居虎口的白傲霜，會相信他的說話嗎？

白傲霜那張新菱似的小咀張了一下，却沒出聲，但滿臉都是困惑的神情。

「妳不相信？」靳無畏苦笑發問。

「我要事實證明！」她，一臉肅容。

「日久見人心，我會以事實證明的，今宵，妳睡床上，我睡地板，以後，咱們儘可能避免同房。」

「我姑且相信你是心口如一，但這兒的人都已知道，我已成了你的妾侍，而且，這消息很快就會傳到江湖上去。」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目前，我們暫時作一對假鳳虛凰，有一天，我會當着武林同道，公開全部真象，證明妳我的清白，現在，妳該明白我特別重視那顆守宮砂的原因了吧？」

白傲霜沉思着問道：「你是以杜子南的生死，要脅我就範的，現在，妳如何安排杜子南？」

靳無畏歉笑道：「對於杜子南，我同樣的抱歉，現在，我鄭重說明，杜子南雖然消滅了一半以上的功力，但他決不會有任何危險……」

白傲霜俏臉一沉道：「萬一他有甚麼三長兩短的，我唯你是問。」

「行……行……到時候，可以殺剮任便。」

「你，既然對我和杜子南都沒惡意，為甚麼要作這種混帳的安排？」

靳無畏苦笑道：「我之所以作這種混帳安排，一半是我的自私，另一半却是不由自主。」

白傲霜冷笑道：「說乾脆一點。」

「是！」靳無畏苦笑着一嘆道：「首先我要告訴妳：我不姓靳，更不是靳太達的兒子。」

靳無畏會不是靳太達的兒子，白傲霜幾乎懷疑自己的耳朵有了毛病。

但她沒接腔，只是美目深注着，靜待下文。

靳無畏莊容說道：「白姑娘，到目前為止，妳是知道這一秘密的第二個人，為我，也為妳自己，在這一秘密不能公開之前，妳必須替我絕對保守秘密。」

白傲霜那新菱似的咀唇牽動了一下，但她還沒發問，又給靳無畏的一聲輕「噓」阻止住了，因為，室外又有脚步聲由遠而近，並傳來一個清朗語聲道：「啓稟三公子，老爺子用飛鴿傳書傳回很機密的消息，七夫人、刁總管，都在聽濤軒等候三公子前去共商大事。」

「好，我馬上就去，」靳無畏向白傲霜苦笑了一下，道：「傲霜，咱們待會再談……」

這「待會」究有多久呢？可能連靳無畏自己也不知道。因為，當夜靳無畏並未回到白傲霜的房間，一直到第二天的中午，白傲霜才從七夫人口中獲悉，靳無畏給他老子召走了，由於事情太急迫，來不及向她辭行，至於究竟是甚麼緊急大事，急得連向白傲霜辭行的機會都沒有，白傲霜不便問，七夫人也沒主動說明。

當然，白傲霜會向七夫人探詢靳無畏的歸期，七夫人的回答却是不着邊際：「可能三五天，也可能是三五個月……。」

這也算是：君問歸期未有期。

×　×　×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數九寒天裏，冷冽北風中，連夕陽也失去了她往日的溫馨。

一陣單調的馬鈴鸞聲過處，山徑上出現一騎白馬，白馬上馱着一位白衫書生，那是失去了情人，也失去了一半以上的功力的「四海游龍」杜子南。

曾經在江湖叱咤風雲，使羣邪聞風喪胆，也是多少黃花大姑娘的夢裏情人的杜子南，此刻是那麼落寞，那麼憔悴，和以

前那種瀟洒飄逸，神采飛揚的英姿一比，簡直是判若兩人。

冷冽的北風，揚起他的衣袂，似乎有衣薄不勝寒之感。

馬致遠的「天凈沙」說得好：枯籐，老樹，昏鴉，小橋，流水，平沙，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如果杜子南的馬瘦一點，則馬致遠的這首「天凈沙」，就好像是專為此刻的杜子南寫的了。

可能是熬了夜，也可能是喝了酒，他的神情雖然冷漠，但臉色却是一片酡紅，連眼白上也佈滿了紅絲，口中更是夢囈似的在「喃喃」低語着，「花開堪折直須折，君問歸期未有期……」

一陣急驟的馬蹄聲，由後面傳來。

他沒回頭察着，只是將坐騎讓過一旁，仍然是按轡徐行。

像一陣風，四騎黃驃健馬，由他身邊疾衝而過，却在前頭十來丈外的一個斜坡上停了下來，馬上人也紛紛下馬，一字橫排，將杜子南的去路擋住。

那是一個年約五旬上下的和尚，一個中年道士，一個妙齡尼姑，和一個鬢髮斑白的短裝老者，眞正是僧、道、尼、俗俱全。

這四個不速之客，擋住杜子南的去路之後，也同時展示他們的兵刃：和尚用精鋼禪杖，道士和尼姑用劍，短裝老者却用一把鬼頭刀。

杜子南在三丈之外就飛身下馬，目注對方四人，淡然一笑道：「四位護法別來無恙。」

那短裝老者不禁訝問道：「你認識咱們。」

杜子南披唇一哂，道：「我只知道你們是烏衣教中的四個護法……」

那短裝老者截口笑道：「你也知道咱們的來意嗎？」

杜子南笑道：「自然是活得不耐煩，前來送死。」

那短裝老者道：「如果是在以前，你這幾句話，並不算狂。嘿，但現在，可不同啦！」

「現在有何不同？」

「因為，你已失去了功力……」

杜子南臉色一沉道：「你們的消息，可眞夠靈通。」

那短裝老者冷笑道：「不是我們的消息靈通，是你惡貫滿盈，自己在夢囈中洩了底。」

杜子南本來以為這批人跟自己功力的消滅有關，而暗中興起一絲希望——希望由他們的身上，獲得恢復功力的解藥，但聽到對方的回答之後，不由暗中嘆了口氣，表面上却仍然是漠然地「哦」了一聲，說道：「看情形，你們跟踪我已不止一天了？」

那短裝老者點首笑道：「不錯，現在已是第三天。」

「這三天中，你們確定我已失去了功力？」

「是啊！也確定你的情人『天香玉鳳』白傲霜已投入別人的懷抱中了。」

杜子南暗中又興起一綫希望地，注目問道：「你也知道那人是誰？」

那短裝老者拈鬚笑道：「這個……你的夢囈中可沒說明呀！」

那和尚咧咀笑道：「杜子南，咱們都有自知之明，如果是以前，咱們四個人聯手，也不一定是你的百招之敵。」

杜子南淡淡地一笑道：「所以，現在這機會，可千萬莫錯過。」

那俏尼姑也嬌笑一聲道：「放心，不會教你失望的，其實，一個曾經威震江湖的風雲人物，一旦失去武功和情人之後，活着也實在乏味得很……」

那道士也插口笑道：「所以咱們雖然是要你的命，但對目前的你來說，却是一種精神解脫，也算是對你的一種慈悲。」

「對，對，對，我很承情。」杜子南含笑點首道：「四位大護法請快點成全我吧！」

雖然經過了三天三夜的暗中跟踪，確定杜子南已失去武功，但一旦面對面要動手時，那四個又有點趑趄不前起來。

這也難怪，所謂「虎死雄風在」，何況，目前的杜子南還不算是一隻「死老虎」，而他所表現的，又是那麼使人莫測高深。

杜子南笑了笑道：「四位都不想搶先檢便宜，打死老虎，很有點男子漢的氣概呀！」

那短裝老者冷笑道：「別逞口舌之利，不論你怎麼說，今天你已難逃一死。」

杜子南點頭道：「是的，我明白，方才這位俏尼姑已代我說明了，失去武功，又失去愛人，活着實在乏味得很，就煩請四位聯手齊上，讓我死得痛快一點吧！」

那和尚接口笑道：「對！咱們誰也別客氣，聯手上！」

對付一個失去武功的人，那四個本來是不好意思聯手，單打獨鬥，又深恐萬一會吃虧上當，這也就是他們趑趄不前的原因。

現在好了，杜子南代他們舖好他們下台的台堦，加上那和尚那麼一嚷，四個人不再猶豫，一齊向杜子南身前徐徐逼進。

那短裝老者注目問道：「你還不亮劍？」

杜子南苦笑道：「橫直我已失去武功，亮不亮劍都毋關緊要。」

「也算是道理。」短裝老者冷冷地笑道：「杜子南，別譏諷咱們檢便宜，打死老虎，你自己該明白，平時死在你手上的黑道人物太多，現在你失去功力，隨時隨地都有人要你的命，可能死前還要被凌辱一番……」

杜子南截口笑道：「我明白，不用解釋了，進招吧！哦！對了，那位夫人也湊上一份吧！」

原來他們旁邊已多出一位身着青色衫裙，青紗幛面的少婦。

冬天夜長日短，太陽一下山，夜幕也隨之下垂，暮靄蒼茫中，只見那少婦俏立一旁，別有一番撩人的風韻。

她，抬手一掠鬢際青絲，嬌笑一聲道：「不！我只是一個過路的。」

那短裝老者沉聲道：「那就站開一點，最好是乘早上路！」

「多謝這位老丈的好意。」

青衣少婦居然向着那短裝老者檢衽一禮，才轉身匆匆離去。

杜子南含笑說道：「諸位，時間不早了，快進招吧！」

「對！」那短裝老者舉手一揮，沉喝一聲：「上！」

「上」字聲中，但見人影紛飛，四般兵刃，挾着破空銳嘯，一齊向杜子南電疾下擊。

在他們的想像中，這雷霆萬鈞的一擊，對付一個失去功力的人，等於是殺鷄用上牛刀，未免小題大作。

但事實上却是大謬不然，他們那四般兵刃電疾擊出的同時，眼前已失去杜子南的踪影，這一驚，可眞是非同小可。

須知烏衣教是江湖上新興的一個神秘組織，這四位能在烏衣教中担任護法之職，其本身功力自不等閑，反應之快速，自然也高人一等。

他們心頭一驚之下，不約而同地，一齊以兵刃護身，像風車似的一下子轉了過來。

眞敎他們洩氣，杜子南正卓立丈外，安詳地向他們微笑着哩！

那短裝老者强定心神，注目問道：「你……你的功力並未消失？」

杜子南却是答非所問地笑道：「我讓你們三招，這一招不算，記着，在以後的三招中，將壓箱底的本領使出來，免得死不瞑目……」

俗語說得好：好漢不吃眼前虧，這四個，本來就是認為杜子南的功力已消失，才想檢便宜，打死老虎的，此刻，發覺對方的功力並未消失，就算是借一副胆子給他們也不敢再試了。

他們的默契倒是相當不錯，互相一使眼色之後，立即大喝一聲，故意裝成一副再度進擊狀，實際上却是頓足飛身，分向疾射而去。

杜子南似乎沒防到這一着，但他的反應也不慢，立即飛身而起，並大喝一聲：「留下命來！」

人如游龍夭矯，劍似匹練橫空，就像是雷雨中的閃電那麼閃了幾下，那四位大護法，已有三個濺血橫屍，而且死狀奇慘，和尚道士是身首異處，那短裝老者却是被斜肩帶背地斬成兩段，只有那俏尼姑命長，首先逃入林中，才倖逃一死。

杜子南沒有追，他，向他週圍的三具屍體投過冷漠的一瞥之後，緩步走向他的坐騎。

他的背後忽然傳來一聲歛笑道：「『四海游龍』果然不同凡响，功力失去一半以上，還具有如此神威！」

杜子南頭也不回地問道：「你也是檢便宜，打死老虎的？」

「好說好說，機會難得啊！」

「報上名來！」

「是！老夫『苗嶺雙兇』中老大季天行。」

杜子南徐徐轉過身來，站在他丈多遠外的季天行是一個身裁頎長，長得馬臉鷹鼻，年約四旬開外的黃衫人。

他，目注季天行，冷笑一聲道：「古金花是你老婆？」

季天行冷哼一聲道：「廢話！」

「想替你老婆報仇？」

「當然！」

「你自以為比你老婆高明？」

「也許我並不比我老婆高明，但你已失去一半以上的功力，何況，我還另有助手……」

說到這裏，合掌三擊，一道人影疾瀉季天行身邊，那是一個滿頭赤髮，身裁高大，形容猥瑣的紅衣老頭。

季天行陰笑着問道：「哼！還要我介紹嗎？」

杜子南漠然地道：「不必，我一看到他這副尊容，就斷定他是惡名昭著的『赤髮靈官』莫康。」

季天行冷笑道：「現在，你該明白，即使你的功力不曾消滅，咱們也足夠超度你了。」

「嘿，未必見得。」杜子南注目問道：「你聽誰說的，我的功力消滅了一半以上？」

季天行含笑說道：「這個麼！還是你自己說的，不過，我的運氣比烏衣教的那四個護法好，我在你的夢囈中聽到了更多的秘密。」

話鋒略為一頓，又沉聲喝道：「莫兄，咱們聯手上！」

莫康暴諾一聲，立即飛身進擊，他使的是一枝足有五十斤以上的巨型鐵筆，揮動之間，激起一陣懾人心魂的破空銳嘯。

杜子南面對兩大強敵，他似乎已打算豁出去了，不加攷慮地揮劍硬架，左手還同時一式「倒打金鐘」，擊向同時攻上來的季天行。

戰場上是最現實的，力量主宰一切。

如果是在平時，即使再加上兩個像目前這樣的高手，也不是杜子南的百招之敵，但目前可不同了，只聽「噹」地一聲，他手中的長劍被震得盪了開去，虎口也被震裂，幾乎有把持不住那枝長劍之勢。

也幾乎是在這同時，他的左掌跟季天行接實，「砰」然巨震聲中，被震得連連後退，季天行更是得理不饒人地跟踪一掌，將他震飛丈八之外。

季天行和莫康二人的行動，配合得恰到好處，杜子南的身子剛被季天行一掌震得飛跌地面，莫康已跟踪瀉落，一筆刺向杜子南的心窩——

季天行大喝一聲：「筆下留情！」

話到人到，並含笑接着說道：「莫兄，這樣殺死他，太便宜他了。」

莫康咧咀笑道：「你是正主兒，一切聽你的。」

「我要先行消遣消遣他。」季天行俯身奪過杜子南手中的長劍，一面笑道：「現在『四海游龍』變成一條小泥鰍了。」

他，一脚踏上杜子南的胸膛，獰笑道：「杜子南，你也會有今天！」

杜子南雙目微闔，鋼牙緊咬，在心底恨聲說着：「白傲霜，我變作厲鬼，也要跟妳清算這筆賬的……」

是的，站在他的立場，他目前的遭遇，都是由於白傲霜使他消滅一半以上的功力所致，但他却不明白箇中因果，更不知道白傲霜「打落門牙往肚裏吞」的心中痛楚。那麼，他的對白傲霜的怨恨，也是很自然的事了。

季天行冷笑一聲道：「杜子南，別裝孫子，我只要足下略一加勁，就會壓出你

的五臟六腑來！」

杜子南也冷笑道：「充其量不過是一死而已！」

季天行道：「一刀兩斷是死，千刀萬剮也是死，可是味道不同，我想，誰也不願意死於千刀萬剮之下，杜公子，杜少俠，你說是嗎？」

杜子南居然咧嘴笑道：「是啊！這叫作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可惜的是，我已沒有選擇的餘地。」

「有。」季天行以靈貓戲鼠的姿態笑道：「只要你叫我三聲季爺爺！我可以給你一個痛快的死法……」

「呸！」

杜子南一聲怒「呸」，呸斷了他的話，也呸得他一頭一臉的唾沫。

這一來，季天行火大了，他，顧不得揩拭臉上的唾沫，俯身一掌向杜子南的臉上摑去——

「拍」地一聲脆响過處，怪事忽生！挨揍的杜子南夷然無損，揍人的季天行，却反而一手捂住左頰，踉蹌地連連後退。

不！捂着左頰連連後退的不止是季天行，還有一個莫康。

很顯然，他們兩個是同時挨了一記火辣辣的耳光，所以聽起來，不過是「拍」地一聲脆响而已。

季天行，莫康二人被一記耳光揍得兩眼金星亂舞，暈頭轉向之間，本已閉目待死的杜子南，却不由興起一綫希望。

他，微睜雙目，只見丈遠外站着一個身裁頎長，束髮不冠的白衣人，可惜的是：他只能看到一個英姿爽颯的背影。

那白衣人背負着雙手，像是在欣賞山林間的夜色，口中却冷冷地說道：「季天行，莫康，在我還沒改變不殺你們的主意之前，趕快挾着尾巴給我滾！」

這話够狂，够傲，但平心而論，憑他方才出手揍人的高明身手，則這幾句話，却也不算過份。

不過，對季天行莫康二人而言，所謂泥人也有三分土氣，何况他們還是活生生的人，更還是黑道上响噹噹的角色。

那麼，目前的情况，眞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只見他們兩人的眉宇之間，掠過一抹殺機，互相一使眼色，雙雙騰身向那白衣人飛撲過來——

那白衣人似乎一點也沒察覺有人向他偷襲，不但不曾轉過身來，也還是那副負手閑眺的安詳姿態。

一直到對方的鐵筆與長劍即將着體的刹那之間，才突然一個疾旋，兩聲慘號也隨之發出。

毋庸贅述，發出慘號的是季天行莫康二人。

這兩個黑道上的梟雄，挾着那聲慘號，在夜空中畫上一道半弧，立即消失於沉沉夜色之中。

可以想見，一直到季行天，莫康負傷逸去，他們始終沒見到這位白衣人的廬山眞面目。

杜子南掙扎着站了起來，那白衣人也徐徐轉過身來。

嘿！那白衣人竟然是「玉面銀龍」靳無畏。

杜子南自然不知道他目前的慘境，都是靳無畏所一手促成，還向着對方抱拳長揖道：「靳兄，有道是：大德不敢言謝，今宵所受，但願我有生之年，能有報答的機會。」

靳無畏笑道：「杜兄言重了，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本爲我輩份內事，何况咱們還同爲雙龍一鳳中人……」

杜子南苦笑着長嘆一聲，道：「從今以後，我杜子南已不配稱爲『四海游龍』了。」

「此話怎講？」靳無畏訝問道：「對了，杜兄怎會有目前的遭遇的？」

杜子南又嘆了一口氣，道：「一言難盡，總而言之一句話，受了宵小的暗算，原有功力，已消減了三分之二。」

靳無畏居然也煞有介事地長嘆一聲，道：「這眞是：龍游淺水遭蝦戲，虎落平陽被犬欺，杜兄，目前作何打算？此行準備何往？」

杜子南苦笑一下道：「此行並無目的地，目前當務之急，是如何獲得解藥，恢復我原有的功力。」

「對，對，」靳無畏點着頭，沉思着問道：「聽杜兄方才的語氣，認爲我今宵無意間的拔刀相助，欠了我一筆人情？」

杜子南正容道：「不是人情，是救命之恩。」

靳無畏也正容說道：「沒那麼嚴重，如果你不介意，咱們談一談交易怎樣？」

杜子南一怔，道：「交易？怎樣的交易？」

靳無畏道：「杜兄該知道，寒家的四海錢莊總號設在金陵？」

「是的，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請杜兄跑一趟金陵，替我帶點東西給總號的金掌櫃，金掌櫃認識一位武林異人，此人擅長煉製化功散，當然也有各種化功散的解藥，如果能找到那位異人，杜兄的武功可恢復，同時，也由于替我跋踄長途，你所認爲欠我的甚麼情和恩，都足以抵銷了。」

杜子南笑道：「這不是抵銷恩情，而是又增加了一份恩情……」

靳無畏截口笑道：「杜兄一向豪氣干雲，今宵怎麼左一聲人情，右一聲恩情的，變得俗不可耐起來。」

杜子南苦笑道：「好！不談這些，我也樂于效勞，只是，如果你要帶的東西很貴重的話，以我目前的情況來說，我深恐有負重託。」

靳無畏道：「那不要緊，我所託帶的東西並不重要，我也認爲，像今宵這種情況也不會多，如果你今後改裝易容，就更可避免這些痲煩了……」

他，探懷取出一個密封的小布包，和一隻小玉瓶，一併遞給杜子南，道：「小布包是帶給老掌櫃的東西，玉瓶中是能激發潛能的藥丸，如果萬一遇上像今宵的這種情況，交手前服下一粒，就可功力倍增，雖然已只剩下三粒，但我衷心希望你用不着它。還有，這種藥丸對身體影响很大，如非情況危急，最好不要服用。」

說到這裏，他頓住話鋒，注目問道：「杜兄，是否都記下了？」

杜子南正容道：「多謝靳兄，我都記下了。」

靳無畏含笑說道：「那麼，祝你一路順風，我有急事待理，實在不能再躭擱了，必須先走一步，告辭……」

話落，長身而起，只見一道白影在夜空中閃了兩閃。

接着，人影就消失無踪。

靳無畏走了，但杜子南却並未立即離去。

他，將那小布包和玉瓶小心地揣入懷中。

他，仰首凝望夜空，良久良久不曾出聲，也不曾挪動一下。

背後忽然傳來一聲嬌笑道：「似此星辰非昨夜，爲誰風露立中宵。」

杜子南循聲探視，却是方才那位自稱「過路的」的青衣蒙面少婦。

他，入目之下，臉色一沉道：「這位夫人，原來妳並未離去。」

那青衣少婦嬌笑道：「如此連台精彩好戲，我怎麼捨得走呢？」

「妳也想打死老虎？」

「不！杜公子誤會了，奴家絕對沒有惡意。」

「善意也罷，惡意也罷，戲已散場，妳也該走了。」

「你這是下逐客令？」

「是又怎樣？」他，蹩了一肚子窩囊氣，所以，不但說的話不好聽，臉色也不好看。

「是嘛！那你會後悔一輩子。」她的話並不難聽，因爲是帶笑說的，但話意却相當的嚴重。

杜子南目光烱烱地注視着她，沒有接腔。

那青衣少婦含笑說道：「我明白，空口說白話，難以取信于人，現在，我先舉出一個事實來，你想想看，方才，你在季天行莫康二人的聯手攻勢之下，爲何會敗得那麼慘？即使你的功力已消減了三分之二，也不應該連一招也接不下呀！」

這眞是一語提醒夢中人，使得杜子南腦際是靈光一閃道：「現在我明白了，是那兩個鼠輩事先在暗中作了手脚。」

「你總算開竅了。」青衣少婦笑道：「老實告訴你，他們使的是苗疆特產的一種毒草製成的化功散，如果你將我趕走，那麼，連你現有的一點功力，也會完全化掉，不信，你不妨運氣試試看。」

杜子南苦笑着道：「我已經運氣試過了。」

「證明我沒有騙你？」

「不錯。」

「你的運氣還不算太壞，當今武林之中，能够化解這種化功散的，也不過是寥寥二、三人，而我就是其中之一，你相信嗎？」

「我已經上當太多，對于一個萍水相逢的人，我已不敢輕易相信，但迫于形勢，我又不能不相信妳。」

青衣少婦的幃面紗巾波動了一下，道：「那麼，你先上馬，此去五里外，有一個劉家集的小鎭，鎭上有一家『八方客棧』，你在客棧中等我，三更以前，我一定趕到。」

杜子南訝問道：「妳不能現在給我解藥？」

那青衣少婦道：「我手邊沒有現成解藥，必須臨時就地蒐集，如果一切順手，我會提前趕來，末了，我再說一遍，最遲三更正，我一定趕到……」

× × ×

滿園紅梅怒放，可惜的是積雪已消，沒有那種白雪紅梅，相得益彰的詩情畫意，但冷月斜照下，疏影橫斜，暗香浮動，此情此景，也足够令人陶醉的了——這是八方客棧的後園。

一家村鎭客棧的後園，能遍植梅花，也足證這家客棧的主人，並非只認識「阿堵物」的俗物。

面對後園的一間上房中，有昏黃的燈光閃動，窗前，俏立着一位綽約多姿的麗人，也就是那位有點兒神秘意味的青衣少婦。

由于她是背着燈光，而且，幃面的紗巾也沒卸下，沒法看到她的面部表情，但由她那不言也不動的情形忖測，絕對不是在欣賞後園中的夜色，而是在想着某一些難以處理的問題，因爲，正趺坐床上行功的杜子南已欠伸而起，而她却好像一點也不曾察覺。

杜子南似乎不想破壞目前這一份難得的寧靜，也似乎是在趁機欣賞對方那穠纖適度的背影，他伸了一個懶腰之後，就沒有再挪動一下。

時間在悄悄地溜走，遠處，傳來三更正的更鼓聲。

那青衣少婦幽幽地嘆了一聲，也幽幽地低聲自語道：「快過年了，又是一年將盡夜，天涯猶有未歸人。」

杜子南俊臉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道：「妳是在說我？」

青衣少婦頭也不回地道：「也是說我自己。」

「妳爲甚麼不回家？」

「你呢？」

「我是無家可歸。」

「我也一樣。」青衣少婦徐徐轉過身來，那透過幃面紗巾的清澈目光在對方臉上凝注着：「你的功力已恢復了。」

杜子南苦笑了一下道：「是的，可惜只恢復那剩下的三分之一。」

青衣少婦道：「別不知足，如果不是碰上我，你已完全是一個平常人了。」

杜子南道：「我很承情，套句老生常談好話：大德不敢言謝，但我總該知道妳的尊姓芳名才對。」

「花夢痕……」

「好一個富有詩意的姓名！」

「何以見得？」

「花非花，霧非霧，夜半來，天明去，來如春夢了無痕，去似朝霧無覓處。這是花夢痕三字的由來，對嗎？」

「別酸了。」青衣少婦嬌笑道：「咱們談正經的。」

杜子南正容道：「在下恭聆？」

花夢痕笑問道：「你已經知道我的姓名了，我想你也一定想知道我的來歷？」

杜子南漠然地道：「對于一些不相干的人和事，我懶得過問。」

花夢痕曼聲低吟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你，明

白我的意思嗎？」

杜子南輕輕嘆了一聲，沒接腔。

花夢痕侃侃地說道：「男子漢，大丈夫，應該拿得起，放得下，你，年紀輕輕，一時的挫折，就意志消沉，唉聲嘆氣的，值得嗎？」

杜子南臉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苦笑道：「這就是妳所要說的正經事？」

花夢痕道：「事關一代奇俠的榮枯，難道還有甚麼事比這更正經的？」

杜子南的神色慢慢的凝重起來，但沒接腔。

「還有，方才你說過，你已無家可歸，我想，其中一定有很動人的故事？」

「很抱歉！現在我不想談。」

花夢痕笑道：「那不要緊，等你有興趣的時候再談，現在，先談我的……」

她，一頓話鋒，沉思着問道：「在雲貴地區，有一位擅長役使飛禽猛獸的百獸天尊，該聽說過？」

杜子南點點頭道：「聽說過，却是緣慳一面。」

花夢痕道：「現在，你見到他老人家的女兒了。」

杜子南「哦」了一聲，道：「原來妳就是百獸天尊的千金，眞是失敬得很。」

花夢痕道：「我是百獸天尊的女兒，按說，家學淵源，我也應該懂得役使百獸才對，但很慚愧，實際上我只學會一項特技……」

「那一定是最拿手的一項？」

「是的，我所擅長的，是役使雄性的猛獸，尤其是兩隻脚的雄性動物。」

杜子南笑道：「好一個兩隻脚的雄性動物，八個字罵盡天下男人。」

「你不服氣？」

「當然！任何男人都不會接受女人的役使，只有自甘拜倒石榴裙下者例外。」

「可是，我有個怪脾氣，對于男人，必須是經我費過一番工夫加以馴服的才感興趣。」

「是的，不容易得到的東西才值得珍惜，不過，我雖然還沒有看到妳的廬山眞面目，但我敢斷定，妳的條件一定很好，要想馴服一個男人，毋須費多大的勁。」

花夢痕幽幽地一嘆道：「但事實上，就有這麼一個男人，我費了一年多的工夫，還沒法馴服他。」

杜子南笑道：「我想，那個男人一定是不解風情的魯男子了。」

花夢痕道：「不！他不但不是魯男子，而且，算得上是情聖，因爲，他的心中只有一個女人，那就是『天香玉鳳』白傲霜……」

杜子南禁不住身軀一震，道：「那是誰？」

花夢痕嬌笑道：「套句老掉了牙的俗語：那個人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她邊說邊揭開幃面紗巾，現出一張非常俏麗的面孔，使得杜子南「哦」了一聲道：「原來是妳。」

花夢痕嫣然一笑，又將剛揭開的幃面紗巾放了下來。

平心而論，花夢痕夠得上稱爲一個美人胚子，她不但兼具白傲霜和七夫人的美和媚勁，還有一雙比七夫人更具魅力的美目，回眸一笑百媚生，足以顚倒天下男人的美目，如果她方才所說，對杜子南費了一年多的工夫還不能將他馴服的話是實情，那麼，杜子南對這一方面的定力，眞夠得上稱爲絕頂高手了。

「杜子南，你是否在心中罵我陰魂不散？」

「豈敢。」

「不論你心中如何罵我，我這陰魂不散的戰術已收到預期的效果，你已經被我征服了。」

「我很佩服妳的恆心和毅力，我自己也引以爲榮，但我也有一些疑問。」杜子南蹙眉問道：「妳爲甚麼對我特別有興趣？又爲甚麼一直戴着面紗？」

花夢痕道：「戴面紗自然是不讓人家認出我的本來，至于對你特別有興趣這一點，即使你不問，我也要自動說明了，老實告訴你，我一直盯着你的最初目的，是想要你的命。」

杜子南身軀一震道：「要我的命？」

花夢痕道：「不錯，因爲你殺了我的丈夫。」

杜子南苦笑道：「那妳爲何不但不殺死我，反而要救助我呢？」

花夢痕嬌笑道：「因爲，我要你賠償我的丈夫，也就是要你代理丈夫職務。」

要一個殺夫仇人代理丈夫的職務，這實在是一件荒乎其唐的事，因而使得杜子南一時之間，爲之目瞪口呆，接不上腔。

花夢痕娓娓地道：「當我最初爲復夫仇而暗中追躡你時，雖然被你的超羣儀表和氣概所傾倒，但還是不會動搖我爲夫復仇的決心，可是由於你的武功太高，我不敢謬然下手，乃一直跟下去，跟得越久，對你的迷戀也愈深，同時，冷靜地一想，我那死鬼丈夫，滿手血腥，積案如山，也的確是該死，於是，我改變了主意，下決心將你征服，要你代理丈夫的職務。」

她，一頓話鋒，又輕嘆着說道：「剛才我說過，我也是無家可歸的人，現在，你明白那句話的意思了吧？」

杜子南「唔」了一聲道：「現在，你認爲已經將我征服了？」

花夢痕道：「是呀！兩個無家可歸的人湊合在一起，不就都有家可歸了嗎？」

杜子南道：「別想得太過一廂情願，我提醒妳一聲：征服與馴服是有一段很長的距離的。」

花夢痕道：「我知道，但我不在乎這些，同時，我也提醒你，有人替你安排好死亡陷阱，目前，你除了跟我合作之外，寸步難行。」

杜子南當然不會輕易放過這探索內情的機會，立即注目問道：「是誰在給我安排死亡陷阱？」

「你眞的一點都不知道？」

「我知道了還會問妳嗎？」

花夢痕道：「好！我老實告訴你，是靳無畏和白傲霜。」

杜子南楞了一下道：「靳無畏是有這個可能，但白傲霜我却不相信。」

花夢痕笑道：「我本將心向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杜子南，白傲霜已經投入靳無畏的懷抱中了，你還對她那麼死心眼兒！」

（未完）

武壇軼事

亞洲拳出身中國功夫

·海雲·

研究中國功夫的人，如果有些基礎，看看日本空手道，泰國拳，以及其他各處門派的拳脚，多數會想起這個問題，是否它係中國功夫的支流傳到海外，然後有這樣多的門派呢？這個問題，可以一口回答，說的是一個「係」字。

顯而易見，秦朝之前，中國的武功已經鼎盛，因爲秦國乃係戰國七雄的霸主，秦始皇的父親還是當年的大力士，因爲他妄想舉起九百斤重周鼎，那個銅鼎跌下來，壓傷內臟，捱了幾天，終於喪命，故此，知道當時已經喜歡舉鼎或者做其他健身運動，亦即喜歡拳脚，更爲推遠一點，周朝已經有摔角之戲，即是兩邊大力士互相扭動打滾，在皇帝的臉前表演，這是最古老的摔角，既然摔角以及拳脚，又或健身必須的舉重，都是在秦朝之前發生，那麼，當時中國功夫一定是相當蓬勃。那時還沒有日本，高麗以及南洋羣島一帶的國家，故此，很有理由說功夫是由中國傳入他們國家之內，現時日本空手道最出色的掌刀和脚刀，料想當年在春秋戰國的階段已經有人使用它，不過沒有特殊的招式與名稱而已，不見得一千年前的人揮拳亂打，毫無法道。

說過了這些，我們檢討現時空手道的招式，照專家稱述，那些招式俱是硬拳硬馬的，有如南拳的洪拳，但有一種差別，洪拳並非沒有擒拿手，往往在伸手擋格之後，順勢一抓，抓住對方的一隻手，隨即進馬揮拳，空手道似乎缺少擒拿手，至於鷹爪拳，根本上就是以擒拿手作爲最出色的武器，有如麻鷹用爪去抓住毒蛇或其他野獸，故此，沒有擒拿手，並非一種特徵，而是一種缺點，至於日本空手道沒有擒拿手，唯一的因素可能是他們不想把這幾種招式混淆在一起，根本上日本除了空手道之外，還有摔角以及柔道，特別是柔道，剛剛用手擒拿，下邊就用脚勾撥，盡量把對方絆倒，那是擒拿手發展到最後階段必有的現象，中國北方有一個門派叫做地趟門的拳脚，就是碰頭即刻跟對方纏住倒地打滾，進而施展絕招的，另有一派拳脚叫做「沾衣十八跌」，有十八種招式可以跟對方一碰頭就一齊跌倒，也是靠着跌低之後取勝的，這兩種拳脚相信後來傳流到日本去，就變成了柔道。

如果把日本的柔道加上了空手道，那就等於中國功夫。另外有一些門派是由中國傳流到泰國去的，泰拳碰頭就打，非常猛烈，而且特別喜歡貼身打鬥，往往出動手踭，南派拳脚有所謂連環十八踭，就是這一類拳術，如果有些拳師從廣東到雲南，貴州，進入泰國，只是從陸路走動，也會抵達，他在那邊停留下來，無意中把這種拳脚教授給當地土人，於是變成今日的泰拳，確有這種可能，但却不一定是事實，因爲泰拳還有一些招式是向鷄學習的，兩隻雄鷄打鬥，往往飛躍而起，鷄爪對抗鷄爪，同時鷄咀跟另外一頭雄鷄的鷄咀決鬥，泰國人很喜歡鬥鷄，鷄爪和鷄咀都鑲了鐵皮，受擊的鷄立刻身受重傷，這一類的招式給他們看得多了，就有可能演變成現時飛躍而起的脚法。

中國功夫不分南北，很少整體飛躍出擊的，預防對方閃過半邊身，在他雙脚落地之後，由背後出擊，故此，這一類飛躍出擊的脚法，並非中國功夫傳入，而是泰國拳本身獨創一格的，不過，貼身施展連環踭的一類招式，却有可能是中國南派拳術傳入。

如上所述，可見中國功夫在亞洲許多個地區都落地生根，變成了該處拳脚的重要招式，跟西洋拳截然不同，歐洲美國任何一處的西洋拳，即閃即打，而且特別重視拳頭，脚法不過陪襯，甚至完全沒有出脚，這種戰術在基本上跟中國功夫完全不同，可見他們沒有受到中國功夫的影响，至於西洋拳與中國功夫兩種拳脚互相較量，究竟誰佔上風呢？那是另一回事。

作爲東西兩半球交界的國家就是阿富汗，那個地方的人，就有一部份懂得中國功夫，無疑的也是由蒙古傳入的，根本上蒙古再過的一個國家就是阿富汗，蒙古的功夫，除了摔角還有拳術，關外的人很喜歡練習查拳，那種拳脚就是中國北派功夫的一環，曾經有過一個時期非常厲害，差不多華北各區的拳師都是以查拳爲主的，後來逐漸有更新的招式加入。

中國功夫，無疑的對亞洲各派拳脚有很大影响力，現時它還有另外一種影响力伸展到歐美以及非洲，那是李小龍帶來的一種影响，事實上李小龍把中國功夫以西洋拳的姿勢打出，並不重視整個拳套，而是用極快速的方法把它施展出來，這種拳術確是別開生面的，值得一讚。



司馬洛傳奇故事

鐵黃蜂（一）

馮嘉・文　子成・圖

園丁墮樓　疑雲湧起

那座大厦是那麼高，有四十多層，從街上望上去，簡直看不清大厦的頂上有些什麼，因爲四十層樓是很不尋常的高度了，假如從四十層樓上望下來，樓下的車子亦會顯得比火柴匣更小。

但是在黑夜裏，就連火柴匣那麼小都看不到了。

經過這座大厦樓下的人亦甚少會仰頭向上望。從那樣高的地方望下來固然會給人以一種暈眩感，而同樣地，從地下望向這樣高的地方，亦是會給人以一種天旋地轉的感覺的。

所以，沒有人知道那個人是從第幾層樓跌下來的。沒有人看到。祇是當他跌到地面的時候才引起行人的注意。也許走在附近的行人是很幸運了。這個人剛好跌中一部停在路邊的汽車頂，發出來的聲音是離奇的，有點像一隻巨大的紙袋給兩隻巨大的手掌一拍而打破了。很難有別的東西可以製造出同樣的聲音來。

這個人並沒有彈起，祇是車頂像鷄蛋殼似的凹了下去，兜着這個人。也好在沒有人在車子旁邊經過，不然準有人身上會沾了一些血肉了。

這是令人戰慄噁心的場面。

沒有人願意走得太近。有一個人說：「天，又是自殺，這個世界，實在愈來愈活不下去了。」

又有一個人說：「我們不應該做點事情嗎？」

「譬如什麼？」

「譬如說，叫救傷車來。」

「救傷車來有什麼用？這樣高跌下來，還活得成嗎？」

雖然樓高四十多層，人却不一定是從頂樓跌下來，甚至從二樓跌下來，也一樣可能的。不過憑車頂凹入的程度來看，則必然不會是二樓了。

「至少也應該報警呀。」

「你還愁會沒有人報警嗎？」

負責報警這件事情，總是沒有什麼人會熱心請纓，總是留給別人去做的。人人如此，那就根本不會有人去報警了。但是這一次的情形就有不同。這樣高大的一座大厦，當然有好幾個看更人的，他們出來一看，就馬上回去打電話報警了。

其中一個圍觀的人的觀察力是比較敏銳的。他指出道：「這個人的裝扮，不是古怪一點嗎？」

那個跌下來的人，有一條腿和一條手臂都是從車頂伸出的。從這條手臂及這條腿上面，可以看到這人似乎是穿着一套全黑的衣服，連手脚都罩住的，脚上穿的一雙鞋子，鞋底是膠的，而這膠的凹凸程度相當厲害，就像是那種爬山家用的鞋子。

更奇怪的是他的膝上套着一隻黑色圓形的東西，就像是一隻膠質的吸盤似的，而吸盤的旁邊，近着腿子的地方還有一隻蝴蝶形的耳朶，就像孩子的玩具上用以上鍊的鎖匙。假如稍爲敏感和知道得多一些的人，就可以猜到這是什麼了。

「這個人看來像是一個竊賊！」那個旁觀的人說。

「你怎麼知道？」

「你看膝上那隻吸盤，就是用來吸牆壁上的。那耳朶一扭，吸盤之內的空氣抽出來了，吸得更緊，他的人就可以附在牆壁上了。這是現代的飛簷走壁方法呀。」

「我認爲你是看電影看得太多了。」

「對了，」那人又承認，「這個我正是從電影上看到的！」

跟着救傷車到達了，警車也到達了。

當那個墮樓人給從那部汽車的頂上搬下來時，他們看到這人是兩隻膝蓋上都有這樣一隻吸盤的。此外，他的右手肘上亦是有同樣的一隻。祇有他的左手手臂是空着的。

救傷車把這個人載走了。

警方人員照例在附近找尋目擊證人，但是並沒有人自動請纓回答警方的問話，而且警方這一問，倒使旁觀的人跑掉了不少。既然沒有什麼可看的了，却還可能給請到警局去回答問題，在這個時代，這是智者所不爲的事情。

警方人員主要還是問那二個大厦的看更人。但事實上這二個看更人亦是與其他的人一樣的，並沒有看到什麼。他們所知道的祇是人已經跌下來了之後的事情。

並沒有人在掉下來之前向上望過。

跟着，警方的人就由看更人的陪同之下上樓去，挨戶向每一個前座的單位查問了。有這麼多層高的一座大厦，查起來也實在是一件相當辛苦的事情。

× × ×

司馬洛在一個星期之後接到莫先生的電話。

莫先生在電話裏說：「司馬洛，我要跟你談談。」

「遲一點可以嗎？」司馬洛說，「我正在洗澡，我還是剛剛從浴缸裏走出來的呢。」

事實上正是如此。他的身上還圍着一條大毛巾，而脚在地毯上留下一個一個濕的脚印。

「遲些不要緊，」莫先生說，「今天晚上吧，你坐一個鐘頭之後起飛的一班飛機，今晚午夜就可以到達了。」

「你在開玩笑，」司馬洛說，「你講一句，我就要坐飛機來見你？」

「你不是習慣了到處跑來跑去的嗎？」莫先生說，「而且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這是生意經。」

「在電話上不能講嗎？」司馬洛問。

「太長篇大論，」莫先生說，「而且還有些資料要給你看的，所以你最好還是來一趟。」

「我明天來好了，」司馬洛說，「今天晚上不行。」

「怎麼了？」莫先生說，「佳人有約嗎？」

「你猜中了，」司馬洛說，「有約在先，我不能够失約。」

「不要緊，」莫先生說，「明天來也差不多。說是急，又不是很急，等到明天也可以，但是明天你眞的能够來嗎？」

「來是可以來的，」司馬洛說，「不過損失會相當大就是了。而且我不是指金錢上的損失！」因爲他不能够就這樣撇下一個與自己相處得很好的美女的，她不一定肯等着自己回來的。

「好吧，」莫先生說，「你要請假，那麼等你請好了假之後才來好了。」

「很好。」司馬洛說。他放下了電話，站在那裏，想了一會，然後去穿衣服，一面仍在想着。他知道，莫先生打電話來找他，當然是有很重要的事情了，因爲這已經成爲慣例了。莫先生既然是主持着一個龐大的反罪惡情報組織，手下有很多好手可以用，他找司馬洛，就是由於發生了一件他的手下也未必處理得來的事情。司馬洛雖然不是莫先生的手下，却已經成爲專門爲莫先生解決困難的人了。

莫先生是會付他很高的酬勞的，而且又必然會讓他得到一個冒險的機會。這兩者都是司馬洛所愛好的。但司馬洛還有第三種愛好，就是美麗的女朋友。他目前正在和一位美麗的小姐感情發展得很好，而他今天晚上的確是佳人有約，他不能够就這樣失約的，既然莫先生說明天也不太遲，那他就起碼也應該赴了今天晚上這個約會了。

他仍然相信他是會有相當大的損失的，因爲他祇有今天晚上，而這又是一位特別的小姐。他還希望能够與她相對一段較長的時間。

不過，也許這是緣份註定的吧。誰知道呢？說不定他爲莫先生做這件工作，又會有意想不到的奇遇吧？這亦是差不多已經成爲慣例的了，在這方面，司馬洛的運氣亦是相當不錯的。

當他穿好了衣服，正在用電鬚刨刮鬚子的時候，電話又響起來。這一次則是一把悅耳得多的聲音，女人的聲音在電話裏總是好聽得多的。

這一把聲音說道：「司馬洛，我是丹妮。」

「呀，」司馬洛說，「我已經差不多準備好了，不過還沒有够鐘。」

「對不起，」丹妮說，「今天晚上我不能來。」

「爲什麼？」司馬洛問。

「我——要出門，」丹妮說，「我也許要去一個月。旅行，所以——我不知道該怎樣講。」

「你知道我是一個很自由的人，」司馬洛說，「我是可以跟着你到任何別的地方去的。」

「對不起，」丹妮說，「我是自己一個人去。」

司馬洛聳聳肩。她這樣說，可能她是跟另一個人一起去，而不願意讓他知道了。不願意讓他知道的人，極可能就是一個男人。女人有時眞是很難測的。他說：「你已經決定了嗎？」

「是的，」丹妮說，「我——非去不可。回來的時候，我再向你解釋好了。」

司馬洛聳聳肩：「隨便你吧，我猜我是留不住你的了。」

「再見，」丹妮說，「當我回來的時候，我會再找你。」

「很好，再見。」司馬洛說。

她就這樣掛了電話，而司馬洛把聽筒放回了，也頗有點啼笑皆非之感。他不明白自己做錯了什麼，而他相信她亦是不會告訴他的。女人就是這樣一種奇怪的動物，他對這個女人是特別感到興趣的，而她却忽然毫無理由地使他失望。

司馬洛想不出他有什麼錯處會令她這樣改變主意。他自認爲是那麼經驗豐富，假如他做錯了什麼，他是應該可以覺察出來的。

他嘆一口氣，在屋中團團轉着。本來他是有滿肚子計劃的，現在，他却不知道幹什麼好了。他不是那種隨便去找一個女人就過一夜的人，他雖然可以這樣做，但不會這樣做。他是講究情調的，缺乏情調的事情，他就不要做了。他最後決定還是祇有一條路可走，就是去找莫先生。

× × ×

對於司馬洛的提早來臨，莫先生表示詫異，他並不相信司馬洛說他把佳人的約會也推掉了，不過那些事情對他並不重要，他也懶得去研究了，總之現在重要的就是，司馬洛已經來了。

他在他的寫字間裏接見司馬洛。他那裏的牆壁是有着多姿多彩的用途的。他按一個掣，牆壁上一隻幻燈機就會亮起來，而這個部份又可能變成一副電視機，整幅牆壁亦可以變成一幅大地圖。

司馬洛看見幻燈機上出現的就是一具死屍的照片。那個墮樓的人，被移到殮房而還未曾解開衣服時所拍的。一張很清楚

的照片，還是彩色的，一個老人，頭上有着鐵灰色的頭髮。莫先生再按掣，換了一張照片，可以看到這個人沒有穿衣服的身體，可以看出這個老人還是一個相當強壯的人，還沒有一般老人那種已經縮了的身體。可以說是一個老當益壯的老人。跟着是一張臉部特寫的照片。

莫先生說：「認得這個人嗎？」

「不，」司馬洛說，「但這個人看來是一個飛賊。他身上那些吸盤是用以爬上光滑而垂直的牆壁的。」

「顯然是的，」莫先生說，「他就是從這上面掉下來的！」說着再按了一個掣，就看見了那座大厦的照片了。

「唔，」司馬洛說，「這樣一座大厦，最用得着這種設備了！」

那座大厦的外表是用鋁質的框以及深色玻璃而建成的。玻璃的表面當然是光滑的，而那些把玻璃間開的鋁質框也同樣是光滑的，因此最適合這種吸盤吸在上面了。假如是表面粗糙的水泥牆壁，有很多縫隙透氣，吸盆就沒有用處了。

「他就是從上面掉下來的。」莫先生說，「二十樓左右。」

「理論上似乎是不可能的，」司馬洛說，「他有三隻吸盤，每隻吸盤都足以支持他的體重，他用時是放了手上的吸盤的氣，把手移上一點，吸住，跟着再把一條腿上的吸盤放氣，再把腿再移上一點，吸住，再放另一條腿，也移上一點，吸住，再放手上的吸盤，又移上一點，吸住，這樣逐步上去。空下來的一隻手就是用以控制那些吸盤。他不可能會不小心同時把三隻吸盤都放氣的，特別是一個會用這種東西的人。他能爬到二十樓高，就不會是不懂的人了。就是他的氣力支持不下去了，他亦可以暫停。這是相當安全的。」

「你是過來人，」莫先生諷刺地說，「我猜你的意見應該是很有價值的。」

「是的，」司馬洛說，「這種東西我用過。」

「但是他掉下來了。」莫先生說。

「也許他是給從天台拋下來的吧？」司馬洛說。

「天台是四十層樓，」莫先生指出，「醫官說他是從二十樓左右掉下來。假如是從天台掉下來，就沒有那麼完整了。」

「二十樓？」司馬洛皺着眉頭看看那間大厦，「那裏似乎沒有可以把人丟下來的地方！」

司馬洛認得這種建築物，那玻璃的牆壁是裝定在那裏的，並不能够像窗子那樣打開來，而玻璃牆之內則是有着空氣調節設備。可以從裏面望出來，却不能伸手到外面來，不能把東西從裏面丟出來，當需要清潔的時候，也是要把架子吊上去，逐層清潔的。

「爲什麼一定是丟下來呢？」莫先生問。

「第一就是那些吸盤，應該不能讓一個人跌下來的，」司馬洛說，「其次就是，這座大厦既然沒有什麼地方可以丟東西出來，那同樣地沒有地方可以讓人進去了，他爬上去幹什麼？也許背面會有窗口可以進去，那他就是應該在背面爬了。事實上假如他是爬上去的，他也應該是從大厦的背面起步，正面是大街，太不方便了。既然他必然是在背面起步，目標也必然是在背面，那他就更加沒有理由會爬到正面來了。」

「我承認你講得頗有道理，」莫先生說，「不過，他却的確是從二十層樓左右的高度跌下來的。既然那裏沒有可以把人丟出來的地方，那他一定是在爬到那個高度的時候就失手掉下來了。」

「但失手這可能性——」司馬洛說。

「那吸盤穿了洞，」莫先生說，「穿了洞就會把空氣放進去而吸不牢了。」

他一按按鈕，換了一張幻燈片，就是其中一隻吸盤的特寫，可以看到那隻吸盤上果然是穿了一個洞。

「就是一隻穿了也不要緊。」司馬洛說，「他還有兩隻，不會三隻都全部穿掉的。」

「就是三隻都穿了。」莫先生說。他又按動按鈕，讓司馬洛看到其他那兩隻。

司馬洛的眉頭更加充滿狐疑地緊皺起來。他說：「這就決不會是巧合了。」

「不會。」莫先生承認。

「可以讓我看看那幾隻吸盤嗎？」司馬洛問。

「馬上就送來。」莫先生說。他拿起電話，向外面講了幾句話，過了一會，就有一個人員拿着一隻箱子走進來了。這個人把箱子在他們的面前放下，打開箱中裝着的就是那三隻吸盤。

司馬洛把其中一隻拿起來。那吸盤是金屬的，內裏才是膠質，所以更是特別穩固了。那吸盤邊緣上穿了一個參差不齊的洞。另外兩隻亦是一樣的。

「這是什麼東西弄破的呢？」司馬洛皺着眉頭問道。

「槍彈，」莫先生說，「我們的科學家分析過了，這是一種比較特殊的槍彈，彈頭是相當軟的，不過速度則甚高，所以射中的時候，那個洞就變成參差不齊了。你看！」他再按動一個掣，這一次，幻燈片上那座大厦就給放大了，也即是說鏡頭向那座大厦推近。大約是推到第二十層樓的高度，繼續推近，而映出了牆壁上的一塊地方。那裏是一片鋁質的框，由於這樣大的一座大厦，所以那鋁質框的部份，也是相當之寬闊的，所以框的部份也是够一個人在那上面爬，而事實上這個人假如是在這大厦的表面上爬行的話，他也應該是在這些鋁框的部份爬了，假如是爬在玻璃的部份，那麼玻璃之內的是可以望出來，看見爬行的人的。

雖然這座大厦是寫字間大厦，晚間裏面應該是沒是人在的，但是不能肯定沒有人在裏面，因此，爬在那鋁框上，應該就是比較保險的了。鏡頭推近的那塊地方，可以看到有三個洞！那顯然就是槍彈洞了，由於是在大厦的二十層的外表上，所以，從大厦裏面看，固然看不出來，由於頭是伸不出玻璃之外的，而另一方面，從街上望上去，亦是看不到的，由於太高了。

祇有用望遠鏡看得出這個地方的細節。現在就是用望遠鏡相同的原理，在幻燈片上放大出來。可以看見果然有三個子彈洞。鋁質並不是很硬的，槍彈一到，就鑽

進去了。

警方看來也未必會調查得出這樣的細膩地方。

「就是這樣了，」莫先生說，「照我看，這是有一個神槍手，在對面的天台上放槍的。一定是在相同的幾秒鐘之內發射三槍，每一槍射中一隻吸盤。這樣，他就無論如何都要跌下來了。」

「你在跟我開玩笑嗎？」司馬洛問道：「既然有這幾個子彈洞在這裏作證明，那就是肯定這個人是爬在上面而給弄下來的了，你還要叫我猜？」

「我也是跟你相同的想法，」莫先生說，「我認爲他沒有理由要爬在這外面的，這外面並沒有什麼地方可以進去，而那麼厚的玻璃，也不見得可以鑽一個洞進去的。所以，爲什麼要爬呢？」

「我可以看看這間大厦的後面嗎？」司馬洛問。

這一方面，莫先生也是早有準備的，他再按掣，幻燈機便可以映出這座大厦的後面了。而且鏡頭是由下面拉上去的，一直拉到大厦的頂上，司馬洛可以看得相當清楚。他看見這座大厦的後面，果然是有不少窗口。可以進去的，假如這個人是進入大厦之中的話，那他是應該從後面進去的，這會容易得多。

「爲什麼要爬在前面呢？」司馬洛問道。

「這就是問題所在了。」莫先生說。

「他甚至不能够從正門起步呢，」司馬洛說，「那裏是街上，他不能就在街上起步，他用這東西，上升的速度會很慢，經過的人差不多一定可以看見！」

「是的，」莫先生說，「我也認爲，他是在這橫巷之中起步，然後再繞到大厦的正面去。」

「也許他是要到達天台再從樓梯下去？」司馬洛問。

「我起初也這樣想過，」莫先生說，「除非大厦的後面也沒有可以進去的地方才需要這樣做吧了。而且，這樣爬上四十層樓高的天台？他想創造世界紀錄嗎？應該有更好的地方騙過看更人而進去的。」

「這大厦裏有什麼值得偷的東西嗎？」司馬洛問。

「這倒有不少，」莫先生說，「譬如有幾間珠寶公司的保險箱裏，就可能是存放着相當大批的珠寶。除此之外，也有好幾間大公司，會有一些值得某些商業間諜去偷拍的文件，不過有四十層樓，而每層都有這樣多的公司，就是猜也沒有辦法猜得出來的。而且無論如何，爬上天台是一個愚笨的方法。」

「這個人是誰？」司馬洛問。

「一個叫陳漢的人，」莫先生說，「他的身上沒有證件，我們還要憑他的指紋而查出他的身份的。很普通的名字，也是一個很普通的人，住在一間郊外的小石屋裏，屋前有一座小菜園，是他自己耕種的，生活得很樸素，看來是正在過着退休的生活。他的年紀已經是五十八歲。」

「這決不會是一個普通的人，」司馬洛說，「一個普通的人不會懂得用這種東西爬牆，更不會在五十八歲的年紀還有氣力爬到二十層樓那麼高。」

「起碼我們查不出他有什麼特別的地方。」莫先生說。

「這個身份並不特別的人，却做出這樣一件特別的事情來，」司馬洛說，「而且還有神槍手等着在謀殺他。這一定是謀殺他，這一定是謀殺。那個神槍手是要他置諸死地的，不然的話，祇要打個電話報警，警車開來在下面圍住，已經够他狼狽的了。」

「這是眞的。」莫先生說。

「這一定不是一個普通人，」司馬洛說，「也許他以前是一個飛賊之類。你知道，這種人，有不少是從來沒有失手過的。他們幹的是偸偸摸摸的工作，所以很可能從開始到退休，都沒有多少人認識。」

「說得很對。」莫先生說。

「他沒有親人嗎？」司馬洛問。

「沒有，」莫先生說，「再追溯上去，他原來是出身於孤兒院的，由於這不是一個有犯罪紀錄的人，而他又是活了這麼多年，他做過一些什麼工作，就很難查出來了。假如他有過女人的話，他也沒有結過婚。不過有一份比較可疑的工作就是他在一家富有的人家當過園丁。」

「園丁是可疑的工作？」司馬洛問。

「他在古如剛的家當過園丁，」莫先生說，「古如剛這個名字你大概也聽過了吧？」

司馬洛吹了一聲口哨：「這是一個大名了。這的確有點不尋常了。不過，我相信你一定不容易使古如剛承認有這件事情吧？」

「相反，」莫先生說，「古如剛承認，我却不大相信。」

司馬洛皺眉看着他道：「這是什麼意思？」

「古如剛來認屍，」莫先生說，「我們當然要知道他是死者的什麼人了。他說陳漢在他家當過園丁，他知道陳漢沒有親人的，所以他就來領取陳漢的遺體了。」

「古如剛是一個相當出名的善長。」司馬洛諷刺地說。

「標準的富有善長，」莫先生說，「凡是有什麼捐欵運動之類，他總參加一份，捐幾千塊錢，照片刋在許多張報紙上，比刋登廣告便宜，就是那種善長。」

「陳漢這件事情，」司馬洛說道，「似乎眞是出於他的善心了？這不會令他揚名的。」

「不是，」莫先生說，「這不是開一張支票就可辦到的事情，他必須親自來認屍，然後又要親身辦理手續。這是十分麻煩的，而且還會爲自己惹來不少麻煩。」

「那他爲什麼做這件事情呢？」司馬洛問。

「一定有很特別的理由，」莫先生說，「他不肯說出來。」

「他不肯說出來？」司馬洛說，「你問他，他不肯說？」

「我沒有問他，」莫先生說，「我還沒出面。警方問他，他說對這件事並不知情，他不知道陳漢究竟在幹什麼，爲什麼會這樣跌死。當一個像古如剛那樣有地位的人這樣說的時候，你就要相信，你不能够把他扣留起來盤問的，他說他祇是念舊情而收殮陳漢，而且他對警方說，這樣一

個老人死得太慘了，假如有什麼可疑，警方最好快點把責任弄清楚！」

「有些人就是有能力這樣對警方講話的，」司馬洛說，「但是，古如剛既然肯挺身而出，他應該是知道不少內幕的，你不認爲我們應該跟他談談嗎？」

「你知道古如剛是怎樣一個人嗎？」莫先生問。

「頗有所聞，」司馬洛說，「不過，你這裏一定有他的資料，而你的資料一定比我詳細的吧？」

「古如剛是黑社會出身的，」莫先生說，「而他也一直都與黑道中人有聯絡。近十年來，他算是已經改邪歸正了，但又不是完全歸正，他還是跟好些巨頭有聯絡，由於那些巨頭們也是已經發達了，年紀也大了，所以他們不再有什麼行動了，他們祇是挾着以往的聲威，使新一輩的人不敢犯他們，也藉着過去的聲威而解決目前可能遇到的一些小問題。他們仍然有着相當大的潛勢力，不過他們是已經不願生事了。」

「是的，」司馬洛說，「這跟我所知道的沒有很大的出入，因此，我認爲是值得跟他談談的。你叫我來就是爲了這件事情嗎？你想我跟他談談？」

「不，」莫先生說，「我們等。你看，情形是這樣的，他不但把陳漢的遺體領回去了，而且還正在爲陳漢準備一個相當盛大的葬禮！」

「這就有趣之至了，」司馬洛說，「假如是爲了沽名釣譽，他不會這樣做的。爲了一個以前在他家做過園丁的人舉行盛大的葬禮，人們不會說他有人情味，祇會說他是一個傻瓜！」

「他不是一個傻瓜。」莫先生說。

「他這樣做却似乎使他變成一個十足的傻瓜了，」司馬洛說，「爲一個自己以前的園丁安排盛大的葬禮？這個園丁又沒有什麼親人，誰來參加呢？假如硬要與他有生意來往的人來湊熱鬧，那人們雖然來了，難道就不會在心裏罵他傻瓜嗎？」

「我看在這一點上，」莫先生說，「古如剛似乎是頗有把握的。他這葬禮三天之後才舉行，而在這兩天之內，已經有不少不尋常的人物到達了此地了。」

「例如什麼人？」司馬洛問。

「例如古如剛昔日的親密戰友，還有許多其他有關連的人，」莫先生說，「他們正在陸續到達。當然，這些人喜歡到什麼地方去，是有他們自由的，不過，在這樣的時候，到這樣一個地方來，那就不免使人懷疑他們是來參加這個葬禮的了。」

「來參加這個葬禮？」司馬洛說，「爲什麼呢？」

「我現在不能告訴你，」莫先生說，「因爲我不知道，而且，也許他們並不是來參加葬禮也說不定，這要在葬禮舉行的時候才能够肯定了。」

「所以你說我遲一些來也可以，」司馬洛說，「就是因爲還要等着看看這些大人物是否來參加葬禮？」

「對了！」莫先生說。

「在這之前，」司馬洛說，「你認爲我們又應該做些什麼事情呢？」

「什麼都不做，」莫先生說，「祇是等，我很有興趣知道爲什麼這個陳漢會受到古如剛的如此重視。假如那些人眞的是來參加這個葬禮的話，那陳漢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然而連我們都查不出他究竟有什麼重要性，那這個人就是很值得注意的。」

「一點綫索都沒有？」司馬洛問，「我是指關於這個陳漢的事情。」

莫先生搖搖頭，道：「一點綫索都沒有。」

「假如古如剛會爲陳漢安排這樣一個盛大的葬禮，」司馬洛說，「那麼他應該會怎樣對付這個開槍的人呢？」

「很難講了，」莫先生說，「不過到目前爲止，則還沒有什麼跡象顯示他是要對付這個開槍的人。他似乎祇是忙於籌備喪禮而已。」

「也許兇手是古如剛所指揮的。」司馬洛說。

莫先生瞥了他一眼：「你的頭腦倒是眞多疑的。」

「這種人，」司馬洛說，「他們不是最會玩貓哭老鼠的把戲嗎？而且，我又不是提出控罪，我不過是猜一猜吧了。這也是一種可能性。」

「我也考慮過這種可能性了，」莫先生說，「不過我認爲可能性不很高。第一，古如剛已經許久不做這種事情了，假如他不是被逼得太緊，他也不會這樣做的。第二，假如是古如剛叫人行兇的，那他更不會主持這個喪禮了，一個沒有身份，沒有人認識的人死了，誰會聯想到他的身上去呢？他祇要不管就行了。」

「這倒是眞的。」司馬洛說。

「而且我認爲這不會是掩飾罪行的詭計，」莫先生又說，「假如他捐一筆錢叫人草草辦好，那又不同，現在他却是要許多有地位的人物來向死者致敬。一個他殺死的人，當然是一個仇人，要那許多人來致敬，這似乎是尷尬一點的事情了。」

「這倒使我醒起了另一件事，」司馬洛說，「那些人不遠千里而來，來參加這個喪禮，假如陳漢只是一個園丁的話，那麼，他們會肯來嗎？他們一定也知道陳漢是一個重要的人物，或者，起碼知道陳漢對於古如剛是一個重要的人，他們才會來的。所以，他們知道。你不知道的事情，他們都知道。」

「不錯，」莫先生說，「可惜的就是，這些人，我都是不容易使他們回答問題的。」

「總有一個把柄會給你抓住的吧？」司馬洛說。

「總有的，」莫先生說，「不過，我暫時則還不想去抓什麼把柄，第一是因爲人還沒有來齊，我要來齊了之後才在其中選出最可能給我抓住把柄的人，第二是因爲我還沒有肯定他們是來參加喪禮，這要他們進過殯儀館之後，才能够肯定的。」

「所以，」司馬洛說，「說來說去，我們還是耐性一點，先等喪禮完成了。」

「是的，」莫先生說，「說不定那時候，又會有什麼新的變化了。一個神秘的人物這樣神秘地死去了，他們不會這樣把他埋葬了就算了的，事情就是不會這麼簡單。」

「很好，」司馬洛說，「我們就等下去好了。現在——讓我參觀一下你的總部如何？看看有些什麼新的設備。」

「沒有什麼新的設備，」莫先生說，「時間已經這樣晚了，你不該去休息一下嗎？」

「我還不疲倦，」司馬洛說，「跟老朋友招呼一下，也是好的。」

「呀，」莫先生說，「我猜你在進來時碰見了某一個人，一位小姐？」

「唔——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司馬洛說，「我碰見許多位小姐。你這裏有許多工作人員都是小姐。」

「既然你不知道我在說什麼，那就好了，」莫先生說，「我剛剛打算把我所講的這位小姐派到外埠去進行一件任務。」

司馬洛苦笑看着他：「你不會這樣做的吧？你又不是一個心理變態的人。」

「但是我並不高興有人騷擾我的手下。」莫先生說。

「這不算騷擾，」司馬洛說，「這是——這是幫助她們調劑一下心情。一個人心情好了，辦事的效率自然也會提高得多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莫先生說，「你打算在我這裏過夜呢？還是在酒店裏過夜？」

「在這種情形下，」司馬洛說，「我看還是在酒店裏過夜好些了，我就怕我的房間裏會有電眼和傳聲器之類，這是會把人弄得混身不舒服的。」

「你這個人的頭腦有點問題，」莫先生說，「既然你不信任我，那你住到酒店去好了，反正聯絡也是很方便的。你要花額外的錢，我不能制止你。」

「既然如此，」司馬洛說，「那你索性再帮我一個忙吧，替我打電話定個房間。你知道我慣常是住哪一家酒店的！」在莫先生能够拒絕之前，司馬洛已經走了出去。

他知道莫先生會替他做這件事情的。

他在總部裏走了一遍，跟裏面的老相識寒暄一番。他與莫先生的手下們的確是相當熟悉的。但是，莫先生亦是猜中了他的目的。後來，他向窗外的停車場望了一眼，便不再打交道，而一直走出去了。

他追上了那個美麗的女郎。她剛剛登上了那部小房車。

司馬洛在車子旁邊低頭說：「像你那麼美麗的女孩子，怎會開一部這樣難看的車子呢？就像一隻餅乾罐。」

「我並不是一個女孩子，」她說，「我也不覺得這車子難看。這是節省能源的時代，這車子可節省燃油，不像你那些漂亮的跑車，用起汽油來就像倒水似的。」

「我也很同意你的看法，」司馬洛說，「因此我也不用那種跑車了，我連車都不用，所以我不得不要你載我一程了。」

「你爲什麼不坐一部的士？」她說。

「這是節省燃油的方法呀，」司馬洛說，「你一個人是用那麼多汽油，多了我，也一樣是用那麼多汽油的了！」

「好吧，」她說，「你照例總是贏的，上來吧。」

司馬洛繞到另一邊上了車，她把車子開動了，說：「你要到什麼地方去？」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費安娜，我是那麼傷心，我現在希望到一個可以令我喝醉的地方。」

費安娜笑起來：「是嗎？有什麼事情能够令你這樣一個硬漢如此傷心的呢？」

「你，」司馬洛說，「我以爲你會等我的，你却不等我，就要自己走掉！」

「我怎知道你要多久才能動身？」費安娜說，「時間已經這麼晚了，我得回家睡覺。」

「你們的工作是二十四小時一樣的，」司馬洛說，「有什麼早晚之分呢？」

「但人總是要睡覺的呀，」她說，「祇有我們的老板莫先生，他才像是一個永遠都不需要睡覺的人！」

「你這樣急於睡覺，」司馬洛說，「明天要趕着到什麼地方去嗎？」

「沒有趕着到什麼地方去，」費安娜說，「我的工作已經交了差，我也沒有必要還逗留在總部了。」

「那我贊成你不要回家了，」司馬洛說，「那個老頭子，他正在吃醋，他知道我會找你，他揚言要派你到外埠去担任一件工作。假如你回到家裏，他的電話可能來了。」

「我並不是爲了薪水而在這裏工作的，」費安娜說，「這裏的人都不是，假如他有工作需要我做，我更加得快點趕回家去了！」

「我很佩服你的工作精神，」司馬洛說，「但是，這個老頭子是不懷好意的，他要你去做的工作，別人應該同樣可以勝任，所以還是讓我陪你回家吧。當他知道我是跟你在一起的時候，他就會給我一點面子了。」

費安娜微笑：「看來你也是不懷好意的，假如我在這個時間把一個男人帶進我的家，這不是等於引狼入室嗎？」

「哎，費安娜，」司馬洛說，「你別跟我開玩笑吧，我們又不是第一次。我們以前不是相處得很好嗎？」

「我們以前相處得很好，那是以前的事情。」費安娜說道。

「假如你是有一位男朋友在家裏，」司馬洛說，「那麼我當然不會令你爲難了，你可以在我的酒店門口放我下車，不要緊的。」

「我沒有一位男朋友在家，」費安娜說，「我是歡迎你到我家來坐一坐的，喝一杯酒！」

「這才是一個好孩子。」司馬洛在她的耳朶上輕吻了一下。

「別這樣做！」她說。

「對了，」司馬洛說，「爲了交通安全問題。」

「唔——可以說是爲了安全問題。」費安娜說。

她的屋子司馬洛是沒有去過的，現在司馬洛是第一次去。一個小巧的單位，擺設得很有味道。費安娜爲他斟了一杯酒。司馬洛坐到她的身邊，她却起來坐到對面的沙發上。司馬洛說：「你怎麼了？我沒有洗澡嗎？」

「不，」費安娜說，「我已經說過了，祇是爲了安全問題。」

「什麼安全問題？」司馬洛是顯得莫

明其妙。

「前一次——」費安娜兩臂交抱在胸前道，「我們分手之後，我發覺我有了孩子。」

司馬洛剛剛吞下去的一口酒差點進錯了氣管，而已經吞下去了的，也似乎要再吐出來了。他怔怔地看着她。

「你別担心，」她說，「我並沒有把孩子生下來。幹我這種工作，怎能夠養一個孩子呢？」

司馬洛還是感到很不是味道。他聳聳肩，吶吶着說：「唔——呃——這也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了。這個時代，這種事情——是不足爲怪的。」但事情與自己有關，他就不覺得是那麼普通了。

「所以，」費安娜說，「還是小心一點的好。我不想再發生以前的事情。」

「這個——這個——」司馬洛爲難地搓着自己的下顎，「眞對不起，我不知道有這件事情。」

「事情既然已經解決了，」費安娜說，「我就認爲沒有需要通知你了。」

「我還以爲——你當時是有防備的。」司馬洛說。

「沒有，」費安娜說，「你沒有問我，我也不想提。你知道，這種事情，一提起來，就會破壞情趣了，所以我祇是像許多別的女孩子一樣想法。我祇是在想，事情未必會這麼巧，一定降臨到我的身上來的吧？但是事情就是這麼巧的，事實上這種事情可能降臨在任何人的身上，絕對不算是巧。」

司馬洛聳聳肩，又呷了一口酒。他也不知道說什麼好。這種事情，一提起來實在很掃興。

費安娜也說：「我知道我提出來是使你興緻索然了，但這是現實，我是女人，吃虧的是我，我是不能不面對現實的。」

司馬洛奇怪同樣的事情究竟發生過多少次，而人家並沒有告訴他的？這一想起來就更加不是味道了。

費安娜說道：「假如你還是要，我們得找一間還開着門的藥房買一些防備的用品。」

「你講得眞難聽，」司馬洛說，「就像我們是——但假如你想要的話——」

「我還是很喜歡你這個人，」費安娜又說，「但是關於那件事情——老實講，經過了那一次之後，我已經失去了興趣。那實在是一種很恐怖的經驗。所以，我祇是想遷就你而已，假如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話。」

「算了吧。」司馬洛說，「我不能夠這樣做。」

一時，他們沉默下來了。雖然司馬洛在女人的面前一向是口才相當好的，現在也不知道該說什麼好了。他總不能告訴她他現在就要走了。有那件事就留下來，沒有那件事就離開，這算是什麼呢？

不過，費安娜倒懂得如何解圍。她走過來在他的耳朵上輕吻了一下：「你是喜歡我的，是嗎？」

「假如我不喜歡你，我也不會千方百計跟你回來了，」司馬洛說，「假如單單是一個女人的身體，那還不容易找嗎？」

「那麼，」費安娜又在他的臉上輕吻一下，「你留下來跟我談談吧。事實上我也很寂寞，我需要一個好朋友陪着我。」

「這也是一個不壞的主意。」司馬洛說。事實上，跟她作長夜之談，也總比一個人回到酒店裏過夜的好，而他所感興趣的，亦的確不單是她的身體而已。

「好了，」費安娜說，「你現在先去洗一個澡。至於睡衣的方面，你可以穿我的。」

「別開玩笑，」司馬洛說，「你那種花邊的透明睡衣嗎？我還是寧可少穿一點衣服了，天氣又不冷。」

「隨便你吧。」費安娜說。

結果司馬洛就祇接受了一條她的紅色三角褲，而在這個時代，這倒不算是很怪相的，男性的內衣褲也已經流行七彩多姿了，事實上，有些男性內褲與女性的根本就沒有什麼分別，不過是在百貨公司裏分開來，有些放在男裝部，有些放在女裝部而已。

費安娜也的確是一個相當好的談話對象，他們本來也是好朋友。而且原來費安娜亦是有參加調查古如剛這件事情的，所以他們不愁沒有談話的資料了！

莫先生說把她調到外埠顯然是開玩笑的，既然她在這裏有任務，就不會忽然之間把她調走了。莫先生不會單單爲了司馬洛一個人就這樣做。

後來，她打一個呵欠：「我們也應該睡覺了。」

「是的。」司馬洛說。

她的咀巴湊到他的耳朵旁邊，低聲說：「過幾天，我們也許就可以睡得舒服一點了。」

「現在不是已經夠舒服了嗎？」司馬洛說！

「我的意思不是指這個，」她說，「我是說，明天，我找醫生拿一些藥吃了，過幾天就可以安全了。」

「假如你不願意的話，」司馬洛說，「你大可以不必。」

「這個時代人們不是流行這樣做嗎？」費安娜說，「重要的是不要把自己不願意製造的人口帶到這個世界上來吧了！」

「這是眞的。」司馬洛說。

他們睡着了。司馬洛到底都是睡得不太安寧。他是一個男人，男人和女人之間總是有點分別的，女人祇要在精神上滿足就行了，而男人却是不能單單這樣就滿足的。

× × ×

那個葬禮果然一如莫先生之所料，那些人眞的是到來瞻仰陳漢的遺容的。一個退了職的園丁，一個應該祇算是小人物的人，他死去了，居然招來了這樣多的潛龍伏虎對他作最後的致敬，這實在是一件不尋常的事情。

莫先生與司馬洛在殯儀館對面的一層樓宇內用望遠鏡看着那熱鬧的場面，看着許多人進出。這些人之中，有許多是司馬洛不認識的，但莫先生那個部門的人則大概會全部認識，即使目前認不出來，事後也會認出來的，由於他們已經擺設了攝影機，從幾個角度拍下這個場面，事後他們會仔細辨認每一個人的鏡頭。

他們的眼睛就是離開望遠鏡亦無不可

，因爲屋裏有一架大型電視機亦是轉播着這些，不過電視沒有那麼清楚就是了。

司馬洛放下望遠鏡，轉身看看電視機，讓眼睛有機會改換一下環境，以免那麼疲倦。他說：「暴風雨快來了。」

「胡說八道，」莫先生說，「現在天上連雲都沒有一片。」

「這是一種感覺，」司馬洛說，「我所指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暴風雨。那麼多的惡人來了，你以爲他們會像來時一樣平靜地走掉嗎？我總覺得這件事情是有下文的，說不定會開戰起來了。」

「講得不錯，」莫先生說，「我也有這個感覺。不過，我們祇知道其中一方面是誰，那就是古如剛的一方面，但是敵人是誰，那却是一點綫索都沒有的。總之，局面似乎愈來愈緊張了。你看。」他按動操縱電視機的掣，電視機的畫面就開始變換了。鏡頭拉到另一個方向，推近，司馬洛可以看到另一座大厦一個角落的窗口！

那個窗口是垂下了百葉簾的，不過那簾葉則是平的，因此可以看得見窗內的情形！

「老天！」司馬洛說，「那是幾個槍手！」

他可以看到窗內有幾個人，其中一人祇是拿着望遠鏡向窗外望，另外一人則是坐在旁邊，一把裝了望遠瞄準鏡的長槍擱在兩腿之間。這個拿槍的人則祇是望着屋內的天花板而已。

看來情形就是由那個拿望遠鏡的人負責找尋目標，找到了的時候才通知拿槍的人，採取行動。

「是的，」莫先生說，「那是幾個槍手！」

「你得制止他們！」司馬洛說，「還讓他們在那裏——」

「這些是古如剛的人，」莫先生說，「他們的工作是在保護。不然的話，他們早已開槍了。」

「那麼，也許他們會知道他們的對手是誰吧？」司馬洛說。

「也許知道，」莫先生說，「也許不知道，而祇是隨機應變而已。當然，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懷着武器守在那裏是一種很危險的行動，而且他們的武器又必然是非法藏有的，我可以想得到很多理由把他們抓起來，不過我不打算這樣做。太早了，打草驚蛇。」

「也許，」司馬洛說，「你是想抓住古如剛的什麼把柄嗎？」

「我跟他沒有什麼私人恩怨，我的部門也沒有，」莫先生說，「事實上，我對他的印象並不太壞，就是因爲他並沒有做什麼古怪的事情。但是，我又不能夠不管這件事情，而他又顯然是不會對我講眞話的。」

司馬洛再抓起望遠鏡。

莫先生連忙擺着手制止：「不，不要！不要望向他們那邊，假如引致他們對我們開槍，那就太寃枉了！」

司馬洛沒好氣地嘆息一聲：「我不是看他們，不要把我當作小孩子好不好？難道這些事情我都會不明白嗎？」

他果然祇是舉着望遠鏡向殯儀館那邊望過去。

過了一會，他放下望遠鏡，又嘆一口氣：「這件工作其實不需要我。」

「暫時不是太需要，」莫先生說，「我不過是想你帮帮眼，認一認人吧了。」

「我得到外面去走走，」司馬洛說，「沒有興趣悶在這裏。」

「費安娜正在當值，」莫先生說，「她也是正在一個像我們這裏一樣的地方。她沒有空。」

「我知道，」司馬洛說，「我並不是要去騷擾她。我晚一點再回來吧。」

莫先生無可不可地聳聳肩。由於他並不是剛剛才認識司馬洛的，所以他有點懷疑司馬洛並不是因爲守在這裏太悶才要離開，但是司馬洛既然沒有自動告訴他是爲了什麼而離開，那即使他問，司馬洛亦是不會告訴他的了。莫先生早已經習慣了司馬洛做事的那種奇怪方式了，雖然並不贊成。

事實上司馬洛也果然是另有目的的。

他離開了那間屋子之後，就在行人路上走着，有一部的士經過，他就揮手截停了這部的士，上了車。

他對司機說：「請你在這附近兜兜圈子吧。從這條路兜過去，再兜回來。」

司機說：「很好。」心裏奇怪爲什麼有人要這樣兜圈子，因爲這樣兜法，每一次都是會經過殯儀館的面前的。爲什麼有人喜歡在殯儀館的面前經過呢？

但是這個的士司機並不是第一次出來開車的，他也知道搭客之中實在是無奇不有，所以他也是早已見怪不怪了。總之是肯付車資的，那要兜圈子，他就載着兜圈子好了。

他們的車子就是這樣在附近兜來兜去，偶然也會有一次經過殯儀館的面前。

後來，司馬洛對他說：「你懂得跟踪嗎？」

司機從後鏡裏瞥了他一眼，既不表示承認，亦不表示否認，司馬洛說：「當然，這是可以另外算錢的。」

「我們開了這樣久的車子，」那司機說：「難道這種事情都做不來嗎？」

「那很好，」司馬洛說：「跟着那部白色的車子吧，最好別給他們發現。」

「他們發現與否我不敢保證，」司機說：「總之我盡我的能力好了，要是人家早就提防有人跟踪，那除非我是神仙，不然就很難會不給人家發現。」

「很好，」司馬洛說：「你盡你的能力吧！」

那架白色的車子是一部大型的美國汽車，車窗的玻璃是暗色的，因此從外面很難看得清楚車中有些什麼人，但從裏面望出來，則清楚的程度不會打什麼折扣。

那部車子平穩地沿路滑行，司馬洛這部的士則跟在相當遠的後面，中間還隔着好幾部其他的車子，這個司機的跟踪技術倒是相當不差的，有時他還會忽然離開原路，轉入橫街再出來，就在白車子的前面了，跟着他又會再轉入一條橫街，再出來時則在白車子的後面了。

這個司機熟悉這裏的道路，所以他可以像玩魔術似的了，他明知道那部白車子沒有別的去路時，就不怕兜圈子，「失踪」一下了。

也許他認爲這也是一件賞心樂事，並不是常常有人叫他這樣做，而且無論如何都勝過在殯儀館的附近兜來兜去了。他有大演身手的機會。

不過後來那部白車子開到了郊外，他就沒有什麼詭計好出了，祇是能够遠遠跟在後面。

終於，那部白車子轉入了一條林間的小路。司馬洛問道：「這裏面是一個什麼地方？」

「這裏嘛，」司機說，「上面是一座山，山上——祇有一間屋子。我看這裏就是他們的目的地了。」

「那很好，」司馬洛說，「你在路口停車，讓我走路跟上去就行了。」

司機在路口把司馬洛放下了。

司馬洛並不食言，付了車資以外，亦付了跟踪的費用。這個汽車司機的確是把工作做得不錯的，司馬洛步行着沿着那條小路上去，小路的兩旁就是竹林，在途中，他聽見汽車聲下來。連忙躲進竹林裏，那部汽車經過了，但不是那部白車子，而是一部黑色的汽車，祇有駕駛人一個。看來那山上的屋子似乎是一個相當熱鬧的地方，來往的車輛是不少的。

司馬洛則還沒有機會看見那座屋子，因爲轉了一個彎，竹林疏落之處，他就看見那部白車子正停在另一座小山坡上。

司馬洛不明白爲什麼車子會停在那個沒有任何去處的地方，但是他毫不遲疑地向那部車子走過去，那部車子由於是有着顏色玻璃，所以司馬洛看不到車中有些什麼人，而車中假如有人的話，那當然是看得見他的，他就是這樣一直走過去。

當他稍爲挨近車子的時候，後車門就忽然打開了，裏面是一個穿着西服的男人，手中拿着一挺輕機槍指着他，司馬洛大爲尷尬地停下來，祇好舉起雙手，附近並沒有什麼遮掩，沒有可以撲過去躲起來的障碍物，而且那是輕機槍，用不着很良好的眼界也可以擊中目標的，所以司馬洛就是不敢異動，亦不打算異動。

那人說：「過來吧，朋友，繼續過來吧！」

司馬洛祇好繼續走過去，直至距離祇有幾呎，近到更加沒有反抗的可能了。這時另一邊車頭的車門打開了，另一個穿着西服的男人下車，走過來，由於司馬洛太接近那個拿輕機槍的男人了，所以這另一個穿着西服的人並沒有機會經過司馬洛與那輕機槍的中間，也許這也正是他們聰明的地方，似乎他們對於這一類的事情也是駕輕就熟的。

那個人過來的目的就是搜一搜司馬洛的身。

司馬洛的身上並沒有武器，他並不是常常携帶着武器在身的，祇是需要的時候才這樣做，而現在，他認爲是一個不需要的時候，那人搜不到武器，似乎感到詫異，但他把司馬洛一推，說：「上車吧！」

司馬洛坐上了後座，由於那個拿輕機槍的人退後讓他上去，而那人現在已經是換上了一把手槍了。

司馬洛坐在那裏，他的槍就抵在司馬洛的肋骨上。

司馬洛發覺車中現在祇有兩個人，連他自己是三個，下車搜他的身的人是負責駕駛的，司馬洛說：「原來有些客人下了車？」

「當然了，」那人說：「我們是留下來招待你的人。既然你想講話，那你不妨先開口告訴我，爲什麼你要跟踪我們？」

車子已經開動了。司馬洛說：「你們倒也是眞眼利的。」

「別以爲我們是傻子。」那人說。

這時候他們可以看到山上那間屋子了。司馬洛說：「我們就是要到那間屋子去嗎？」

「你認識住在這屋裏的人嗎？」那人問。

「假如那位小姐是住在屋裏，」司馬洛說：「那我就算是認識了。」

「不，」那人說：「她並不是住在屋裏。」

「那你們是住在屋裏？」司馬洛問。

「爲什麼你認爲我們是住在屋裏？」那人問道。

「你們不是走在這條路上嗎？」司馬洛說。

「我們走在這條路上並不表示我們是要到這屋裏。」那人說。

這時車子已經經過了那間屋子，司馬洛才發現原來有一件事情是的士司機沒有告訴他的，那就是屋後另外有路下山，車子可以從那邊下去的。

現在情形就是相當明顯的，那兩個人祇是利用這條路作一個陷阱，引他入彀的，不過司馬洛還是不害怕。

車子從那另一條路下山而走。

身邊那個人說：「怎麼樣，朋友，我剛才問你的問題，你還沒有回答我。」

「我回答那位小姐，」司馬洛說，「讓我跟那位小姐講好了。我們是朋友。」

「那位小姐不認識你。」那人說。

「你怎麼知道那位小姐不認識我？」司馬洛說：「她又沒有見到我。她見到的不過是一部車子吧了？」

「我不相信，」那人說：「你還是不要浪費我們的時間吧，做人光明磊落一點，你已完蛋了，你落到了我們的手中，你現在就是不講，一會兒你還是要講的。」

車子轉了一個彎，司馬洛一個坐不穩，伸手扶着座位的後面，攬着那個人的肩，不過這動作不快，所以並未至於把那人刺激到慌張起來而放槍的程度，那人的槍抵得更緊，冷冷笑道：「朋友，不要亂來啊！」

「你現在在叫我朋友了，」司馬洛微笑，「事實上我們也是朋友！」

「我們不可能成爲朋友，」那人說：「不過假如你好好地招供，我們就會待你好一點，如此而已。但是現在，你先把手拿開吧！」

「我不把手拿開！」司馬洛說：「而且，你也最好不要放槍，你知道你用的槍的種類不對嗎？」

「什麼？」那人錯愕地問。

「火力太强了，」司馬洛說：「現在槍咀在我身上抵得這樣緊，等於槍管塞住了，一把槍假如槍管塞住了，而你扳動槍機放槍，你知道會發生什麼嗎？」

「你別傻！」那人說：「沒有這樣的

事情！」

「會爆炸！」司馬洛還是緊緊地擁着他：「我們會同歸於盡的！」

那個開車的人幾乎不能把車子把持住了，然而他又不敢出聲表示相信這件事情是眞的。

至於拿着槍的那個人，也不知道怎麼辦好，他給司馬洛擁得這樣緊，又無法把槍拉後一點，而他當然亦不想把槍咀移到別個方向，給司馬洛有抵抗的機會。

「我反正是死定了，」司馬洛說：「你們却不一定想死，假如我現在反抗，你又會怎樣呢？喂，開車的，不要停，不然就是逼我動手，」由於車子開始慢下來。

那開車的人祇好把車速加快，車子一跳又向前衝。「媽的！」拿槍的人一額是汗地叫道：「小心一點！」

「這樣講，」司馬洛說，「你就是等於明白我的意思了，所以，你應該乖乖地把槍交給我！」

「我們大家都不想死的，」那人說。

司馬洛笑起來，放了他，靠回自己的座位上，那人噓了一口氣，臉上還是滿凝着汗珠，司馬洛祇是靠在那裏咯咯地笑起來。

那人狠狠而憤怒地瞪着他。

雖然現在這個人的槍又可以威脅着司馬洛，但是那人總覺得這樣子不是味道，司馬洛是在他的控制之下的，然而司馬洛却能够跟他開這樣一個大玩笑。

「不要笑！」他喝道。

「我告訴你吧，朋友，」司馬洛還是笑着：「我還有別的辦法可以把你手上這槍奪過來的，但就因爲你們是朋友，我才不想這樣做吧了。」

「別再試了！」那人又警告道。

「我都是因爲你是朋友，所以才不再試！」司馬洛說：「否則就是我動過手，成功了，你們才知道了，現在我們再研究清楚，剛才那位小姐，她一定是在那山坡上下車，換乘那另一部車離開了，也許她還是在車中躺了下來，所以也看不到她吧，總之，我們現在就去找她談談如何？」

「她並不願意跟你談。」那人說。

「你起碼可以給她一個電話，以免浪費了我們的時間，」司馬洛說，「你告訴她我叫司馬洛。」

「很好，」那人說：「浪費時間，這也是我不想的事情，所以當我們到了地方的時候，我們先給她一個電話好了。」

司馬洛點點頭，那人的槍在他的肋骨上還是毫不放鬆，而車子則繼續向前駛。開車那個人很小心，一直都在提防着有一人跟踪，但司馬洛也看得出他們並沒有受到跟踪。這一次，就連莫先生也沒有派人跟踪着司馬洛。

車子並沒有進入市區，曲曲折折地走着小路，後來到了一座海邊的貨倉，開車的人下車過去把貨倉的門打開，再上車，把車子開進去了，他們合力威脅着司馬洛下了車，然後開車的人又把貨倉的門推上，下了閂，他這樣辛苦和浪費時間，可以想見貨倉之內一定是並沒有別人了。

他們押着司馬洛進入了貨倉的後部一間房間，其中一人動手用一根幼鎖鍊纏住司馬洛的一隻手腕，再纏住一張木椅子的椅背，然後叫司馬洛坐下來，另外一人則拿着槍在一個有利的角度監視着。

弄好了之後，他們叫司馬洛坐下來，另外一個人就到外面去打電話，留下另外一個人守着司馬洛。留下來的這個人取出香烟來，點上了抽吸着。司馬洛知道這不是很好的行動，因爲這個人一隻手拿着烟一手拿着槍，香烟會分了神，假如需要用槍的時候可能就不够快了。自然這一點司馬洛亦沒有提醒他，司馬洛認爲這是一件與自己無關的事。

那人打過了電話進來了，臉色不大好看，司馬洛的脊骨忽然通過一陣冷顫，覺得事情有點不妙。

那人說：「她說她不認識你！」

「這是不可能的，」司馬洛說：「讓我跟她講！」

「你已經浪費了很多時間。」那人說道。

司馬洛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他走過來從司馬洛衣袋裏把司馬洛證件搜出來看，冷笑：「唔，你總算並沒有虛報名字！」

「我一直都是在對你講眞話！」司馬洛說。

「那繼續講眞話吧！」那人說。

這樣一講完，他的拳頭就揮動，擊在司馬洛的牙床上。

司馬洛雖然是身手不凡的，但是給那張椅子把他絆住了，他也閃避不及，整個人向後飛跌，狠狠地倒在地上，也把那張椅子拉倒了。

「起來，」那人露出着一個殘暴的微笑。

司馬洛扶着椅子站起來，咀角流着血，那張椅子太重了，不大適宜做武器，而且有另一個人拿着槍在監視着，他也不方便反抗的。現在這種情形，眞可以說得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說不清了。

「怎麼樣？」那人說，「現在你又沒有興趣講話了嗎？」他這樣說着的時候，他的拳頭又一揮，擊中了司馬洛的胸部，司馬洛又是整個人向後飛跌，撞在牆壁上去。

這一次，他的雙手猛的一提，那張椅子便越過他的頭頂，撞在頭上那玻璃窗上，玻璃「嘩啦」一聲碎掉，椅子飛出去了，但是因爲椅子到底是要輕得多，並沒有把人帶了出去，所以椅子在窗外，而人是留在窗內。

司馬洛閉上了眼睛，滑倒下來，但是由於椅子與鎖鍊卡在窗沿上，他又不能够完全坐倒，祇是半吊在那裏，他奄奄一息地呻吟着。

他其實抵抗力並不那麼差，不過在這種情形之下最好還是不要逞强了，雖然他距離失去知覺的程度還是遠遠的，他也要故意裝作快要失去知覺，這樣就可以免除繼續捱打，問話的人是不希望把他打暈的，暈過去了的人就不能回答問題，既然免除了進一步的捱打，那麼當他找到了反抗的機會的時候，他就亦可以起而反抗了。

除此之外，那張椅子把窗門打碎了，亦是給了他一條逃走之路。

也許那兩個人是還沒有醒覺到司馬洛有這樣的計劃的，其中一人在一段距離之外拿着槍監視着。（未完）

俠情中篇故事

文·高皐　圖·成子

雁南飛（七）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高竣與饒靈珠離散了十多年，饒靈珠帶了幾個僕從，四處尋訪高竣的行踪，後來聽說高竣已回虎嘯鏢局，於是匆匆趕去，不料在途中遇見高竣中毒，被金刀公子率衆圍攻，饒靈珠等人見狀，奮力擊退金刀公子，救了高竣，並解去毒患，高竣復元後，金佬佬提議這對有情人及早完婚，高竣與饒靈珠終成眷屬。之後，在前往太原途中，高竣與饒靈珠在睡夢中被捉入大將軍府的牢中，及至他們醒來，才知是以偷竊蕩魔神劍的罪名而入獄的，高竣不認罪，正在挨受迫供的酷刑……

異人充月老　撮合一段情

片刻之間，高竣幾乎已變作一個血人，全身上下再也找不到一個完整的地方。

快刀常登在對高竣一陣毒打之後，終於停了下來，也許他有點累了，需要歇息一下。

他將皮鞭交給藍衫少年道：「孫少爺！你來過過手癮，此人頑强得很，不妨給他幾下重的。」

藍衫少年沒有接受快刀常登的皮鞭，却眉峯一皺道：「够了，總管，他已體無完膚，却連一聲沒有哼出，像這等鐵錚錚的漢子，咱們不要再折磨他了。」

快刀常登一笑道：「你是怎麼啦？孫少爺，大將軍要你來親手懲治姓高的，你却反而同情他起來了！」

藍衫少年道：「我不是違背爺爺的令諭，祇不過殺人不過頭點地，你這頓皮鞭已經够他受的了，要打也得等他傷好了再說，咱們走吧。」

快刀常登道：「孫少爺的心腸就是這麼軟，好吧，今天算是便宜他了。」

他們並未將高竣夫婦由長柱上解下，逕自魚貫的走出牢房。

這般如狠似虎的大漢雖是走了，却留給高竣無比的沉痛。

他鮮血被體，全身找不到一寸完整的地方，此種痛苦當然不是一般人所能忍受的。

只是他好像無動於衷，那毒惡的皮鞭，像是抽在別人的身上似的。

只要是血肉之軀就無法忍受皮鞭的毒打，高竣不是超人，傷痛自是難免。

不過他却被一個人吸引住了，他全部的精神，幾乎都投在那人的身上。

那人究竟是誰？他竟有如此巨大的力量？

難道是饒靈珠？

不，是快刀常登所稱的孫少爺。

自從孫少爺進入牢房，他就覺得心神震盪，似乎對這位藍衫少年，有一種說不出來的親切之感。

難道是他？顏丹的孩子？

的確，這位孫少爺不只是心地良善，而且神情擧止，活脫脫的就像他的影子，猜他是顏丹的孩子並非絕無可能。

因此，他忘記了痛苦，一直瞅着孫少爺，直待孫少爺退出牢房，他還在眼巴巴的瞧着。

當高竣在遭受鞭打之時，饒靈珠是在呼叫，在哭泣，現在她不叫也不哭了，但那雙模糊的淚眼，却詫異的瞧着高竣。

「三哥……三哥……」

「啊，靈珠……」

「你覺得怎樣？」

「不必担心，這點皮肉之傷要不了命的。」

「可是你……」

「我怎樣？」

「你適才的神態好怕人！」

「這個……」

「說嘛，三哥，你在想些什麼？」

「我在想那孫少爺。」

「啊，三哥，我記起來了，那孫少爺極像你少年之時，難道他是你跟顏丹生的孩子？」

「我也是這麼猜想，但是無法獲得證實。」

「唉，要是顏丹她……」

「她不會來的，否則的話，咱們何至於此。」

「說的也是，哦，三哥，咱們是中的什麼毒？除了穴道閉塞，眞力無法提聚，似乎並無別的影响。」

「我想是散功散另加一種强力的迷藥，現在迷藥雖是消失，咱們的功力也點滴不存了。」

「看來咱們只有任人宰割了。」

「我對不起妳，靈珠。」

「別這麼說，三哥，只要能够跟你在一起，生死無憾。」

「唉……」

這對多災多難的夫婦，已經身陷絕境，但他們沒有怨尤，沒有後悔，而且彼此藉慰，以能同死爲榮。

× × ×

痛苦的時辰是特別漫長的，他們武功已失，自然更難忍痛苦的折磨，最後他們在極度疲乏之中，終於先後昏昏睡去。

「相公……相公……你醒醒……」

高竣在昏睡中聽到呼喚，他的身體似乎在被人移動，由於觸及傷處，因而傳來陣陣疼痛。

他醒來了，雙目也同時睜開。

「啊，顏丹，是妳？」

顏丹道：「是我，相公，我知道得太晚，讓你受到如此沉重的鞭打，我……眞該死。」

「不，顏丹，這不能怪妳。」

「多謝你相信我，相公，你忍耐一點，待咱們逃出之後再慢慢說。」

由兩名容貌娟秀的大脚婢女分別揹着高竣及饒靈珠，他們逃出將軍府，將高饒二人安置在一幢庭院深深的民房之內。

屋主叫陳曉東，是前朝的一位隱士，他有一位女兒名叫眞茹，是顏丹的閨中良友。

高竣夫婦的養傷之處十分隱秘，他們逃居此處，除了屋主父女別無人知。

待一切安置妥當之後，顏丹才取出兩粒白色丹丸交給高竣道：「這是散功散的解藥，吃一粒就可恢復功力，眞茹妹子有家傳療傷靈藥，你的外傷由她替你調治，我不能待得太久，有什麼話相公快說。」

高竣咳了一聲，說道：「顏丹！妳瘦了。」

顏丹幽幽道：「有你這麼一個叫人牽腸掛肚的，還能不瘦？」

高竣一嘆道：「太苦了妳了，顏丹，其實……」

顏丹搖搖頭道：「我知道你要說什麼，不錯，滿漢不能通婚，咱們沒有未來，但好馬不配雙鞍，烈女怎能嫁兩個男人？相公，我並不後悔，咱們相聚的時間雖然暫短，我却感到十分滿足。」

此時饒靈珠與陳眞茹已悄悄退出，高竣見房內別無他人，忍不住一把將顏丹摟住。

顏丹輕輕向他依偎着，伸出纖纖玉手，撫摸着他的傷痕說道：「常登好狠，竟敢將你打成這個樣子，哼，我一定不能饒他！」

高竣道：「不要怪他，常登只是奉命行事而已，哦，顏丹，那孩子他們稱他孫少爺，是不是咱們的？」

顏丹雙目一亮道：「不錯，他正是咱們的孩子，不過……」

提到孩子，顏丹表現得是如此興奮，如此滿足，那略顯清瘦的嬌靨，射出一股母性的光輝。

只是這種光輝十分暫短，她忽然神色一黯，發出一聲無可奈何的嘆息。

高竣道：「顏丹，怎麼啦？有什麼不對？」

顏丹道：「沒有，我只是……，我……只是……」

高竣詫異的道：「不要吞吞吐吐的，顏丹，咱們之間，勿須有什麼顧慮。」

顏丹道：「相公，咱們……我沒有對孩子說，因爲……」

高竣微現怒意，冷冷道：「爲什麼？是怕我這個父親辱沒了孩子？」

顏丹道：「別這麼說相公，你是頂天立地的漢子，孩子應該以你爲榮，祇不過這是我的一點私心，也是爲孩子着想。」

高竣道：「哦，妳說明白一點。」

顏丹道：「我爹沒有兒子，原是想用我招贅的，但我爲你矢志不嫁，我爹的祖宗血食就因我而斬了。」

高竣道：「所以咱們的孩子就成了妳爹的孫子，也姓上鈕祜祿氏了。」

顏丹道：「相公，我朝自定鼎中原以來，民間反抗者此起彼伏，那些無謂的犧牲，並未對大清皇朝構成任何作用。自然囉，這片大好河山總有一天會重歸漢人掌握的，祇不過這一天決不會就在眼前。」

高竣沒有說什麼，只是長長一嘆。

顏丹道：「相公，我不會叫咱們的孩子數典忘祖的，將來我會告訴他，但希望你能諒解……」

高竣不忍心責備顏丹，也無力扭轉這項既成的事實，只好長長一吁，轉換話題道：「顏丹，咱們住在此地安全麼？」

顏丹道：「絕對安全，你放心吧。」

高竣說道：「咱們好像沒有離開洛陽

吧？」

顏丹道：「是的，因爲你的傷勢不宜於長途跋涉，不過你不必担心，我巳經派人持將軍令護送兩頂軟轎出城……」

高竣道：「這一招很高，但那些人手及軟轎必須作妥善處置。」

顏丹道：「我知道，甚至對你離開洛陽之事，都巳經作好了安排，這些貞茹妹子會告訴你的。」

高竣道：「多謝妳，顏丹。」

顏丹幽幽道：「相公，咱們是夫妻，你這麼說就見外了，唉……」

她長長一嘆，接道：「上蒼爲什麼要將咱們生在兩個不同的民族？相公，我受不了……」

顏丹的激動，影响了高竣的情緒，他雖然不是一個易於衝動的人，此時也有點忍不住了。

「顏丹，跟我走……」

「不，我不能。」

「爲什麼？因爲妳那高貴的身份？」

「相公，你這樣說就錯了，妻以夫爲天，妻子身份再高貴還能高過她丈夫？」

「那……究竟爲了什麼？」

「兩種原因，第一我爹年歲巳高，我不忍心拋下他，第二我如果跟你去，爹決不會放過咱們，那時牽連所及，就不只是高氏一門受到迫害了！」

「這個……」

這的確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高竣不由語爲之塞。

他不能阻止顏丹對老父盡孝，也不敢爲一己之私禍延高氏一門，何況顏丹是滿人，是征服者，如果因她而引起災害，是很難獲得人們諒解的。

顏丹淒然一笑，道：「相公，我有一個請求。」

高竣道：「好，妳說。」

顏丹道：「請你放棄保鏢，退出江湖，相公，田園中自有樂趣，何必要過那刀尖上舔血的凶險生涯？」

高竣略作沉吟道：「我可以答允妳，但我還有父兄，所以……」

顏丹道：「我知道，不過相公可以勸勸他們，朝庭對民間武力頗存猜忌，江湖很難再混下去了。」

高竣道：「謝謝妳，顏丹，我會向他們勸說的。」

顏丹依依不捨的道：「相公：我不能再留了，今後如有可能，無論地老天荒，我會來找你的。」

她揮着淚水，猛一旋身，匆匆奔了出去。

高竣沒有挽留，只是輕輕的呼喚着：

「顏丹……顏丹……願妳珍重……」

×　×　×

十天悄悄過去了。

十天平靜的生活，巳治好了高竣的鞭傷。

他跟饒靈珠的武功也巳恢復，那麼他們就沒有再待下去的必要了。

在十一天的凌晨，他們隨同一羣商民離開了洛陽，自然，他們是經過易容的，一對白髮蒼蒼的老人，是沒有人會注意他們的。

他們在伊川買了兩匹坐騎，經臨汝南下，直奔襄陽。

在途中，他們閒聊着。

「三哥，我原以爲……」

「妳原以爲什麼？」

「我以爲顏丹只是一個很隨便的女人，想不到她對你用情竟如此之深。」

「這是她的錯誤，明知是一齣悲劇，她却硬要湊上一角。」

「話不能這麼說，三哥，你不是女人，不明白女人的心境。」

「哦。」

「一個有思想，有見地的女人，她對異性的選擇，與一般女人是不同的，她要將自己獻給值得她愛的男人，那怕是一月，一天，一個時辰，她都會感到幸福，滿足，沒有虛渡此生的。」

「唉，短暫的歡娛，無窮的寂寞，她付出的代價太大了。」

「三哥，由這幾句話，就知道你不是一個無情的人，無怪顏丹自始至終都在爲你着想了。」

「唔，好像妳話中有話。」

「貞茹姑娘說，顏丹要你放棄保鏢，退出江湖，這不是爲你着想麼？」

「是的，不過……」

「三哥，顏丹對咱們放棄保鏢之後，巳經有了妥善的安排。」

「哦。」

「她要貞茹姑娘交給我一些珠寶及銀票，今後咱們安居田園，就不必爲生活而担憂了。」

「啊，靈珠，妳接受了？」

「爲什麼不？三哥，貞茹姑娘說的對，這些都是她爹的不義之財。」

「唉……」

顏丹，這個可愛而又可憐的女人，上蒼爲什麼對她如此不公？

如果這是命，造物者爲什麼要做如此殘酷的安排？

由於心情沉重，高竣不願再說什麼，只是如此一來，坐騎可就倒了楣了，一陣狂馳下來，馬兒巳然混身是汗。

這天到達保安驛，由於天色巳晚，他們準備找客棧投宿，但身後忽然有人呼叫道：「總鏢頭……」

高竣擰身一瞥，立時面色一變。

「你怎麼啦？秦兄。」

「屬下無能……」

「鏢貨被刦？內人及犬子呢？」

「鏢貨巳經交到貨主，但在山東聊城附近，咱們碰到陰山山主……」

「啊，後來呢？」

「後來……」

後來怎樣，他無法再說下去，因爲他忽然噴出一口鮮血，身形一陣搖幌，便仆地暈死過去。

高竣大吃一驚，急忙騰身躍下坐騎，伸手將秦飛熊抱了起來，奔向附近的一家「三元客棧」。

「伙記，咱們要兩間上房。」

「有，客官請跟小的來。」

店小二將高竣帶進房間，但以疑惑的目光瞧着他手上的秦飛熊問道：「這位有病？」

高竣道：「不要緊，我能治，你替咱們沏壺茶來就是。」

店小二答道：「是的，小的馬上就送來。」

高竣將秦飛熊安置榻上，喂給他兩粒療傷靈丹，再以內力替他推拿，片刻之後，秦飛熊終於甦醒過來。

「多謝總鏢頭……」

「秦兄不必客氣，你自己運功調息一下，咱們待會再談。」

高竣替他帶上房門，然後走向隔壁的房間，饒靈珠立即遞過一張毛巾道：「快抹一把汗，秦鏢師不要緊吧？」

高竣道：「他受了極重的內傷，又連日不停的趕路，唉，如非碰到咱們，他只怕走不到襄陽了。」

饒靈珠道：「瞧他面如白紙，就知道內傷不輕，他居然……咳……」

高竣道：「莫干三友原本不是壞人，他爲了感恩圖報，竟連自己的性命都不顧了。」

饒靈珠道：「像這等古道熱腸之人實在難得，哦，漢英母子究竟怎樣了？」

高竣道：「秦飛熊剛剛甦醒，我不便問他，待他調息之後，再說吧。」

一個時辰之後，房門响起剝啄之聲，饒靈珠打開房門一瞧，原來是秦飛熊。

「對不起，夫人，事關重大，在下不得不打擾夫人。」

「秦兄好說，其實，你應該多些休息的。」

「不，夫人，在下很好，唉，青鸞夫人遇難，是在下保護不週，在下……」

高竣接道：「秦兄不必自責，快進來坐下慢慢的說。」

秦飛熊的傷勢略見好轉，但身體仍然虛弱，他坐下之後，才斷斷續續的說出青鸞母子的遭遇。

×　×　×

這是個艷陽高照，萬里一碧好天色。

晌午時分，山東聊城以西的道口鎮來的一個鏢隊，他們共有一十二人，領頭的是虎嘯鏢局總鏢頭的夫人青鸞。

青鸞向天色瞧了一眼，回頭對鏢師秦飛熊道：「秦兄，咱們在這裏打尖，今晚趕到堂邑城裏投宿。」

秦飛熊應了一聲，立即吩咐趟子手朱三去向飲食店準備酒食。

他們剛剛吃完，一名黃衣姑娘忽然由店外走了進來，她向青鸞雙拳一抱道：「弟子司徒櫻參見師叔。」

青鸞啊了一聲說道：「是妳？妳師父呢？」

司徒櫻道：「師父在鎮外，特命弟子恭迎師叔前往一晤。」

青鸞略作沉吟道：「好，秦兄，你結算了飯錢就帶弟兄們上路，我跟英兒會隨後趕來的。」

秦飛熊道：「夫人，在下想……」

青鸞道：「我知道秦兄的意思，你放心，不會有什麼事的，英兒，咱們走。」

他們母子隨着司徒櫻來到鎮外，及舉目向右側山坡一瞧，她的眉峯不由皺了起來。

陰山門下三十六婢，在山坡上擺下一個陰陽正反五行大陣，陣中擺着一頂紅綾軟轎，轎前是山主青鶯的親傳弟子姚瑩，魏菀，沈慧敏等。

這般人全都面色穆肅，抱劍而立，使整個山坡籠罩着一股殺氣。

高漢英脚下一窒說道：「娘，妳瞧她們……」

青鸞道：「不要緊，娘懂得這個陣法，你只要小心一點就是。」

高漢英道：「孩兒知道，娘，那轎中可是大姨？」

青鸞道：「是的，你大姨脾氣不太好，她如果責備娘，不准你插嘴。」

高漢英道：「可是，娘……」

他們母子此時巳進入陣中，因而青鸞擺擺手不讓高漢英多說。

她在轎前丈外之處立下脚步，然後雙拳一抱道：「小妹參見大姊。」

姚瑩伸手挑起轎簾，一名身着青衣，面蒙紗巾的麗人緩緩走出轎外。

這位麗人自然是陰山山主青鶯了，她伸手摘下蒙面紗巾，雙目神光如電，向青鸞母子冷冷的注視着。

她容顏依舊，美艷如昔，只是那美麗的粉頰，却像一座凍結的冰山。

她的目光像利刃，像弩箭，是那麼毒惡，是那麼無情。

這也難怪，誰能容忍一個背叛者？而且她還橫刀奪愛！

對這些，青鸞不無愧疚，因此她抱拳一禮道：「小妹參見大姊。」

青鶯哼了一聲，這一聲冷哼就像從寒冰地獄中發出，令人有毛髮悚然之感。

「青鸞，妳好大胆……」

「大姊，小妹對不起妳。」

「就這一句話？」

「這……」

「哼，横刀奪愛，巳是罪無可逭，妳居然還敢毀掉我多年培植的神蠱，使我幾乎丟掉性命！」

「大姊，小妹是情非得巳……」

「哦，怎麼個情非得巳？」

「高竣那寧爲玉碎，不爲瓦全的性格，大姊是知道的了……」

「唔，說下去。」

「他在泉州見過鄭將軍之後，鄭將軍又託他前往舟山辦事，小妹曾經一再勸他不要接受，並不惜以蠱毒作要挾，但他心如鉄石，決不爲小妹言語所動。」

「後來呢？」

「後來，他乘船前往舟山，小妹只得同船前往，但在出海之後突然遇到暴風，所謂天有不測之風雲，這是誰也料不到的事。」

「哼！好理由。」

「是眞的，大姊，當時天昏地黯，巨浪翻騰，形勢險惡無比，咱們能够怒海逃生，全靠他臨危不亂的毅力支持。」

「哦……」

「可是大姊却在要緊關頭發動神蠱，小妹爲了全船生命，才被迫以蠱制蠱。」

「眞是這樣，好吧，就算這是眞的，妳爲什麼和他結爲夫婦？」

「大姊，妳想想，如果一對青年男女，漂到一個無人的孤島，他們無法渡過大海，就只有老死在那兒了，孤男寡女，長日相處，他們結爲夫婦，豈不是自然的現象？」

「妹子，看來大姊是誤會妳了，過來

，讓大姊仔細瞧瞧妳。」

春風解凍，青鶯粉頰上的冰霜消失了，她伸出雙手，迎接她一別十多年的同胞小妹。

當青鸞以無比歡欣的心情，將雙手交給青鶯之時，忽然脈門一緊，全身勁力頓告消失，同時腰際一陣疼痛，脅門、天樞二穴已然被制。

高漢英雖是跟在她娘的身後，但變起倉促，他不由爲之一呆。

這一呆可糟了，兩柄長劍已同時向他前胸後背刺來。

他只是一個孩子，但這個孩子却有過人之能，當劍鋒觸衣之時，他忽然就地一個旋轉，雙臂左右急吐，刺來的兩柄長劍竟一起被他拍斷。

他不再瞧這兩名襲擊者，口中一聲暴吼，騰身逕向青鶯山主撲去。

這幾下動作不只是快如電光石火，那份功力尤其叫人暗暗心驚。

青鶯山主並非等閒之輩，他這一撲自然難以如願，只是母子連心，高漢英自然不能眼睜睜的讓他娘被人擄去，小傢伙當眞是急了，他在縱身撲出之際，雙掌也使出了虎驚神罡。

沒有人能抵擋他那疾雷撼山般的掌勁，陰山門下的四大弟子幾乎全部身受重傷，縱然青鶯山主親自出手，未必就能討得好去。

因此，青鶯山主發動了陣勢，以正反五行大陣，跟這個大孩子纏鬥起來。

此時是黃沙漫漫，天愁地慘，高漢英像是迷失在一望無際的大戈壁，空具一身功力，變作英雄無用武之地了。

小傢伙具有乃父寧折不彎的性格，也有超逾常人的智慧，他知道是被陣法所困，盲目衝動是解決不了問題的，雖然他急着要救他娘，也得先脫出這個正反五行陣法。

於是他坐了下來，抱元守一，靜觀待變，不再盲目的衝撞了。

他不明陣法，靜坐也無法悟出什麼，但有一點，只要他不動，陣勢也就不再發生險惡的變化。

只是就這麼坐下去也不是辦法，總得換個方位向外面撞撞。

但他失敗了，雖然他毫不氣餒，却始終無法撞出陣去。

時間在慢慢的消逝，他無法再平心氣靜的待下去了，他要衝，縱然衝破了頭，衝丟了命，他也得去救他娘。

他畢竟是一個孩子，想做就做，足尖一點地面，仰面倒縱而起。

這是他選定的一個方位，仰身倒縱，是想出其不意，說不定誤打誤撞會被他撞出陣去。

「啊，你這人是怎麼搞的？」

他這一誤打誤撞，當眞被他撞着了，五行大陣雖已消失，只是他却撞到一個人的懷裏。

撞到別人的懷裏，自然兩個人都成了滾地葫蘆，不管是有心還是無意，總是一件令人臉紅的尷尬之事。

「對不起，姑娘，在下……不是有意的。」

「哼，你這人眞是的，我帮你破了陣，你却平白的來這麼一手！」

被他撞倒的是一位美麗清秀的姑娘，她穿着一身黃衣，嬌小得像一個香扇墜似的。

高漢英不好意思的搓搓雙手道：「多謝姑娘拔刀相助，啊，我娘呢？姑娘可曾瞧見我娘？」

黃衣少女搖搖頭道：「只有你一個人被困在旗陣之內，我沒有瞧見你娘。」

高漢英訝然道：「旗陣？」

黃衣少女道：「不錯，如果不是旗陣，要破它就不會這麼容易了。」

高漢英擧目四顧，只見旗分五色，分別插在他四週的山坡之上，有幾柄旗幟已經倒下，大概就是黃衣少女破陣時所拔下的。

此時月掛中天，視野一片清晰，他不只瞧不到他娘，連陰山門下也走得一個不剩，那麼不用說，他娘必然已被陰山山主擄去。

於是他向黃衣姑娘雙拳一抱道：「我要去救我娘，告辭。」

黃衣少女道：「慢點，公子，你要到那裏去救你娘？」

高漢英道：「陰山，我娘是被陰山山主擄走的。」

黃衣少女啊了一聲道：「那麼你是虎嘯鏢局高總鏢頭的公子了，不錯，你娘的確是被擄往陰山，不過，她不會有什麼危險。」

高漢英道：「妳怎樣知道我娘不會有危險？」

黃衣少女道：「日間我曾經瞧到貴鏢局的一位秦姓鏢師被陰山門下打傷了，她們要秦鏢師傳話令尊到陰山去救你娘，在令尊沒有到達陰山之前，你娘不會有危險的。」

高漢英道：「妳說的也許不錯，但我担心她們會折磨我娘，我一定要儘快將我娘拯救出來。」

黃衣少女道：「陰山不啻虎穴龍潭，你如何救得了你娘？」

飛漢英哼了一聲道：「如非他們使詐，我才不怕他們呢！」

黃衣少女道：「江湖之上詭詐百出，變花樣害人的事平常得很，就拿這正反五行大陣來說吧，如果她們再用陣法困你，你如何能救出你娘？」

高漢英一怔道：「這個……」

黃衣少女道：「我倒是有一個法子，不知道你願是不願？」

高漢英道：「什麼法子妳說說看。」

黃衣少女道：「我跟你去。」

高漢英道：「妳？」

黃衣少女道：「我懂得奇門五行，咱們一道去就不怕她們的陣法了。」

高漢英道：「對不起，姑娘，我還沒有請教妳是誰？」

黃衣少女道：「我叫班若蘭，我爺爺班牧是黃山現任的掌門。」

高漢英說道：「原來是班姑娘，失敬了。」

一頓接道：「我不能要妳帮忙，好意心領。」

班若蘭道：「爲什麼呢？高公子。」

高漢英道：「我爹說過，受人點水之

恩，必須湧泉以報，咱們素不相識，我怎能平白的要妳帮助？」

班若蘭抿嘴一笑道：「你已經受過我的恩惠了，我將你救出五行旗陣，你應該如何報答？」

高漢英道：「待我救出我娘之後，妳要怎樣我都依妳。」

班若蘭說道：「不，我要你現在就依我。」

高漢英道：「班姑娘，我急着要救我娘，希望妳不要强人所難。」

班若蘭道：「你誤會了，高公子，我只是要跟你一道去陰山罷了，你只要依了我，咱們之間就兩不相欠。」

高漢英長長一吁道：「到陰山可不是好玩的，出了事妳可不能怪我！」

班若蘭道：「這個當然，咱們走。」

高漢英無可奈何，只得答允道：「走就走，拿妳們這些不講理的姑娘眞沒有辦法。」

班若蘭撇了一下嘴，但沒跟他爭辯，他們到店裏取回馬匹，立即向西邊趕去。

陰山山主青鶯的目標十分顯著，一頂紅綾軟轎是她的招牌，還有四大弟子，三十六婢，清一色的是女人，對她們的行踪，只要一問便知。

高漢英與班若蘭一路跟踪急追，也許他們的馬匹太差勁了，一追幾百里還沒有追上。

這天晌午他們到達井陘，在打尖之時，高漢英向店小二詢問道：「伙記，你可曾瞧到有四十多個女人，帶着一頂紅綾軟轎？」

店小二道：「有，她們昨晚住在本城，今兒一早就走了。」

高漢英追問道：「啊，她們到那兒去了？」

店小二道：「是出西門，大概是去娘子關吧。」

高漢英道：「多謝你，伙記。快點吃，班姑娘，咱們趕快一點，今晚多半就可以趕上。」

班若蘭道：「好嘛，你總得讓我塡飽肚子。」

店小二道：「客官儘管慢慢吃，你們今天不能走了。」

高漢英一怔道：「爲什麼？伙記，咱們今天爲甚麼不能走了？」

店小二道：「娘子關沒有客棧，不能住宿，現在時間已晚，走不出太行山區天色就要黑暗了，那時前不够村，後不够店，山中猛獸極多，實在太過危險了。」

高漢英道：「不要緊，咱們不怕猛獸，伙記，算算賬。」

客人一定要走，伙記自然不便强留，於是他們打過尖，逕出西門，直向娘子關奔去。

到達娘子關已然日落含山，他們在飲食店裏吃了一頓晚餐再度策馬上路，待走進太行山區，天色就已夜色蒼蒼了。

他們是武林兒女，都有一身上乘武功，當眞遇到猛獸，他們的確不會在乎。

但，今晚是晦日，連一點光綫都沒有，而且烏雲滿天，狂風怒吼，這種天色，如何還能在山區裏趕路？

高漢英嘆息一聲道：「老天爺跟咱們過不去，班姑娘，妳看怎麼辦？」

班若蘭道：「天色實在太壞了，馬兒都不肯擧步，依我看咱們還不如找個地方歇一晚，待天亮了再走。」

高漢英道：「看來也只好如此了。」

山上除了石頭就是樹木，要找一個安身的地方也不容易，總算他們的運氣並不太壞，終於被他們找到了一個山洞。

外面天色很黑，洞裏更是伸手難見五指，他們只得將馬匹拴在洞口的樹上，摸索着在洞裏坐了下來。

山高苦寒，雖然那凜冽的寒風吹不到洞裏，他們仍感到一股極重的寒氣。

因此，他們依偎在一起，藉體溫的交流，多少會溫暖一點。

良久，高漢英一嘆道：「咱們應該聽那店小二的話，都是我害了妳。」

班若蘭道：「別這麼說，高公子，我並不怪你。」

高漢英忽然啊了一聲道：「班姑娘，妳這麼一點小小年紀就在外面一個人野，妳爺爺，妳爹娘，他們會放心？」

班若蘭櫻唇一噘道：「什麼叫野？你說話別說得這麼難聽嘛！」

高漢英微微一笑道：「好，好，算我說錯了，我道歉，好麼？」

班若蘭抿抿嘴道：「這還差不多，其實我並不是一個人出來的，還有孫伯伯，孫大娘，菊兒他們。」

高漢英道：「哦，他們在那兒？還有，妳這跟我一走，豈不急壞了他們？」

班若蘭哼一聲道：「我才不管這些呢！誰叫他們逼我的？」

高漢英道：「我明白了，原來妳是撇開他們的，偸偸逃走的。不過妳是黃山掌門的孫女兒，妳那孫伯伯孫大娘怎敢逼妳？依我看，妳不過在要小姐脾氣罷了，明兒天亮以後妳還是回去吧，別讓妳孫伯伯他們受罪了。」

班若蘭大聲地說道：「不！我絕不回去！」

高漢英道：「究竟爲了什麼？班姑娘，妳難道一點都不爲妳的家人着想？」

班若蘭哼一聲道：「這不能怪我，是他們不爲我着想，好啦，咱們不要再談這些了，還是留點精神明天好趕路。」

她語音甫落，暗影中忽然傳來一聲冷哼，他倆同時腰際一麻，已然着了別人的道兒。

高漢英愕然道：「是那一位高人？咱們並未犯着你，爲什麼要對咱們暗下殺手呢？」

一股蒼老而冷酷的語音由山洞深處傳出道：「擅闖老夫的洞府，你們已有取死之道，何況姓班的還是老夫的仇人！」

班若蘭道：「你胡說，我跟你有什麼仇？」

蒼老聲音道：「妳跟老夫無怨無仇？但誰叫妳是班牧的孫女兒？父債子還，這話不錯吧？」

高漢英道：「這話錯了，父債子還是說那父親已經不能還債，才由他的子孫承當，現在班牧老前輩還在黃山，你應該找他討還舊債，再說班姑娘只是一個女孩子，前輩怎能將怨氣出在她的身上？」

蒼老聲音嘿了一聲道：「好小子，你

的口舌倒是蠻伶俐的，可是老夫跟班家仇恨太深，曾經發過重誓，要將姓班的斬草除根，鷄犬不留，老天既然叫你們闖到這裏來，這是命，你們只好認了！」

班若蘭反唇相譏道：「咱們認了並沒有什麼？祇不過我爺爺當年沒有殺你是一項錯誤！」

蒼老聲音道：「不錯，當年班牧以婦人之仁放了老夫，那時就注定班氏一門要子孫滅絕了，嘿……」

班若蘭冷冷道：「你說對了，對江湖敗類的確慈悲不得！」

蒼老聲音怒叱道：「小賤人，妳敢辱罵老夫！」

班若蘭道：「我沒有罵你，只是就事論事而已。」

蒼老聲音道：「妳罵老夫是江湖敗類，如果說不出理由，老夫就叫妳嚐嚐生死兩難的滋味！」

班若蘭道：「好，我問你，你比咱們年長，又是早已成名的武林前輩，這該不錯吧？」

蒼老聲音道：「是又怎樣？」

班若蘭道：「以你的身份，竟向兩名後生晚輩出手偷襲，除了江湖敗類，這種丟人現眼的事誰能做得出來？」

班若蘭說的是理，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因而那黑暗中的老者竟爲之語塞。

高漢英接着道：「前輩，不管你跟班家的仇有多深，你要索仇，晚輩這局外人也可以算上一份，不過咱們應該公平決鬥，出手偷襲的確有欠光明。」

蒼老聲音道：「好，不過爲了防範你們逃走，老夫現在不能解開你們穴道。」

話已說絕，想求那人現在解開穴道是不可能的，好在那人已經承諾公平決鬥，只好等待天亮再說。

此時距離天亮還有幾個時辰，何不利用這段時間先將穴道衝開再說。

班若蘭跟高漢英想法相同，這兩人也就一聲不響的運起功來。

高漢英功力極高，在年青一代之中，可以說不作第二人想，但他用盡了全力却無法將穴道衝開，班若蘭自然不必講了。

當一綫曙光投入山洞之際，高漢英放棄了衝穴的打算，此時洞裏又響起一聲冷笑道：「老夫點的穴道如果你們能夠衝開，老夫這一指閻羅之名豈不是白叫了！」

一指閻羅的確是一個十分響亮的名號，只可惜高漢英班若蘭我生也晚，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何許人物。

他們想瞧瞧他，但以脖子不能轉動，除了對面的石壁，任何什麼也無法瞧到。

其實這並不要緊，不必再待多久，一指閻羅總會替他們解開穴道的。

不過任何一種「等待」都是令人難耐的，班若蘭明明知道不必忍耐多久，她却有些忍不下去。

「喂，閻羅王，天亮了，也該讓咱們瞧瞧你了。」

「忙什麼？還早呢！」

「還早？你看看，難道你瞧不見洞內的陽光？」

「少嚕嗦，老夫說還早就是還早。」

人爲刀俎，我爲魚肉，班若蘭雖是滿腔怒火，却也無可奈何。

最後，在陽光滿洞，晨鳥振翼之際，他們感到身形微微一震，封閉的穴道果然解了開來。

他們同時躍起，一起向裏面瞧去。

但這一眼瞧去，他們又不約而同的驚呼一聲。

他們瞧到了一個人，一個令人瞧一眼就會同情的可憐老人。

他只有一隻獨目，面頰削瘦得幾乎不成人形，他的一頭亂髮披散着，少說點也有二尺長短，他身上的衣衫已破舊得分不出是什麼顏色，只是千瘡百孔，比要飯的還要難看。

他用那隻獨目向高班二人瞥了一眼，然後騰身而起，像箭一般的奔出洞外。

高漢英扭頭對班若蘭道：「班姑娘，瞧此人的形象，似乎不像壞人。」

班若蘭點點頭道：「他看來好像可憐得很。」

高漢英道：「待會咱們如若不能化解他與令姐之間的仇恨，出手之際也不可痛下絕情。」

班若蘭道：「我知道，祇不過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此人功力絕高，咱們應該小心一些。」

高漢英道：「看情形再作決定吧，咱們走。」

他們走出洞外，來到一片廣場之上，那名殘廢的老人正默默的等在那兒。

他沒有瞧看他們，獨目微闔，冷冷道：「你們商議好了麼？是一個個的來，還是一起上？」

高漢英道：「前輩猜錯了，咱們並不想跟你搏鬥。」

獨目老者說道：「哦，你們是想幹什麼？」

高漢英道：「世間沒有解不了的仇恨，晚輩想作一個調人。」

獨目老者目射精光，冷冷瞧着高漢英道：「你想作調人？」

高漢英道：「寃家宜解不宜結，縱然班氏鷄犬不留，對前輩又有什麼好處？」

獨目老者忽然仰天一陣狂笑道：「老夫不要好處，只想消消胸頭的怨氣，否則老夫會死不瞑目的。」

高漢英道：「前輩與班氏究竟有何仇恨？積怨竟如此之深！」

獨目老者道：「有何仇恨？哼，你以爲老夫天生就是一隻獨眼麼？你再瞧瞧這個……」

他伸出雙手，每一隻手只剩一個中指，其餘四指全被斬去。

他再用雙手掠開兩側的亂髮，敢情雙耳已不存在，只剩下兩個難看的耳洞。

挖目削耳，再斬掉八隻手指，這的確是一種極端殘酷的刑罰，如果這是黃山掌門班牧所爲，高漢英就不知說什麼好了。

獨目老者嘿嘿一笑道：「小子，你還想作調人麼？」

高漢英道：「前輩身受之慘，晚輩十分同情，不過一人做事一人當，何況罪不及孥，古有明訓，前輩可以去找班老前輩，不應該牽連班若蘭姑娘。」

獨目老者哼了一聲道：「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只要是班家的子孫，一人

也不能放過，你走吧，小子，老夫放你一馬。」

高漢英道：「這麼說前輩是一定不能放過若蘭姑娘了？」

獨目老者道：「不錯。」

高漢英道：「好，前輩出招吧。」

獨目老者說道：「你當眞要管這件閒事？」

高漢英一吁道：「若蘭姑娘是晚輩的朋友，晚輩豈能不管？」

獨目老者道：「這是你自己找死，可不能怨恨老夫，接招。」

話落招出，向高漢英遙遙拍出一掌。

他們雙方相隔約莫一丈，但掌帶風雷，勁風震耳，這一掌之威，可以說武林罕見。

高漢英不想硬接，以免造成兩敗俱傷，因而身形一閃，向一側避開三尺。

獨目老者哼了一聲，手腕一翻，再度擊出一掌，力道的強勁，較第一掌還要凌厲幾分。

一般人以掌力遙攻敵人，必須縮臂再吐，才能發揮威力，獨目老者只要翻一下手腕，就能再度擊出強勁的掌力，其成就之高，已達收發由心的地步，高漢英焉能不爲之心神一懍。

在幾度避讓之後，高漢英有着疲於奔命的感覺，現在他不再避讓了，單掌一提，向獨目老者的掌力迎了上去。

獨目老者陰森森的一哼道：「你要找死老夫就成全你吧。」

他猛提眞力，將掌勁加到十足，以驚雷驟發之勢，向高漢英當胸撞去。

但他這志在必得的一掌，竟然出了意外，在高漢英一吸一引之下，勁力旁洩，去如奔馬，轟的一聲巨响，掌力竟擊在兩丈外的一塊山石之上。

這一記掌力，實在無與倫比，但見塵土四溢，石屑激飛，那塊巨石竟被掌力擊得支離破碎。

高漢英從未想到世間竟有如此威猛的掌力，班若蘭也是前所未見，因而他們全部目瞪口呆，不知道如何是好？

對敵分心，是兵家大忌，如果獨目老者趁機再給他來上一掌，高漢英必然難逃此刦！

令人不解的是，獨目老者也在發呆，他還垂下了手臂，似乎已放棄繼續出招之意。

「少俠是陰山門下？」

「啊，不，晚輩的娘是陰山門下。」

「這就是了，你娘叫什麼名字？」

「我娘單名一個鸞字。」

「是二小姐，好，看在你娘的份上，老夫不再爲難你們了。」

「多謝前輩，咱們就此告辭。」

「慢點，少俠，你外祖對老夫有救命之恩，老夫無時無刻不在想着報答，今天既然巧遇少俠，怎能讓你就這麼一走？」

「晚輩要去救我娘，前輩盛情只好心領了。」

「二小姐怎樣了，快說。」

「我娘被大姨擄往陰山，晚輩必須趕往援救。」

「二小姐被大小姐所擄？怎會有這等怪事？」

「是眞的，前輩。」

「爲什麼？她們是同胞姊妹啊！」

「爲什麼晚輩也說不上來，却是千眞萬確之事。」

「不必担心，少俠，她們是同胞姊妹，再怎樣大小姐也不會對你娘下毒手的，這樣吧，老夫只留你三天，三天後你再前往陰山，我想不會誤事的。」

「爲什麼？前輩，你爲什麼要咱們留下三天？」

「此事說來話長，咱們回洞去吃點東西我再告訴你。」

這個山洞敢情十分龐大，除了前洞，還有後洞，後洞之中設有石桌石椅及床榻鍋灶等物，獨目老者的生活雖是清苦，倒也飲食無缺。

他取出獵來的野鷄野兔等讓高班二人飽餐一頓，然後將他與黃山掌門的恩怨說了出來。

這是三十年前的往事，那時他才當中年。

班知遠是黃山前任掌門，也是獨目老者石蒲的恩師。

石蒲與班牧是師兄弟，在黃山一派之中，這雙師兄弟是兩個傑出的人物。

當班知遠病逝之後，班牧子承父業，順理成章的當上了黃山的掌門，但一項變故也就同時發生了。

黃山派有一項名震武林的絕學「一陽指」，按黃山派的規定，只有掌門才能學習此項絕學。

但，如果繼任掌門才智庸劣，他就無法習得「一陽指」。

因此，黃山派在這項規定之下，也就日趨沒落了。

班知遠有鑒於此，在他臨終之時，曾對班牧及石蒲諄諄相囑，要他們打破傳統，只要是門下優秀而忠誠的弟子，都可以學習一陽指神功。

然而，在安葬班知遠後，班牧却不願遵從先人的遺囑，石蒲雖是一再力爭，仍無法獲得班牧的應允。

有一天，石蒲闖進了密室，找到那本「一陽指」秘笈，一經翻閱，他的心神立被吸引，直待腰際一陣劇痛，他才像夢一般的醒了過來。

「掌門師兄，你這是作什麼？」

掌門師兄自然是黃山現任掌門班牧了，他竟乘石蒲心專神凝之際，制住了他的穴道。

「對不起，石師弟，擅入禁地，偷閱禁書，你違犯了嚴重的門規，本座身爲掌門，不得不秉公辦理。」

「可是，師兄，師父臨終遺囑……」

「住口，本座是現任掌門，一切都得聽我的。」

就這樣，石蒲被判了挖目斷指割耳之刑，最後這個瀕臨死亡的黃山弟子，還被棄於亂山之中。

也許他命不該絕，竟遇到一位探幽尋勝武林高人。

他就是陰山上代山主青無忌，石蒲的一條命因而又檢了回來。

青無忌將他帶到太行山的這個山洞，經過近百日的療治，石蒲的傷勢已大爲好轉，青山主見他已無大碍這才飄然而去。

石蒲身體傷殘，無顏再見武林同道，也就以洞爲家，在此地住了下來。

他除了勤練武功，還練成了一陽指力，在武功精進之後，復仇之心也就日趨迫切了……

待獨目老者石蒲說完往事之後，高漢英一嘆道：「石前輩，晚輩有幾句不中聽的言語，希望前輩不要見怪。」

石蒲道：「說吧，少俠，老夫不會怪你的。」

高漢英道：「黃山掌門班牧違背父訓，私心自用，的確有他不是之處，但前輩私闖禁地，也確是犯了嚴重的門規，惟一不平之處，是他可以處置前輩，前輩却無法對他施予懲罰，但這是體制，也是社會規範，人人都要遵守的，違背了這一規範就要天下大亂了。

再說令師待前輩不薄，前輩如果因班牧掌門個人的罪惡而遷怒整個黃山，豈不成爲一個忘恩背本之人了！」

石蒲呆了一呆，忽然哈哈一陣大笑道：「有你的，少俠，對班牧的恩怨就此一筆勾銷，只有一點，老夫必須貫澈先師的遺訓。」

高漢英道：「前輩既已習得一陽指，自然可以在黃山弟子之中擇優傳授，班牧老前輩也管你不得。」

石蒲嘆道：「老夫風年殘燭，已無再出此山之想了，那裏能够找黃山門下？」

高漢英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班若蘭姑娘不正是黃山弟子？」

石蒲道：「這個老夫自然知道，但一陽指只適於男子練習。」

高漢英道：「這就難了。」

石蒲道：「老夫倒有一個辦法，不知少俠能否同意？」

高漢英道：「前輩先說出來聽聽。」

石蒲目光一轉，瞅着班若蘭道：「妳是班師兄的孫女？」

班若蘭檢衽一禮道：「是的，侄孫女參見叔祖。」

石蒲點點頭道：「好，好，妳今年多大了？」

班若蘭道：「十六。」

石蒲道：「有了婆家麼？」

班若蘭面色一紅，她搖搖頭，又點點頭。

石蒲一怔道：「妳是怎麼啦？到底是有還是沒有？」

班若蘭輕輕道：「我爺爺要我嫁給一個知府的兒子，我就逃了出來。」

高漢英現在終於明白了，勿怪班若蘭要說她的孫伯伯孫大娘逼她了。

石蒲道：「妳不願嫁給知府的兒子，你想嫁的是什麼樣的人？」

班若蘭沒回答，只是向高漢英投下驚鴻一瞥，又迅速將螓首垂了下去。

石蒲哈哈一笑道：「若蘭，拒婚逃家，終非了局，如果老夫替妳找一個婆家妳可願意？」

班若蘭沒有回答，只是又向高漢英投下一瞥。

石蒲微微一笑道：「高少俠，令尊的名諱怎樣稱呼？」

高漢英不明白石蒲原是要找一個黃山傳人，怎麼他忽然扯上這些瑣碎的事上來了？

他雖是心有所疑，仍恭敬的回答道：「家父單名一個竣字，現任虎嘯鏢局總鏢頭。」

石蒲道：「虎嘯劍客高子儀，少俠是否相識？」

高漢英道：「正是家祖。」

石蒲道：「如此說來咱們更不是外人了，老夫與令祖是道義之交，當年嶗山二醜糾衆劫鏢，老夫路過相逢，曾助令祖一臂之力。」

高漢英恭敬道：「多謝老前輩義伸援手。」

石蒲道：「一點小事罷了，少俠不必放在心上，令祖近況可好？」

高漢英道：「家祖托福倒還健康，只是他老人家已封劍退隱，不再過問江湖是非了。」

石蒲感慨的一嘆道：「應該，應該，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這是自然的淘汰啊！」

他頓了一下，忽然語氣一轉道：「少俠今年多大了？」

高漢英道：「虛渡十六。」

石蒲道：「還沒有討媳婦吧？」

高漢英道：「晚輩年歲還小，尚未提及此事。」

石蒲道：「十六歲不算小了，這樣吧，你與我這位侄孫女門戶相當，年歲相若，老夫權充月老，替你們牽上這條紅綫怎樣？」

班若蘭粉頰一紅，道：「師叔祖，我不來了……」

石蒲哈哈一笑，然後面色一整道：「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這有什麼好害羞的？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振興黃山派的問題。老夫可以斷言，迄目前爲止，黃山派還沒有人習得一陽指，妳說，老夫猜錯了沒有？」

班若蘭道：「師叔祖沒有猜錯，本派的確沒有人習得此項神功。」

石蒲浩然一嘆，說道：「黃山派的祖傳神功，却沒有人能够學習，黃山派焉能不敗！」

班若蘭道：「師叔祖不是說要將一陽指傳給本門弟子麼？」

石蒲道：「不錯，可是一陽指威力絕倫，如若傳人不當，很可能造成難以估計的嚴重後果，因此，老夫不得不要愼重考慮。」

班若蘭道：「依師叔祖之意呢？」

石蒲道：「老夫風燭殘年，無意離開本山，根本無法對黃山弟子的品德加以考查，這傳藝之事，只好由你們代勞了。」

班若蘭道：「侄孫女不明白師叔祖之意。」

石蒲道：「老夫將一陽指傳給你們，你們學後再選擇品德根骨優良的黃山弟子傳給他們，如此簡單的事，有什麼不明白的？」

班若蘭道：「可是……」

石蒲擺擺手道：「我知道，一陽指妳不能學，他又不是黃山門下，是麼？不過如若妳嫁給他，他就是黃山掌門的孫女婿了，女婿有半子之誼，那還不能學麼？」

班若蘭不說話了，一片羞喜已然湧上

她的心頭。

現在人家姑娘是千肯萬肯，問題就在高漢英了。

有女如花，還可以習得冠蓋武林的絕藝，這是打着燈籠都找不到的，高漢英怎能不肯？

但……

「老前輩，這件事晚輩不能答允！」

「啊，爲什麼？」

對高漢英的斷然拒絕，石蒲固然大感意外，班姑娘更是心頭一震，原是一片嬌羞的粉頰，此時變得一片驚愕。

石蒲不滿的哼了一聲道：「怎麼，是黃山派比不過虎嘯鏢局？還是我這位侄孫女配不上你高少俠？」

高漢英道：「老前輩不要誤會，晚輩不是這個意思。」

石蒲道：「那麼你是什麼意思？說說看！」

高漢英道：「晚輩幼承庭訓，知道婚姻之事必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未稟明家父母之前，晚輩不敢自作主張。」

石蒲微微一笑道：「原來如此，那好辦，老夫與令祖是故人，由老夫担待一切，令祖及尊父母也不會反對的，再說咱們現在只是說定了這件婚事，何時舉行婚禮，還是要由尊父母決定才行，老夫這項辦法你還反對麼？」

高漢英道：「既是如此，晚輩遵命就是。」

石蒲哈哈一笑道：「好，好，你們交換一點東西吧，這樣就算完成文定的手續了。」

高漢英這次跟他娘一同出來，在濟南無意中買了一塊漢玉做的扇墜，此時正好用做信物。

班若蘭拿出一只香囊，裏面盛着一顆避毒珠，這是她祖傳之物，比高漢英的漢玉名貴多了。

交換信物之後，石蒲立即傳授黃山絕學「一陽指」，不過此項絕藝，必須配合內力，因而石蒲先爲他打通任督二脈，突破生死玄關，使高漢英的內力達到最高的境界。

三天只是眨眨眼的工夫，但在這暫短的時間之中，高漢英却已獲得難以想像的成就。

班若蘭也沒有閒着，石蒲將他三十年古洞潛修所得，毫無保留的傳給他這位侄孫女，現在的班姑娘，較三天前已判若兩人了。

在第四天的凌晨，是高班二人離開太行山的時辰了，但他們對這位傳藝的老人，却有着依依難捨之情。

「老前輩，跟晚輩回襄陽吧，咱們會侍候你，讓老前輩安享餘年。」

「謝謝你，漢英，有你這句話老夫就滿足了，但老夫無意離開太行山，你們走吧。」

高漢英班若蘭一再請求，這位可憐而固執的老人却堅不接受，最後他們只得含着眼淚，拜別這位有着傳藝之恩的孤獨老人。

× × ×

這天傍晚時分，高漢英與班若蘭趕到太原以北的青龍鎭，他們找到一家龍門客棧，準備在這兒投宿。

班若蘭忽然面色一變道：「漢英，快走。」

她猛然一帶馬頭，逕向鎭外馳去。

高漢英不明白發生了什麼意外，班若蘭一走，他只得策騎追趕下去。

在追出兩三里後，他終於追上了班若蘭，道：「妳是怎麼啦，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班若蘭說道：「我瞧到了我爹跟孫伯伯……」

高漢英呆了一呆道：「若蘭，咱們不該逃的。」

班若蘭道：「不逃？你要我被他們抓回去？」

高漢英道：「醜媳婦難免見公婆，咱們始終要見妳爹的。」

班若蘭道：「那是以後的事，現在咱們不能見到我爹。」

高漢英道：「我不懂，現在與以後有什麼不同？」

班若蘭櫻唇一噘，同時拋給他一記白眼道：「當然不同了，你這個傻瓜。」

高漢英啊了一聲道：「我明白了，其實咱們名份已定，也就是生米已成熟飯了，難道妳爹還會拆散咱們不成！」

班若蘭道：「我爹很疼我他自然不會，可是我爺爺不講理，爹也無可奈何！」

高漢英道：「妳爺爺如果當眞不講理，我就叫他嚐嚐一陽指的厲害。」

班若蘭嬌叱一聲道：「你敢……」

高漢英哈哈一笑道：「不要誤會，若蘭，我只是顯露一下功力，讓妳爺爺喜歡我這個孫女婿罷了。」

他們說話之際，一片蹄聲已然傳入耳鼓，班若蘭道：「不好，爹追來了！」

高漢英道：「那咱們就不必逃了，乾脆跟你爹說個明白。」

班若蘭無可奈何的一嘆道：「看來也只好如此了。」

來騎十分驟急，祇不過眨眼之間，就已馳到他們的身前。

領頭的是一位身着儒衫，年約四旬的中年文士，他身後跟着一對形貌粗獷的中年夫婦，及一名長相清秀的小姑娘。

不必班若蘭介紹，高漢英已然知道儒衫文士是她爹班遠，中年夫婦是她伯伯孫飛及孫大娘，那清秀的小姑娘自然是她的婢女菊兒了。

此時他們雙方都已躍下坐騎，班若蘭趨前幾步，向班遠一禮道：「爹，女兒不孝……」

班遠哼了一聲，目注高漢英道：「你是誰？」

「晚輩高漢英，家父高竣，現任虎嘯鏢局總鏢頭。」

他知道班遠忽然找上了他，說不定會替他安上一個拐逃的罪名，乾脆報出身世，有話抖開來說。

果然，孫大娘一聲叱喝道：「虎嘯鏢局算什麼東西？居然敢在咱們少掌門跟前充字號！哼，小子，拐誘良家婦女，你知道是怎樣一種罪名？」

高漢英微微一笑道：「妳先別着急，大娘，晚輩沒有拐誘良家婦女，也不必担心什麼罪名。」（未完）

「劍仙列傳」故事之二
崑崙七子

蕭逸・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杜鐵池被禁制於方紅的密室，幸得林杏兒鬼魂一言驚醒，於是唸動劍訣，收回七修仙劍，破了方紅所設的禁制，隨即找着林杏兒的屍體，令她附屍還陽。當杜鐵池與林杏兒正想離開之際，不料方紅突然回來，見到此種情況，不禁冒火，即施放法寶欲將林杏兒置諸死地，幸林杏兒也略識法術，藉五行遁身之法脫逃。林杏兒逃走後，方紅即轉移目標，對付杜鐵池，但七修仙劍厲害無比，方紅不得逞，於是改施媚術，想勾引杜鐵池與她遠走高飛……

地下遇强敵　遁昇地面來

杜鐵池看時，正是自己所失之物，心裏暗喜，表面却不動聲色！

方紅一面注視着手裏玉匣，一面頻頻打探着杜鐵池表情，微哂道：「這裏面是什麼要緊的東西？」

杜鐵池冷冷一哼道：「你倒是還也不還？」

方紅妙目一轉，淺笑盈盈道：「還當然是要還給你，只是你可得要答應我一個條件，要不然，哼——我就是拚着一死，也休想把東西給你！」

杜鐵池聽她這麼說，心裏不免暗自担憂，其實對方的條件不問可知，他生平不擅說謊，眞要是對方說明了非要自己同她私奔，才肯將寶物發還，那可是大傷腦筋之事，否則寶物又不能到手，這便如何是好！

方紅見他凝思不語，自恃得計。

「怎麼樣？」她笑哈哈的道：「只要你點點頭，答應與我結伴同行，永遠不再離開我，我就把這東西還給你，要不然，哼——你就看着辦吧！」

一面說，她把手裏白玉長匣，有意探出，在杜鐵池眼前幌一幌！——

却不意，就在這一霎，忽然面前人影一閃，一個女子口音道：「狗賤人——妳拿過來吧！」

方紅聞聲還不知怎麼回事，只覺得手裏一緊，那個白玉匣子已到了對方手裏，驚慌中仔細再看，却發覺竟是林杏兒去而復返！

原來林杏兒方才借「五行遁」法，暫時避開一旁，因爲心念杜鐵池救命之恩，心存報答，不忍就此遠走，只在附近找了一套女裝穿好身上，又自悄悄潛回，於暗中注視一切，等到方紅取出玉匣，以此要脅杜鐵池就範之時，林杏兒才忍無可忍，一面隱身屏息，一面潛行至方紅身後，伺機出手，將玉匣搶到了手上！

方紅發覺不妙時，已是不及！

是時林杏兒已現身而出，一面將玉匣抛與杜鐵池接住，同時回轉身子，拚着精力受損，施出本門救命三招之一的「百花現蕊」，一口將舌尖咬碎，加以本身所練元氣丹息，一口啐出！

這一手，設非是林杏兒心裏憤惡對方到了極點，萬萬不肯施展，一經施展之後，果然功力不同凡响！

活該方紅有此一刦，她自恃法力精湛，加以杏兒又是她昔日手下敗將，萬萬沒有想到對方居然敢主動向自己出手，等到發覺出不妙時，却是防躲不及。

但只見一片血光之中，加雜着千百點飛星，沒頭帶臉的，直向方紅全身罩了下來！

方紅大吃一驚，猛可裏想到了這種功力的厲害，急切間已是閃避不及，只把雙手同時抬起，護住面頰，免於毀容之災，饒是這樣，那片血雨金星已把她全身上下，連同一雙玉手，射成了千百血孔，直痛得她慘叫一聲，就地一滾，化爲一道碧火急遁而出！

杜鐵池寶物到手，尙不及向林杏兒多說，對方已拉住他道：「相公快逃！」

一面說，遂即施展出遁術，連同杜鐵池一併向地下遁出——杜鐵池想不到林杏

兒一經回轉人世，功力也一併恢復，更沒有想到她法力如此精湛，此刻隨着她初嚐「土遁」滋味，更覺新鮮！

只見一蓬青濛濛的梭形光華，將二人通體上下包裹住，在深入到一個相當部位之後遂即停住不動！妙在那團青濛濛的光華護體之下，並不覺得一些兒氣悶！反倒通體清涼，如沐三春清風！

杜鐵池見那梭形青光，載着二人，只是停住不動，便問杏兒道：「這是什麼地方？」

林杏兒表情却並不輕鬆的道：「相公你有所不知，這百花教壇所在地，內外方圓百里，都設有佟老魔厲害的禁制，只要稍有不愼就難免觸發……所以我們要特別小心！」

杜鐵池高興的道：「想不到妳功力如此高强，居然能深入地底而行！」

林杏兒苦笑道：「這只不過是旁門左道的雕虫小技而已，較之相公你所進身的金光大道，眞是相差的太遠了……父親在時常說我一生災難重重，要想成道，非得歷經四刦三凶不可，唉，想起來可眞是苦命人咧！」

杜鐵池還不曾好好打量過她，這時併排而立，加以空間狹小，不得不緊緊偎依，也就不由自主的把她看了個清楚……

只見她瘦瘦的身材，細眉大眼，生得十分清秀，想是經過多年的靈肉分隔，耗損至大，那張清瘦的臉上，尤其顯現着憔悴，也不知她臨時在那裏找到了一套衣裳，翠綠顏色的窄腰長裙，雖是長裙，穿在她較常女爲高的瘦軀上，仍然顯得有些短，因是露出半截小腿與一雙白足，想是倉促間覓不着鞋子，兀自是赤着雙脚！

這時，她睜着一雙大眼睛，留神的向外察看着，雖然難免回生再世的喜悅，却又似爲眼前的一切含蓄着更多的隱憂！

杜鐵池三寶在身，胆力大壯，見狀不耐道：「姑娘妳過於胆小了，難道地底下也設有禁制不成？」

林杏兒側過臉來打量了他一眼——

「哼——聽相公這句話，就知道你還涉世不深——」想是忽然覺出自己口氣不對，立刻改口道：「對不起，我這麼說似乎對恩人你太不客氣了！」

「不要緊！」杜鐵池道：「我本來就是這樣的，如果經歷深，也不會上當被擒了！」

林杏兒怪不自然偏過頭，眨了一下大眼睛：「相公你別是在罵我吧！」

杜鐵池一笑不語！

林杏兒似笑又嗔的瞧着他，却嘆口氣道：「說來可笑，相公你的大名，我還不知道呢，老是相公相公的叫，也太不順嘴了！」

杜鐵池見她談吐氣質，斷定她前些所說的一切，皆是眞實，自然是個好人家女兒，患難相處，倍覺可親，當下也不隱瞞，遂將自己姓名以及出身大概告訴了她。

林杏兒聆聽之下，每現驚訝！

直到杜鐵池說完，她反倒低頭默默，不發一語，却只是注視着自己那雙赤露的脚！

杜鐵池道：「姑娘妳在想什麼？」

「哦——」林杏兒才像是忽然警覺過來，苦笑了一下：「沒什麼，我只是想到了我那個可憐的父親——」

杜鐵池一怔道：「令尊？」

林杏兒臉上有些兒發紅，微微窘道：「聽了杜兄你剛才所說，我想那幾位久負盛名的仙長前輩，必然會來營救你脫困……我才想到如果……如果……」

杜鐵池立刻會意點頭道：「我明白了，妳是想讓我代爲要求這幾位仙長能够順便把你父親營救出來可是？」

林杏兒臉色微紅的垂下頭道：「我的這個要求，也許太過份了！」

杜鐵池道：「並不過份，妳請放心，這件事我一定代妳辦到就是了！」

林杏兒大爲振奮道：「眞的？」

杜鐵池道：「令尊遭遇聽來人神共憤，各位仙長如果知道豈能坐視不救，妳大可放心，這件事他們一定會全力以赴！」

林杏兒打量着他的臉，見他說得肯定，想到他爲人剛正，當無玩笑之理，眞要是那些正派仙長肯出手相助父親脫困，父母團聚，那可眞是天大的喜事，想到這裏不禁大爲振奮，心裏立刻充滿了希望，連連向杜鐵池稱謝不已！

杜鐵池苦笑道：「林姑娘妳先不要謝我，倒是我們眼前只怕自身不保呢！」

林杏兒打起精神，向外注視一會，才道：「這裏是百花教總壇所在之地，應該有很多埋伏禁制才是，怎麼看不見呢！」

杜鐵池道：「既然這樣，就試着再走上一程，說不定還能脫困外出呢！」

林杏兒搖搖頭道：「恩兄你不知道，這裏方圓百里內外，有『五極尊者』那五個老怪物負責把守，慢說是我這一點能耐，就是我爹爹那麼高的功力，也絕難逃走，這是不可能的！」

「那眼前姑娘又怎麼打算？」

「我只是想暫時逃開方紅那個賤人的追踪，」林杏兒道：「能够找個安全的地方藏起來，不被那個老魔頭找到，以後再見機行事！」

忽然二人像是發覺了什麼聲音，杏兒仔細側耳向外面聽了聽，神色一變道：「不好，有人來了！」

一面說時，伸手向着身外護光指了一指，那幢梭形青光立時光華消失！

杜鐵池立時感覺到眼前一黑，眞是伸手不見五指。

耳邊却聽見林杏兒小聲說道：「千萬不要出聲音，也不要移動！」

說話之間，耳邊又响起了一片沙沙聲，想是彼此相隔甚遠，如非仔細辨聽，簡直不易辨出！

杜鐵池這時已能適應眼前黑暗，再略定神，更能分辨眼前形像——遂即循着那片沙沙聲音來處，仔細觀察，果然爲他看出了端倪——

只見一幢黃色光涙，簇擁着一個寬袍大袖的黃衣老人，蛇也似的一路向前行過來。

那老人貌相雖然由於隔離太遠，看不清楚，只是却能看見一個大概的形樣——禿頂尖腮，留有一部黃色虹髯，整個人身，看起來有如洞底蛇；水中鰻那般的靈巧，只是一路滑動游行過來，隨着他前張的左右雙手，每一隻手掌心裏，都放射出粗

如兒臂的一道黃光，光華過處，身前泥層有如頻舟之浪，紛紛向兩下快速分展開來，老人乃得一路從容游動過來。

這一突然發現，不禁使得杜鐵池暗吃一驚——只是觀諸面前的林杏兒，却仍似無睹模樣，因爲對方老人一路前行，頗有接近二人身前之勢——

杜鐵池乃自一驚，小聲道：「不好，他要過來了，我們還是避一避的好！」

林杏兒一面四下裏望着，聞言道：「杜兄你莫非看見了什麼?」

杜鐵池手指黃衣老人來勢道：「在那邊！」

林杏兒順其手指處看了看，除了依稀可聞的那片沙沙聲外，仍然是毫無所見，不覺面現驚疑！

杜鐵池亦驚道：「咦！難道妳沒有看見?」

林杏兒搖搖頭！

杜鐵池道：「是一個穿黃衣服的老人呀！」

杏兒一驚道：「眞的?什麼樣子，你看得清麼?」

「禿頂，尖嘴，一臉黃鬍子！」

杜鐵池遂即把對方模樣形容了一下，林杏兒聆聽之下大吃一驚道：「他像我們這邊過來了麼?」

杜鐵池道：「看樣子好像是來這個方向！」

林杏兒方要施展遁法，忽然搖搖頭道：「太遲了，如果我們現在走，一定會被他發覺，還不如守在這裏不動的好！」

杜鐵池小聲道：「妳認識不認識這個人?」

林杏兒冷冷的道：「我想我認識他，雖然我現在沒有親眼看見他，不過聽恩兄這麼說，那就一定不會錯了！」

「他是誰?」

「『黃履公』魯班！」杏兒一面聚神前注，「恩兄聽過這個人麼?」

杜鐵池搖搖頭道：「沒有！」

杏兒道：「現在他來了麼?」

杜鐵池搖搖頭——他雖然與杏兒嘴裏對答，一雙眼睛却始終注視着當前黃衣老人的動態。

林杏兒這才繼續道：「這個人就是我方才跟你說的『五極尊者』其中之一。」

微微一頓，她遂即輕嘆一聲道：「眞是不巧，不早不晚，單單在這個時候遇見他！」

杜鐵池眸子瞬也不瞬的前視着：「這個老人好似極精地遁之術，看來要比姑娘妳精湛多了！」

「當然——」林杏兒道：「要不然他們五個人焉能配稱爲五極尊者，——杜恩兄，現在他在做什麼?」

杜鐵池注目前視，即見那個黃衣老人這時已停止前進，一張赤紅臉上滿現憤容的四下觀看着，一雙大手頻頻搓動着，忽然向外一揚，即見由其掌心裏散發出大片火星，有如鐵匠打鐵時冒出的火星子那個樣子！

妙在這大片飛星一樣一經脫離他雙手，即刻電閃星馳般向四下裏飛馳而沒！

杜鐵池乃將所見，匆匆的說與杏兒知道。

林杏兒大驚道：「糟了！」

話方出口，即見一粒飛星，陡地面臨眼前，記得方自黃衣老人手指彈出時，不過是小小一點，現在却大爲暴漲，變得栲栲般大小，黃光閃燦，刺目難開！

說時遲，那時快。

等到杜鐵池二人眼看着這枚飛星已面臨着頭的一霎那，猛可裏這團烈焰，却似忽然遇見了什麼吸力般，隨地向側方彈出，帶着一片火光，嘯然有聲的滑了出去。

二人情不自禁的隨着火團去處引目顧盼！

却見火團飛墜之處，陡地現出了一個頭戴金冠的瘦長清癯道人！

道人的現身，竟似與那團火焰落下時刻不差先後，這情景只看得杜林二人不勝驚詫——他們竟然會不知道，就在身側左右，會藏着另外一個人！

道人身着黑袍，想是在此已掩藏了有些時候，此刻爲對方那個黃衣老人逼迫得不得不露出身形，抑或是別有用心，不得而知。

這時就見他隨着現出的身形，右手大袖乍然一揮，已把飛臨面前的那團火球收入袖內。

緊接着哈哈大笑道：「老小子眞有你一手，我要是再不現身，看你這張老臉往那裏放！居然連本身『命火』也施了出來，眞有你的！」

一面說時，這個瘦削的黑袍道人身形閃了閃，已向側前方閃出十丈開外，不偏不倚的正好站在杜鐵池身前丈許內外！

隨着這人的現身，當前那個黃衣老人也已挾帶着大片黃光，自正面擁到，在距離黑袍道人約五六丈處，驀地定身站住！

原來杜鐵池自服食「靈石仙乳」之後，在其本身已具「脫胎化骨」之妙，耳目之聰明，更非一般修道人所能望其背項，這正是何以先前他所能見者而林杏兒竟不能的緣故。

這時，俟到黃衣老人隨着黑袍道人現身面前時，由於雙方距離大爲接近，林杏兒也能淸晰的看淸一切，不禁大爲緊張！

「啊——」她大驚失色的在杜鐵池耳邊道：「果然是他，『黃履公』魯班，我們快走！」

杜鐵池拉住地道：「且慢！」

林杏兒急道：「恩兄還不快走，要是被他發現，我們可就走不成了！」

杜鐵池還不及說話，眼看二老似已起了爭執——

兒見「黃履公」魯班一臉怒容的指着當面那個黑袍道人道：「你是什麼人?竟然胆敢擅入百花教禁地，連破老夫五道關隘，嘿嘿！今天要是說不出一個名堂，我要你死無葬身之地，形神俱滅！」

「黃履公」魯班說這些話時，一張臉漲得其紅如血，臉上一圈絡腮鬍子，更似刺蝟似的炸張開來，深深窪在眶子裏的一雙鷹眼，含蓄着無比的凌怒，大有一發不可收拾氣概。

偏偏那黑袍道人在對方一番盛怒指責之下，並不生氣，反倒現出一番嬉笑玩世不恭的形態！

「老禿子說話也不害臊！」這個道人笑嘻嘻的道：「就憑你這兩手三脚貓的把

戲，還想難得了我老人家?要不是我怕別人代我受過，自顯現身，你那點鬼火星子豈能奈我何?」

杜鐵池立時心裏一動，黑袍道人嘴裏更不停止，繼續接下去道：「我老人家原在十萬八千里以外，哥兒七個平日養尊處優，那裏有心情來管你們的閑事，只因爲有位遠道的後進朋友上門，指明了要我們帮他這個忙，我們七個別瞧着平常不大愛答理人，可是私下裏還是心最軟，再加上這位朋友抬出了我們平日最敬重，已經飛昇的老朋友七修道人的招牌來，說是他老人家的徒弟，竟然會被你們這裏一個賤女人給擄了去，我們哥兒七個這才嚇了一跳，茲事體大，再在家裏納福不動可是不行了，是我自告奮勇，先打頭陣，來到這百花教看上一看，沒有想到，嘿嘿，佟聖這個老兒還眞像這麼回事似的，居然把這地方百里內外看成了他百花教的私產，上上下下佈置了百十道禁制埋伏，要不是我老人家一向裏偸鷄摸狗慣了，生平是最愛鑽摸小路，要不然還眞着了他的道兒！」

黑袍道人一口氣說到這裏，仰天打了個哈哈，明看見對方直眉豎眼，氣急敗壞的神態，偏偏就不給他說話之機，頓時又接了下去——

「那裏想到，上面不安全，下面也不安全！」老道人直着一雙黑少白多的眼珠子道：「居然入土十丈，還有這麼多名堂，是我細細察看的結果，才發覺到，設非是你這個老禿子與南極的『靑石客』，別人誰也沒有能個能耐，就是有，誰也不會想到在地底下搞這些把戲，那『靑石客』爲人正直，又遠在南極，當然不會無聊到來這裏捧佟老兒的臭腿，只有你這個禿子，連同你那結夥的幾個兄弟，都是一樣的貨色，天生的下賤，骨頭軟，沒出息，好好的自己日子不過，竟然會到這裏聽人家使喚，給人家當起看門狗來了——」

話還未完，「黃履公」魯班早已氣得全身發抖，怒叱一聲，雙手同時遞出，由其一雙掌心裏，發出了黃澄澄的兩道光華，直向黑袍道人身上飛捲過來。

黑袍道人臉上兀自帶着嘻笑，見狀却是並不慌忙，雙手一分，極其自然的已把來犯的兩道黃光，一左一右同時抓在了手上！

「黃履公」魯班見狀怔了一怔！

黑袍道人一任那兩道黃光在抓握中掙扎跳動，却是理也不理，一面笑嘻嘻的接下去道：「別急，等我老人家把話說完，你這老禿子再玩你這兩手三脚貓，也還不遲！」

「黃履公」魯班鼻子裏哼了一聲，一張臉漲得赤紅，他雖是表面倔强，心裏却是有數，猜知道今天遇見了厲害的對頭！

對方黑袍道人，雖然並沒有報出名號，可是由他方才談話的口風裏，魯班却已大體猜出了道人的來歷，一時大爲震驚，只得耐下性子來，倒要聽聽他說些什麼！

黑袍道人嘿嘿一笑，又接下去道：「我老人家本心只是想不驚動佟老兒，只私下裏到他這百花教裏逛上一逛，看看那位朋友所說的是否實情，然後再決定一切，那裏想到一下來就碰見了你設的這些鬼門道，是我一時火起都把它們給破了，想不到你這個老禿子不思自我檢討，反倒窮追不捨，居然還想跟我老人家過不去，哼哼！別看你平常吹鬍子瞪眼，像這麼回事似的，今天碰在了我老頭子手裏，管保你討不了什麼好來——要是你就趕快撥頭遠走，我老人家也不難爲你，要是你自恃有些能耐，一心跟我爲敵，哼哼……你可是吃不了兜着走，我的話已說完，好歹你就看着辦吧！」

說到最後，他身子後退鬆手，掌中那兩道黃光，立刻電閃般爲魯班收回！

「黃履公」魯班雖知遇見了厲害的對頭，只是他爲人托大，加以輩份頗高，一般仙道朋友，無論正邪，見面都有一番尊重，那裏會料到，竟然被人如此當面侮辱，眞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好歹也要讓對方嘗嘗厲害再說！

惡念猝生，强壓心頭，臉上情不自禁的帶起了一片陰森——

「難爲閣下也是修道中人，居然如此口下無德！」魯班冷笑一聲道：「佟教主敬重我們兄弟，待若上賓，並且有恩於我等，所謂受人點水之恩，當報之以湧泉，說不得要爲他盡上一些人情，這是我們自家的私事，又何勞道長你多管閒事！聽閣下口氣，莫非道兄你是來自西崑崙的七子之一?倒是失敬了！」

黑袍道人呵呵一笑道：「老禿子你少跟我來這一套咬文嚼字，其實你心裏想的是什麼我淸楚的很，不錯，我老人家正是西崑崙山來的，至於什麼七子八子的，那是別人亂加給我們的渾號，怎麼樣，是和是戰，可就等着你一句話了！」

一旁的杜鐵池這時聽對方現出了名號，不禁又驚又喜——這才知道來人竟是久負盛名，隱居西崑崙，長久以來鮮局外事的「崑崙七子」之一！聽他口氣，分明是因爲自己的被擒，有人上門去求助與他們，他七人因爲昔年與「七修眞人」交非泛泛，是以破格才管了這件閑事，看來崑崙七子似已出動，百花教主佟聖亦爲當今魔教數一數二的高手，自非軟弱無能之輩，況且目下更有「五極尊者」助陣，雙方勢將要引起一塲大戰，追其因却是因爲自己而起……杜鐵池這麼一想，眞有說不出的一番感受！

杜鐵池這裏心念神馳的當兒，現場的「黃履公」魯班與崑崙七子之一的黑袍道人，已大有「劍拔弩張」之勢，顯然是「黃履公」魯班被對方盛勢凌人的神態，逼得難以下台——

當下這個老頭兒，在聽過對方黑袍道人一番話後，一雙八字眉赫地向兩旁一分，冷森森的點點頭道：「很好，道長既然非要逼着老夫出手，說不得要向閣下討教討教，領些見識！」

嘴裏一面說着，雙手再次連連搓動不已——

不要小看了他這個動作，就在他雙手連連搓動之下，只聽見一片隆隆聲响，整個地底，都起了一陣巨烈的搖動，有似地陷土崩之先兆！

黑袍道人鼻子裏哼了一聲道：「老禿子，我看你祇不過就是這番伎倆罷了！」

一面說，小指微彈，即由其彎曲折捲有如寶塔狀的長長指甲裏，飛射出一點藍

色火星！

藍色火星，一經彈出，先是暴漲數倍，變爲人頭般大小，昇在他當頭之上，緊接着「波！」的一聲爆炸開來，化爲數千百縷細若蛛網狀的游絲，傾身直下，將他全身上下緊緊罩住；也就在這一霎間，「黃履公」魯班也已發動了攻勢，霍地見他把搓動的雙手向外一揚，耳際聽得「霹靂！」一聲雷震，地層裏一連滾出了十數個栲栲大小的大球，由四面八方同時向黑袍道人身上滾了過去。

一時間，霹靂連聲，密如貫足——

在杜鐵池眼中，那十數個火球，每一個都具有無比的威力，一一撞向黑袍道人護身的藍色光圈，一經接觸，遂即爆炸開來，激發起滾滾黃土，看過去就像是大股山洪爆發模樣，杜林二人雖是距離甚遠，亦被那猛烈的爆炸威勢所波及，只彷彿所立身的地底，亦將爲之陷塌開來，那種景像眞是嚇煞人也！

然而，儘管如此聲勢，觀之現場的黑袍道人，却並未現出絲毫驚慌神態！

——他仍然站立在那幢薄薄藍光的透明光罩之下，一任眼前爆炸聲勢如此猛厲驚人，他那瘦削的身子，却是始終直挺不搖！

有好幾次巨烈的爆炸之後，現場迷漫着滾滾黃流，烈焰赤火都像是已把他吞噬了，然而，烈焰消失之後，現場所屹立的他却是穩如山嶽，絲毫不曾移動！

杜鐵池這才知道；身爲七子之一的眼前這個黑袍道人，果然非比尋常，看來「黃履公」魯班在此人身上絕難討得了什麼好來！

一連串驚天動地爆炸之後，現場暫時回復了平靜——

身處在那幢淺淺藍色的透明光罩裏的黑袍道人，臉上仍然是那種玩世不恭的笑着！——

「怎麼樣，老禿子！」他笑嘻嘻的向着當前的黃履公魯班道：「你可服氣了？還有什麼手段你就快點施展吧！」

「黃履公」魯班當然知道對方的來頭，只是却想不到他遠比自己所想像的還要厲害的多！即以方才那些爆炸的「戊土神雷」而論，每一枚都聚結着他本身苦練經年的「內丹元氣」，再加以自己百十年來所吸收地底的「元磁蓄力」，其威力當是可想而知，尋常修道人，只要吃上一枚，也只怕魂飛魄散，炸爲飛灰，而對方在一連串爆炸之後，居然像是無事人兒一般。

魯班心裏略一盤算，一面冷笑道：「閣下果然厲害，由閣下出手可以看出，尊駕大概就是人稱『墨雲子』蓋空的蓋眞人了！」

黑袍道人呵呵笑道：「難得你老禿子，居然還認得我，既然認出了我，當然知道我姓蓋的騾子脾氣，不打則已，出了手就得分個高下輸贏，老禿子，我知道這些年你功力大非等閑，你心裏未必服氣我，來吧，我接着你的就是了！」

「黃履公」魯班既然猜出了他的名姓，當然知道他生具的怪異個性——

其實魯班爲人較之對方「墨雲子」也相去不多，生就的倔強脾氣，再加以肚量狹窄，睚眦必報，以眼前情形論，即使「墨雲子」蓋空能夠放得過他，他也絕心不與對方干休，只是衡諸眼前情形，不得不虛與蛇委而已！表面上與對方對答，暗中却施展出他們「五極尊者」神秘的「傳神心針」，給其他四人一個警戒性的暗示！

現在他大可放手與對方一搏，即使不勝，俟到其他四人來到，以「五極尊者」聯手之力，還怕了他「墨雲子」蓋空一人不成！

心裏這麼想着，魯班越加的沉着鎭定，冷笑道：「蓋空，你不過出道早了幾天而已，幹什麼擺出一副目空四海的姿態，難道我還眞的怕了你不成！」

一面說時，右肩幌了幌，即由其肩頭發出了匹練似的一道青光，直向「墨雲子」蓋空當頭捲了過去！

蓋空鼻子裏哼了一聲，手拍右脇，發出了一道墨綠色光華，黑青二光甫一交接，頓時如神龍交尾般的纏在了一團，地底交鋒，較之平地自是景像不同，隨着黑青兩道光華轉動糾纏之處，萬丈黃土泥沙有似大片飛蝗直向四下裏飛濺開來，激烈處，眞有翻江倒海之勢，眞是觸目驚心！

杜鐵池與林杏兒遠踞一隅，打量着這番鬥勢，直看得瞠目結舌，幾乎忘却了當前立場！

——猛可裏，只聽得「黃履公」魯班一聲怒嘯，左手向着背後所揹的一個朱紅葫蘆指了一指，一道紅光，怪蟒似的由葫蘆嘴竄出來，隨即變爲一大片紅色光海，迅速的四下裏蔓延開來！

——緊接着便有一陣尖銳的啾啾之聲，出自葫蘆，頓時萬點金星，狂噴而出！

一經脫離葫蘆，「嗡！」然作响，幕天席地直向當前百千丈方圓內外湧飛過來！

杜鐵池心方一驚，林杏兒也覺出了不妙，道：「快走！」急切間施展地遁之術，催動起先時梭形青光，無奈「黃履公」魯班早已行法將地底所有禁制發動——其中最厲害的無過於地心元磁眞力，所佈置成的二十四個吸口！平常萬難體會，設若觸及，便見其不比尋常的猛烈之勢！

林杏兒那裏識得厲害，當下只顧心急逃開正面攻勢，却不知驚惶中偏偏出了差錯，其時正當「黃履公」發動禁法不久，而其逃向又正好距離該「元磁眞力」吸口之一不遠！雙方猝然遭遇之下，林杏兒所催動的梭形遁光，頓時前進不得，先是發出了一陣劇烈的戰抖，緊接着已現出緩緩前移之勢！

林杏兒見狀嚇得花容失色，一時手足失措！

杜鐵池驚慌中亦發覺出了不妙，却又不知怎麼是好，緊迫力狀之一霎，陡然間眼前藍光閃爍，有似水晶簾幔一般的落下了一層光影，却將那凌厲的吸引之力隔絕開來！

——緊接着那片透明，活似藍水晶般的薄薄幔簾，有如蓆子般的倒捲了過來，將杜林二人緊緊包住，也就在此同時，空中啾啾之聲忽然大作，祇見發自「黃履公」背後葫蘆中的萬點金星，已然大片簇湧過來！只聽得一陣「波波！」聲响，像是附瘡之蠅般的，紛紛貼黏在那藍色的晶罩之上！

杜、林二人近處觀看，看得十分清楚！這才看知敢情那些附在藍色晶罩上的大片金星，原來竟是生有雙翅的金色蝗虫，每一隻都約有三四寸長短，通體上下一色金黃，宛若黃金所鑄，而兩張鉗形張開得異常寬闊的利齒，却是其色純白！——

只聽得一陣沙沙聲响，敢情這些金色蝗虫，紛紛都在啃喫着那層藍色的晶幕，藍色晶幕，雖然看來薄薄的一層，只是却耐啃磨，暫時似無破穿之慮！

杜鐵池心裏這才稍安，偶然抬目注意到，那個黑袍道人所遭遇的情形正是與自己二人一般模樣，即使他護身的那團藍色罩形光圈，也與自己一般無二，二人這才明白，原來是對方出手援助，心裏不勝感激！

「黃履公」魯班之出手，原是爲對付黑袍道人「墨雲子」，却沒有料到竟然兼顧了杜、林二人，迫得二人現出了身形，倒是事出意外！

當下只見他面色一沉，冷森森的笑道：「這倒是巧得很，想不到還有兩位年輕的朋友！」

忽然他面色一沉，遠遠怒視杜林二人道：「你們兩個是那裏來的？如此行踪詭祟！還不照實說來，一字虛假，叫你們來得去不得！」

杜鐵池見身形敗露，却也無計可施，好在破月三寶俱已得回，說不得只好放手與對方一拚，聆聽之下正待反唇相識——

却聽得一旁的「墨雲子」蓋空，忽然怪笑了一聲道：「老禿子大言不慚，憑你這點能耐，又能奈何得了誰？你以爲對方年紀小就好欺侮；那可就大錯特錯了，不相信你就試試——管叫你灰頭土臉！」

「黃履公」魯班心裏對「墨雲子」蓋空原來多少還存有些忌諱，現在難得對方竟把方向指向眼前少年男女二人，不禁正中下懷，正好拿對方兩個少年顯顯身手，一出胸中惡氣！

心念一轉，遂即運施智靈充具雙目，向着對方男女二人看去！

首先他眼光接觸到林杏兒，覺出對方雖然看來像是有些道基，但却是一副「形神俱疲」的表情，像是久經滄桑，飽受暴虐的一個姑娘，並沒有什麼出奇之處！

當下眸子轉動，再移向杏兒身邊的杜鐵池，不待細看，即覺出心頭爲之大大的震動了一下！

正所謂「慧眼識英雄」，以「黃履公」魯班之道力；自不難一眼即看出對方根基，他修行多年，一生稱得上閱人多矣，然而還沒有一個人能使他在一眼觀察之下，竟然會在內心激起如此軒然大波！

陳現在他眼前的這個杜鐵池，竟然是那麼玉質冰氣，仙風道骨，全身上下渾金璞玉，神采內蘊，分明金仙大道中極流人物，其卓然高立足使自己修道多年之人，亦愧之與其併立。

一驚之下，「黃履公」魯班爲之出了一身冷汗，然而，當他再運施智光，第二次向對方少年臉上注視時，固然前狀依舊，妙在對方少年面頰印堂間，却又隱現着幾分稚氣與未開的智靈——幾方中和那印象便難以統一歸納。這倒是他畢生僅見的一個人咧！

有了這番難以持平的衝突觀念，「黃履公」魯班便碍於出手，面色亦見深沉。

帶着三分驚異，七分沉着的語氣，他冷冷的注視着杜鐵池道：「這位道友法號怎麼稱，恕老夫眼生，一時難以認出！」

杜鐵池見對方忽然改變了語氣，便也以禮相待，當下雙手抱拳道：「在下杜鐵池，入道不久，只因一時不愼爲貴教門下所擒，幸而脫困——」

微微一頓，他遂即介紹身邊的林杏兒道：「這位林杏兒姑娘，可憐她生魂被禁多年，如非我仗義打救，尚不知還要受多少煉魂之苦，沉淪到何年月？百花教雖不是名門正教，亦應有其莊嚴正直一面，竟然縱容門下如此胡作非爲，閣下身爲百花教當事長老之人，對於這件事又將如何解釋？在下倒要洗耳恭聽了！

話聲方住，即聽得一旁的「墨雲子」蓋空，一聲朗笑道：「說得好，老禿子，我看你怎麼佔這個理字？」

「黃履公」魯班冷笑一聲道：「百花教門下犯規事，自有教主佟聖担當，老夫等五人職不在此，小道友如以此見責，老夫實不便接受，倒是你二人擅入老夫禁地，壞我禁制，却要還個公道，否則，哼哼！說不得要留下你二人，聽候佟道友發落了！」

杜鐵池看了一旁的「墨雲子」一眼，見他面現微笑，彷彿沒事人兒一樣，一張置身事外的表情，反過來說，這亦正是鼓勵自己向對方出手的表情！心裏不禁暗自盤算着如何向對方出手——

就在他們彼此對答之際，只聽見那陣沙沙聲响，幾乎是已經迫近身邊，杜鐵池霍然才發覺到，敢情身外那層淡藍色晶簾；在千百金蝗全力啃噬之下，越加的顯得其薄如紙，看起來簡直吹彈可破——

杜鐵池心裏不由大吃一驚！同時間，身邊却响起了「墨雲子」蓋空的聲音道：「小友你還等些什麼，非要我當面出手，你才肯施用懷中寶鏡不成！」

一言提醒夢中人！

杜鐵池原本也正自在盤算着，不知該施展什麼法寶才較合適，被對方這麼一提，頓時心中領會，當下探手入懷，摸到了那面破月仙鏡！——

也就在他手指方及觸到了那面「破月仙鏡」的一霎，眼前藍光閃得一閃，面前的藍色晶幕忽地消逝無踪！

與此幾乎是同時之間，杜鐵池的手指已按在了鏡面上的按鈕之上——

前文曾經交待過，這面「破月仙鏡」上設有「紅、黃、藍、紫」四色按鈕，亦即爲控制無尚仙法「水、火、風、雷」之關鍵！

這時杜鐵池情急之下，不假思索的隨便一按，無巧不巧却正好按在了顯示「火」威力的紅色按鈕之上！

登時，只聽見身邊轟然大响了一聲，同時裏面前紅光大盛，大片紅光有如血海般的自鏡面上爆發而出，不偏不倚正好與當面飛來的萬點金蝗迎在了一塊，一片嗤嗤聲响中，冒起了大股黃烟，頓時消滅了個乾淨——

「黃履公」魯班在方見鏡上紅光的一霎，已識得厲害，大驚之下，手拍葫蘆，

將所發出的異虫金蝗收回，無奈對方來勢過於神速，只不過收回不足全數的三分之一，其它尚餘的三分之二根本連掉頭亦謂之不及，被當前的火焰紅光迎個正着，全數燒爲飛灰！

原來這些看來通體金色的異虫，乃是產自雲貴十萬大山地底深處的一種名喚「金蛭」類蝗而實非蝗類的異虫，由於此類異虫本地底元磁之力而生，平素即以地底盛產的金色礦砂石爲食，便爲通體赤金，齒利如鋼——「黃履公」魯班無意發現，如獲至寶，他久處地底，深知各類地底生物天性，這類「金蛭」經他收養後，日夕饗以金砂不算，另外每隔時日，更遠走天郊，以生苗羣獸血肉以饗，復以人獸魂靈滲合以浴其靈，如此日久天長，經年纍月下來，乃爲至猛至厲，無堅不摧！

「黃履公」魯班既然在上面花費了如此多心神，自是愛若性命——

又以這類異虫，自爲「黃履公」養成了生食肉血的劣習之後，早已食髓知味，一經放出非食對方血肉，絕不自回，這也正是種下了此次被殲的主要原因！

且說「黃履公」魯班眼見着平素愛欲性命的異虫，竟然幾乎全數傾於對方舉手之間，當時眞個痛穿心肺，然而眼前，簡直連給他傷心的機會都沒有——

但聽得頭頂上一陣呼呼聲，發自對方鏡面；那如雲似海的大片紅光已然迎面覆罩了過來！

雙方雖然還距離甚遠，「黃履公」魯班已然感覺出那種炙膚枯髓的爆烈奇熱！

魯班雖然出身異教，但畢竟修煉多年，見多識廣，方才他初見杜鐵池手們鏡面，因見對方鏡式古雅；狀如新月，彷彿從那裏聽說過，爲某前輩仙人所有，不及細想，對方已然發難，這時一經接觸，感覺到鏡面紅光所散出的奇熱，頓時悟出了乃古仙人「破月神君」所留下的「破月三寶」之一的「破月仙鏡」！這一驚只把他嚇了個魂飛魄散，心裏念着不好，陡地一個倒折，施展出平生最傑出的「地遁」之術，化爲一陣黃烟，甫自向身側泥層一偎，頓時踪影全無！

自然，若論「黃履公」魯班之功力，絕不致一上來就臨陣逃脫，只是他眼見對方法寶厲害，自己雖然並非不可抵擋，只是一來他此番臨陣，事先並無準備，有幾件厲害法寶俱都不在身邊，二來，他眼見杜鐵池一個少年一出手之間，已是如此可觀，大敵「墨雲子」尚在一旁壁觀，必要時定然出手向自己發難，自己雖已發出呼救信號，奈何尚不見同伴來到，如此耗下去吃虧當然是自己！

有了以上兩番見識，「黃履公」魯班才興起轉移陣地的念頭！

這一手，倒是在場各人都不曾料到！

「黃履公」魯班爲海內外最精地底之術之兩名健者之一（另一人是南極的「青石君」），自然精於各式地遁之術，以眼前化烟而行身法而論，只怕當今天下還不作第二人想！

「墨雲子」蓋空一聲大笑道：「老禿子你還想跑麼？」大袖拂處，先已幻爲大片墨雲，緊躡着「黃履公」魯班之後疾追而逝！

杜鐵池本能的亦發動劍遁，配合着手持的寶劍，連同身旁的林杏兒，一同向外遁出！

這番追逐之勢，倒也格別！

就在杜鐵池手上鏡光；江海倒瀉的追逐之下，「黃履公」魯班所幻化的那陣黃烟已然向地面昇起——

於是追逐的現場乃由地下而移向地面空中——「黃履公」魯班身形一經遁出，即化爲大片黃光，騰空直起，緊接着的却是杜鐵池與林杏兒兩道劍光，至於走在前面的「墨雲子」蓋空，却反倒沒有看見他的踪影！

杜鐵池手持「破月仙鏡」，鏡上紅光暴長百數十丈，看上去簡直像是一條大火龍，疾若電閃星馳的緊躡着「黃履公」魯班身後窮追不捨！魯班想是自忖難以逃開，加上心中的一腔憤恨，絕計不再逃奔。

面前巧逢一座石峯——魯班認得乃是「百花教」教主佟聖平素練功的五座石府之一，正可以此與對方對壘，不愁佟聖裝聾作啞！不出面應敵！

「黃履公」魯班心中一經念及，頓時化爲旋光一縷，往峯上墜去！

杜鐵池手中鏡光兀自爆瀉如虹，陡地化爲大片火海，沒頭戴頂直向「黃履公」魯班頭上壓下去，他與林杏兒於此同時，也已雙雙墜落峯上！

前落的「黃履公」魯班早已憤怒難忍，身子一經下落，嘴裏怒叱一聲，陡地回身現掌，自其掌心裏發出了大片黃光，由下而上猛兜過去，乃與空中鏡光迎在了一團——一時風聚雲湧般的推拖一團！

「黃履公」因知對方厲害，自己幾件厲害的法寶；又不在身上，無奈情急之下，這才施展出他苦練經年「本命離合神光」，拚着耗損一些元氣，先抵擋一陣再說！無如對方「破月仙鏡」所出鏡光實在難以匹敵，雙方乍一接觸，「黃履公」即覺出一陣心血翻湧，大有難以匹敵之勢，然而眼前情勢却又萬不容他臨陣退縮，只得拚死苦撐下去！

空中紅黃兩色光海略一推拉，耳聽得陣陣焦爆嗤拉之聲，發自「黃履公」手掌的黃色光海，立刻減消了不少——可笑「黃履公」一世魔君，向來是目高于頂，一般同道只聞其名，已爲其威勢所震，像今日此刻所遭受的這般窘態，老實說確是前所未見！面對着一天火海，他所發出的「本命離合神光」實已難與匹敵，驚怒急嚇下，一張鬍子臉變成了豬肝顏色，黃豆大小的汗珠，一顆顆由他臉上涔涔落下，觀諸眼前景像，無疑是危險到了極點！

忽然，一聲陰森的冷笑傳自石峯，緊接着自石峯頂兒尖上，匹練似的暴射出一道白光——

這道白光一經射出，頓時暴長數十倍，神龍戲空般的一個急速盤轉，却已把空中大片火海盤繞其中——

緊接着面前石峯正壁，忽然敞開了兩扇石門！

這番情景，倒是杜鐵池未曾料及，不禁吃了一驚——於此同時，自從石峯頂上暴射出那道白光與鏡光乍所遭遇之後，他手中所持有的寶鏡，忽然就像猝加了千斤的巨大力道，簡直難以把持！（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臥龍生·文
子成·圖

幽靈四艷



身貴爲門主　原來是傀儡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風塵三俠和桑木等正談論仙女門的事，岳湘忽然前來，說他們的一切舉動，全在仙女門的監視之下，若不聽命於仙女門，可能會遭殺人滅口之禍，要他們自己小心行事……岳湘和青蓮子到酒樓飲酒，青蓮子對岳湘透露，仙女門的背後主持人是她師父兼義父，他想把岳湘也訓練成和四大神女一樣的殺手，那是一個失去了人性的殺手，只知道受命于殺人，但青蓮子不同意，爲此事，青蓮子和背後主持人迭次吵架，幕後人同時開始對青蓮子不信任，岳湘提議青蓮子若要自保潛勢力，就得首先培植自己的勢力應付……

岳湘道：「蓮兒，還有一件事，我想問清楚妳？」

青蓮子道：「你說吧？」

岳湘道：「仙女廟中，究竟有幾個幕後主持人物？」

青蓮子道：「一個。」

岳湘道：「妳師父？」

青蓮子點點頭。

岳湘道：「你還有一位義父呢？」

青蓮子道：「就是他，他是我授業的師父，也是收養我的義父。」

岳湘點點頭，道：「蓮兒，不論如何，妳現在是仙女門的門主，除非他立即除去妳，形式上，他對妳總要保持相當的敬重。」

青蓮子點點頭。

岳湘道：「現在，你要利用這種身份，結納門中實力人物，以求自保，一方面對妳那位義父兼師父，表現出溫順的服從，蓮兒，兵不厭詐……」

青蓮子冷冷接道：「你可知道他爲什麼忽然間對我不滿麼？」

岳湘搖搖頭。

青蓮子道：「他要我答應他一件事？被我拒絕了。」

岳湘道：「什麼事啊？」

青蓮子道：「要我，要我……」雙頰泛起兩片羞紅，仍未說出口來。

不識相的岳湘，偏偏要問個明白，接道：「他要你嫁給羅統。」

青蓮子搖搖頭。

岳湘不再問了。站起身子，道：「我去安排人手，姑娘也要多用點心機。」

× × ×

房中點着一支紅燭，融融火光，照的滿室通明。

青蓮子身着淡青道袍，坐在一張木椅上。

一襲道袍，掩不住她天姿國色。椅前木案上，放着兩杯香茗。

在青蓮子對面，坐着一個滿臉皺紋的老婦人。

那是個很醜的老婦人，但全身都散發一股冷厲的寒意。

青蓮子滿臉帶着笑意，道：「老前輩，以後，還望諸多多幫忙。」

老婦人淡淡一笑，道：「妳是一門之主，有什麼需要老身效力之處，只管吩咐一聲就行了。」

青蓮子道：「晚進雖是門主，但年輕識淺，日後，還要老前輩多多照顧。」

老婦人笑了一笑，道：「門主太言重了。」

青蓮子突然放低聲音，道：「老前輩訓練的神女殺手，當眞是兇厲的很，我親眼看到她們，很快的擊斃了數十個江湖高手。」

老婦人道：「這都是老主人的能耐，老身只不過照顧她們的起居而已。」

青蓮子道：「不！是你把他們訓練成的。」

老婦人笑一笑，道：「執行老主人令諭而已。」

青蓮子道：「老前輩，我想去見識一下四個神女殺手的生活情形。」

老婦人呆了一呆，道：「門主，並不好看，不看也罷。」

青蓮子道：「爲什麼呢？過去，她們只能在夜晚行動，不能常和生人見面，現在，她們已可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動了，難道還不能隨便見人。」

老婦人道：「回門主話，她們還未完全成氣候，再多上三個月的時間，就可以功德圓滿了。」

青蓮子道：「世上事大都如此，總是差那麼一點勁，少了這三個月的時間，不知有多大損失。」

老婦人道：「這個很難估算了，訓練出這樣的人才，在整個武林而言，是第一次了，誰也沒有經驗。」

青蓮子道：「老前輩，咱們訓練的四位美麗殺手，正確的是叫什麼名字。」

老婦人道：「第一次，叫她什麼都是一樣，神女殺手，幽靈艷姝，好像都不算錯。」

青蓮子道：「老前輩，聽說，訓練成一個神秘女殺手，十分不易。」

老婦人道：「是的，幾乎是十之一二的希望，這就老身經手的過程情形，如若從覓選人手開始，那應該是萬分之一二的機會了。」

青蓮子道：「怎麼說呢？」

老婦人道：「聽說，他們再選擇這些人時，已經化了很多的時間，由千萬人中，選出一兩個來，這樣千挑萬選的人，有二十八個，送到了咱們的仙女廟來，但現在，成功的，只有這四個人。」

青蓮子道：「還有二十四個人呢？」

老婦人沉吟了良久，道：「門主，妳不知道這件事麼？」

青蓮子搖搖頭，道：「不知道。」

老婦人道：「這個，老身也不知是否該說了。」

青蓮子道：「難道，我這一門之主的身份，老前輩也要懷疑麼？」

老婦人道：「那倒不是，只不過，這一次門主召見老身，問話十分詭異，使老身心中有些奇怪！」

青蓮子道：「老前輩這麼說，我就只好不問了，妳請吧！」

老婦人沉吟了一陣，道：「不！妳究竟是門主身份，不論仙女門中有多大的機密，都應該要你知道。」

青蓮子冷冷說道：「妳看着辦吧！」

老婦人沉吟了一陣，道：「那二十四個人，雖然未死，但已失去了智力，形同白痴。」

青蓮子道：「那麼，爲什麼不把她們丢了。」

老婦人道：「她們是亡命殺手，一旦出動，必然會死，不死於敵人刀劍之下，也必死於自身原因。」

青蓮子點點頭，未再追問。

她怕引起這老婦人的懷疑。

心中却是感慨萬端，忖道：「我雖被捧作門主，但對仙女門中的事，却是瞭解的太少，果然，他們早對我有了防備。」

那老婦人似乎是已經說出了興起，不用人問，自己接了下去。道：「她們雖然因身子僵硬，行動不便，但武功却是凌厲的很，第一流的江湖高手，也接不下她們之五招。」

青蓮子心中震動，表面上十分冷淡，道：「像我，也不能去看了。」

老婦人笑一笑，道：「看來，門主生了老身的氣。」

青蓮子道：「我這門主身份，就算是一個空銜，也該對我有幾分尊重才是。」

老婦人呆了一呆，道：「老身該死，門主如若願去查看，老身立刻帶路。」

青蓮子揮揮手，道：「你請吧！本來，我還有些事，向你請教，看來，又要使你爲難。」

老婦人連連應是，躬身一禮，才退了出去。

目注老婦人背影遠去，青蓮子才緩緩說道：「出來吧！」

岳湘應聲行了出來。

青蓮子道：「你都看到了，九陰鬼母，好像早知道我這個門主，只是一個傀儡而已。」

岳湘笑道：「你發了脾氣，她不是還很害怕你？」

青蓮子道：「人家心中急的要命，你還笑的出來。」

岳湘道：「蓮兒，你似乎已發覺了危急迫在眉睫。」

青蓮子道：「對！我有種很奇怪的感覺，他們似乎是正準備殺了我。」

岳湘道：「蓮兒，現在妳是不是準備和他們正式翻臉。」

青蓮子道：「如若他們要來殺我，我不願束手待斃，那只有動手一搏了。」

岳湘道：「這麼說來，你準備正式脫離仙女門了。」

青蓮子道：「不！目前我不能離開仙女門，至少，我站在這個門主位置上，他們還要對我保持一個相當的敬重。」

岳湘道：「不錯，眞正知道內情的人，只怕不太多，他們也不方便說出來，他們只有一個辦法，暗中對付你。」

青蓮子道：「他們已經把我推上了門主的坐位，要想把我廢掉了，對仙女門中人，也不好交代，至少，他們還不會這麼作？」

岳湘道：「蓮兒，我已經安排了幾個

人，只不過，這樣一來，恐怕會激起他們的反擊，造成正面衝突。」

青蓮子沉吟了一陣，道：「你安排的人，現在何處。」

岳湘道：「妳要見他們。」

青蓮子道：「方便麼？」

岳湘道：「看妳了，他們隨時可以來的。」

青蓮子凝目思索了一陣，道：「岳湘，你看九陰鬼母這個人，可否利用？」

岳湘道：「可以的，問題是，要怎麼用？」

青蓮子道：「這個，就是我要向你領教的了。」

岳湘道：「他已經傳授了你不少奇異的武功，能不能找一個適合的機會，出手制服九陰鬼母。」

青蓮子道：「有一種很特異的手法，但我沒有把握。」

岳湘道：「我去安排一下，今夜裏，你去見他們。」

青蓮子道：「慢一點，我想，咱們先去看看那些女殺手。」

岳湘道：「現在去。」

青蓮子點點頭，道：「現在，九陰鬼母還沒有把事情傳出去的機會，給她個措手不及。」

她忽然問變的十分果決，站起身子，向外行去。

岳湘吁了一口氣，緊隨在青蓮子的身後。

仙女廟的規模很大，而且庭院重重，就算是仙女門中的人，也無法瞭解這裏究竟有多大，有多少人。

因爲，仙女門最重要的地方和人手，都隱藏在地下。

青蓮子行出了深藏在地下的居室。

岳湘看到了天色，才發覺，已經是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時刻。

正是晚餐的時候，偌大的仙女廟中，靜靜的不見人踪。

岳湘緊隨在青蓮子的身後，穿過了幾重庭院，到了仙女廟中最後一座院落中。

廣大的後院，一片荒涼。

到處長滿了及膝的荒草，幾株高大的老榆、椿樹，突立在荒涼院落中。

落日餘暉已盡，暮色四合，幾隻歸巢稍晚的老鴉，繞樹飛行幾匝，引起了一陣鴉羣的鼓噪。

青蓮子靜靜的站着，岳湘也就只好不動。

鴉噪逐漸的平靜下來。

青蓮子低聲道：「岳湘，你瞧瞧這裏的情形如何？」

岳湘道：「很荒凉。」

青蓮子道：「還有呢？」

岳湘凝聚了目光，四下望了一陣，忽然發覺，那幾株老榆、椿樹上，都落滿了烏鴉。

青蓮子道：「這座荒涼的後院，是人工造出來的。」

岳湘道：「哦！」

青蓮子道：「你想想看，以仙女門人手之衆，怎會任這座庭院荒涼。」

岳湘點點頭。

青蓮子道：「這些樹上棲息的老鴉，可有什麼不同？」

岳湘道：「看不出來。」

青蓮子道：「這些老鴉，也都是有人飼養的。」

岳湘道：「養的。」

青蓮子道：「對了，這些烏鴉，雖然白天到處覓食，但一到晚間，非要歸來不可。」

岳湘道：「難道這烏鴉也有什麼妙用不成。」

青蓮子道：「聽說，可以訓練成一種青鴉殺手。」

岳湘道：「怎麼？烏鴉也可以殺人的麼？」

青蓮子道：「表面上看去，烏鴉似乎是鳥類之中很笨的鳥，但事實上，牠在飛禽類中，却有着相當的智慧，但巧妙的訓練之下，牠就會變成了殺人的兇手。」

岳湘道：「眞是匪夷所思，如非你詳細解說，只怕很難叫人相信。」

青蓮子四顧了一眼，道：「九陰鬼母，就住在這荒涼的庭院下面。」

岳湘道：「這裏好像沒有門戶？」

青蓮子道：「所以，她如若不肯接咱們進去，咱們想進去，也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岳湘道：「現在，咱們應該如何？」

青蓮子道：「找到九陰鬼母……」

語聲一頓，接道：「鬼母何在？」

但見人影一閃，九陰鬼母緩步行了出來。

直行到青蓮子的身前，緩緩說道：「門主召見老身？」

青蓮子道：「我想看看她們！」

九陰鬼母道：「看看什麼人？」

青蓮子道：「看看四位幽靈殺手，和二十四位受傷的姑娘。」

九陰鬼母道：「門主一定要看麼？」

青蓮子道：「不錯。」

九陰鬼母道：「門主，老身覺着，能不看，還是不看的好？」

青蓮子道：「我已經決定要看了。」

九陰鬼母道：「好吧！門主一定要看，老身只好帶你去了。」

青蓮子道：「那就有勞前輩了。」

九陰鬼母目光一掠岳湘，接道：「老身只能帶你一個人去。」

青蓮子道：「不行，我定要帶着岳湘同去。」

九陰鬼母道：「門主，你可明白，這是本門中的機密重地，不是本門中首腦人物，不能進入。」

青蓮子道：「我算不算首腦人物？」

九陰鬼母道：「妳是一門之主，自然是首腦人物了，不過，岳湘不是。」

青蓮子道：「老前輩，你說了算，還是我說了算。」

九陰鬼母道：「自然是你說了算。」

青蓮子道：「我說了算，那你就聽我的？」

九陰鬼母道：「門主，妳這樣倒行逆施，只怕會造成——」

青蓮子厲聲喝道：「不論什麼事，都由我承担。」

九陰鬼母突然轉身。

行到一株大樹之旁，只見他伸手一陣

拂動。

大榆樹處，忽然間開出了一個門戶。

岳湘暗道：「把門戶開在這老榆樹上，這老榆，還未枯死，倒也要費番心機。

九陰鬼母當先領路。

岳湘却搶快了一步，走在青蓮子的前面。

九陰鬼母，右手握在了劍柄之上，暗作戒備。

心中暗作數計，一直下了十八層階梯，才停了下來。

雖然那階梯有點傾斜，但也進入了地下很深。

第一個感覺是氣溫有了很大的轉變，有點冷。

九陰鬼母回過頭來，口氣有些冷漠的說道：「這就是了，門主要看什麼？」

天色已入夜，地下又特別黑。

黑的伸手看不到五指。

青蓮子道：「這地方可不可以點起燈火。」

九陰鬼母道：「可以，不過，點起了燈火，對門主並沒有太大的帮助。」

青蓮子道：「什麼意思。」

九陰鬼母道：「這裏的燈火顏色很怪，是淺藍、慘綠之色，不能適應這個環境的人，常常會被這些燈火所惑。」

青蓮子道：「哦！有這等事。」

九陰鬼母道：「門主不信，老身就恭敬不如從命。」

只見她右手揮動，藍焰閃閃，眨眼間，燃起了兩盞燈火。

果然，兩盞燈火，泛起了淺藍和慘綠之色。

地下的景物是看到了。

但青蓮子不自主打了一個冷顫。

岳湘在江湖上見識的豐富，也不禁爲之一呆。

如是單從色調上講，這裏不算恐怖。

但事實上，給人的感受，却比深夜之中，置身在纍纍荒塚的墓地裏，還要恐怕百倍。

只見一個敞廣的廳房中，擺着很多木床，床上躺着人，人身上，覆着白色的被單。

每一個木床上，都顯然的躺着了一個人。

在白色的被單掩遮之下，看不出那些人是死的，還是活的。

岳湘暗中數了一下，這木床共有二十四張，也躺着二十四個人。

白色的被單，在藍色火焰映照之下，變成了一種慘綠的顏色。

青蓮子長長吁一口氣，道：「床上都有人？」

九陰鬼點點頭，道：「二十四個女殺手。」

青蓮子道：「咱們仙女廟爭雄江湖，他們都是主力人物。」

九陰鬼母笑一笑，道：「到目前爲止，咱們還用着她們出動。」

岳湘道：「鬼母，在下可不可以看看他們？」

九陰鬼冷笑一聲，道：「向門主請示吧！」

青蓮子道：「是不是不能看？」

九陰鬼母道：「如若由老身決定，他不能看，但如門主所下令諭要他看，老身也無法拒絕了。」

青蓮子淡淡一笑道：「我這個門主的身份，忽然間，很有地位了。」

九陰鬼母道：「至少，老身人一直很尊重妳。」

青蓮子道：「這個，我已經感覺到了，我如能常留在門主的位置上，今後，定然重用鬼母。」

九陰鬼母冷笑一聲，道：「老身很滿足於目前的生活，也不希望太受門主的重用。」

青蓮子道：「爲什麼？」

九陰鬼母道：「老身的年紀雖然不少了，但我希望能夠再活幾年。」

青蓮子明知故問的道：「再活幾年，什麼意思？」

九陰鬼母道：「現在，還沒有人要殺老身，我不想有人要殺我。」

青蓮子道：「難道，我這個門主，就沒有權力保護你麼？」

九陰鬼母道：「青蓮門主，識時者爲俊傑，妳自己這個門主，有多少份量，大概你心中明白，不用老身多提醒了。」

青蓮子冷冷說道：「不管如何，我是一門之主，仙女門中人，都要尊重我，聽命於我？」

九陰鬼母冷冷道：「姑娘，你能覺得過麼？」

青蓮子道：「這要看你了？」

九陰鬼冷笑一聲，道：「看我，什麼意思？」

青蓮子心中一動，歎口氣，道：「老前輩，妳想過我的處境麼？」

九陰鬼母道：「怎麼樣？」

青蓮子道：「他們對我既是不信任，就不應該要担當門主這個職位，既然要我當了門主，那就應該尊重我。」

九陰鬼母道：「現在，不是很尊重你麼？妳如不是門主身份，決無法進入這座密室。」

青蓮子黯然說道：「老前輩，如若我眞的是具有權力的門主，像這樣的密室內情，我早就看到了。」

九陰鬼母道：「唉，說起來，倒也是的，既然不信任妳，就不該推妳出面。」

青蓮子道：「目下江湖上，都已知道我是仙女門的門主了，但我對江湖上的情勢，却是一點也不知道。」

九陰鬼母道：「哦！」

青蓮子道：「老前輩，覺着我的處境，是否應該？」

九陰鬼母點點頭，道：「老身也很同情你的處境，不過，老身却是沒有辦法帮忙。」

青蓮子道：「九陰鬼母，本是一方雄主，如今在此，守候這座密室，老前輩的處境，在下也會瞭解了。」

九陰鬼母雙目中神光閃了一閃，忽然歎口氣，道：「我這一身藝業，雖然不能說登峯造極，但我相信，也算得上江湖上第一流的身手，落得個看門職司，實在也是……」

青蓮子接道：「我知道委屈妳了。」

岳湘把她牽入了一個微妙的境遇之中

，她不得不開始建立自己的勢力。

如能爭取九陰鬼母的合作，對她該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九陰鬼母目光一掃岳湘，道：「這個人，靠得住麼？」

青蓮子道點點頭。

岳湘道：「在下對門主絕對忠實。」

九陰鬼母沉吟了一陣，道：「你們可以看看這些人形貌。」

岳湘行近一張木床，伸手揭開了一張白色的被單。

只見一個面色慘白的少女，靜靜的躺在木榻之上。

雙目微閉，長髮覆枕，岳湘低聲道：「老前輩，她們死了沒有？」

九陰鬼對岳湘的印象，本來相當的壞，但因內心中對青蓮子生出了同情，再加上岳湘一口一個老前輩，叫的十分親熱，九陰鬼母對岳湘的印象，有了很大的轉變，笑一笑，道：「自然是活的了。」

岳湘道：「她們休息時睡在這裏？」

九陰鬼母道：「對啊，對他們而言，這也是一種休息。」

岳湘道：「她們吃不吃東西。」

九陰鬼母道：「吃，不過，他們吃的東西，和常人有些不同。」

岳湘道：「不是食物？」

九陰鬼母道：「是食物，不過，是經過特殊調配的食物。」

岳湘道：「這二十四位姑娘中，可有四位仙女？」

九陰鬼母搖搖頭，道：「這是死亡殺手，她們只能出動一次，不論成敗，自身必死，自然，不能和四位仙女相比了。」

岳湘道：「我們能不能見見四位仙女呢？」

九陰鬼母沉吟了一陣，道：「可是可以，不過，她們各有心思，說不定會出什麼事情。」

岳湘很明白目下的處境，九陰鬼母，絕對不能得罪，當下笑一笑，道：「如是你老人家，多指導一些，應該不會出什麼事了。」

九陰鬼母沉吟了一陣，道：「好吧，他們和平常人差不多，只不過，喜怒之間，不太容易控制。」

岳湘實在有些不懂，忍不住，道：「你說喜怒之間不易控制，意思是……」

九陰鬼母接道：「她們出動殺人時，必有殺機，那些殺機，要由別人控制。」

岳湘道：「老前輩，不是說她們和常人無異麼？」

九陰鬼母道：「是啊？」

岳湘道：「如是和常人無異，怎麼不能控制她們的喜怒哀樂？」

九陰鬼母沉吟了一陣，道：「這中間，自然有很多的道理，只可惜，我也無法弄得清楚？」

岳湘道：「她們對你老前輩如何？」

九陰鬼母道：「對老身倒很和善。」

岳湘道：「對別的人呢？」

九陰鬼母道：「我和她們相當熟了，就我的感覺之中，她們亦會分辨出好人壞人，她們覺得好的，會微笑相迎，也肯和你談談，如是她覺得壞的，那就冷漠的很，而且，也不和你談話。」

岳湘道：「這就好辦了，至少，咱們可以看出她們的反應如何？」

九陰鬼母回顧了青蓮子一眼，道：「門主去見她們呢，還是岳湘去見他們？」

岳湘道：「最好是我去。」

青蓮子點點頭。

九陰鬼母道：「他們的脾氣不好，你要多多小心一些。」

岳湘道：「在下會小心。」

舉步向前行去。

岳湘緊隨在九陰鬼母身後，行入了一個圓門之中。

輕輕吁了一口氣，青蓮子低聲說道：「岳湘，你要小心啊，聽說，他們的武功，都已到了極峯成就！」

岳湘道：「我會小心。」

圓門後，另一番天地、形勢，那是裝飾得很華麗的一個大房間，裏面放了四張床，和四個梳妝枱。

這房間雖然很舒適，但四個人住在一處，顯然是沒有個人生活。

岳湘回顧了一眼，低聲道：「老前輩，要如何迎合他們，還望老前輩多指點一二。」

九陰鬼母道：「最重要的一點是，不要激怒他們。」

岳湘道：「這個，我知道。」

九陰鬼母道：「老身要先退出去了，她們不喜歡人多。」

岳湘道：「老前輩請便。」

四個美麗的少女，長髮披肩，分坐在四個妝枱前面。

似乎是，他們也很愛漂亮。

九陰鬼母和岳湘的突然進入，攪亂了他們的寧靜。

四個人緩緩回過頭來，望了岳湘一眼，微微一笑。

微笑，代表了和善。

岳湘輕輕吁了一口氣，抱拳一禮，道：「四位姑娘，在下岳湘，給四位姑娘見禮。」

四個少女互相望了一眼，其中一人點點頭，笑道：「請坐。」

這大大房間中，只有四個櫈子，四個人各坐了一張。

岳湘要坐，應該是沒有地方好坐。

有的只是四張木床。

岳湘沒有坐，仍然站着，又拱拱手，道：「四位姑娘，在下來的十分冒昧，希望四位不要生氣。」

四個女孩子沒有穿彩色的衣服，都穿着白色的便裝，一襲長衫，顯露出玲瓏曲綫，四人相互望了一眼，淡淡一笑，由站在左首的一個白衣少女，道：「不要緊，你有什麼事？」

岳湘道：「在下來向姑娘請教一件事情。」

「哦！」仍由左首姑娘開口，接道：「不行，我們不知道如何答覆你？」

岳湘呆了一呆，心中暗道：看樣子，他們知道的事情不會太多，想和他們談什麼事，只怕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這時，青蓮子緩緩步行了進來。

四個白衣少女，抬頭望了青蓮子一眼，突然呆住。

青蓮子也呆住了。

良久之後，四個白衣少女突然互相交談了起來。

她們談話的聲音很低，竟然聽不到她們說些什麼?

交談了一陣之後，仍由左首白衣少女，道：「你是什麼人?」

青蓮子道：「四位不認識我麼?」

左首白衣少女道：「好像不認識，又好像認識。」

青蓮子道：「你們仔細的看看。」

四個白衣少女，又仔細打量了青蓮子一陣，道：「你是不是……是……」

是什麼，突然頓住了，她們顯然想說什麼?但却一直說不出來。

岳湘接道：「她是門主。」

左首白衣少女道：「門主?」

岳湘道：「對！仙女門的門主。」

岳湘笑一笑，道：「四位姑娘，都是仙女門中人。」

四位白衣少女哦了一聲，道：「仙女門的門主。」

岳湘道：「對啊，四位和在下，都是仙女門中的弟子。」

四個白衣少女點點頭。

岳湘道：「四位姑娘和在下，都是仙女門中人，自然，都要聽從仙女門門主的令諭了。」

四個白衣少女又點點頭。

岳湘笑一笑道：「現在，四位姑娘都知道了。」

四個白衣少女笑一笑，點點頭，八道目光，忽然間，都投注在岳湘的身上。

岳湘心中一動，盡量擠出了一個動人的笑容，道：「四位姑娘，有什麼事，只管吩咐在下，在下力能所及，絕對爲四位辦到。」

四個姑娘只是微笑。

但看她們臉上的神情，都似是有着很強烈的表達意思，但她們却沒有一個人能說出來。

青蓮子忽然發覺了一件事。那就是這四個美麗、奇異的殺手，對女人似乎是興趣不大。

忽然間，四個少女消失了笑容。眉宇間，泛起了一片冷肅神色。

岳湘心中大大的震動了一下，暗道：這些人，當眞是有些莫可預測。

四位姑娘臉色一變之後，馬上泛現出濃重的殺機。

幸好，她們很快的泛現出了倦容。

本來，睜的圓圓的大眼睛，忽然間閉了下去。

四個人，分別轉向了自己的木榻上去了。

而且，很快的躺了下去。躺下去，就很快的睡着了。

這變化大大出了岳湘的意料之外，呆了一呆，道：「他們是怎麼回事?」

青蓮子道：「她們一直在一種控制之下。」

岳湘道：「什麼人控制之下?」

「我！」九陰鬼母，緩步行了進來。

岳湘道：「老前輩，她們好像還保持着相當的自主能力。」

九陰鬼母道：「老身也在担心這件事情。」

岳湘道：「老前輩，你担心什麼?」

九陰鬼母道：「我担心她們會逐漸失去控制。」

岳湘道：「失去控制，是不是恢復了她們的自我。」

九陰鬼母道：「不知道，一個未可知的預來。」

岳湘道：「老前輩的武功，在江湖上，獨樹一幟，對這方面，也有獨到的見解了。」

九陰鬼母道：「在老身的門下，也有一種特別的武功，可以使一個人，失去了主宰自己的能力……」

岳湘接道：「老前輩的方法，和這個不同麼?」

九陰鬼母道：「完全不同……」

堆滿皺紋的臉上，泛現出一抹詭秘的笑意，接道：「湘西鬼王能把一個活生生的人，訓練成一具殭屍一樣，以發揮出他們湘西殭屍門特異的武功，得小失大，雖然增加了一些拳、掌上的威力，但却使他們失去靈活運轉。」

岳湘道：「湘西鬼王武功怪異，江湖上早有傳聞，但在下不明白的是，他們練了湘西門下的武功，怎麼就會接受絕對的控制呢?」

九陰鬼母道：「這就是門戶中的隱密了，別說老身也不太清楚，就算我知道，也不會告訴你。」

岳湘苦笑一下，道：「老前輩說的也是。」

九陰鬼母道：「但老身却自豪對門下弟子的控制手法，比鬼王高明很多。」

岳湘十分驚奇的哦了一聲，却未有多問。

他已明白，多問了，反會招致九陰鬼母的懷疑，倒不如讓她自己說出來。

果然，九陰鬼母輕輕吁一口氣，道：「老身的武功，走的純屬陰柔路子，所以，不適男人習練。」

青蓮子道：「老前輩，也能使門下弟子爲妳絕對效忠麼?」

九陰鬼母微微一笑，道：「這個，門主可以放心，老身門下弟子，絕對不敢叛離，除非，她們有必死之心。」

青蓮子道：「那是貴門中的隱密，我們不便多問，但不知比起咱們仙女門中四位神女如何?」

九陰鬼母沉吟了一陣，道：「九陰心法，雖屬本門之秘，但老身不妨透露一二出來，那是在習練本門武功過程之中，她們已經造成了一個極大的空隙，老身掌握這個空隙，也掌握了她們的生死。」

岳湘道：「原來如此！」

九陰鬼母道：「湘西鬼王對門下的控制，大約也不脫這個範疇——，不過，這也造成了一個門戶無法廣大的死結，因爲，她們都無法獨當一面。」

青蓮子道：「老前輩如能突破此關，解開死結，豈不就可以廣大門戶了。」

九陰鬼母苦笑一下，道：「老身想了二十年，還沒有想出這個辦法，所以，才爲令師說動，作他助手，代爲管理這些幽靈殺手。」

青蓮子道：「本門中訓練這些女殺手的心法，可是和貴門相同之處?」

九陰鬼母望了四個臥床閉目的少女一眼，道：「她們不同，她們是整個在變，通過了一種習練過程的煎熬改造，她們已脫胎換骨，大異常人。」

岳湘心頭震動了一下，道：「他們現在，還是人了。」

九陰鬼母道：「對！他們沒有經過死亡的過程，自然還是人，不過，由於習練過程的艱苦，雖然經過了精密挑選，仍然有大部份的人，通不過這種煎熬而死，其餘的，都是諸位剛剛見到的人，那些躺在床上，形如死人一樣少女。」

岳湘道：「那些人，也是殺手麼?」

九陰鬼母道：「如若她們完全沒有價值，他們就不會留在這裏。」

岳湘道：「她們整天的睡着，難道還能保持着體能麼?」

九陰鬼母道：「這是個很玄妙的問題，她們在求進的過程中，已經遭到了一種很大的挫折，但她形同冬眠的狀況，却使她們保持了一點元氣，一旦她們奉命出動時，那就是最後的一擊。」

岳湘道：「最後一擊?什麼意思?」

九陰鬼母道：「她們的出動，不論能不能打倒敵人，但她們却自己會萎枯而死的。」

岳湘道：「如是沒有人和她們動過手呢?」

九陰鬼母道：「她們和這四位姑娘完全不同，他們只要出動一次，那就會耗消去最後生機，不論是否和人動手，亦會枯萎而死。」

岳湘道：「那是說，他們已接近了死亡。」

九陰鬼母點點頭。

岳湘道：「如若不用她們出來，但不知他們還能活得多久?」

九陰鬼母道：「不會有多久了，多則一年，少則六個月。」

青蓮子道：「他們會不會吃東西。」

九陰鬼母道：「會！只不過吃的不多，而且，食物之中，滲入一些藥物。」

岳湘道：「以老前輩之能，委身於這個工作之中，不覺着太過可惜了麼?」

九陰鬼母道：「這不是任何人能够担負的工作，我願意作這件事，因爲我對這種改造，已發生了很大的興趣。」

青蓮子道：「老前輩，對此事，十分熟練?」

九陰鬼母道：「不錯，包括令師在內，也沒有我對她們的瞭解——」

聲音突轉低沉，接道：「四個丫頭已接近成精，她們本是十分聰明的人，經過一種煎熬，使她們變的木呆，但現在，她們似在恢復靈性。」

青蓮子道：「恢復靈性，她們本來就是人啊！」

九陰鬼母道：「不錯，他們本來是人，不過，她們在受到慘酷的訓練之後，就變成木呆，那是一種藥物和特異的訓練方法，使她們的身體發生了一種變化，使她把精力凝聚在武功的成就上，身體的潛能發展迅速，但却相對的，減低了他們智慧方面的發展，使靈性衰退。」

對這樣一個貌不驚人的老嫗，而能有如此深刻的見解，岳湘實在有着意外的感覺。

但她盡量保持表面的鎭靜，不讓內心的驚異顯露出來。

她不但在劍法、武功上，有着很深的造詣，而且，她還是個喜歡讀雜書的人，涉獵遍及醫道星卜，是個胸羅極廣的人。

此刻，却盡量隱藏起自已鋒芒。

青蓮子道：「老前輩胸羅淵博，咱們今天長了不少的見識。」

九陰鬼母道：「湘西鬼王門，和老身的九陰門下，也就是這個道理，不過，比起仙女門這種奇術，却是小巫見大巫了，老身學能，還無法深一層體會，我只能使這四個丫頭，都正在成長……」

岳湘突然插口，道：「像人一樣，由嬰兒逐漸的長大成人。」

九陰鬼母沉吟了一陣道：「這比喻不大恰當，但老身却想不起更好的比喻。」

岳湘道：「老前輩，她們像這樣成長下去，會不會有一天成爲巨人。」

九陰鬼母道：「很可能。」

岳湘道：「那一天，他們還會不會接受控制呢?」

九陰鬼母道：「很難說啊！」

岳湘輕輕吁一口氣道：「如若她們有一天脫出了控制，那會成什麼樣子?」

九陰鬼母搖搖頭道：「不知道……」

語聲一頓，接着又道：「兩位可以去了。」

岳湘一抱拳，道：「和老前輩一番長談，勝讀十年奇書，獲益非淺！」

九陰鬼母笑一笑，道：「老身慢慢有些喜歡你了。」

岳湘一笑，道：「晚輩受寵若驚。」

青蓮子低聲道：「老前輩，今日之事，希望老前輩能守秘密。」

九陰鬼母道：「門主放心，這件事，我也脫不了干係。」

青蓮子退出了地下密室。

她雖然貴爲門主，但今天，她才算眞正瞭解了一些仙女門中的隱密。

這是個充滿着詭異手段的組合。

就算這個組合中的人，也未必知道這個組合中的神秘。

退回臥室，一個年輕的女婢，立刻迎了上來，送上了面巾、香茗。

這是仙女門主青蓮子，唯一的心腹女婢，替月。

岳湘竟然跟着進了青蓮子住的秘室。

青蓮子沒有阻止。

情勢迫人，青蓮子已被迫的非要岳湘合作不可了。

青蓮子喝了口茶，吁了口氣，道：「可有人來找過我。」

替月道：「有！羅總護法來過。」

青蓮子冷笑道：「又是他，他來作什麼?」

替月道：「他要進入門主的房中，被我拒絕了，他發了一頓大脾氣，要我日後小心。」

青蓮子回顧了岳湘一眼，道：「你準備的人手，怎麼樣?」

岳湘道：「江湖上，我縱然有幾個朋友，一時間也無法把他們帶入仙女門來，只能從仙女門現有人手中選幾個了。」

——未完——

八仙鬥八魔

黃河歷險幸無恙

諸葛青雲・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李玄把重傷的施不施送回施家堡，要挾施小萍將解藥給予韓劍平與藍啓明兩人恢復功力。施小萍爲了得以及早救治乃兄，只好照辦。施回到密室，服藥自療，運功調息，不久即痊癒了。施不施要向藍報復以前偸藥之仇，但碍於李、韓又在一起，而自己的功力未完全復元。於是設詞計誘藍啓明單獨至一靜室對他施展空空妙手，而想乘機出其不意殺藍洩恨，詎事與願爲，早已料有人暗中帮忙，藍啓明終於得手，兩人相繼回到大堂，藍要求施不施履行諸言，親送他們離開施家堡……

施不施大怒道：「你們要走就走，囉唆則甚？」

藍啓明哈哈大笑道：「施大神醫既不願相送，我們也不便勉强，請恕我們要告辭了。」話完，與李玄、韓劍平齊施一禮，便聯袂往堡外走去。

施小萍眼看李玄去遠，這才埋怨地說道：「哥哥，我們堡中就算好手不多，但集合起來，也够和他們一拚，爲何輕易把他們放過？」

施不施沒好氣地哼了一聲道：「你知道甚麼？你以爲來到我們堡中的，就祇有他們三個麼？」

施小萍訝然一驚，道：「對了，哥哥到底是被甚麼人打傷的呢？」

施不施搖頭道：「傷我之人乃是個面目陌生，年紀甚輕的白面書生，功力高得出奇，同時我又不合把他看輕了，一時疏忽，竟然慘敗當塲……」

施小萍道：「那李化子呢？他能認得那人麼？」

施不施道：「李老化子那時候已差不多快要被我制住，若非那白面書生現身阻攔，恐怕他早就屍骨無存了。」

施小萍沉吟道：「這樣說來，他們也許是一黨人了！」

施不施點頭道：「爲兄也是這般想法，所以才忍氣不和李老化子翻臉，等有機會把他們的底細探清楚後，再設法報仇不遲。」

施小萍道：「那麼，哥哥有何打算，是跟踪他們，抑是另尋幫手？」

施不施略一沉吟，說道：「爲兄打算親往貴州苗嶺『火龍峒』跑一趟，請那『飛魔峒主』相助一臂，至於跟踪他們之事，祇好麻煩你了。」

施小萍欣然應諾，兩兄妹遂各自收拾，分頭行事不提。

且說李玄等人離了施家堡，趁月色，連夜趕路，翻過了幾座山頭，估量已走了數十里之遙，方才停下來尋了一個乾淨的崖洞歇息。

坐定之後，「鐵拐酒仙」李玄目注藍啓明笑道：「看施不施那種氣得快要瘋了的模樣，莫非當眞另有其人，在暗中把他作弄了麼？」

藍後明點了點頭，遂將盜取「逆天神散」的經過，詳細說了一遍，並深表佩服地說：「那人的本領的確高得出奇，竟連我也弄不清楚他到底怎樣做的手脚。」

李玄笑一聲，道：「但你把施不施也拖到南海普陀，參加『魔鈴公主』諸葛飛瓊的祝壽大會上去，這一手也相當高明呢！」

韓劍平詫道：「五弟的意思，是否懷疑那暗中助你之人，與諸葛飛瓊有關麼？」

藍啓明點頭道：「四哥又要明知故問了，其實你應該比誰都清楚才對。」

韓劍平的臉上一熱，說道：「五弟不要胡扯！」

藍啓明微微一笑，轉對李玄道：「二哥，你和施不施在路上究竟發生了甚麼事？那打傷他的人是誰？這個悶葫蘆該揭開了吧？」

李玄長嘆一聲，道：「這件事情說來令人慚愧，那時候若不是那人相救的話，我這條老命早就完蛋了！」

藍啓明笑道：「那人到底是誰？」

李玄沉吟道：「那時候，我已經頭昏眼花，祇曉得那人年紀甚輕，是個白面書生，彷彿有點像何八妹……」

「何八妹？」

韓劍平和藍啓明都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禁不住齊聲反問一句。

李玄方自點了點頭，忽聽靜寂的夜空中飄來一聲輕笑

更深人靜，這一聲輕笑的聲響雖輕，但清晰得如同有人在洞口發笑一般。

李玄「噫」了一聲。

鐵拐微撐地面，人已當先飛掠而出，韓劍平和藍啓明也毫不怠慢地雙雙隨後飛出洞外。

六道烱烱眼神四下一掃，三人俱不由齊叫了一聲：「奇怪！」

冷月幽光之下，極目四望，除了連綿起伏的山巒，搖曳的樹枝，瑟瑟的衰草之外，到處靜悄悄地那有半個生物的影子。

李玄等人自信內力修爲方面，已有極高的火候，目力自較常人强得多多，故此在這清幽的月色之下，最低限度亦可遠望到三數里範圍內的一草一木，一動一靜。

他們自聽到笑聲以迄出洞察看，前後不到一瞬之間，而發笑之人竟然失去了踪跡，這豈非怪事？

李玄低哼一聲，怪叫道：「我倒不信有這等怪事，咱們搜搜。」

韓劍平和藍啓明當然也有同樣的想法，是以李玄話剛說完，已是不約而同地齊展身形，分散開來，朝三個不同的方向搜索下去。

不消半盞熱茶工夫，他們已將週圍三里以外的一草一木都搜索了一遍，但竟然毫無所獲，空手而回。

顯然，那發笑之人業已遠離了這個範圍，消逝無踪。

李玄搔着那一頭蓬鬆的亂髮，同了韓劍平和藍啓明重又同進山洞，口中喃喃自語道：「丟人，丟人，唉！簡直丟人到家了……」

藍啓明笑着坐下來，道：「二哥說得一點也不錯，我們把一個躲在身邊的人，都攬丟了，當眞是名符其實的的丟人呢！」

李玄取下了背着的大酒葫蘆，猛喝一口，怪眼一瞪藍啓明，喝道：「小五，你說甚麼風涼話？快動動腦筋把這件事情研究一下才是正經。」

藍啓明道：「二哥要怎樣研究？」

李玄怪眼一翻，道：「首先當然是研究這發笑之人是誰？其次是發笑的動機何在？然後便判斷此人發笑之後，又躲到甚麼地方去了，我們把三件事情研究清楚，最後方能決定如何對付的策略，這些難道你藍小五不同意麼？」

藍啓明連連點頭笑道：「祇要是二哥說的話，我那有不同意之理？」

目光一轉，望着韓劍平笑道：「四哥，你可聽出那發笑之人是誰？」

韓劍平道：「那笑聲輕而且脆，分明是個女人無疑。」

藍啓明笑道：「這一點四哥縱然不說，我和二哥也都聽得出來，但主要問題，這個女人是誰呢？」

韓劍平搖頭道：「這就難說了，因爲自從『九疑魔宮』一會，至今和我們有關係的女人，共有七個之多，怎能單憑那一聲輕笑來加以判斷呢？」

藍啓明笑道：「既然有了範圍，事情就比較好辦，四哥不妨把這七個女人逐個提出來，大家研究研究。」

韓劍平略一尋思，道：「第一個當然是白姑娘了。」

李玄搖頭道：「白牡丹姑娘的輕功，相信也不會有這樣高明，她怎能在一瞬之間，遠離了我們的眼睛。」

韓劍平接道：「第二個是『毒手西施』施小萍，那發笑之人她的可能性最大。」

李玄點了點頭，道：「這個的確值得考慮，其餘呢？」

韓劍平道：「第三位乃是與我們曾有一面之緣，名列諸葛飛瓊手下『雙奇一怪』的『鬼爪神婆』孟瑜。」

李玄搖頭道：「那孟婆子年事已高，不可能發得出那樣輕脆的笑聲來。」

韓劍平也點頭表示同意地又道：「這第四個也頗有可能性，她是諸葛飛瓊的手下，譽稱『玉女金童』的『玉女』。」

李玄「唔」了一聲，點點頭道：「第五個呢？」

韓劍平道：「這第五個我們雖然聞名，並且又是敵對之人，但却是不會見過面的『神拂魔尼』玉師太。」

藍啓明連連搖頭道：「這個魔尼可以不必考慮，因爲她這時候恐怕正與『神劍魔道』顧凌霄，『神環魔僧』通化頭陀一同閉關，研練絕學來對付我們，怎有閒暇來這裏發笑？」

韓劍平道：「五弟之言有理，這第六個我們也是祇聞其名，而不曾見面，她便是……便是……」

不知怎地，竟覺得臉孔微微發燒，吶吶說不出口來。

藍啓明一笑，接口道：「是不是與四哥有送袍贈簫之情的『魔鈴公主』諸葛飛瓊？」

韓劍平俊臉一紅，默然頷首。

李玄怪笑道：「有意思，我認爲這女魔頭的確有很大嫌疑。」

藍啓明眼望着韓劍平，頗含深意的笑問道：「四哥，這最後一個呢？」

韓劍平神色一整，目注李玄道：「這最後一位便是二哥剛才提到過的何可人八妹。」

李玄「嗯」了一聲，還未開口，藍啓明已連連搖頭，眼望韓劍平，笑道：「不對不對，此人若是何八妹時，怕不早就進來和四哥見面了。」

韓劍平俊臉又是一紅，說道：「五弟就是愛吃我的豆腐，難道八妹就不和你同二哥見面了麼？」

李玄沉吟道：「若以此人的輕功造詣而論，的確除了何八妹以外，放眼當今武林，是沒有第二個女人能够達到的，但如果是她，又沒有不和我們見面之理，這一層委實令人猜想不透。」

藍啓明屈指一算，說道：「這七個女人當中，除開白姑娘，『鬼爪奇婆』孟瑜，『神劍魔尼』王師太以及何八妹不算，剩下來可能性較大的便祇有『毒手西施』施小萍，『魔鈴公主』諸葛飛瓊和她手下的『玉女』了，但我認爲那施小萍的輕功，也未必會有這高的造詣，所以大可不必考慮把她列入」

話聲微頓，又復神秘地笑了笑道：「至於諸葛飛瓊手下的『玉女』，在目前雖還不知是友是敵，但從她一路上都對我們表示好感的情形看來，則那一聲輕笑，倒不見得有甚麼惡意存在，二哥以爲對麼？」

李玄凝思了一會，點頭緩緩說道：「小五分析得固然有理，但我認爲那人不遲不早，偏偏在我說何八妹的名字時發出笑聲，可見其中必然有點文章，仍有研究的必要。」

韓劍平點頭道：「二哥之言也有道理，但不知她那一聲輕笑，是笑二哥抑是笑八妹？」

藍啓明目注李玄，莊容問道：「二哥，你能確定那擊傷施不施，替你解圍的白面書生就是何八妹？」

李玄沉吟道：「這個……我祇能說那白面書生很像何八妹，但不能肯定就是她」

韓劍平道：「當時究竟是怎麼回事？二哥還記得麼？」

李玄「唉」了一聲，道：「那一天我跟着施不施離開了你和白姑娘到施家堡的路上，施不施竟食言背信，打算使我不等到了施家堡便死在他的手中」

韓劍平插嘴道：「憑二哥的功力，又怎會輸給那魔頭的呢？」

李玄尷尬一笑，道：「若論我的功力，當然不會輸給他，可是，那天晚上在秘魔莊中，不但連經『秘魔四煞』的車輪大戰，還耗了不少精神才闖出那道『秘魔門』，是以在那座破廟中見到你們的時候，耗損的元氣仍未恢復過來……」

藍啓明詫道：「那麼，他們爲何不就在破廟中和你動手呢？」

李玄「哼」了一聲，道：「那時候，他一方面被我拿他說過的話套住，一方面還看不透我的眞力究竟損耗到甚麼程度，故此才假裝大方地答應替老四醫治，目的是想把我誘到施家堡去下手整我。」

藍啓明笑道：「二哥可是在路上便露出了眞力不繼的跡象，遂提前動手是麼？」

李玄點頭咬牙道：「也祇有這種以魔爲號之人才有這般不要臉的行爲和卑鄙的心腸。」

話聲微頓，回憶地說道：「當時，我和他力拚了幾掌之後，便覺頭昏眼花地眞力不濟，眼看就要當場落敗之際，那似是何八妹的白面書生突然出現，祇一伸手就將施不施震傷倒地，然後即如神龍見首不見尾般消逝無踪……」

韓劍平插嘴道：「難道二哥那時沒有出聲

招呼他留步麼？」

李玄嘆道：「我那時候正自運功壓抑胸中翻湧的氣血，一時來不及出聲招呼，等到我能開口時，人已不見了。」

藍啓明道：「既然施不施已受傷倒地，二哥為何不趁機將他制住，或是返回來也好，怎麼還送他到施家堡去？」

李玄「嘿」然笑道：「若不是我老二一念之慈，適時把這魔頭送到施家堡，則你和老四兩人就慘了，你還好意思說麼？」

韓劍平點頭嘆道：「二哥說得一點不差，今天若不是二哥及時趕到，則我們這輩子就不用混了。照此看來那白面書生僅將施不施擊傷而不取其性命之舉，似乎早料到這一步了。」

藍啓明默然半晌，又道：「那麼，二哥對那白面書生是不是何八妹以及適才發笑之人是誰，這二者有何關係？是否有了結論？」

李玄搖頭道：「目前還沒有，不過將來見到何八妹時，這個謎底便不難揭曉了。」

藍啓明道：「既然如此，我們也就用不着多費心思去推測了，下一步我們該研究的是到何處去，二哥可有甚麼打算？」

李玄方自沉吟，韓劍平已屈指算道：「照目前的情形算來，已距白姑娘到『龍門帮』去赴約之期不遠，我們無論她是否會去赴約，似乎也應該去一次『濟陽府』看看才能放心。」

李玄點頭道：「老四之言有理，同時，我對那『魔心秀士』古玉奇還有點不服氣，等『龍門帮』的事情一了，我打算再到『秘魔莊』去，明正旗鼓地拜候那魔頭，好歹也要出一出這口窩囊氣！」

藍啓明軒眉道：「還有那個自稱是雙龍堡大堡主公孫昇師叔的土老頭兒呢？我也打算到嶗山『雙龍堡』走一走，若不把這事弄個明白，奪回那柄『芭蕉鐵扇』，則這口窩囊氣也實在忍受不了。」

韓劍平笑道：「還有那『莫邪島主』冷威的約會，時間差不多快到了，正好順便多跑點路，到『莫邪島』觀光一番。」

李玄怪聲笑道：「妙極妙極！想不到我們這次北上幽燕之遊，當眞熱鬧得很，如今事不宜遲，趁這大好月色，動身上路吧！」

於是，三人離開了桐柏山，連夜取道，又復回頭朝山東進發……

十月，雖是小陽春，但北方已是朔風初起了。

一路無事，在初九這天，李玄等人已來到黃河岸邊，對岸便是「濟陽府」城，城的「飛龍驛」，就是「龍門帮」的總舵。

這時，天已黃昏，渡口正有一艘船，載了三個腰佩長刀的藍衣大漢，梢公方自解纜，正待開始……

韓劍平忙高聲喚道：「船家請等一等，我們也要渡河。」

口中說着，已自同了李玄、藍啓明，縱身躍上渡船。

那三個藍衣大漢目睹韓劍平等人的靈妙身法，臉上都不禁掠過一絲驚懼之色，互相看了一眼。

那梢公却毫不動容地說道：「三位請坐穩了。」

便自把手中長篙一點碼頭，將渡船撐開，朝對岸駛去。

李玄等人把這一切瞧在眼裏，却彷如未覺地自顧縱目觀賞這黃河景色。

此際，一抹落日餘暉，斜照天邊，映着滾滾東流的濁水，反射出萬道金霞，愈顯得波濤壯闊，遙望兩岸，却是一片土黃，沒有一株樹，沒有一根草，除了拂衣的寒風，更不見半點人烟，令人心中感到說不出的荒涼悲寂。

那梢公在船尾雙手搖櫓，有節奏地搖着，渡船在浪濤之中，却是平穩無比地破浪前進。

約莫一盞熱茶時光，船已將抵中流，天邊的晚霞由濃而淡，祇剩下灰濛濛一片陰影，兩邊的河岸，也漸漸顯得模糊了。

寬闊的河面上，令人愈感孤寂淒涼！

那三個藍衣大漢互相望了一眼，便霍地一齊站了起來，由當中的一個黑臉的大漢對李玄等人抱拳開口道：「俺們奉了總舵命令，在這船上迎接三位俠駕，請勿嫌怠慢之罪！」

李玄怪笑一聲道：「好說，好說，三位是否黃總舵主的屬下？」

黑臉大漢道：「不錯。」

李玄笑道：「那就不用客氣，有話儘管坐下來說便了。」

黑臉大漢抱拳道：「並非俺們客氣，實在俺們奉命，祇迎接三位的六陽魁首到總舵跟敝總舵主相見，三位還望將就一些才好。」

李玄怪笑道：「很好，但你們自信能辦得到麼？」

黑臉大漢獰笑一聲，喝道：「本來俺們以為用不着費許多手脚，但祇怪三位的武功太高，所以才請原諒怠慢之罪……」

李玄怪笑接口道：「那麼，閣下打算怎麼樣？」

黑臉大漢又復一聲獰笑，大喝道：「俺們擰要請三位先灌一肚皮黃河泥湯再說。」

話聲一落，一打手式，連同其餘的兩名藍衣大漢，齊地一擰身，迅快絕倫地竄落河中。

這三名大漢不但身法俐落，尤其身子入水之際，聲息毫無，浪花不濺，足證水性方面，更有驚人的造詣。

李玄等人不禁齊聲讚道：「好水性！」

那梢公這時也停止搖櫓，蹲在船尾，目光烱烱地注視着李玄等人，一任這艘渡船隨波漂流。

李玄望了梢公一眼，怪笑道：「怎樣？朋友為何不跟他們一同下水去洗澡？」

那梢公冷笑一聲，道：「忙甚麼？等他們請不動三位時，本舵主再出手不遲。」

藍啓明軒眉冷笑道：「到那時候，朋友恐怕沒有機會了。」

說話之間，祇聽「嘩啦」水響，那三名藍衣大漢已自水中冒出半截身子來，在距離渡船約有一丈之遙，分三面將船圍住。

這三人此際都已脫下藍衣，露出一身密縫緊裹，烏光發亮的油綢水靠，仍然是那黑臉大漢開口喝道：「朋友們！是識相點自己下來？抑是要俺兄弟相請？」

李玄怪笑連聲道：「朋友用不着客氣，我老化子先敬你一頓，你看味道如何？」

笑喝聲中，神功早聚，右手一抬，中指倏地一彈，一縷勁厲無儔的指風，朝那黑臉大漢激射過去。

黑臉大漢做夢也沒料到敵人的武功，竟高得如此出奇，能以指風暗勁傷人於尋丈之外。

他登時怒吼了一聲，胸前「七坎」重穴如被千鈞一擊，身子一個仰翻，口中鮮血狂噴，連掙扎一下都沒有，便立為滔滔濁水捲去，消失不見。其餘兩名大漢，眼看同黨慘死之狀，那裏還敢把身子露出水面？均猛一縮身，潛入水中。李玄轉過頭來，目注那蹲在船尾的梢公怪笑道：「朋友是自己下去？抑是由我老化子請你下去？」

梢公冷冷笑道：「區區『彈指神通』一類功夫，還嚇不倒我，時間還早，走着瞧吧！」

這時，渡船在黃河中流，已漂到一處險惡的急灘，波濤澎湃翻騰的聲音，轟轟不絕。

尤其是那一波接一波而來的如山浪頭，打得船身不停地急劇起伏，搖幌得甚為厲害。

同時，天色也逐漸的暗了下來。

就在此際，忽聽「哧」的一響，船底突然透出半截長刀。

顯然，那兩名大漢正在水底下施展手脚。

李玄一聲怪笑，不等這半截長刀有所絞動，猛地一俯身，伸出右手，食、中二指一夾刀刃，暗運「借物傳力」絕頂神功，「先天無形罡氣」立如江河堤決一般，狂猛地從長刀透傳而出。

在水底下的那名大漢，怎禁得起這絕世神功的雷霆一擊，不但整條右臂震成粉碎，並且心脈也登時震斷，狂噴鮮血而亡。

蹲在船尾的梢公，眼見水面上血花直冒，情知同黨又死了一個，不由心頭大震，大喝一聲道：「本舵主失陪了！」

喝聲中，長櫓猛力一搖一震，「軋」的一聲暴響過處，船的尾部突然脫離了船身，像箭一般飛駛開去，瞬即已遠出數丈之外。

那剩下來的大半段船身，因為沒有了舵的關係，登時在水面上團團亂轉起來……

韓劍平一聲長笑，身形微幌，已自卓立在船頭，暗運「千斤墜」微微往下一壓，船身的缺口立時往上一翹，離了水面，阻住河水灌入，一面朗聲大喝道：「無恥鼠輩，看你往那裏逃？」

喝聲中，猛運「鐵袖神功」，一雙大袖交互朝身後拂出兩股狂風，催得這大半段渡船，飛也似地朝那梢公追去。

那梢公眼見這一着依然毫無用處，不由驚上加駭，一面狂搖長櫓，駕着船尾在河面上迂迴閃躲，一面口中縱聲狂笑道：「朋友們的功夫雖好，但在這茫茫大河上，瞧你們能支持到幾時……」

李玄等人見這梢公駕着半段船尾，在河面上操縱自如，運轉如飛，情知一時間決難將他追及，同時，眼見暮靄四合，夜幕將降，暗忖自己這方面，三人的水功都不怎麼高明，萬一對方攪甚麼花樣，把僅堪立足的半段船身弄壞，則落在這茫茫濁水之中，便是一場天大笑話了。

忖念及此，李玄便對韓劍平打了一個手勢，示意放棄追逐那梢公，速即向對岸駛去。

韓劍平心中也早有這打算，遂將大袖拂出之勢一變，掉轉船身，朝對岸駛去。

那知……

船身的方向剛剛改變，突聽藍啓明一聲清喝：「船底有鬼，快快飛身離開！」

叫聲中，他人已破空直掠而起。

李玄和韓劍平見他如此情急，當下，也無暇追問究竟，齊地雙臂一抖筆直縱向空中……

就在他們的脚底剛離開艙板之頃，陡聽「轟」然一聲巨響起處，從船底爆出一團火花，浪花山湧之中，這半段船身，已被炸成粉碎。

李玄和韓劍平因縱起得較遲，也禁不住被那巨大的震爆之力，震得身子搖幌，幾乎落在水中。

此際，他們三個人都虛懸在半空，縱目下視，見那段船身祇剩了幾小塊破木板在河上漂浮着，但這樣的小木板，也僅能暫作落脚借力之用，若要藉以渡過寬達數里的河面，則勢比登天還難。

李玄心念電轉，立時打好了主意，當下一面飄身落在一塊小木板上，一面發出一掌，向藍啓明推去。

藍啓明也是個聰明透頂的人，李玄心中所想的事兒，他也立即便有所悟會。

這時，瞥見李玄發掌推來，遂立即十分迅捷地，拍出一掌。

就在兩人掌力凌空互合之際，便借着李玄的雄偉氣勁，身子像根脫弦急箭一般，劃空向那乘有梢公的半段船尾射去。

那梢公搖着半段的船尾，正在距離李玄等人七八丈以外，打算來個穩坐釣魚台，或是「黃鶴樓上看翻船」地，欣賞敵人一一墜落水中的趣劇，根本未曾料到對方竟會想出這種絕招，使本已懸空的身子，凌虛飛渡出這遠距離，並且來勢更快得驚人，根本不容人有任何考慮應變的機會，藍啓明已如飛將軍一般，從天而降。

祇聽得一聲怒吼，那梢公雙足一登船板，身子擦着水面，疾掠而出，躲過了藍啓明的凌空一擊，竟自棄船而逃，「刷」地潛入水中。

藍啓明飄身落在半段船尾之上，抓過長櫓，一陣疾搖，駛到李玄和韓劍平停身的小木板附近，把他們接上船來。

此際，夜幕低垂，明月未出，大河面上，一片漆黑，耳中但聞浪濤澎湃的咆哮之聲，令人茫然不知置身何處？

李玄上了船尾，便立即命令藍啓明摸着大致方向，朝對岸搖去……

韓劍平皺眉道：「二哥，敵人尚有兩個藏在水裏，萬一又出花樣，連這半段船尾也給弄沉，豈不糟了……」

話剛至此，陡然聞得從黑暗中傳來那梢公的一聲獰笑道：「你這位大俠說得一點不差，本舵主這就要伺候你們下去洗澡了。」

李玄大喝一聲，揮掌對準話聲來處，凝勁擊去。

一股勁厲無儔，力逾千鈞的掌風到處，只聽「轟隆」一聲，擊撞怒濤山立，水雨四飛，但却未見敵人有半點反應。

顯然，那梢公發話以後，立即變更藏身之所，游去了別的地方。

韓劍平急道：「這樣不行，我們要分一人，下到水裏，護住船底才好。」

李玄陡有所憶，伸手打了自己一記耳光，向藍啓明怪叫道：「我們眞成了一羣笨瓜，小五，你快將那顆功能辟水的『寒犀寶珠』，交給韓老四。」

一言提醒了藍啓明，不由也暗罵自己太過胡塗，身懷至寶，竟不知道取出應用。

當下，他趕緊伸手入懷，取了「寒犀寶珠」，向韓劍平遞去。

韓劍平接過「寒犀寶珠」，含在口中，反手撤出那根「陰沉竹玉屏簫」縱身竄落水中。

他半截身子，剛一入水，「寒犀寶珠」便立生靈效。

見那渾濁黃流之中，陡地泛起了一團碧綠光華，照耀得尋丈之內，纖毫畢現。

尤其環繞韓劍平頭部，及半截身子的河水，立為寶珠之力逼開，週圍數尺之內，竟然滴水皆無。

也就在珠光乍亮之際，數丈外的水底下，有條人影，比游魚還疾地，朝船底衝來，迅即進入了珠光所照的範圍以內。

此人正是那自稱舵主的梢公，他手中握着一個特製的圓筒，打算從水底潛來加以襲擊。

誰知，敵人竟持有這種能避水發光的罕世奇珍，不由驚得心胆皆寒，呆了一呆，便雙足蹬處，轉身欲逃。

韓劍平一眼瞥見，更不怠慢，手腕翻處，「陰沉竹玉屏簫」疾如閃電點出。

「嘶」然銳響聲中，「先天太乙眞氣」已化作一縷勁急罡風，從簫上激射而出，將河水逼開一條水路，挾雷霆萬鈞之勢，朝那梢公襲去。

在水中搏鬥，因有阻力關係，自然閃避之間，較難靈活，何況韓劍平是適時發動，距離甚近，就算那梢公水性再好，也難逃此刦！

他拚命一閃，仍為那縷「先天太乙眞氣」

所化的水流囊中，祇張口噴出一片血花，便爲滾滾狂流捲去，消失不見。

韓劍平再復略候，仍未見另外那名大漢再來襲擊。

估量他定已喪胆逃去，遂略提眞氣，竄身出水。

李玄笑問道：「如何？都解決了麼？」

韓劍平吐出「寒犀寶珠」，交還給藍啓明，並將水下之事，說了一遍。

李玄想了一想，側向藍啓明道：「那小賊大概是逃回報迅去了，小五還是加點勁兒，前搖攏岸，免得夜長夢短，在這大河激流之中，畢竟難於應付。」

那知……

就在他說話之間，黑暗中陡聽「噹」的一記鑼聲，數十道强烈孔明燈光，從四面而來，集中照射在李玄等人身上。

李玄大叫一聲：「不好，趕緊運功護身，快往前衝。」

話猶未了，空際又傳來了「噹」的一聲鑼響。

接着，「錚，錚，錚」地崩簧之聲大作，無數弩箭像狂風驟雨一樣，從四面射將過來。

李玄和韓劍平一閃身形，將藍啓明護在當中，鐵拐與竹簫齊揮，對那些如雨弩箭，加以遮攔撥打。

藍啓明則長櫓狂搖，駕着半段船尾，對準當面的孔明燈光撞去。

一時間，「錚……錚」與「叮……叮」之聲，響成一片，空中但見火花四濺，水面則見浪雨狂飛，交織成一幅極壯觀的畫面。

無數弩箭，均被李玄與韓劍平手中兵刃暨所凝眞氣罡勁，撥打震落河中。可是，那從孔明燈光之後，所發射的弩箭，就像是永無休止地，一波接一波，連綿不絕，猛射過來，逼得李玄和韓劍平連喘口氣兒的工夫都騰不出來。

同時，那數十道孔明燈光，也移動得靈活無比，一任藍啓明所駕的半段船尾，衝駛得如何迅快，却始終都保持了一段距離，不讓他們逼近。

在這種情形之下，就算李玄與韓劍平功力何等深厚？若再相持下去，也必有力盡之時。

那時，只要稍爲疏忽，露出了半點空隙，便將抱恨終生，葬身於亂箭之下。

李玄等人，越抵禦越覺心寒，齊齊大喝一聲，正打算各展神威，盡聚生平修爲，縱出身形與敵人一拚之際，突又有奇蹟發生……

只見有一道孔明燈光，突地晃了一晃，隨聽「噗通」一聲巨响，這道燈光便翻落水中，倏地熄滅。

第二道……第三道……第四道……

但聽「噗通」、「噗通」巨响，連連不絕，孔明燈光也隨之一道道地消失不見。其餘的燈光，登時大亂，紛紛捨了李玄等人，朝河面上到處亂照。

那些蝟集弩箭，也因失去目標，不得不停止發射。

水面上，有不少小舢舨，已然船底朝天，隨波逐流，一隻隻地沉了下去。

李玄等人見此情形，心知一定是來了水功極高的救星，在水中施展手脚，將這許多小船弄翻，不由精神大振。

藍啓明長櫓搖處，催動所駛的半截船尾，覷準距離最近的一艘載有孔明燈的小船撞去。

那知……

「噹」的又是一聲鑼响，所有的孔明燈光，竟「刷」地一齊熄滅，大河面上，又成了一片漆黑。

緊接着一陣「嘩啦嘩啦」的槳櫓之聲過處，四外也恢復了原來寂靜。

夜風蕭蕭，驚濤拍拍……

李玄等人萬沒料到敵人竟退得如此迅速乾淨，俱不禁爲之一怔！

就在此時，黑暗中又是「噹」的一聲，第三記鑼響。

大河上，立時燈光通明，照耀得幾乎宛如白晝。

李玄等人不禁又是一愕，擧頭注目看去，燈光照耀下，一排三艘大型華麗樓船，迎面疾駛而來，相距已不甚遠。

中央一艘大船的船頭之上，卓立着一個貌相奇古的長髯老叟，正是那統領黃河兩岸，水陸各碼頭的「龍門帮」總舵主「濁水神龍」黃戎。

黃戎擧手一揮，三艘大船立時停住，然後向李玄等人抱拳一禮，呵呵大笑說道：「老夫接駕來遲，連累三位大俠，受了不少虛驚，尚請恕罪才好。」

李玄怪笑道：「黃老兄說得好輕鬆，難道剛才在黑暗中以鑼聲發號施令的不是你麼？」

黃戎微微一笑道：「實是下屬無知，誤會了老夫的命令，以致多有冒犯，待會兒罰老夫多敬三位幾杯美酒，也就是了。」

李玄又復怪笑幾聲道：「既有酒喝，我老化子倒不好意思多抱怨了，但黃老兄如此破費，不成了俗語所說的『賠了夫人又折兵』？」

黃戎大笑道：「李大俠說那裏話來，請請，快請上船一敍……」

說至此處，他又抱拳深深一揖。

李玄向韓劍平、藍啓明看了一眼，怪笑說道：「老四，小五，黃老兄既然雅意拳拳，我們就叨擾他一頓，把五臟廟修補修補也好。」

說完，便當先縱上大船。

韓劍平和藍啓明心頭會意，遂將眞氣暗凝，留神戒備地齊展輕功，隨在李玄身後飛掠上大船。

那知，他們剛一落在船頭，目光觸處，竟不禁都是一愕。

祇見黃戎身後侍立着他的師侄于洪蛟。

此人明明是中了白牡丹的「羅刹追魂刺」，絲毫動彈不得，如今隨着黃戎出來，則他膝蓋關節上的兩根「羅刹追魂刺」必已取出無疑了。

但此種獨門暗器，相信除了白牡丹本人以外，大概也沒有旁人能取得出來，那麼白牡丹是否已經來了？

李玄等人再次閃目四顧，船頭上盡是藍衣大漢，那有白牡丹的影子？

他們不由又是一陣嘀咕，心中暗道：「這就怪了，白姑娘如果已經來了的話，斷無不出來相見之理，莫非……」

祇聽黃戎又是一陣呵呵大笑道：「河上風冷，三位快請進艙奉酒。」

李玄怪眼一翻，喝道：「不忙！」

伸手一指于洪蛟，怪笑又道：「令師侄既已能走動，顯見白姑娘已遵守諾言，來將那兩根『羅刹追魂刺』取出了，是麼？」

黃戎微微一笑道：「不錯。」

李玄怪眼一瞪，注定黃戎，沉聲道：「白姑娘呢？她是否已經離去了？」

黃戎微笑道：「李大俠用不着這般性急，且進艙去休息休息，順便見見幾位老朋友，再說不遲。……」

「老朋友？」

李玄等人聽得一怔，忖道：「是甚麼老朋友……」

這時，黃戎已退到一旁，拱手肅客。

李玄等人自是不便再開口詢問，免得讓對方笑他們心虛胆怯，遂略爲謙遜，便昂然擧步，一齊跨進艙中。

燈光照耀下，李玄等人目光觸處，不禁又復一愕，齊地暗叫一聲：「怪！這些人怎會聚在一起？」

祇見艙中已然擺開了一桌豐盛的筵席，席上竟坐着「三眼煞神」楊九思，「神棍震天」孫化石，「奪魄神判」獨孤喬，「朝陽堡主」馬騰，以及一個背插奇形長劍，身穿玄色道袍，貌相兇猛的中年道人，一個枯乾瘦小的黃衣老者。

這六個人當中，除了那中年道人和黃衣老者不曾見過之外，那獨孤喬、馬騰與黃戎一黨，自是不足爲奇，怪就怪在楊九思和孫化石這兩人，一個是「秘魔莊」的總管，一個是「九疑魔宮」的「藍面魔君」呼延酉的心腹，按理說應該都是黃戎的敵人，又怎同坐一起？

這種局面，豈非令人難以理解？

李玄等人，心中方自暗忖思，黃戎業已領着于洪蛟跟進艙來，連聲笑道：「這幾位老朋友相候已久，三位大俠快請落座。」

李玄、韓劍平、藍啓明雖然情知宴無好宴，但到了這種地步，也祇好暫將滿腹疑團抛開，泰然含笑稱謝，就在「濁水神龍」黃戎的揖讓下，坐了上首的三個席位。

他們就座之際，祇有獨孤喬和馬騰略爲欠身相迎之外，楊九思等人却是面露冷笑，理也不理。

那于洪蛟也在下首一個空位坐了下來。

黃戎待衆人坐定，便向兩旁侍候的藍衣大漢一擺手，道：「傳令下去，開船，上菜！」

那兩名藍衣大漢齊聲躬身應是，一奔艙外，一奔艙裏，傳達開船、上菜的命令。

黃戎發佈了命令之後，便含笑側顧李玄等人道：「座中多半都是三位大俠的舊識，祇有兩位……」

說時，目光一掃那中年道人與黃衣老者，續道：「可能還不曾見過吧？」

李玄搖頭道：「請恕我們眼拙，黃老兄可否引介一下？」

黃戎呵呵笑道：「可以可以，說起來都不是外人。」

伸手一指那中年道人，笑道：「這位道兄乃威震武林，號稱『方外三魔』當中，『神劍魔道』顧道長的師弟，姓金名亮，江湖賀號『喪門劍客』。」

李玄等人聽得不由一愕，心道：「這就怪了，黃戎這老賊甚麼時候竟與『方外三魔』又復勾搭上了？」

祇聽黃戎一聲呵呵之後，又朗聲笑道：「這位老兄甚少在江湖走動，是以極少人知道他的威名……」

李玄等人的目光，禁不住隨着話聲，朝那黃衣老者望去，耳邊續聽黃戎說道：「他長年隱居桐柏山施家堡中，受『逆天魔醫』施大俠禮聘爲内堡總管，姓古名燕飛……」

黃衣老者聽了，連連搖頭，笑哈哈地截住道：「夠了！夠了！黃總舵主不必再往下細說，免得貴客們聽了，喝不下酒，吃不下菜，那就不夠意思了。」

李玄怪笑一聲，道：「黃老兄不必說，讓我老化子接下去便了。」

話鋒一轉，目注黃衣老者，怪聲笑道：「古朋友，憑你那幾手『五行掌法』，以及不成氣候的『五行玄功』，就想把人嚇倒了麼？嘿嘿！須知道『五行門』中的幾個老傢伙，如今還在到處找你呢！」

黃衣老者聞言，登時神色微變，「嘿」了一聲，不再開口。

韓劍平和藍啓明聽了，也不禁心頭微微一震。

原來這黃衣老者古燕飛，乃當今武林中業已式微的「五行門」之叛徒，他在十五年前，竟不惜將師兄「五行神翁」展行健陰謀暗害，事後被本門長老發覺，存身不得，遂反叛逃出了「五行門」，在江湖上爲非作歹，闖出了「五行鬼叟」的兇名，但後來經不起本門長老的緊緊追捕，是以沒到兩年，便藏匿不見。

沒料到此人竟然隱身在施家堡中，經過這多年來的埋名隱姓之後，如今胆敢露面出來，想必在功力方面已有某種成就，而且居然與「濁水神龍」黃戎這帮人馬混在一起，顯明地，這幾方面業已有了相當的勾結。

眼前這場面倒並不足令李玄等人憂慮，可慮的是倘若羣魔當眞携手合作，則後果便不容忽視了。

李玄等人心中暗自思量，席面上却已水陸紛陳，盛筵大開。

黃戎忽然乾咳了一聲，目注李玄，含笑問道：「如今筵宴卽將開始，李大俠似乎也應該請貴友上來入席了吧！」

李玄一愣，怪眼一翻道：「黃老兄說的是誰？」

黃戎乾笑道：「李大俠眞會開玩笑，適才在水底下大展神威的不是貴友麼？難道三位好意思在這裏坐享美酒佳肴，却讓貴友飽飲黃河渾水不成？」

李玄「哦」了一聲，方知「濁水神龍」黃戎誤認爲適才在水中弄翻了許多小船之人，是他同來的帮手，當下，心念一轉，遂將錯就錯地怪笑連聲道：「原來黃老兄說的是他們，我老化子倒要謝謝老兄的關懷盛意了！」

黃戎一聽李玄的口氣，似乎水中並不止一人，不由心頭微震，但臉上依舊不以爲意地乾笑點頭道：「好說好說，就煩李大俠代爲邀請上船如何？」

李玄怪笑道：「不要緊！不要緊！他們嘛……其實在水裏泡個三五天也不要緊的，何況這時候，他們……」

說至此處，故意神秘地笑了笑，便住口不語。

這樣一來，不由黃戎狐疑大起，再也按捺不住，一招手，命一個藍衣大漢過來，附耳低聲吩咐了幾句。這藍衣大漢聽完，躬身一禮，便匆匆出艙而去。

李玄等人，俱瞧得心中好笑。

黃戎似乎已略爲放心地轉過頭來，擧起面前酒杯，對李玄等人笑道：「老夫部下適才多有冒犯，老夫自罰三杯，聊以謝罪。」

黃戎說完，一連乾了三大杯，然後又復擧杯莊容道：「這杯是老夫誠心相敬，三位大俠請。」

李玄用手按住酒杯，目注黃戎，怪笑說道：「慢來，我老化子有句話兒想問，希望黃老兄坦誠答覆。」

黃戎含笑道：「李大俠有甚麼話，儘管吩咐就是，能夠說的，老夫自當坦誠相告。」

李玄目光一掃席上的酒菜，然後注定黃戎，沉聲道：「黃老兄是眞的請我們吃喝麼？」

黃戎臉色一凛，也沉聲反問道：「李大俠爲何如此說法，莫非認爲這些酒菜之中，下有毒藥？」

李玄怪笑道：「差不多，因爲我們上人惡當的次數太多，不得不先行問個清楚。」

黃戎聽得大笑幾聲，然後神情一肅說道：「不錯，老夫確有與三位爲敵之心，但老夫乃何等身份之人，豈會作此下流勾當，此外，老夫對用毒之事，亦非所長，三位請放寬心，盡量享用。」

這番話兒，祇聽得「神棍震天」孫化石和那「五行鬼叟」古燕飛的臉上，都不禁微微一熱，雙雙橫了黃戎一眼。

皆因「九疑魔宮」與「施家堡」兩處，以前均曾於酒菜中下毒，暗算過李玄等人，如今黃戎這一自我表白，固然是言者無心，但聽者自然會有點不大舒服了。

李玄拇指雙翹，怪叫了聲「好」，側顧韓劍平、藍啓明道：「老四、小五，主人既已立下保單，我們就放心大胆地，修補修補五臟廟兒便了。」

當下，賓主雙方互相敬酒之後，便都開懷吃喝起來。

一直吃到最後一道甜點，端上席來，李玄方用手背，一抹嘴唇，並拍拍肚皮，目注黃戎，怪聲笑道：「多謝主人厚賜，如今酒足飯飽之餘，我老化子又有一句話兒，想請黃老兄坦誠相告。」

黃戎放下筷子，含笑說道：「李大俠有話請講。」

李玄道：「請問白牡丹姑娘是否已安然離去？」

黃戎搖了搖頭。

韓劍平見狀，大爲緊張，不等李玄開口便搶先問道：「她如今何在？」

黃戎瞧了韓劍平一眼，含笑道：「關於這問題的答案，我以爲在目前的情形下，尚非宣佈之時，請韓大俠恕老夫方命之罪。」

李玄悄悄在桌下踢了韓劍平一脚，示意他稍安勿躁，然後目注黃戎道：「好，旁的問題，暫時不談，我老化子祇想知道她目前是死的？還是活的？」

黃戎道：「是活的。」

李玄怪笑道：「請問黃老兄，你究竟有何打算？」

黃戎笑道：「原本老夫也沒有甚麼打算，但後來獲知三位要蒞臨敝帮之訊……嘿嘿……老夫可就有了打算了。」

李玄道：「你的如意算盤，怎樣打法，不妨說來聽聽。」

黃戎笑道：「很簡單，祇要這位藍大俠把那『水火明珠』與『辟邪玉佛』，拿來還我，我就還給你們一個活生生的白姑娘。」

李玄點頭笑道：「這主意倒不錯，但我們接回了白姑娘以後，又如何呢？」

黃戎笑道：「然後麼……」

目光一掃楊九思等人，接着笑道：「……就得看這幾位老朋友的意思了。」

韓劍平怒道：「豈有此理，你簡直……」

李玄怪叫笑道：「老四，你且慢發火，先聽完這幾位朋友的意思如何，再說不遲。」

那「青風帮」的總管獨孤喬微微一笑說道：「兄弟和馬大堡主沒有甚麼意見。」

「五行鬼叟」古燕飛「哼」了一聲，目注李玄，冷冷說道：「敝堡外堡總管南宮雲飛，多蒙李大俠成全，老夫甚願能領教領教閣下的『先天無形罡氣』，到了甚麼火候？」

李玄怪笑道：「這個都不成問題，我老化子生平最愛動手打架，古朋友的心願，一定可以達成。」

那「喪門劍客」金亮，却把一雙兇光四射的眼神，來回一掃韓劍平和藍啓明，暴聲喝道：「我師兄曾有兩個手下，受過你二人恩惠，今日適逢其會，我應該答謝答謝你們。」

韓劍平軒眉朗聲道：「金朋友的盛意，我弟兄接下就是。」

李玄一聲怪笑，目光覷定楊九思道：「楊總管，你呢？你又有甚麼心願，不妨說出。」

楊九思冷笑道：「李老化子不必作死，楊九思從來不喜歡打落水狗，你如果躲得過今日這塲刦數，我再找你算帳。」

李玄笑道：「好個寬宏大量的楊總管，我老化子倒要好好謝你才對。」

韓劍平想起昔日在「九疑魔宮」，被孫化石擊碎白玉笛之恨，遂將兩道湛湛眼神注定孫化石，道：「韓某自不量力，打算再度領教幾招『兩儀金棍』上的絕學，孫朋友是否有此興趣？」

孫化石傲然道：「九疑魔宮一搏之後，孫化石久欲與韓大俠再決雌雄，如今韓大俠既有雅意，孫某自當奉陪。」

李玄向黃戎問道：「黃老兄，這幾位朋友的意思，已然表達，你還有沒有甚麼補充？」

黃戎笑道：「如此盛會，老夫若不向三位領教幾招絕學，又怎對得起那幾位葬身河底的敝帮弟兄？」

李玄怪眼一翻，沉聲道：「好，連你算上，一共五位，我們弟兄統統接下了。」

黃戎大拇指一豎，笑道：「李大俠的確是快人快語，那麼關於白姑娘……」

李玄道：「關於白姑娘之事，且留到後面再談，我們且先將老兄和這[illegible]位朋友的心願，一一淸了，免得拖泥帶水，令人心煩。」

黃戎聞言，不由面露遲疑之色，沉吟說道：「這個……」

孫化石與古燕飛却齊聯說道：「李大俠之言有理，反正結果都是一樣，黃總舵主不必多攷慮了。」

黃戎本存私心，希望先將「水火明珠」與「辟邪玉佛」等兩件至寶，勒索到手，然後再讓李玄等人與孫化石等搏鬥，自己便可見機行事，坐收漁利。

如今，因聽孫化石與古燕飛業已將話點明，遂祇好吩咐一名藍衣大漢傳令停船，佈置較技塲所。

過了一會，那藍衣大漢進艙覆命，一切業已準備完妥。

黃戎這才離座起身，含笑禮讓衆人走出艙來。

李玄等步出艙門，閃目一看，但見三艘大船，船頭相對，作三角形停泊在黃河中央，船頭上面，用木板鋪了一塊丈許方圓的平台，四週燈光照耀得如同白晝。

半輪明月，斜掛天邊，清輝與燈光交映在滔滔濁流之上，別有一番景象。

李玄一面觀看，一面暗用「蟻語傳聲」功力，向韓劍平、藍啓明二人說道：「今日之局，並非一般較技可比，動手時，除了黃戎老賊之外，應儘量施展殺手，速戰速決，不應慈悲客氣！」

韓劍平點頭示意，目注孫化石，一抱雙拳，朗聲說道：「韓某不才，願首先領教孫朋友的金棍絕藝。」

話聲落處，身形微晃，已自綽立在平台上面。

孫化石自也不甘示弱，遂對黃戎抱拳笑道：「兄弟有僭先獻醜了。」

說完，便自縱上平台。

黃戎高聲道：「搏鬥之人，倘或失足落水，老夫已備有專人撈救，二位大可放心施展絕藝，不必有所顧慮。」

說時，平台上的韓劍平與孫化石已各將兵刃撒在掌中，互相抱拳，說了一聲「請」，便雙雙遞招出手。

以前，他們二人曾經會過一次，是以這次一動手後，都不再講甚麼客套，雙方齊展絕學，展開了一塲快速搶攻。

孫化石自從在「九疑魔宮」中，被韓劍平自毀玉笛，砸彎「兩儀金棍」後，自覺雖僥倖獲勝，但也勝得太以勉强，遂日夜用功苦練，以備將來再遇韓劍平時，好勝個十拿九穩。

這時，他的兩根金棍，施展開來，果與往日大不相同，但見金霞電閃，隱帶風雷之聲，

勢逾狂風驟雨，掄起來的銳嘯狂飆，直逼尋丈以外，將韓劍平的身形，裹得滴水難透。

但韓劍平手中這根「陰沉竹玉屏簫」，此際施展起來，其威勢又自與上次的白玉笛也不同。

祇見一道碧綠光華，十分輕靈曼妙地，盤旋飛舞於黃雲電海之中，宛似神龍游空般，掣動之間，並還劃起陣陣懾人心魂異嘯。

眨眼間，雙方已互攻了二三十招，戰況更趨激烈，光華亂閃，疾風四捲，已難分人影。

在旁觀戰之人，至此已產生了兩種不同的心情。

黃戎這一方面，大家對「玉笛韓湘」之名，雖然早就如雷貫耳，但實際上均未見識過韓劍平究竟有多高功力，如今親眼目睹，方知名不虛傳。

至於李玄和藍啓明，更是十拿九穩，算定韓劍平必能一雪玉笛被毀之恨，是以神態輕鬆，自行暗調眞氣，充沛內力，準備作下一塲的搏鬥。

雙方的旁觀者既淸，而當局中的「神棍震天」孫化石這次也並不迷，他在凌厲無匹地，一口氣搶攻了二三十招之後，業已看出自己這一番用功苦練，並沒有發生多大用處，敵人的一根翠竹簫，依然招招透過「兩儀金棍」所化黃雲，又狠又準地，襲向身上的要害大穴。

顯然地，敵人無論在功力及招式方面，着着都遠勝過他甚多。

孫化石將敵我之勢，一加判明，心頭寒意立生，遂打了個以進爲退的主意。

他雙手微合，將兩根短棍，接成一根長棍，一聲厲嘯，絕招驟出。

在「撥雲見日」、「趕浪屠蛟」、「橫斷江流」等三式絕招，迴環併發之下，那片電轉黃雲，竟暴漲一倍有奇，立在業已逼近自己的韓劍平身形，又復逼得退了兩步。

黃戎等人，看得不禁大出意料，以爲孫化石果然尚有絕招，均自心中大喜，精神一振。

李玄和藍啓明，却看出韓劍平乃是念念不忘當日敗在孫化石這迴環三招以下之辱，適才遂故意不施殺手，存心要誘逼對方不得不將這三招使出，然後仍以一招「剪雨截烟」，了斷舊帳。

就在黃戎等人，喜得過早，李玄等人心中有數之際，平台之上已然起了變化。

祇聽韓劍平一聲長笑，身形似柳絮搖風，手中翠竹簫劃起一聲銳嘯，在空中一圈一點，疾朝孫化石「兩儀金棍」所化那團黃雲的邊沿一搭。

孫化石正展盡生平絕學，將韓劍平逼開之際，打算見好就收，撤棍停手，再交待幾句塲面話，便告了事。

誰知對方反攻之勢，這樣快速，未容他把金棍撤出，棍端已被翠竹簫搭住，立即似有無窮吸力，動彈不得。

這一來，黃雲驟歛，還原爲一金棍。

韓劍平淸叱一聲：「撒手！」

衆目睽睽之下，孫化石那肯這般聽話，遂也運聚平生之力，雙手緊抓金棍，往回一掙，大喝道：「不見……」

那知他一句「不見得」的最後一個「得」字還未出口，突覺「兩儀金棍」棍端的奇大吸力，竟驟然化作排山倒海之勢，順着棍身，狂湧而來，不但一雙虎口，立被震破，餘勢所及，祇覺雙手從肘到肩，都似被利斧生生砍碎一般，痛徹心脾，忍不住從喉中慘哼一聲，倒退而出。

韓劍平右臂一揮，那根粘在翠竹簫上的「兩儀金棍」，登時化作一道金光，斜飛半空，然後「噗通」一聲，跌落水中。

緊接着又是「鬖」的一聲巨響，平台之下，水花四濺。

原來孫化石在痛極昏迷之下，竟忘了這平台不過丈許方圓，下面則是滔滔黃河，他一連幾個倒退，那裏還有不倒栽入河中之理？

這變化不過一瞬間，直待「兩儀金棍」與孫化石落水的兩聲巨響起處，方將黃戎等人於目瞪口呆中驚醒過來。

黃戎忙一揮手，立有兩名身穿黑油綢水靠的大漢，躍進水中，將那業已痛得昏了過去的孫化石救起。

韓劍平遙對黃戎，略一抱拳道：「韓某一時僥倖，黃總舵主海涵。」

話完，便步下平台，回到李玄這邊。

黃戎勉强笑了一笑，便與衆人察看孫化石的傷勢。

一看之下，方知他雙手從肩膊以下，業已骨斷筋碎，縱能保得住性命，也定必終身殘廢，祇好命人抬進艙中，敷藥救治。

他們這一羣人中，自以「施家堡」與「九疑魔宮」的關係，較爲密切，孫化石這一陣上失風，立時震怒了「五行鬼叟」古燕飛，他陰惻惻地哼了一聲，越衆而前，走上平台，旋身目注李玄，冷冷說道：「李老化子，該你來還債了。」

李玄怪笑一聲，鐵拐一撑，飛身上了平台，縱聲怪笑說道：「我老化子祇有一身虱子，兩貼膏藥，古朋友想要就通給你好了。」

古燕飛冷冷答道：「老夫要你的命！」

李玄故作愁眉苦臉之狀，雙手一攤道：「古朋友，我老化子小鬼不拘，閻王不收，殘羹冷飯早就吃得不想活了，倒眞希望有那位善長仁翁，行行好事，讓我老化子早點離開這骯髒世界哩！」

古燕飛「嘿嘿」冷笑道：「這個你大可放心，老夫今天就要成全你的願望。」

李玄怪笑一聲，怪眼斜睨古燕飛，哂然道：「憑你那點不成氣候的鬼門道，能成全得了我麼？」

古燕飛陰惻惻地說道：「老化子認爲老夫的幾手『五行掌法』和不成氣候的『五行玄功』超渡不了你麼？嘿嘿嘿！現在就教你試試味道。」

話聲一落，奇招驟發，雙掌虛攏，迴環疾攻而出。

李玄鐵拐撑動，一面搖來晃去地躲閃，一面縱聲怪笑道：「古朋友，你有五行，我有八卦；且教你嚐嚐我幾手『八卦掌法』和已成氣候的『八卦神功』的滋味……」

古燕飛冷喝道：「八卦形意門已在武林除名百餘年，老夫倒要瞧瞧你從那裏學來的這兩門功夫……」

喝聲中，掌勢陡地加緊，將李玄圈在一片如山掌影之中。

李玄依舊撑着鐵拐，東躲西閃，並未出手還擊。

眨眼間，古燕飛已攻出了二三十招，空自白費了不少氣力，依舊沾不着李玄半隻衣角，不由心中煩躁起來。

古燕飛冷哼一聲，猛運「五行玄功」，眞力源源透出。

李玄頓覺週圍的壓力，隨對方攻來的掌勢劇烈增加，凝重有如山岳，並還交集着風雷水火，與刀兵之聲，威勢果然駭人之極，遂也收起輕視之心，將鐵拐朝腰間一挿，猛揮雙掌，還擊過去。

當雙方對話之時，在旁觀戰之人都聽得清清楚楚，那古燕飛的話兒，一點也沒說錯，「八卦形意門」確是在百餘年前經已因人材凋謝而自武林除名，是以不論黃戎這邊，或是韓劍

平等人，莫不聚精會神地打算一睹李玄施展的是否「八卦形意門」中絕學。

但這時一看之下，俱不禁眉頭深皺，相顧愕然。

原來李玄所施展的掌法，乍看起來，根本不成門道，東一掌，西一掌，亂打一通，簡直毫無章法可尋，那像甚麼「八卦掌法」？

可是，儘管如此，但他每發一掌，却不但都是恰將古燕飛的凌厲招式化開，並還攻敵所必救，時間部位拿捏得分毫不爽，妙到毫巔。

這種異乎尋常之事，怎不教觀戰的羣雄爲之詫愕不解？

古燕飛則更是詫然而驚，自忖在這將近一百個照面的搏鬥中，自己一套「五行掌法」業已正反合運施爲，居然佔不到絲毫上風，莫非這老化子這套不成章法的掌法，當眞是從「八卦形意門」的「八卦掌法」變化而來？

他一面發掌攻襲迎拒，一面暗自思量，決定改用苦練多年，自覺已到了相當火候的「五行玄功」，與李玄一拚。

當下，雙掌一圈一按，一招「萬土歸宗」，捲出兩股令人窒息的奇強壓力，將李玄掌招封住，然後疾退三步，大喝道：「李老化子，你敢不敢試試我的『五行玄功』？」

雙掌一合，緩緩推出……

李玄怪笑一聲，道：「我老化子也叫你領敎一下『八卦神功』……」

笑語聲中，脚踏兩儀，雙掌一陰一陽，也自緩緩推出。

雙方掌力在半途一合，立告膠在一起。

一旁觀戰之人，精神心情俱爲之一震！

因爲這種純粹用本身功力較量的拚法，絲毫不能取巧，祇要功力稍遜對方一分，便得當塲落敗，輕則內臟受傷，重則立時喪命。

紙見古燕飛和李玄二人的神情，就在這瞬間的工夫，俱已由經鬆轉變得十分嚴肅，各人的雙手伸得筆直，身形屹立平台上面，夜風吹得衣袂飄飄，却是動也不動，彷彿都已化作泥塑木雕一般。

又過了一會，雙方的頭上竟然冒起陣陣熱氣，騰騰有若剛揭蓋的蒸籠。

忽地，二人齊齊一聲大喝，雙方發出的眞力，陡然劇增，都打算一下將對方震斃當塲。

那知，雙方這一猛增勁力之下，三艘大船首先禁受不住，船頭被壓得猛朝水中一沉，船身「軋軋」作響，水面上波浪大作。

黃戎大吃一驚，忙不迭高聲叫道：「兩位快請住手，否則這三艘大船馬上就要沉了。」

古燕飛和李玄這時才想起，船上比不得陸地，若然繼續猛拚下去的話，則雙方所發的眞力，當眞可能將這三艘大船壓得沉入水中。

但是，在這種情形下，誰又肯先將眞力撤回？

祇聽「喪門劍客」金亮暴喝一聲道：「兩位既然無法收手下台，待本座來替你們化解便了。」

話聲一落，巨大的身形已自飛躍上平台，反手撤出背後那柄長四尺的「喪門劍」，凝足眞力，猛然朝古燕飛和李玄當中的空間一揷。

頓聽一陣震耳的金鐵交鳴之聲過處，「喪門劍客」金亮身形連連晃動之下，古燕飛和李玄業已借勢撤回掌力，霍地分開，退下平台。

古燕飛狠狠的瞪了李玄一眼，陰森地說道：「李老化子，暫時讓你多活幾天，日後休要在陸上被老夫遇見。」

李玄怪笑道：「古朋友何必發狠，我老化子若不是爲了沒錢賠償黃老兄的這幾條破船，早就請你到黃河裏洗個澡了。」

那「喪門劍客」金亮露了這一手，雖然雙臂震得酸痛難禁，心頭氣血亂翻，但爲了面子關係，祇好勉強忍住，仰面大笑幾聲，一雙得意的目光四下一掃，然後落在藍啓明面上，暴喝道：「姓藍的有沒有種上來和本座較量？」

藍啓明「哼」了一聲，方待開口，李玄已低聲警告道：「小五，這雜毛頗有幾分眞才實學，尤其那柄『喪門劍』上，大概也有板眼，千萬大意不得。」

韓劍年關切地說道：「既然如此，待我去擋他一陣便了。」

藍啓明把頭一搖，傲然笑道：「二哥與四哥且放寬心，小弟自有分寸。」

說完，便自大搖大擺地走上平台，對金亮笑道：「我看你的兩條胳膀，此刻恐怕已痛得連傢伙都舉不起來，還好意思吹甚麼大氣，眞叫人替你難過。」

金亮喝道：「少囉唆，快亮兵刃受死！」

藍啓明一拍雙手，笑道：「敎訓你這種無知蠢物，那裏用得着兵刃，你有甚麼能耐，儘管拿出來獻醜就是了。」

「喪門劍客」金亮大怒道：「這是你自己找死，可怨不得我。」

右手一擧「喪門劍」，一招「風捲殘雲」，挾着雷霆萬鈞之勢，朝藍啓明攔腰掃去。

藍啓明哈哈一笑，脚步微錯，施展「鳳落岐山」身法，斜斜往後一退一閃。

那知……

他身形方自一退，祇聽「喪門劍客」金亮一聲大喝：「小賊納命！」

喝聲中，「嗆」的一響，那柄「喪門劍」竟突然加長一尺有餘，距藍啓明的腰際已不及一寸。

藍啓明料不到對方的這柄兵刃，內中還有這種變化，不由大吃一驚，急忙一吸氣借着後退之勢，硬生生將身子往後一倒。

「呼」的一聲，一陣陰森冷劍氣，險生生拂面而過，削去了衣襟上的兩顆鈕扣。

「喪門劍客」金亮大喝一聲，劍勢一頓，不等藍啓明有所動作，立即雙手一翻，「喪門劍」反劈而下。

正所謂一子走錯，滿盤皆輸，藍啓明在上塲之時，原已知道在功力方面，絕對無法佔得上風，是以早就準備以師門奇巧身法，與對方一味游鬥，不作實際交手的打算，却沒想到一個照面便弄得幾乎送掉性命，並且一波未平，二波又起，眼看劍鋒耀目，冷氣透衣，不由驚出了一身冷汗。

好在他乃聰明絕頂之人，臨危尚能不亂，當下，將全身勁力一鬆，「砰」然仰跌在台上，硬將對方劍鋒與身體的距離刹時增加了一尺左右，緊接着一個懶驢打滾，滾了出去。

「喪門劍客」金亮大喝一聲道：「好小賊，算你有種！」

彎腰揮劍，貼着台面疾掃過去。

藍啓明倖免兩次大難，驚魂甫定，眞氣一提，疾躍而起，那知……

對方劍招變化之速，竟在他身形變化之先，就在他從台板上挺身躍起之頃，眼前寒光電閃，劍氣逼人，全身已被如山劍影罩住。

藍啓明祇好一定心神，在劍光閃閃之下將師門「鳳落岐山」身法展開，不住廻旋閃避……

可是，他先機盡失，「鳳落岐山」身法雖然妙絕天下，也無法挽回頹勢，一時之間，便已手忙脚亂，敗象畢呈。

李玄和韓劍平不由大爲着急，互相一使眼色，便打算出手搶救……

但黃戎等人早也防到這一着，就在李玄和韓劍平欲動未動之際，立即率了楊九思、獨孤喬、馬騰等人，分別將去路擋住。

李玄怪眼一翻，喝道：「怎麼？要打羣架是麼？」

——未完——

中華偉人畫像

轉載國父紀念館珍藏



蔡元培（清穆宗同治六年—民國二十九年，西元一八六八—一九四〇）

蔡元培，字鶴卿，號孑民，浙江紹興人。清光緒十八年壬辰科進士。中日甲午戰後，朝野競言西學，先生以欲求國家之富強，首在人才之培育，故委身從事教育工作。曾遊學德國萊比錫大學，於西方文化研習極具心得。民國元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受命為首任教育總長。民國六年就任北京大學校長，勗勉學生研究學問，砥勵德行，於我國青年人才之造就，功績卓著。民國十六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受擧為院長，積極倡導我國高深學術研究之風氣。曾任中國國民黨第一屆候補中央監察委員及第二至第五屆中央監察委員等職，於反共清黨之擧，尤著貢獻。

閻沁恒敬撰

傅狷夫拜書



佢地青春長駐
全靠碧玉珠旁身

鄧碧雲黃淑儀工作忙碌，仍然容光煥發，活力充沛，因爲她們長期服用碧玉珠。碧玉珠由名醫處方，用藥名貴，補血養顏，專始婦女體弱，頭暈目眩，貧血肝鬱，產後欠補，腰痠背痛，久不受孕，崩漏帶下，月經不調，一瓶見效。年輕婦女服用，身體健康，容顏鮮艷；更年期婦女服用，精神爽俐，暗病消除。

碧玉珠

婦女之寶

註册商標

峨嵋葯廠出品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售